移 溶 治 統 治 所 的 大 清 帝 国



等费光鲜的宫廷生活之下" 与有意料的不为世人所知的 有着怎样的不为世人所知的 有着怎样的不为世人所知的 有着怎样的不为世人所知的

○「英」濮兰德、贝克豪斯 蓍

美球人表出 B

最新期刊杂志

PDF图书下载

千本连环画





统治下的大清帝国

◎牛秋实 杨中领 译 天沙人民出版社◎[英] 濮兰德、贝克豪斯 著

體影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慈禧统治下的大清帝国/(英)濮兰德,(英)贝克豪斯著;牛秋实,杨中领译.一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3

书名原文: China Under The Empress Dowager ISBN 978-7-201-05439-1

I. 慈… II. ①濮…②贝…③牛…④杨… III. ①历史事件-中国-清代②西太后(1835~1908)-生平事迹 IV. K249.05 K827 = 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96026 号

点此下载PDF图书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刘晓津

(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政编码:300051)

邮购部电话:(022)23332469

网址:http://www.tjrmcbs.com.cn

电子信箱:tjrmcbs@126.com

高等教育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8年8月第1版 2008年8月第1次印刷 880×1230毫米32开本10.625印张2插页 字数:250千字 印数:1-6,000 定 价:30.00元

出版说明

《慈禧统治下的大清帝国》是英国人约翰·濮兰德和埃德蒙德·贝克豪斯合写的一部慈禧的传记。这是第一部全面记述慈禧的传记。濮兰德是当时的《泰晤士报》记者,贝克豪斯出生于英国一个金融世家,1898年初他只身来到中国。在北京期间,濮兰德和贝克豪斯都结识了不少中国要人,搜集了大量有关慈禧及其清朝政治、社会状况的资料,这为他们写作该书积累了大量的素材。该书1910年在英国出版后,在西方产生了很大影响,并多次再版。这次我们推出《慈禧统治下的大清帝国》的中译本,旨在使中国读者了解作为西方文化的"他者"是如何认识当时的中国社会的,从而更加全面地认识慈禧太后以及晚清的社会和政治。

此书的中译本经过编辑与译者的反复修改,终于能够呈现给读者,其间虽然辛苦,但现在看来还是值得的。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由于本书的两位原著者毕竟是当时的西方人,对中国的社会有一定的隔膜,加之他们是在西方对中国进行殖民侵略的背景下来中国的,有着"强势文明"的优越感,这就使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站到了西方殖民者的立场上,这就使本书的某些观点和措辞有失偏颇甚至是错误的。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慈禧太后的评价多有不恰当之处,且有一些赞扬称颂之词。如称赞慈禧太后英明睿智,坚决果敢,是具有极强统治能力的君主,堪与拿破仑这样的欧洲君主相媲美。并且,多处歪曲了广大人民对慈禧太后的看法与态度,一方面将慈禧太后的诸多行为称为"善举"、"善行";另一方面极力鼓吹广大人民对慈禧太后的"敬仰与拥护"。慈禧太后作为晚清数十年政局的实际



统御者,虽然有其受当时时代、历史、社会等诸多因素共同作用 而产生的行为客观必然性,但是其作为腐朽的封建统治者,对中 国当时社会诸般苦难,如主权的丧失、领土的割让,仁人志士的 被冤杀等,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是我们在认识和评价慈禧 太后时必须认真对待,并始终秉持的观念基点。

第二,对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持否定态度。如分别称 捻军和义和团运动为"捻匪"、"拳匪"等,虽然这些都是引自中国 的历史文献,但仍是我们无法接受的。

第三,为西方殖民者的侵略粉饰、歌颂。如认为西方殖民者的侵略,只是为了打通与中国的贸易渠道,同时也是帮助清朝政府镇压国内的"叛乱",而并非赤裸裸的侵略。

尽管我们对书中的行文作了必要的删改,但上述种种错误观点,仍无法悉数摒除。因而,还希望广大读者能够带着批判的眼光去阅读本书,看清作者的根本立场。

译者序

甲午战争以后,清政府并没有从这次惨败中汲取教训,更没有真正奋发图强的表示,反而把国家的命运寄托在帝国主义列强的"帮助"上面。由于三国干涉还辽的缘故,清朝三品以上的官僚大都不能识破俄国的险恶用心,而对俄国表示亲善,希望俄国成为中国的庇护者。当清政府同俄国打交道不久,旅顺就被俄国强行租借去了。于是,清政府就转而接近英国和日本。

但是,戊戌变法时期,后党认为英国支持光绪帝,亲近帝党和维新派人士,这使慈禧太后大为失望。梁启超逃亡日本,慈禧太后派人行刺而不得,她对日本也动了火。慈禧太后在戊戌政变后一反常态地对列强翻脸,固然有列强侵略之原因,但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列强干涉她废立的阴谋。于是,她企图借助义和团的力量去孤注一掷,要和帝国主义列强拼个高低。

义和团借助于民间传统的力量,盲目排外,不能用 正确的策略去抗击帝国主义的侵略,但他们的勇敢行为 毕竟展示了中国人民抗敌的决心。西方汉学著作往往站 在西方人的立场,不愿暴露自己的侵略本质,而对义和



团评价过低,对慈禧太后也过多地赞美,这是不足为训的,我们必须进行批判。

义和团运动打乱了清王朝的统治秩序,特别是在义和团最为活跃的地区已经出现了"纪纲法度,荡然无存"的局面;义和团失败后,把持朝政的顽固派集团被摧毁;这些都在客观上为社会改革扫除了障碍和阻力。在反抗八国联军入侵战争中,清政府所暴露的腐败已为全国人民所不齿;义和团的笼统排外也行不通,并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中国的出路究竟何在,仍是时人所思考的重大课题。经过这场战火洗礼的人民,在极端痛苦的反思中或走向反满革命,或呼吁变法改革以图自立。所有这些压力已使清王朝难以循旧统治下去了,不得不打出"新政"的旗号以缓和矛盾,争取人心,巩固其统治。而新政的颁行恰恰是清朝统治者给自己敲响了丧钟。

该书原由尚福恩女士和张献忠先生共同翻译,但由于家务和工作问题,他们仅翻译了第一、二章,后交由我和杨中领翻译。在翻译的过程中,除了将部分对慈禧过多溢美的地方做了删改外,基本上保持原著的本来面貌。因为晚清的历史,正是宗法制社会日益衰落而民主制社会不断发展的历史。作为晚清王朝的最高统治者慈禧,她不仅要面对世界列强的欺凌,更要应付国内日薄西山、摇摇欲坠的局面,她百般挣扎,却难免颓势。

牛秋宴 2008年5月18日

英 文 版 彦

《慈禧统治下的大清帝国》是利用丰富的故事写成的关于中国近代历史的经典作品,是大清帝国最后危机阶段的有文学价值和权威的历史记录,这两个优点已经因第三次出版得到了证明。正如雷登的杜夫达克教授对这本书的评价:"对过去的那些年代的掌故非常熟悉"。而且该书也被一些专业的学者如莫斯教授、里基拿德·约翰斯通先生及麦克奈尔教授看重。自第一次出版之后,书中关于景善阁下的日记等部分章节显得格外重要。这一点 1924 年杜夫达克教授就充分地认识到,并将其完整地出版,并且有了英文译本,日记中的一部分还是布兰德在英国博物馆找到的。出版完整的文本,就是因为日记本身作为历史文献有其重要的价值。尽管杜夫达克教授认为日记中的许多注释不是很准确,但是这并不能损害日记的可信度。只是最近才引起了或多或少的质疑,部分原因是只有汉学家们才能理解这一点。但对普通读者来说谈这些问题是不合适的,因为他们在阅读的时候一定会设身处地地考虑一些更可信的问题。

首先,发现了这些短篇日记并把它翻译过来的是本书作者之一的埃德蒙德·贝克豪斯先生。他于 1898 年到达中国,之前的几年中他一直在学习汉语和日语。他学习日语已近五年,而这首先是要学会平假名或者说一般民众所掌握的音节表。在学习的过程中,他逐渐研究了其他日文文字和普通文献中草字的用



法,因此他到达中国的时候,已经能流利地阅读日文中草字书写的文献,然后从日文草字再到中国的草体字、草书,特别是"景善日记"中的草书。因为在中国学习了两年的汉语,加上他的聪明才智可以使他很容易地将日记中的草书翻译成英语。埃德蒙德·贝克豪斯先生是天生的语言学家,这些翻译对他来说没有什么困难,而且他一眼就能识别出他看到的草书文献(不仅能一眼识别出来,而且能像评论家那样提出自己的看法)。

当联军于 1900 年 8 月 15 日占领北京以后,贝克豪斯先生 在此后的一段时间内就住在如今被称为莫里逊大街的住宅区, 就在广东会馆的北面。因为那里当时在俄国人的控制之下,所以 他决定搬往英国人控制的京城地区。罗兰森上尉指挥的俾路支 团,被分派到景善住宅附近的一条名叫玉河的人工运河西岸。一 些评论家对日记中不重视北京的地形提出了疑问,这条意见很 中肯,他们认为这条河离景善的住宅还有相当远的一段距离,上 面还有一条碎石铺成的路,而景善的很大一部分家产(后来到了 晚清的将军张勋的手里,在1917年复辟帝制的时候被故意破坏 了)现在被北京的联合教会所占。当时的英国外交使节由一小队 韦尔奇火枪手护送以保证安全,贝克豪斯先生就住在景善的房 屋的一角。他到达的时候,发现两个锡克教哨兵在正门里,有八 个士兵组成的小分队在锡克军官带领下在内院里看守。贝克豪 斯先生被授权占有整座房子,当然除了锡克小分队所占领的部 分之外。他还得到允许有权使用这里的任何书籍和报纸。这些书 籍和报纸是非常多的,他如果发现了任何关于义和团的文献或 者义和团曾经占领房屋的迹象都要报告给英国当局。景善的长 子恩澍就因为藏匿义和团团员和杀死他父亲的罪行而受到控 告。贝克豪斯先生住在房屋外间的客厅里,作为他的起居室,那 里非常凌乱。在房屋的西侧有一个小的房屋是景善的私人书房。 里面有一张桌子,几把椅子和两个大书柜。地面是砖铺成的,地 上有几个盒子,里面的东西已经被抢走了,到处是散落的纸,有些是成捆的,大多数没有被解开就被扔在地上,有许多书相当贵重,也被扔进纸堆中去,地上堆着的纸有几英寸厚。其中一只盒子里装满了景善的官方文告、便函和书信,官方上奏的抄件,草拟的奏折之类的东西。与走廊相连的一个偏门里也散落着纸张。在院子里甚至还有烧毁卷宗遗留下来的灰烬。这些混乱可能是因为掳掠而造成的。抢劫者翻得乱七八糟,是希望找到银子,烧毁的纸说明抢劫者想毁灭文献等其他痕迹及证据。

贝克豪斯先生的首要任务是找回书籍,因为这些书都是关于宋代的哲学书籍。要想找到关于义和团的活动的证据,就要对那一大堆纸进行仔细研究。他首先在一堆记有日期的纸上发现了重要的文献,这能证明朝廷离开北京的日期。其他同样的纸条也被找到,上面有景善的签名,这些都是景善做的记录。贝克豪斯先生当时担任巴罗将军的翻译,立刻把这个重大发现告诉了将军。英国的最高当局也得到了报告。几天以后,恩澍被逮捕了,以谋杀罪和藏匿义和团员罪被刑部审判。证据就是从景善的日记中发现的,在日记中景善对恩澍同情义和团做了记录。当萨陶先生接替克劳德·麦克唐纳担任驻北京的英国公使的时候,贝克豪斯先生非常注意这些文献,他发现利用这些文献能够记住义和团魁首的名字如芬车和桂春等。萨陶先生建议出版,但不是马上,而是建议推迟到慈禧死之后再出版。

找到有价值的文献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任务。成堆的文献根本没有动过,这些都是大量的私人信件,里面充斥着每天的琐屑的记录。这一大堆纸由一些松软的各种大小的纸片组成,里面包含着有关一百多万人的记录。

在接受了萨陶先生的建议后,也因为有其他的事情分散了 贝克豪斯先生的注意力,直到 1908 年慈禧太后去世之前他都没 有认真考虑出版的事情。最终这个工作是和布兰德先生一起合



作完成的。贝克豪斯先生怀疑是否能找到一家出版社。这种考虑在某种程度上说是合理的,因为不止一家伦敦著名的出版社拒绝出这本书,但最终威廉姆·黑内曼接受了出版的请求。

接下来,是关于日记的手抄本的问题。关于景善的其他大量文献,都是由大小不一的松软的纸写成的。日记中一部分需要翻译的内容被送往伦敦,并同意作为布兰德先生的个人财产,而最初发现的手抄本被放在伦敦博物馆的学者真迹中珍藏。没有被翻译的部分,只是一小部分,被翻译以后,并不出版,为贝克豪斯先生个人所拥有。贝克豪斯先生希望当时出版一部完整并带有注释的译版,但是由于健康、视力下降和其他原因而搁浅。1926年,也就是两年以后,杜夫达克教授出版了大英博物馆手抄本的译版。如果有条件的话,他还想出版一个摹写本。这个愿望一直没有实现,直到1936年3月,杜夫达克教授提出要购买这本手抄本。1932年,现存的手抄本连同其他文献和书籍,通过贝克豪斯先生的中国经纪人张合才先生出售了。而张先生还没有来得及把这些东西交到购买者手中便被谋杀在北京的家里。

杜夫达克教授很希望于 1924 年由他评注大英博物馆中的日记部分。他对这些文献很感兴趣,他于 1936 年不惜一切代价要购买手抄本余下的部分,这样他就能够在著名学者的编辑和赞助之下将剩余的日记部分翻译出来。

关于日记本身:1900年景善已经 78 岁,无疑这位老年人遭受了老年疾病之苦。其中之一就是他听力很差,虽然算不上很严重的耳聋,但也有必要引起注意。这种障碍也许偶尔会被来访者所忽视。当他被家庭其他成员的不和所折磨的时候,可能会被夸大成对他的侮辱。他的家庭成员之间存在着不和,其中一个人杀死了长辈。景善的听力不好并不妨碍他后来与别人的谈话。在文献中经常提到他与来访者谈论宫廷和朝中流传的消息。后来我们还可以看到,日记的写作并不需要依照拜访者的谈话内容来

进行。年纪大的人的另一个弱点是对立刻发生的事情记性不好,这点缺陷就是偶尔在日记中本应该写成"今天",或者"今天上午"或"今天下午"都写成了昨天发生的事情。作者有记日记的习惯,这位 78 岁的老人很有可能在退隐的时候经常记日记。如果是这样的话,用笔来记日记应归于他疲惫的心情。从另一方面来说,实际上是发生在当天他头脑里的事情,他很有可能用"昨天"的字眼把第二天上午发生的事情记录进日记里,这就容易理解了。在世界上几乎没有像这样重要的日记来记载所发生的重大事情。

正如日记所揭示的,景善对于当时的许多情况都很熟悉,有些人甚至与他的关系非常亲密。当他记录那些人的拜访的时候,他自然还要回访,尽管他不会直接负责处理这些国家大事,但总是与他们保持着密切的关系。这些消息对他来说是非常有趣的,尽管他不必要完全记下来,也没有打算出版的意图,所以他草草地记录了下来。此外,他偶尔提到了自己的家事,但这些不是经常提到,对于一家之主来说也没有必要特别热心于此。在日记中简要地提到他的部分房屋被义和团所占用,而且是应他儿子的邀请,明显是慎重的。如果在这些事情上展开,或者是带着敌意的批评态度去评论,在那种情形下是不明智的。至于抢劫他钱的儿子,正如我们所知道的,是最终杀害他的一个儿子,是不可能尊重他住的房屋或者他日记中的秘密的。事实是日记作者对义和团所持的同情态度,与其说是削弱不如说是加强了这种犹豫的意识,在这种意识中,他的家庭会被看作是对他秘密的侵犯。因此他有理由将这些发生在家庭中的事情也一笔带过。

一些对日记的批评指出,日记所描述的东西作为智力的参与和对事实的还原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的,尤其是在他笔下提到的人名和地名。至于后者,我们可以看到,景善在近八旬的年纪所记住的宫殿名称和亲王名字,并不靠他年轻时以及后来担



任官职时的记忆。作为一位年纪大的绅士我们应该原谅他的记忆力丧失和笔下之遗漏,但是以此作为对日记整体的批评是站不住脚的。

至于所谓的伪造或者说剽窃,至少可以对此作出三点解释。 第一点,景善日记中相似的段落至少应在其他地方能够发现,这 样就能很容易地重新确定景善日记记载的原型。我们以王文韶 为例。早在1902年,贝克豪斯先生本人把日记借给王文韶看,他 对这一切都很熟悉。当王文韶把日记还给贝克豪斯的时候,对他 说,日记中的有些细节是他本人提供给景善的,并补充说在 1900年6月到8月之间景善经常拜访他。因此有理由断定这两 个人经常在一起,而王文韶出版的杂志和对日记的评论,在裕禄 看来有互相重复的嫌疑。贝克豪斯先生本人借给凤山将军、巡抚 桂馥、铁良(朝廷总编修后来是陆军部部长),文连(内务府总管) 等看,后来还借给其他人看。凤山还把日记拿给庆亲王看,庆亲 王对日记中提到他的内容非常恼火,因为日记中在提到他对义 和团的态度上持中立的立场,他还对景善这个愚蠢的老傻瓜非 常不屑一顾。但是没有一点迹象显示景善因为年老就被那些年 轻一代看作老不中用的浅薄之流,这有助于解释他笔下的遗漏 和不连贯之处。

第二点,在文献、便笺和笔记中前后还有不断的变化,这些 文献在流传的过程中,抄写者出于自己的目的或者为了满足个 人的好奇心,他们最感兴趣的无疑是景善的生活。这就造成各种 文献之间的相似性。但是第三种解释,尤其是对于中国人来说, 显得非常重要。据某些人认为,所谓的重复不仅仅出现在某些段 落,甚至整个部分。对于那些理解中国文学作品或者文体的人来 说,对这些明显的类似,一点也不感到惊讶。在官方文件、演讲、 甚至关于任何问题的布告中经常发生这样的情况。这是过去的 文学和历史最吸引人的地方,也是其魅力构成所在。一般百姓和 学者的文体都是在消化并对古典评论家和古代的历史学家的评论中形成的。一篇文章、一首诗或者一篇公文,对于作家和过去的思想家来说是否有吸引力不仅仅是文学成就本身的问题,而且是关乎文学品质的问题。目前普遍参考的是过去的准则和标准,谈论过去的实际政治,因此学者和官员的观点都是以古典学家、评论家和古代的历史学家的言论来进行论述。因此对于西方学者来说,认识所谓的"剽窃"问题,也不过是运用古典知识的问题。每一篇文章、每一首诗或者每一篇公文都是镶嵌着宝石的古代作品。正如格兰尼特所说:"个性与奇迹同在。"这最适合解释以下的情况:只要传统的官吏存在,无论是在公文还是在私人书信中的"剽窃"就是不可避免的,这就是最终的结局。

这部日记的可信性因为其智力参与也进一步受到质疑。在朝野经常会有大量的谈论和再讨论、提到和反复提到的问题。例如在给皇帝上的奏折,发给各省总督巡抚的电报,即席的演讲,帝国的抄件和布告,都会有这样的问题。备忘录被草拟和重新草拟,手抄的文件在最后定稿之前的反复熟读,朝廷的讲话被讨论直到最后自信可以传达下去,上呈朝廷的奏折,里面包含着朝廷布告的草稿,有时也带在身边好几天,在上呈朝廷的时候,可以拿给朋友传阅。因此日记记录在6月10日军机大臣济岫拜访日记作者的时候,给作者看朝廷诏令的草稿,里面有命令断绝与外国人的关系的内容。直到十天以后这篇草稿才再度出现。荣禄在被召见的时候,他提出不太中听的意见之后,济岫才得到朝廷的召见,而且是从他的皮靴中取出草稿并递交上去的。对于那些多嘴的人来说在当时又有多少自信呢?如果景善草草地记录下来其内容并把它记进日记,就能证明他的记录不可信、他的智力参与或者剽窃吗?

很明显袁昶的上奏很大程度上是由荣禄煽动起来的,但是这就说明他很鲁莽,去向朝廷提意见的时候违背了礼仪。对于那



些地位比较高而且受到支持的官员来说,煽动别人上奏远不是 什么高尚的行为,因为这些鲁莽的下级官员会受到非正常对待, 朝廷对于他们的接待也是出于某种风声。袁昶在上奏中提出不 要对外国人采取激烈的行动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他那种人道地 对待德国使节拜伦・冯・凯特勒的态度,使得朝廷对他充满了 偏见。他为那道大胆的奏折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所以一定要考虑 当时的情况,要注意他们预先打草稿的事实。他们要先打一个初 稿然后再进行正式草拟,以备参考和修订,最后再选择合适的时 间提出上奏。袁昶明显早在拜伦・冯・凯特勒被杀以前便已考 虑了对待外国使节的所有问题,但是直到一周之后他才和许景 澄上奏弹劾那些在背后支持义和团的高级官员。这两个人之间 不知会面了多少次,他们与荣禄经常谈论事情,他们也许认为可 以依靠荣禄。有多少人与他们有利害关系?我们不知道,但是我 们知道"严格的信任"是远远不够的。章京,属员,职员,抄写者, 甚至信使,贴身男仆和守门人,都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他们中 的任何人都随时准备把消息卖给愿意付钱的人。在那些非常岁 月里,尤其是义和团爆发的那一年,当宫廷热衷于密谋之时,当 一个党派策划反对另一个党派,一个派系想要搞垮另一个派系 的时候,消息的私下流传,消息的传播常常就发生在幕后。因此 国家抱怨消息泄露,从而更喜欢以官方法令来保证安全。景善处 于有利的地位,他不仅知道正在发生的一切,而且知道即将发生 的一切。他与许多要员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他记录了这些拜访者 的访问,而在日记中的每一页上不用签字,不用付一两银子就得 到了朝廷和官方的消息,而且他所接触的这些事情的来源都是 可靠的。有时他甚至提前得到了这些消息,有时甚至他正在写的 那些内容因为某种原因明天才能被发表抑或会被延迟。这些都 不止一次地发生,关系着一些重大或不重大的事情。景善不是一 个有组织地利用朝廷和官方的消息的人。莫里逊享有很高的声

誉,他在议会里专门签署文件,在所有的事件中都参与了谋划。 在西方人的思想中,对于这方面非常松弛,但是在中国的各个部门中,这种"智力参与"并不需要特别的才智。那种认为一些智力参与大多不可相信的话,我们怎么能指望杀死拜伦・冯・凯特勒的报告在他被杀之前能在纽约出版呢?

最后,评论家们抱怨日记遗漏了许多有趣的事情,但是这通常是日记的方式,除非这些日记的写作是为了出版的目的。景善的日记只适合景善自己的奇思妙想,也许考虑到有一大帮义和团众在他家居住,在这关键的时刻,他的想法还是有点温和。

以上所述,主要是针对日记的可靠性,因为要在北京出版, 所以不厌其烦地谈论了这些话题。

北京,1938年12月

目 录

译者序	1
英文版序	1
第一章 叶赫那拉之家世及慈禧之幼年	1
第二章 逃亡热河	9
第三章 载垣的阴谋	18
第四章 首次垂帘	30
第五章 曾国藩与太平天国的灭亡	37
第六章 慈禧和太监	47
第七章 礼节问题	62
第八章 同治帝亲政及其驾崩	66
第九章 吴可读的抗议和自杀	73
第十章 慈禧成为唯一的摄政者	84
第十一章 退休的慈禧	93
第十二章 1898年的维新运动	104
第十三章 百日维新	113
第十四章 1898年的政变	121
第十五章 慈禧重新摄政	128
第十六章 义和团运动的起源	153



第十七章 景	善日记	157
第十八章 纪	念二勇士	198
第十九章 慈	禧外交文牍拾零	210
第二十章 两	宫之西逃	218
第二十一章	义和团首领之死	231
第二十二章	慈禧悔过	238
第二十三章	朝廷回京	245
第二十四章	慈禧之新政	263
第二十五章	荣禄遗折	275
第二十六章	慈禧太后临终的日子	279
第二十七章	慈禧之死及安葬	291
第二十八章	结论	296
附录		309

第一章 叶赫那拉之家世 及慈禧之幼年

叶赫那拉系满洲最古老的部族之一,贝勒杨吉砮之后裔。居住于长白山地区,与朝鲜毗邻,满洲之真正发祥地。杨吉砮及其族人能征善战,经常侵袭相邻地区富饶之地。1583年,杨吉砮在一次侵袭明朝领地的战役中被杀,死于奉天。其女 1588 年嫁与清太祖努尔哈赤,并被封为皇后。她的儿子逐步统治整个满洲,年号天聪。

叶赫那拉氏生于 1835 年 11 月,她的出生注定将影响数百万中国人的命运。她三次垂帘听政,独裁统治中国半个多世纪。其父惠征,在八旗中的一旗拥有世袭之位,官职最高不过道台。与其优越的出身比较,他当时的同僚们认为他的仕途并不成功。他死于安徽任上,死时女儿年仅三岁。其妻及全家得到亲戚穆杨阿的照顾,孩子们得以受到良好的教育。穆杨阿之女后来成为咸丰帝的皇后,与叶赫那拉氏共同垂帘听政。

近些年,关于慈禧太后出身卑微、甚至下贱的无稽之谈广为流传。这些多出自八卦报纸,旨在吸引读者眼球。但也有一些谣传毫无疑问源于宫中之人的嫉妒、怨恨和恶意;源于皇长子一支诸王及其他高官。他们中很多人在损毁慈禧家族及其本人方面乐此不疲,意在使叶赫那拉家族"蒙羞"。他们的这些诋毁之言在北京及南方广为流传,并被信以为真。康有为及他人的文章可以为证。



现举一例:其中一个传言听起来绝对真实,出自道光皇帝第五子醇亲王之口。醇亲王自动放弃皇位继承权,但 1857 年欲立其子为皇帝,未被慈禧太后应允。因而,对慈禧怀有怨恨。传言说慈禧太后的父亲死于宁波县职守,留下寡妻和一大群孩子(其中包括中国的未来统治者)。他们生活极为贫困,没有盘缠回京城。若不是幸遇意外之喜,早就沦为乞丐了。原来,一大笔赠与另一位征人的钱误送至慈禧一家所在的船上。此人目睹她们的贫苦,顿生怜悯之心,坚持把钱送给她们。二十五年后,慈禧垂帘听政,该官进京朝见。慈禧忆起当年所受恩惠,将其扶起,称谢。醇亲王的此番言论比起他所编造的其他传说更"有鼻子有眼":一位满族官员在省里任职时死去,死时极端贫穷。但很不幸,该传说并不真实。确凿无误的是,慈禧的父亲去世时,其妻及家人均未在眼前。他们已经先期赴京,等他早点去就任正白旗的一个新的官职。

在此,先略述一下叶赫那拉家族及其与皇长子一支之间的 关系。这一点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自从载垣阴谋失 败,慈禧执掌政权后,皇族与这个强大的家族之间一直互相猜 忌,摩擦不断。1898年戊戌政变后,他们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张。 尽管慑于慈禧的"圣威",他们不敢公然与之分裂,但紫禁城内已 祸乱潜伏。近些日子,北京发生的事情,尤其是端方因在慈禧的 葬礼上傲慢无礼而被罢免直隶总督一事,更显示出满洲人之间 存在的分歧及政府在失去慈禧的强权统治后所处的险境。外国 人很难弄清皇宫中的实际情况及派系纷争。他们对族系、通婚、 立嗣,及古代的世仇等复杂问题感到迷惑不解。但是能够解释清 楚的是:皇族(爱新觉罗氏)分为镶黄旗和镶红旗两系,分别为努 尔哈赤本人及其祖先的后裔,但都自认为是满洲王朝的至尊。叶 赫那拉家族虽非皇家血统(因皇上与某家族中的女子结婚,该家 族至多享有"尊贵"之号),但其势力强大,不仅仰仗人口众多,还 因为他们已出了三位皇后,尤其是慈禧享有巨大威望,并深得人



慈 禧



心。如若没有慈禧的临终诏书,叶赫那拉族中的长辈就决定由光绪帝的皇后效法慈禧太后垂帘听政。慈禧太后深谋远虑,立荣禄的外孙子为小皇帝。这样就能够确保不会与慈禧的政策背道而驰。

当时宫廷中长期存在猜疑和不和,原因在于担心道光皇帝的长子辈(以溥伦、恭亲王为首)拥立儿皇帝以后,其父作为摄政王以后会以皇上谥号追封老醇亲王。这在欧洲不算什么,但在中国人眼中,皇族小字辈篡夺皇帝谥号,将老醇亲王与开国始祖努尔哈赤并列,意味着又生出一支新始祖。老醇亲王本人预见到将来可能会发生这样的事,并最终会导致严重祸患,因而小心防范,我们以后会看到这一点。但中国高层的任何风吹草动都难逃那些专事观察之人的眼睛:1908年,儿皇帝(即宣统帝)继位后,老醇亲王墓前的祭祀品更加丰盛,场面也更加隆重。官方文件中称其为"二阶",即在士大夫眼中,其祭祀规格已等同于皇帝。那些颇具议论权威的人一致认为皇帝亲政后,必将进一步赐与其祖父谥号荣誉,包括"三阶",这就将老醇亲王与开国始祖置于同一地位,可以在寺庙中被祭祀。这在中国人看来,后果极为严重,难以接受。

老佛爷乃一强权之人,在其一生中,她的亲戚实际上凌驾于 法律之上,尽情享受着她的庇护,因而他们与镶黄旗、镶红旗之 间暗地里常有摩擦,这种争斗经常出现在茶馆及市场等地。慈禧 很喜欢压制爱新觉罗氏,曾下谕禁止他们居住在京城的商业区, 理由是她听说他们中有人以不光彩的手段赚钱。因而,她绝不会 受到各位王爷和努尔哈赤的其他出身高贵的后裔们的爱戴。他 们对她既恨又怕,经常抱怨她剥夺了他们的特权。

我们从一个有趣的例子可以看出慈禧对付这些世袭贵族时的高超手腕儿。当时,有一位王公在皇城根下为自己建造了一座豪华官邸,从此能看到皇城大部。他的官邸刚一建成,就被老佛爷没收,训斥其大胆妄为,竟敢窥视皇宫,随即将此屋赠与她的

弟弟绍公。

另有一例足见慈禧太后偏袒族人而给地方政府行使职权带来困难。1902年,慈禧逃亡回銮后三年,在北京设立新警署,任命军机大臣徐世昌掌管警署。徐上任后不久即意识到与皇亲国戚打交道可不是什么好差事。慈禧的三弟桂祥尤为无礼,无视警方规定,指使仆人在道路上任意驱车行驶,此外还有其他不法行为。一次,一位血气方刚的警察逮捕了他的一名仆人。徐世昌听说此事后立即下令放人,但桂祥恼羞成怒,坚持徐本人亲自上门赔礼道歉。不幸的徐世昌三次前去致歉,均被拒绝,直至在院内给桂祥磕头。京城的人推测后来徐氏之所以成为满洲总督,进而当上邮传部部长,1910年又升至军机处,皆与此事及桂祥的权势有关。但后来老佛爷得知此事后,免去徐氏军机大臣之职,不久以后,又打发其去了沈阳。

慈禧太后之母纽祜禄氏寡居多年,住在锡拉胡同,距公使馆很近。慈禧当上太后以后,封其母为诰命夫人。她给人的印象是:很有才能、有教养,甚至在以其女人聪明才智而著称的部族中都很出众。她死后与丈夫合葬,葬于北京城西欧洲人的赛马场附近。慈禧为其父母建了牌楼,立了大理石墓碑,以示孝心。1902年,慈禧乘火车从正定回銮时,拒绝经汉口回京,因该线距其父母之墓很近,如果路经此地而不下车祭奠有违孝道,因而慈禧绕道进京。

关于慈禧的幼年少有记载。只知其童年伙伴中有一个叫荣禄的亲戚。后来,荣禄在慈禧执政的很多危机时刻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据说,慈禧曾与荣禄定了娃娃亲,但此事无证可查。但毫无疑问的是,荣禄对慈禧的影响甚于其家庭或其他高官。康有为等官员认为,早在慈禧的丈夫驾崩之前及慈禧逃亡热河之时,他们两人就一直关系暧昧。

慈禧接受的是传统教育,但慈禧本人天资聪颖,思维敏捷,



再加上其抱负非凡,热衷权力,使她能够凌驾于传统的僵死的教育之上,能够转而学习当今男人们学习的实用的东西。她还能诗擅绘。16岁时,她通五经、懂满文,还学习了二十四史。毫无疑问,热爱知识,此乃智慧之源;她又深谙权术之道,这些都为她不平凡的一生奠定了基础。

1850年,道光帝驾崩,其19岁的儿子即位,年号咸丰。丧期内(27个月),新皇帝不能成婚。期满后,谕诏所有达到结婚年龄的满族美貌女子都要到内务府注册候选。咸丰帝即位前已娶穆杨阿的长女,但她不久就过世了。穆杨阿之次女纽祜禄氏及叶赫那拉氏都在候选之列。1852年6月14日,道光皇后从约60名满洲贵族少女中严格挑选出28名,将她们分为"妃"、"嫔"、"贵人"及"常在"四等。纽祜禄氏被封为"嫔",慈禧被封为"贵人"。这些宫女与其说是皇帝的妻子,不如说是太后的仆人。理论上,宫女的人数不超过70人,但事实上,远远超出这一数目。宫中还有两千左右侍女和佣人,归太监支配。在后宫,太后的权力最大。虽有先例,皇上可以临幸所选宫女,但在事务的分配或定等级上,均无权发言。

慈禧离开锡拉胡同的家人宫后,便与家人中断了所有联系。有一位在宫中侍奉多年老死宫中的老妇曾说过慈禧人宫后仅省亲一次。1857年1月,慈禧生下儿子后九个月,经皇帝恩准后离宫。一大清早,太监们告知其母,慈禧将于中午时分归家省亲。其家人及朋友得知此荣耀,皆欣喜不已。锡拉胡同的邻居们都出来观看太监们及慈禧乘坐的黄轿子。其母率众家人分立院两侧迎驾。进入内院后,太监们恭请贵妃下轿。慈禧登堂人座。其家人,除其母及长辈外,皆行跪拜之礼。宴席上,慈禧上座,其母下座,以示慈禧为皇子之母的尊贵。慈禧虽在宫中多年,性情并未改变,谈笑一如既往,对家中诸事极为关注,尤其是对妹妹们的教育问题。

宴席持续至傍晚,慈禧回答了很多问题。一月份的白天很短暂,到了日暮时分,太监们请求慈禧准备回宫。慈禧与家人依依惜别,对自己不能常与家人相见深表遗憾,期望日后皇上能够再次恩准她回家省亲,或者说可以准许其母入宫看望她。赏赐完众家人之后,慈禧乘轿回宫,此后,再未回过家。后来,其母经常进宫探望她。

慈禧入宫后,很快获得太后的欢心,不久又凭借其势力和个人魅力成为软弱而又放荡的皇帝的第一宠儿。1856年4月,她为盼子已久的皇帝生下皇子,彻底巩固了自己的地位。慈禧入宫时,太平军起义给帝都带来极大混乱。1853年3月,太平军占领南京。慈禧经常阅读各省奏章并向皇上进言,任命曾国藩为统领,出资让他在湖南组织训练队伍。凭此,并在戈登将军的帮助下,曾国藩平定了叛乱。按惯例,当时曾国藩之母病故,他正丁忧在家,不宜服役。但慈禧显示出了掌控形势和摆脱传统羁绊的才能,在朝廷危难时刻,表现出了果断的决策能力,她坚持认为遵守古制应该服从于朝廷的需要,以国事为重。

1855年8月,太后薨,慈禧因平日"尽心服侍"被晋升为嫔。同时,纽祜禄氏被立为皇后。

当时,中国士人一致认为咸丰统治即将结束,清王朝即将崩溃,"天命已绝"。全国暴乱不断,皇帝本人软弱无能,花天酒地,有失民心。在士大夫眼中,咸丰帝昏庸放荡,不学无术,不及光耀史册的五位先帝。他也不能效仿前人,编纂巨著和典册,留学者之名。而且,他虽已二十五岁,尚无子嗣,而其先祖十五岁前就已有了皇位继承人。因而 1856 年 4 月,当慈禧生下皇子,叛军被逐出湖南和江西时,人们都觉得乌云散去,上天重新眷顾他。

此时,咸丰帝全身瘫痪,重病不起。慈禧以嗣君之母的身份, 更以其帅才风范,成为大清帝国的真正统治者,而皇后钮祜禄氏 对政事毫无兴趣。事实上,慈禧已升至一等"妃",京城之人称之



为懿贵妃,"懿"字为荣誉称号,意思为"贤德"。

该时期,她在外事方面的进谏多为强硬性的,这与其幼年家世、尊贵的种族及对外国及其资源的一无所知联系起来,便不足为奇了。额尔金占据大沽,政府派钦差大臣耆英前去劝其退出大沽,未果,耆英被谕令以绸带自尽。这在高傲的慈禧看来,尚是朝廷的仁慈。

皇上拒绝广东官员叶名琛与英国洽谈贸易经商事宜亦为慈禧主意。据当时史册及日志记载,皇帝的看法及行事均不被重视,京城及帝国诸事皆由慈禧一言定之。这在女性无权专政的国家,实在耀眼,况且,此时慈禧仅是一个妃子,刚刚 22 岁。

慈禧太后有数个名字及称谓。为避免混淆,我们在此略作说明。叶赫那拉是慈禧的家族姓氏,慈禧选秀女时用此称呼;升至皇后时仍用此姓,但人们常称之懿贵妃;与皇后共同执政后,被朝廷赐号慈禧。此外,还有很多其他荣誉称号。当时的人称之为皇太后,或老佛爷。这个称呼在北方广为使用,直至临终。

第二章 逃亡热河

英法联军侵略中国北部的历史和原因,大家都非常熟悉,在这里就不再重述。但是在逃亡热河前后叶赫那拉在那些动乱年代中所起的作用,欧洲人不太熟悉。现在把翰林院侍读学士吴可读的日记摘录下来。这篇日记名字叫《罔极篇》(此篇尤可注意),以纪念他对皇帝之忠诚,间接涉及英法联军之所为,及叶赫那拉之个性,里面穿插着吸引人的诚挚之情。叙述本身充满着令人感兴趣的事情。

庚申七月,自慈亲得病起,五六日间,即传夷人已到海口。所有内外一切章奏,概不发抄,以致讹言四起,人心惶惑,然犹未能徙也。时皇上方病,闻警拟狩北方,懿贵妃与僧王不可,且谓洋人必不得入京。

初一日到初十日,慈亲得腹泻之症,初谕家中人,不令不孝知。不孝由署回寓,偶见几上药方,始知病状,然犹以为年年偶犯耳。即令请刘医诊视,以平日多用疏通剂见效,故听其用药。不孝本不信刘医,因自咸丰三年至今八载,宅中自慈亲以次得病,请去一诊,服药即见功效,以故慈亲及家中人,无一不深信刘医者。孰知祸胎即兆于此乎。呜呼!昔人谓为人子者不可不知医,不孝不知医,以致遭此大难,



1.45%

祸及慈亲,虽百身亦奚赎乎!此十日内,稍稍有迁徙者,缘海口接仗失利,我军伤亡,且伤一总兵官。北塘兵溃,炮台为夷人所有,僧邸奉旨不令接仗,以故坐困海口。外间未深悉兵败之故,故消息不甚紧迫耳。

七月十三日,不孝见慈亲病势有加无减,心中焦灼,即请假两天。我不让之知政治形势并促之不必担忧。但消息一日比一日更糟,成千上万之人开始离开京城。

次日,长官李敏斋访予并告离别,其重要参加淮军。其极不悦刘之处方,亲自为予开一药方。慈亲不愿服药,予故劝之。夜慈亲忽觉气短,予速请李医,李医言与其药无关。慈亲定要服刘医之药,我所能为即促之混合两药食用,以延慈亲之寿命。

慈亲感其去日将近,嘱予备棺木。所幸八年前在奉天 买一棺木,并置京城一家棺材店中,由此取回棺木。家人命 木匠于后院制作,至二十日,棺木始毕。木质尚佳,灌表结 实。予不期此动乱之时能做出好活。木匠言以今之棺木制 作于京城耗费至少一千余两。价钱颇贵。

次日上午漆店徒工首次刷漆,所用之漆约两磅。予又遣裁缝并六位帮手置办丧服。我亲自做一孝袍,次日,见慈亲气色尚佳,予决推迟制作孝袍。今颇有传言洋人已进通州,将于二十七日炮轰京城,故人人弃城逃亡。二十七日漆棺木二遍。

当日,我军抓到巴夏礼并八名洋人,关入刑部监牢。全城骚乱,盛传太后将巡幸北方。懿妃劝皇上留京,不发一诏。满汉官员皆转移家庭和珠宝,但街上店铺照常营业。慈亲病情不见好转,予又请假十日。

八月初一日,予再请人为棺木刷漆。当日刘医为慈亲换药,但病未稍减。

初四日慈亲叫予至其床前,嘱咐早为葬仪之备,言:"吾

病不起。着碑葬礼。今日吾弗能进食。"予心如刀绞,命裁缝速置丧服并孝袍。吾友潘玉式来访并荐一泻剂,慈亲甚为恼怒,拒绝服用。夜间慈亲呕吐不止,疼痛稍减,予命裁缝速置丧服。次日晨孝袍已毕,慈亲言领重,予为之一轻丝领。慈亲言过为贵重,并声称婆婆公公并未曾用之。京城大乱,人群拥挤,以防洋人入侵,城门禁闭,但城南之昌仪门尚开。

初七日,清军与洋人在齐华门外大战。军队皆由未受训练之蒙古军组成,从未上过战场。洋人未开枪便望风而逃,将军衔撤下,任由后面的步兵践踏。许多士兵被践踏而死,一将军也在后面溃逃,清军四散逃亡,洋人紧逼城下。

亲王及大臣请求懿妃让皇帝上路。太后已迫不及待,但懿妃劝两个军机大臣上奏阻止,并下发诏令皇帝誓与京城共存亡。懿妃又下一谕杀一洋人将得到重赏等语,故人人皆以为出巡之举,已中止矣。

次日早,闻齐化门接仗失利之报,圣驾仓皇北巡,随行王公大臣皆狼狈不可名状,若有数十万夷兵在后追及者。然其实夷人此时尚远,园中毫无警报,不知如何如此举动。当皇上之将行也,贵妃力阻,言皇上在京,可以镇慑一切,圣驾若行,则宗庙无主,恐为夷人践踏。昔周室东迁,天子蒙尘,永为后世之羞,今若遽弃京城而去,辱莫甚焉。

慈亲泄仍未止,商之刘医,将杨剑芝方试进半剂,连进两剂,稍止。后复不能止,从此不起矣。呜呼!十二日早间,慈亲大泄不止,再进固涩之药,已不能咽。急将李裁缝叫来,艰难赶衣服套好,所有应用鸡鸣枕并被褥等物,速为料理。至是夜亥时,竟弃不孝而长逝矣。呜呼痛哉!抢天呼地,究竟何益,自恨素不谙医,为人所误,此罪万死不能赎也。不得已,饮泣料理一切,先将中衣命内子等穿好,上用套好之白绉大衫,灰色绉夹袄,蓝缎棉袄,天青缎锦褂,上用蟒

袄霞帔,补服钉在霞帔上,加上玉带,挂上琥珀朝珠,将金扁簪扎在头上,然后戴上凤冠,用大红表里褥子铺在床上,将慈亲安顿稳妥,头枕鸡鸣大红缎枕,安在上房正中。是日家家闭户,并无相好一人到宅者。

十三日,先将棺内拭净,用大红洋布八尺铺在底上,用 薄薄一层土子灰,将洋布裹着灰,使灰不粘棺上,用天青缎 长垫套在星板上,然后将表里大红缎褥款款盛往入棺。周 围上下,用通草包垫好,使不能动,盖上绸里面大被,然后 将大红表里被盖上,子盖紧紧扣住,于是日申刻封棺讫。

是日街上荒乱,一朋友来宅劝说将母亲暂时葬于城外一寺庙中。言此不安全,以为在宅堂葬。况夷人多疑,一入京城,家家必须搜刮。倘彼疑其内系金银,而将挖出母亲之棺材。前入广东省城,亦是如此,不可不虑。

十四日,彰义门开,不孝步行到一寺庙,见正房尚空一见,和尚许我租用。回宅后,拟将灵柩送去暂安。不孝守住慈柩,将眷口送至霸州门生处。是日只开西便门两个,顺治门和前门关闭四天后,来往之人流将顺治门围得水泄不通。然小生意及手艺人虽以尽走,而大生意各行尚未移动也。

十九日,用人将慈柩送至寺庙安顿,不孝步行出城,是夜觉得城外比城内安静多多。二十三日出门,人数稀少,见街上一群人,俱作耳语。至午后,忽西北火光烛天而起,哄传夷人已扑海淀圆明园一带矣。我兵数十万,竟无一人敢当者,夷兵不过一千马队耳,如入无人之境,真是怪事。僧邓胜帅兵已退德胜门外。

至二十四日以来,京城店铺皆关闭,车价愈贵,移徙者愈 多。即下至贫民,亦用推车或驴头装载出京。是日恭邸差弁到 夷营送愿和照会,该弁行至夷营,见其持枪相向,掉头驰回。

二十四日下午,城西北见烟起,缘夷人到圆明园后,先

将三山抢劫一空,复用火焚烧,藉口乱兵烧毁。复出告示张 挂各处,若和议不定,准于二十九日午刻攻城,居民务须远 避。以致居民愈恐,无一不思出京者。

是日车驾已安抵热河,皇上下谕,言外兵深入,未克自裁,良用愧恨。传言皇上有病,而亲王载垣及端华谋摄朝政,若皇上崩,则懿贵妃等将为皇太后。但贵妃与载垣等有隙,诸人多谗贵妃于帝前云。

不孝日在庙内慈亲棺木停处,探问外边夜间情形,俱言安静无事,惟日日过兵,庙内却未住兵。二十九日,荣儿进城来,言庙内已被天津兵丁住满,不孝急到庙内,俱是胜帅手下之兵。惟时僧邸距庙甚近,倘一炮轰,俱成粉碎。况慈柩更为不妥,乃雇佣手推车数辆,每辆六金,可到保定府,随定四辆推车,装载行李。

是日夷人已于午刻进安定门,住居城楼,并城门洞内,安大炮一,小炮四,口俱向南,插五色大旗。城中自一二品大官, 无一不于是日出城,在城内者,惟当事数人而已。是日大臣等 已将巴夏礼等以礼送归夷营矣。洋人方至营,而热河急诏至, 命恭亲王尽杀之,以示不屈之意。懿贵妃既主持杀洋人于前, 则此次之诏,或亦贵妃之意也。

九月初一日早间,彰义门未开,不孝坐车到西便门出城,人车拥挤,不能行走,不孝令车后来,自己步行出门,几乎碰杀矣。随到庙内,令其将行李收拾,将做成蓝布锦棺套自己套上,正合适之至。不孝进城料理一切,到杠房告知,定于初二日起身,推车者也送给起身消息。是日城外慌乱之至。自二十九日,梁海楼司农亦携如夫人与行李到庙居住,至初一日,尚未入城,朝中大臣可知矣。

初二日早起,不孝即出城,时杠房人夫并推车已到,即将推车装行李四辆,并无人坐,地步随将慈柩用八人抬上,言明



47.

系龙杠,临时受其愚弄,竟未用中心大杠,只用小杠八人杠抬。不孝一时匆忙,未及细看,业已起身,即令内子并三弟妻金印坐自己单套轿车,荣儿步行随起,仓皇起身,狼狈之状,惨不可言。不孝亦不忍多睹,只得听其如此,惟慈柩总要求妥当,余均在不计。打发起身后,一路步行回城。思想荣儿十五岁,并未步行上过路,倘慈亲有知,亦万不忍其受如此苦楚,遂雇车一辆,令龚三拉纤追赶,幸是日出城矣。回宅后,彻夜思量,慈柩并未用大杠,未免抬上时颠簸过甚。

初二日一早,到杠房大闹数次,伊总言换杠而行,及崔荣 等由保定回京,据言并未换杠,路上也未接得信函,杠房可恶 之至,然已上了他船,无可如何。且据荣儿来信并崔荣说,一 路杠头陈姓很操心,灵柩走得平稳之至,并不见得颠簸。到 保定后,将毡套层层揭开,棺木并未受一点磨擦。自初二日, 慈柩及眷口起程后,京中夷人已入城内,讹言四起,人人自 危。内城旗人未经迁徙者,至此均将眷口移至南城店内居住, 流离颠沛之状,目不忍睹。有御史某上奏言奸人荧惑帝听,仓 皇北狩,弃宗庙人民于不顾,以至沦陷于夷,请速回銮云云。 自初间起,日日闻得与夷人换和约未成,或由恭邸不肯出见, 或因夷人所说难从,总未定居,居民愈觉不安。初六日,英夷 来照会云,我国太无礼,致将伊国人虐死五人,索赔银五十万 两。适俄夷也来照会,闻得夷人索赔五十万金,伊愿说合,令 我们少赔。恭邸以此事即使说合,亦不过少十万八万,又承俄 国一大人情矣,随托言已许,不能复改谢之。俄夷又照会云, 既已许赔五十万,自不必说,惟英国焚烧园亭,伊亦愿赔一百 万两,前索二百万,减去一百万,只需一百万,便了事矣。恭邸 答应于初九日送去银两五十万两,是时夷人所添十六条,无 一不从者。当事者唯求其退兵,无一敢驳回,于是夷人大笑中 国太无人矣。呜呼!尚忍言哉,尚忍言哉!懿贵妃闻恭王与洋

人和,深以为耻,劝帝再开衅端。会帝病危,不愿离热河,于是 报复之议遂寝矣。

读以上翰林学士的日记,可以看出当英法联军侵入北京的时候,咸丰帝无决断国事的能力。慈禧下了一道严厉的谕旨,严饬统兵大臣决战:近畿州县,整团阻截,悬赏杀敌,通谕中外。这是咸丰十年八月初三日即 1860 年 9 月 6 日的事情。她所下的谕旨说:

我朝一视同仁,不分中外。自与英法通商以来,数十年 中,相安无事。乃三年前,英国无故侵犯广州,拘执朝廷命 官,当时朝廷以叶名琛固执不通,亦有启衅之咎,故大度包 容,不与深较。二年前,夷酋爱尔近竟敢称兵北犯,朝廷命 直隶总督谭延襄相机议和,该夷乘我不备,袭南大沽,进迫 天津。朝廷恐兵联祸结,殃及百姓,又遣及桂良往与议和。 虽英夷无理要求,仍命桂良前往上海,与议通商条款,并允 早日批准。此皆朝廷怀柔远人,不肯轻开战衅之苦心也。乃 其酋爱喜略复于八月以兵舰攻大沽,僧格林沁败之,该夷 始退。夷酋反复无信,实为狡诈已极,朝廷以不忍百姓受害 之故,许其亲来议和。而该夷所至焚杀,袭占大沽炮台,朝 廷虽怒其无理,犹以息事宁人为念,复命桂良前往天津,谕 以苟该夷要求条件,不至十分出于情理之外,亦可酌量俯 允。乃该夷不但要索赔偿兵费,开辟商埠,并欲驻兵京师, 万难允从。又命怡亲王载垣兵部尚书穆荫等前往晓谕,而 夷竟犯通州,要求带兵晋见,实不能再事姑容。已命大军明 申天讨,近畿人民,宜速办理团练,帮同杀敌,或自卫乡里。 无论军民人等,有能斩黑夷一名者,赏银五十两;斩白夷一 名者,赏银百两;获斩头目者,赏银五百两;击毁夷船一艘 者,赏银五千两。广东、福建为英夷占踞之地,该地百姓仍



为朝廷赤子,有能杀敌立功者,赏银五千两。该夷远处重洋,其来中国,不过图通商之利,所以敢于称兵犯禁者,必有奸人从中蛊惑。嗣后,英法两国之人,一律禁其通商,其他各国,仍不禁止。朝廷用兵,出于万不得已,如该夷能悔过输诚,仍许通商,以示朝廷始终仁爱云云。

这道诏书下了三天之后,皇帝召见军机,叶赫那拉也在场, 发布以下声明:

谕美国所请各条,已皆允许,尚不知足,欲来京亲递国书,且欲使僧王退军张家湾,此等无厌之求,万难允准。僧王已得一胜仗,现在守八里桥,抵御敌军。

后又下谕旨命令锦州附近敌人兵船想上岸之兵队,都要一 律阻止其登岸。

是月初七日,皇帝祭祀孔庙。但是第二天上午,皇帝尽管希望向祖先的守护神表示忠诚,但他害怕从颐和园进入城内,于是通知大臣们他打算离开京城。第二天一早任命恭亲王为全权议和大臣,办理和局,载垣被撤去钦差大臣,尽管他在谕旨中词气勇敢,但在向宫殿底下的小庙中的战神行礼后却从京城逃了出去。皇帝在诏令中宣布离开京城,并把自己的逃亡描述成"秋巡"。

皇帝开始走的时候,非常仓促,行了十八英里,就先在一个小庙内停下来。在这里下了一道谕旨,命令所有的满洲军队赶往 热河保护朝廷。第二天接到了恭亲王的一道奏折,报告洋人入城 之事。皇帝命令他见机行事,朝廷距离太远,不能采取任何行动, 换句话说,就是他要把全权交与恭亲王。

十一日,朝廷到了密云县北,驻于行宫。据中国人记载,说皇帝因为有病,不能亲自接待军机大臣,由慈禧召见军机。慈禧下

了一道谕旨,内容如下:

夷人进犯都城,王公大臣等,均请调集各省援兵,俟大兵云集,可操胜算。夷人所恃,唯在火器,若短兵相接,则非中国之敌。蒙古满洲之马队,与夷人开战,失其所长。湖广、四川之兵,便捷如猿,可用暗袭之法,以制夷人。着湖广总督选精兵三千,四川总督选精兵数千速来京师。僧格林沁已败绩数次,京师甚为危险,勿得稍迟。朝廷甚盼各省援军齐集畿辅,迅扫敌氛,有能忠勇杀敌者,不惜重赏云云。

朝廷的队伍走到长城附近巴克什营地方,得到僧格林沁的一道奏折,说在北方附近,见有洋兵间谍,但还没有以炮攻城的事情发生。皇帝又下了一道谕旨,谕旨的内容如下:

法夷爱喜略送来照会,在京竟与恭亲王面开和议。今着 恭亲王留京,主持议和之事,如该夷带兵入京,则着僧格林沁 断其后路。如京师危急,即着蒙古军队,速来长城护驾云云。

十八日朝廷到达热河。二十日,诸臣仍要求皇帝不惜与之开战。皇帝又下了一道奏折说:洋兵胆敢占据圆明园,已抓洋兵,不许恭亲王释放。恭亲王复奏云:安定门已为洋人所有,不能抗拒,只得独断而行,而帝亦不能不听从诸臣,与外国人议和。九月十五日,帝在和约上签字,并下了谕旨如下:

谕内阁,恭亲王奕䜣奏英法两国互换和约一折,英法两国,业经朕派恭亲王奕䜣,于本月十一、十二等日,与换和约,从此永息干戈,共敦和好。所有和约内应行之各事宜,即着通行各省督抚大吏,一体按照办理。

第三章 载垣的阴谋

咸丰帝本来打算在 1861 年春季从热河回到北京,并且谕旨也已经下了。但是 1月,皇帝的病情十分严重,不可能回京,于是就又下了一道谕旨,收回之前所下谕旨。

皇帝在热河,想从其弟弟们的手中将权力夺回来,但是由于 疾病而无能为力。皇帝逐渐为怡亲王(载垣)所左右,同时还有军 机大臣亲王端华和皇族肃顺。这三个人,知道皇帝末日为期不 远,有必要进行摄政,就决定窃揽大权。怡亲王是这次阴谋的领 导者,但是煽动者和灵魂人物是肃顺。端华是郑亲王,为满洲八 王之一,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的直系后裔。肃顺是郑亲王远房兄 弟,其年轻的时候奸诡便捷,斗鸡走狗,乃一市井无赖,人人都知 道。由于两个亲王在皇上面前的引荐,很快深受风流皇帝的信任 和宠爱。由户部的一个下级官员,迅速升职,最终成为军机大臣。 在职期间他贪婪残暴,无所不为。因为劝说皇帝将军机大臣柏葰 斩首而招致众怒。柏葰公正立朝,言语诚直,因之得罪了怡郑二 亲王,他们逼杀柏葰,是出于报复。肃顺与年轻的慈禧发生冲突, 因为慈禧看到肃顺为皇上所信任,权势日大,想削夺他的权力, 所以竭力营救柏葰,但是没有成功。肃顺的地位因为慈禧的失败 而日益巩固。所有那些反对他的人都被逐出朝廷或者贬官。朝廷 内外人人感到恐惧,尤其是他们认识到慈禧得不到支持,肃顺却

 \mathbb{N}^{n}

能经常使他们感到自危。一日,户部发生了舞弊的事情,肃顺严办此案,斥革大小官员无数。当时京城中的弊端极多,已经成为一种习惯,见怪不怪,而肃顺这一举动,并不是整饬官制,剔除积弊,而是假公济私,意存报复。在审判中,他拘捕了一百多位著名的富商,并对他们毫不仁慈,所以得到的贿赂特别多。他又用聚敛的财富结交二位亲王,使得他得揽大权,与他们密谋,最终使自己走向毁灭。肃顺伏法后,其家产都被官方没收,被慈禧秘密珍藏,义和团叛乱时,藏到密室以后,慈禧才离开京城。

英法联军侵入京城,咸丰帝逃往热河,都是肃顺的主意。当时慈禧与各位大臣一同进谏,皇帝不听,肃顺又上一道奏折,不允许各位大臣护随,这样他就能实施其阴谋。他计划非常周密,实在令人畏惧。所幸慈禧一人,有非常之勇气和智力掌握了当时形势,在最关键的时刻挫败了肃顺的阴谋。当皇帝宾天而肃顺的策划还没有进行之时,慈禧派信使通知恭亲王迅速赶往热河,在荣禄和其他忠实奴仆之帮助下,她迅速执行自己大胆的计划,挫败了肃顺等人的阴谋,成为清政府的首脑。阴谋被揭穿,三人落于慈禧之手,宗人府接谕命严行审问。肃顺责备二人说:"若早听余言,戮杀此妇人,何至今日乎!"

先是怡亲王看到慈禧为皇帝所亲信,所以要想成大事,必先去慈禧之权。于是就日夜在皇帝面前谗言说,慈禧与侍卫荣禄阴怀诡计,荣禄是一个二十五岁、长相英俊的小伙子。东后性情温和,不近政治,他们对她没有放在心上,如果他们的计划要想成功,慈禧无论如何必须被逐出朝廷,或者至少被打入冷宫,而后不服从的可耻的宫妃就会被孤立起来。他们深知,这一切计划必须在热河下手,皇帝回到北京以后就危险了,因为那些官员不可能一直呆在皇帝身边(甚至那些皇帝的近臣),慈禧就会处于有利的地位,在其他太监的帮助下,就会获得权力。所以就引乾隆时某位妃子的故事,因为失礼于母,定以永久监禁之罪。他们经



常以这样的谗言告诉得病的皇帝。皇帝不能不为所动,于是将慈禧之子交给怡亲王福晋抚育,想让他离开母亲,怡亲王福晋被召到热河,便是为了此事。接着他们又谗害恭亲王,说他联合洋人,以制朝廷,而且权力太大,必须提防他。

肃顺又进一步设计要尽杀京城中的洋人,并翦除咸丰的弟弟,即使不杀也要永远监禁。诏令已经草拟好了,当时皇帝的病情已经非常严重,三人定好计谋在皇帝宾天时,就下这道谕旨。但有一件事情,为三人所料想不到的,最为重要的印玺为慈禧所掌握,上面的印文是:"世传受命之宝,凡嗣皇继位,第一次谕旨,必盖此印。"这是清朝的法度所规定的,也是大行皇帝的遗旨。向来皇帝都把印玺带在身上,现在为慈禧所掌握,其聪明有远见如此,而这是三人阴谋不能成功的一大障碍。如果没有这个印玺,无论如何假造圣旨,最终都是不合法的。恰亲王胆量不足,不敢冒险夺这个印玺,所以他成不了大事。皇帝听说载垣等谗害慈禧和荣禄的话,非常愤怒,再加上热河夏天的暑气,因此病势更加严重。京城中的太庙祭祀也不得不由恭亲王代替。六月初四,在皇帝三十大寿之时,钦天监上奏说星星出现了异常,皇帝亲自复奏曰:

上月,钦天监奏彗星见于西北,仰惟天象示警,方滋竟惕。兹复据奏日月合璧,五星联珠自非虚词附会。惟朕御极之初,即以侈言祥瑞为戒,矧值东南贼匪未克见谫除,眷念民生,惟增矜恻。即使星文表瑞,实为世运亨嘉之兆,亦惟有夕惕朝乾,冀邀上苍眷佑。如逆匪速就荡平,黎民复业,年谷顺成,休应孰过于斯,其不必宣付史馆,用昭以实不以文之意。

第二天上午皇帝三十万寿节,皇帝接受诸臣的朝贺,没有让慈禧参加,这是皇帝最后一次公开露面,从此以后皇帝的病情日重。

七月初七,慈禧密派一人到京城告诉恭亲王,皇帝病危,速

派一支兵马来热河,其中大多是叶赫族人。国事转瞬即变。

十六日,军机大臣各部大臣凡载垣之私人,都到皇帝寝宫里去,皇后和各个妃子都必须回避。他们迫使皇帝在草拟好的谕旨上签字,以载垣、端华、肃顺三人辅政。但印玺掌握在慈禧手中,这些都是空头谕旨,不合国法。十七日早,咸丰帝宾天。遗诏宣布,命载垣等辅政,没有提到后妃和恭亲王。

此后又以继位的皇帝名义下登位的诏书,这时继位的皇帝才五岁。三人知道谕旨不提到母后,于祖先的先例不合,恐怕再产生意外,到了第二天,又下了一道谕旨,尊东后及慈禧为太后。中国的编年史家说这些人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不得不承认慈禧为同治帝的生母。而热河满洲军队都对慈禧表示同情,这是他们所不能不顾虑的。他们想等回到北京以后,除掉这最后的障碍。而他们在京城中的势力,还不能稳固,不敢先动,只要慈禧一天在位,则他们一天就不会安全。他们急着想知道,京城中和各省对于监国的意见怎样。载垣接着以赞襄王大臣之权,替新皇帝下了几道谕旨说:辅佐幼帝,乃赞襄王大臣之责,赞襄王大臣之中,领班一人监国云云。监国者,唯帝之伯叔兄弟能居之。

这些谕旨,传到京城,各大臣及都察院各谏官,纷纷上奏,请 两宫太后垂帘听政。没有参与谋划的恭亲王即咸丰帝的弟弟,始 终与慈禧秘密通信,都尊慈禧为朝廷之主。恭亲王劝慈禧赶紧催 促各王大臣护送梓宫回京,以免孤立无援,做这样的事情时必须 安全谨慎,不可过于着急。因为有已故大行皇帝的妃嫔数人,已 经与载垣等联合,所以侍卫也听他们的调遣。肃顺财产和权势日 益增长,所以他贪婪专横,为京城中人所痛恶。那些趋炎附势之 徒,也都非常支持他,用金钱来收买其党人。肃顺在北京所起的 反面作用在各方面都很大,所以最终落得个悲惨的结局。

当时皇帝家族颇受偏见,因为当时的政治形势,密谋者蓄意已久。京城被洋人所占据,许多省都处于激烈的叛乱之中,百姓



们希望统治者能够有所改变。篡位的摄政者们对于国事的成熟的经验是不容否认的,但是精力充沛、不知疲倦的慈禧在荣禄和其他忠实的追随者的帮助下,不久就将国事变成了一个崭新的局面,形势朝着有利于他们的方向发展。尤其是曾国藩捷报频传,不久克服安徽安庆,这些对她的事业来说都是个好兆头。她的勇气和政治才能使她打败一个又一个的对手,直到阴谋者没有机会赢得时间和朋友。但是她的目的和抱负被她的朋友所告诫,根据王朝的法律,禁止太后干预朝政,在顺治和康熙朝时,不得不依先朝先例以大臣辅佐。在这两种情形下,太宗皇帝在朝廷上没有发言权。以大臣辅佐的先例,最终被看作不幸的,因为康熙时几个少数的摄政大臣不是被逐就是被迫自杀。也许是恭亲王为太后的主张所煽惑和支持,他不欣赏慈禧的权力和性格,但是相信女人摄政,他就能够掌握最高权力。

当最危急的时刻,太后与荣禄密商,非常谨慎,害怕三人稍生猜疑。太后有一个太监,名叫安得海,深得信任,每日递信给恭亲王。慈禧一行人能一直到达京城不受阻碍,都是安得海的功劳。慈禧对待怡亲王等非常冷静,谦虚有礼,免除他们的猜疑之心。御史董元醇,奏请两宫垂帘听政,奏中引大行皇帝遗诏,可为两宫垂帘之证。八月十一日,赞襄王大臣会议以后,对此严加申斥,载垣等又以幼帝的名义下了一道谕旨,大行皇帝的灵柩于下月初二日运回京城,这是慈禧太后日夜所盼望的事情。由热河行宫到京城,大约一百五十英里,赞襄王大臣不得不亲随护送。灵柩非常重,由一百二十人抬着,而且一路上多是山路,行动非常迟缓。每行十五英里,就必须停下来歇息,所以赞襄王大臣等回到京城,最快也要十天之久。如果遇雨,十天还不能到。灵柩队伍行动得愈慢,愈合两宫的心意,因为两宫不随大队,以快班轿夫兼程而行,五日即可到达京城。按照清廷的礼节,凡是大行皇帝灵柩开始走的时候,新即位的皇帝及后妃等都要行礼奠酒,行完

礼之后,才能先行,以便在京城恭迎。慈禧认为这对自己非常有利,可以先到京城,与恭亲王密商一切,以欢迎并接待他们。

载垣和他的同僚也深知,留在后面,将对他们大为不利,前途万分危险,遂决定在路途中将两宫谋杀掉。下令以怡亲王侍卫兵丁护送后妃,他的计谋非常毒辣,若不是荣禄听说此阴谋,预防其变,则两宫皆不能在京城生还。荣禄带领一支兵马,于夜间离开梓宫,星夜前行,以保护两宫。追及两宫于古北口之北,由此道可通往蒙古,载垣等人预先埋伏在此处。

两宫离开热河后,大雨滂沱,道路泥泞,被迫在山峡中避雨,此处毫无供给。梓宫在后,约十英里远。怡亲王等以谕旨回答了她,说梓宫已经安全到达第一站驻歇之地。慈禧赏使者一千两白银,以报答他们的辛劳。怡亲王等也深知前途危险,两宫只要在,则一日不得安。他们曾经上了一道奏折,慰问两宫太后挂念梓宫的诚意,慈禧答书奖其忠诚称职,彼此以礼往来。这两封书信已载入官书,可见满人与汉人相同,无论情形如何危急,外表的礼节依然如故。这两封书信可作为最重要的证据,在义和团运动时,亦是如此。

雨停后,两宫继续前进。有了荣禄军队的保护,安然经过山口,此后再也没有危险的地方。两宫于九月二十九日安全到达京城,而梓宫需要晚三天才能到达。两宫到达后,就召开秘密会议,咸丰帝的弟弟及大臣皇室之中倾向自己的人,都参加了会议。密商了很久,慈禧虽然掌握着最重要的印玺,但以前无捉拿扈从梓宫大臣这样的举动,如此鲁莽,不太尊敬大行皇帝,而且又是新皇帝刚刚登位,尤其觉得不合适。会议后,大家的意思都认为应当谨慎秘密地行动,不可操之过急,外面一切,仍遵照礼节而行。等到梓宫到后,先撤去怡亲王等赞襄王大臣名号,再相机行事。

梓宫于十月初二日早晨安全抵达京城西北门,恭亲王已经 于前一夜派部队驻扎在此守备,幼帝、两宫太后及大行皇帝的弟 弟们、各大臣等皆穿着孝服出来迎接。梓宫入城时,大家都跪在 地上行礼,梓宫之前,为神主仪仗等,此外还有一支满洲骑兵在后面跟着。怡亲王和各位赞襄王大臣护送梓宫安全到达京城,又亲自陈奏,这是应该的礼节。城内先建造一座营帐,预备行礼时用,怡亲王到后,就到了这个帐中。两位太后率领,幼帝及军机大臣桂良、周祖培等都在。

慈禧神色镇定,以太后的身份,对怡亲王说:"东后及予皆深感汝等其他同官,护送梓宫,颇能尽其职分,今日大事已毕,监国之名,即可销去。"怡亲王听后,厉声回答说:"予之监国,乃大行皇帝遗命所授,两太后无权收去之,皇冲龄,非予允许,无论太后及何人,皆无权召见臣工。"

慈禧回答说:"我们走着瞧吧。"接着直接下令让侍卫将三位 摄政大臣逮捕。皇室人员等梓宫一到,赶忙去迎接,因为无论情况如何危急,在中国首先考虑死者。这三位被处理的摄政大臣只有静静在后面跟着。他们反抗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沿途跟随着效忠于慈禧的军队。慈禧完全取得了胜利,从根本上说是她获得了取胜的镇静心态。这是她第一次尝到最高权力的味道。

接着慈禧发布了以下诏书,上面盖着最重要的玉玺,证明自己权位的合法性。

上年海疆不靖,京师戒严,总由在事之王大臣等筹划 乖方所致。载垣等复不能尽心和议,徒诱惑英国使臣,以塞己责,以致失信于各国。淀园被扰,我皇考巡幸热河,实圣心不得已之苦衷也。嗣经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王大臣等,将各国应办事宜,妥为经理。都城内外,安谧如常。皇考屡召王大臣议回銮之旨,而载垣、端华、肃顺朋比为奸,总以外国情形反复,力排众议。皇考宵旰焦劳,更兼口外严寒,以致圣体违和,竟于本年七月十七日,龙驭上宾。朕抢地呼天,五内如焚,追思载垣等从前蒙蔽之罪,非朕一人痛恨.

.. ; .

实天下臣为所痛恨者也。朕御极之初,即欲重治其罪,唯思 伊等系顾命大臣,故暂行宽免,以观后效。孰意八月十一 日,朕召见载垣等八人,因御史董元醇敬陈管见一折,内称 请皇太后暂时权理朝政,俟数年后,朕能亲裁庶务,再行归 政;又请于亲王中,简派一二人,令其辅政;又请于大臣中、 简派一二人,充朕师傅之任。以上三端,深合朕意。虽我朝 向无皇太后垂帘之议,朕受皇考大行皇帝付托之重,唯以 国计民生为念,岂能拘守常例,此所谓事贵从权。特面谕载 垣等,着照所请传旨:该王大臣奏对时,哓哓置办,已无人 臣之礼,拟旨时又阳奉阴违,擅自改写,作为朕旨颁行,是 诚何心?且载垣等每以不敢专擅为词,此非专擅之实迹乎? 总因朕冲龄,皇太后不能深悉国事,任伊等欺蒙,能尽欺天 下乎?此皆等辜负皇考深恩,若再事姑容,何以仰对在天之 灵,又何以服天下公论。载垣、端华、肃顺着即解任。景寿、 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着退出军机处。派恭亲王会同大 学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将伊等应得之咎,分别轻重,按律 秉公具奏。至皇太后如何垂帘着仪,一并会议具奏。特谕。

两宫在东华门对梓宫行礼敬送,暂时安于殿中。慈禧看到京城人心平安,军队忠诚,于是就大胆地做事。又以东后和自己的名义下了一道谕旨,着将逆谋三人交宗人府审明严办。关于审问的事情,以恭亲王为主,褫去三人的官号,这是多年来慈禧第一次实施报复性的独裁。其谕旨如下:

兹于本日,特旨召见恭亲王,乃载垣等肆意不应召见外臣,擅行阻拦,其肆无忌惮,何所底止。前旨仅解任,实不足以蔽辜。



这三个人中,慈禧太后最恨肃顺。在热河时,肃顺的妻子,曾经得罪了慈禧,所以慈禧深深记在心上。第二天早晨,慈禧专门针对肃顺下了下面一道谕旨:

前因肃顺跋扈不臣,招权纳贿,种种悖逆,当往降旨将肃顺革职,令将该革员拿交宗人府议罪。乃该革员于接奉谕旨之后,咆哮狂肆,目无君上,悖逆情形,实堪发指。且该革员恭送梓宫,由热河回京,辄敢私带眷属行走,尤为法纪所不容。肃顺所有家产,无论在京亦或是热河,太后悉没之,决不容有任何同情。

肃顺被查抄出来的家产根据最低的估计也值数百万英镑, 慈禧太后获得了他的全部资产后,一下子就从战争中恢复了元 气,她储藏的财富成为她以后雄心的最主要的物质基础,也是她 权力的主要来源。在满洲王朝的历史上,唯一一个据记载比肃顺 富有的是乾隆时期的军机大臣和珅,他的财产都被继位的嘉庆 帝没收。

但是慈禧的怒气还没有平息。她的第二道谕旨是第二天下的,明显地带有刚学到的本领的特点,大凡家庭主妇都喜欢积累财富且保护自己的财产,慈禧也不例外:

肃顺于热河盖造房屋,年余尚未完工,所蓄资财,谅必不少,着将该革员所有热河财产,密速查抄候旨。该革员身攫重罪,虽保不于事前寄顿,并着传谕,将寄顿之处,悉为指出,一律查抄。倘敢于挟同隐匿,不吐实情,将来别经发觉,定当如肃顺重治其罪,不能宽贷。

十月初六日,恭亲王审明载垣一案,奏明太后,请下旨定夺。

太后于是下一谕旨,以定三人之罪,谕旨如下:

宗人府会同大学士九卿翰詹科道等定拟载垣等罪名, 请将载垣、端华、肃顺照大逆律凌迟处死等因一折。载垣、 端华、肃顺朋比为奸,专擅跋扈,种种情形,均经明降谕旨, 示知中外。至载垣、端华、肃顺于七月十七日,皇考升遐,即 以赞襄政务王大臣自居,实则我皇弥留之际,但面谕载垣 等立朕为皇太子,并无赞襄政务之谕。载垣等乃造作赞襄 名目,诸事并不请旨,擅自主持,即两宫皇太后面谕之事, 亦敢违阻不行。御史董元醇条奏皇太后垂帘等事宜,载垣 等非独擅改谕旨,并于昭对时,有伊等系赞襄朕躬,不能听 命于皇太后。伊等请皇太后看折,亦系多余之语,当面咆 哮,目无君主情形,不一而足。且每言亲王等不可召见,意 存离间,此载垣、端华、肃顺之罪状也。肃顺擅坐御位,于进 内廷当差时,出入自由,目无法纪,擅用行宫内御用器物, 于传取应用物件,抗违不遵。并自请分见两宫皇太后,于召 对时,词气之间,互有抑扬,意在构衅,此又肃顺之罪状也。 一切罪状,均经母后皇太后、圣母皇太后面谕议政王军机 大臣逐款开列,传知会议王大臣等知悉,兹据该王大臣等 按律拟罪,请将载垣、端华、肃顺凌迟处死。当即召见议政 王奕䜣、军机大臣户部左侍郎文祥、右侍郎宝鋆、鸿胪寺少卿 曹毓瑛、惠亲王、惇亲王奕淙、醇郡王奕環、钟郡王奕洽、孚 郡王奕德、睿亲王仁寿、大学士贾桢、周祖培、刑部尚书绵 森,面询以载垣等罪名,有无一线可原。据该王大臣等金 称,载垣、端华、肃顺跋扈不臣,均属罪大恶极,于国法无可 宽宥,并无异辞。朕念载垣等前后一切专擅跋扈情形,实属 谋危社稷,是皆列祖列宗之罪人,非独欺凌朕躬为有罪也。 在载垣等未尝不自恃为顾命大臣,纵使作恶所端,定邀宽



宥。岂知赞襄政务,皇考并无此谕,若不重治其罪,何以仰付皇考付托之重,亦何以饬法纪而示万世。即照该王大臣等所拟,均即凌迟处死,实属情真罪当。唯国家本有议亲议贵之条,尚可量从未减,始于万无可贷之中,免其肆市。载垣、端华均着加恩赐令自尽,即派肃亲王华丰、刑部尚书绵森,迅速前往宗人府传旨,令其自尽。此为国体起见,非朕之有私于载垣、端华也。

值肃顺之悖逆狂谬,较载垣等尤甚,亟应凌迟处死,以申 国法而快人心。唯朕心究有所不忍,肃顺着加恩改为斩立决, 即派睿亲王和载良前往监视行刑,以为大逆不道者戒。

1861 年咸丰帝宾天后,怡亲王和郑亲王的世袭亲王爵位因为亲王的阴谋而被剥夺。但念在他们的后代在镇压太平军叛乱并克复南京(1864 年)中有功,太后恢复了其家族的爵位。在这道诏令中,慈禧回想起以前的事实,原来怡亲王的爵位是 1723 年授予康熙的一个儿子,按照君主的口谕是永远世传下去的。在提到载垣阴谋和这些叛徒的罪过时,慈禧继续说:

乃其后嗣端华、载垣因恣肆狂悖,跋扈不臣,赐死革爵,既负朝廷豢养之恩,且为乃祖声名之玷,九泉有知,能无隐痛。其所遗爵秩,永远革除,尔时如不照议施行,恐无以服天下之心。追思开国之初此亲王家族之功勋,及今南京新立之勋,着加恩赏还其亲王王爵。不因端华、载垣罪大恶极而将世爵永远革除。一切红白蓝甲数并佐领人等,均着复其旧,并着宗人府照例于始封立官人之后裔内,择其向有袭次房份,排列在前,仅止有分房份,排列在后,如各房份均属相同,即以长幼之序排列,并将岳灵、载泰一并带领引见,候旨承袭。

太后这道谕旨,措辞微妙,但怡亲王、郑亲王仍然为上天所弃。1900年义和团运动时,因怡亲王同谋,赐令自尽,其实各国所想加以处分的黑名单上,并没有怡亲王的名字。当太后非常不得意的时候,实在非常愤怒,故那时如此仓促决断,不像平常还可以从容商议。郑亲王也在1900年联军入京的时候尽节而死。以不得志的亲王,而能爱国,真是满洲的好榜样。

肃顺死后三年,太后又下了一道谕旨,说肃顺的后代,以后 永远不允许担任官职,这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因为肃顺 当权的时候,对于咸丰帝极有影响,凡是得罪于自己的人,就加 一永不叙用之罪。

第四章 首次垂帘

尽管载垣的阴谋垮台,其首领受到了严厉的惩罚,慈禧的权 位也得到巩固,成为中国最高的统治者(这里只谈慈禧,因为另 一垂帘听政者为东后,对政治不太关心)。但慈禧听政之始,非常 小心谨慎,不揽大权,不表现出自己的野心,只处处留心朝政方 面的知识,从而获得朝中重要官员的支持。这一时期各方面的政 令都是以皇帝的名义发布的,慈禧这时期的权力,远不如光绪帝 执政的时候大。太后撤帝,是在义和团以后。慈禧第一次垂帝虽 然表面上没有权力,但是(1861-1873)可以被看作统治的实验 时期,此时她尝到了权力的甜头。在第二次垂帘时期(1875— 1889),太后偶尔发表一些诏书,凡官员之任命及其赏罚,都由太 后掌握,所以太后在官员中威望极高,深受爱戴。光绪帝冲龄继 位以后,太后撤帘。光绪是被同治帝选为直系储君的,所以从名 义上说,同治帝是光绪的父亲。因为他是被太后任命的,所以太 后采取训政。直到最后一次听政(1898—1908),则一切大权,都 归太后掌握,其地位巩固,经验又多,遂有举重若轻之概。每天登 大殿,坐在宝座上,召见大臣,皇帝则如同木偶一样,侍坐在旁 边,大臣只知道有太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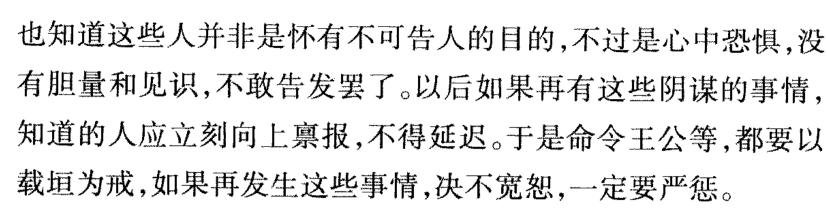
太后执政之初,也知道女主专权,违背中国古训,不受国人的欢迎。中国历史上8世纪最著名的武后虽然非常有才能,但一

直被中国人讥讽为篡位者。慈禧也意识到吕后(历史学家描写的吕后的性格,不是真实的吕后的性格)的执政标志着汉王朝权力的巩固和汉朝的崛起,应该得到欣赏,但是后代却缺乏对她的尊重。从另一方面说,研究历史是她过去常做的事情,她知道,过去的太后都掌握着国家最高大权,她要遵循她们的先例和规则。除掉了图谋不轨的三个人以后,大臣和御史们为迎合她的心意,认为当日与载垣同谋计划的人,都应当受到处罚。而恭亲王更是急不可耐,凡是大行皇帝末年所听信的人,都应该严密侦察。恭亲王这一举动,也不尽是出于报复。

慈禧却表现出男人般的大度和容忍:训政之初,就定为首者治罪,其余一概不问,以免株连到家人和友人。在将载垣同时秉政之军机八人罢黜治罪以后,其余的人都得到宽恕。现在举两个例子,吏部尚书陈孚恩被人举发,说是他首先劝咸丰帝逃往热河。咸丰帝宾天后,载垣等所召京中大员到热河的,只有这一个人。尽管他被证明是有罪的,太后则不过令他辞官。

还有一位内务府的官员,曾是赞助载垣阴谋的人,劝说咸丰帝于 1861 年春不要回北京,以遂其阴谋,而这个官员最后仅被革职而已。当时北京对权力趋之若鹜,但是朝廷不想罗织罪名以兴大狱,所以太后下了一道严厉的谕旨,以宣告天下说慈禧只是想惩罚几个人而已,主要是那些主犯。她的一贯特点是,当她的目的达到,便一般采取谨慎的宽容政策。就拿载垣一案来说,太后深知载垣得不到京城中的高级官员的支持,绝不能如此大胆。但太后虽然知道同谋者多,可只要不是罪状大的、公然反抗的,则宁藏铁腕于绣绒手套之中,也不施行于外。

太后既黜退载垣等,即告"臣工各勤厥职,争自濯磨,守正不阿,毋蹈陈孚恩等之恶习耳"。太后又下了一道谕旨,说犯罪的人虽然无可挽救,但是藏匿而不检举揭发的人,也要处以同样的罪罚。太后的意思是说王公大臣未曾举发载垣等的阴谋。又说朝廷



第一步最重要的事情是决定新帝的年号,载垣等已选定"祺祥"二字,意思是"吉利幸福"。太后读书较多,知道这二个字不好,意思是想让人人永远忘记载垣僭乱之事,所以改取"同治"二字,大概是想平定叛乱,使京城和平之意。如果以皇帝而论,不管命名如何,都无关系,以事实验之可知。改年号的谕旨已经下来,同天两位太后又下了一道谕旨,声明接受大权的本意,其语气好像要得到天下的谅解:

奉两宫皇太后懿旨,垂帘听政,本非初衷,只以皇帝冲龄践祚,臣下不能无所禀承,故不得不俯顺群情,暂权国事,俟皇帝典学有成,即当归政。凡我大小臣工,务宜矢忠矢勤,共襄治理,其将此通谕中外知之云云。

紧接着又以皇帝的名义下了一道谕旨,代表小皇帝感谢太后慈恩,并表示,一旦至执政年龄,他一定会勤于政事,恪尽职守,不忘对太后感激之情。两宫召见大臣于偏殿,除了典礼之外,帝叔及兄弟四人都免去叩拜之礼。上太后尊号,每年由公库中拨银二十万两,以为两宫用度。上东太后以慈安之尊号,上西太后以慈禧之尊号,以后每逢大典,则增二字。慈禧太后七十大寿时,已有尊号十六字。光绪帝想再加上四字,太后谦恭地拒绝接受。慈安总共有十个字。两太后都在三十万寿时,加上二字,同治帝登位加上二字,同治大行之前,述太后之治绩,加二字,四十万寿时,加二字,五十万寿加二字,光绪帝大婚时加二字,六十万寿时加二字,共得十六字,即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

皇太后。

在刚刚垂帘的时候,慈禧遵听恭亲王的话,和平镇静,与东太后授恭亲王以议政王之号,又特命为亲王,世袭亲王之爵位。恭亲王坚决不接受,两宫不允,后再三谦让,才接受了请求。本来太后垂帘,一切大事都由太后决定,不需要有辅政之顾问。但慈禧心存感激,不能忘记恭亲王在热河对她的帮助,将他的女儿封为大公主,允许使用黄轿。所以恭亲王日益比慈禧的权势还大,直到最后 1900 年义和团运动端亲王和义和团首领掌权,她根本不能主政。

慈禧秉政初期,年纪尚轻,对一切政事,还不是太熟悉,没有经验,而且京城中党派分歧,很难加以操纵,外交上的事情,又不容易办理,所以她恐怕自己不好压服,于是就让恭亲王帮助处理。恭亲王处理政事时间长、经验多,所以被慈禧当作重要的帮手。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慈禧对于国事渐渐了解,本性专断,不想让别人参与。因为她的聪明才智,加上她的见识,对于用人和行政方面的事情颇得人信服。以前所依靠的人,现在逐渐抛弃并疏远,昔日冲抑之怀,今则专断而把持之。慈禧的性情是这样,而恭亲王也并不是甘于退让之人,只不过自己自傲自满的性情,不如慈禧罢了。慈禧逐渐显露出不想让恭亲王干预的意思,恭亲王也不能忍受,因此两个人不能像以前那样和衷共济,于是恭亲王就怂恿东宫太后,在遇到干涉的时候不惜加以阻止,与以前融洽的气氛大相径庭。恭亲王有用人的权力,黜涉之事,不与两宫太后商量,或升或调,都由自己定夺。凡是关于各省的事情,也独断而行,而宫廷之间,也渐生嫌怨,互相抵触。

当时的人,都认为恭亲王对于两宫的举动和态度有些过分,他已经大权独揽,未免有点骄横刚愎。在一次召见的场合,恭亲王竟然对两位太后说,两太后的地位,都是因为他而得到的。这些话使慈禧决不能忘记而饶恕他。



召见之时,两宫坐于大殿宝座之上,前垂一黄丝之帘,召见人员,都不得窥。凡是被召见的大臣分班而人,恭亲王因为是以议政之名,常先人带领,御前太监则侍立宝座之侧。大臣们如果有失仪,都可窥见,无论如何地位高的官员,如果不是总管太监传旨,不能直接进人。而恭亲王不等太监传旨,就径直入内,认为这项制度不是为他而设的。慈禧临朝时间久了,渐渐发现他的悖逆情形,凡是奏对的时候,都要由慈禧问答。一日太后说完以后,恭亲王佯装没有听见,请太后重述一次。太后有言,恭亲王每抗声答之,其骄傲之态度,每使太后不能容忍。恭亲王在宫廷之外,与中外官吏自由来往,不按照太后意旨办事,常有专擅之举。太后派太监在背后侦察,将他的种种作为,报告给太后,就更加怀疑他了。太后逐渐认识到恭亲王权势太大,已经侵犯到自己的权势,于是就告诫恭亲王,要明白自己所处的地位,不可僭越行事。太后相机行事,至听政第四年(1865年),机会终于到了。

- 一天,恭亲王拜见时,忽然不跪而站立起来,这是严重违背朝廷制度的事情。凡是大臣接受召见,不许起立,特立此制,以免大臣有异常的举动,危及皇帝。太监秉知太后,慈禧大声呼助,说恭亲王起立,恐有图谋,以威胁两宫。侍卫听说后,入内,引恭亲王而下。于是太后下了一道谕旨说:恭王侵越朝廷大权,滥举妄动,罢议政王之位,开去军机大臣及其他宫廷要职,总理衙门之差亦撤去。谕内有曰,"恭王辜恩溺职,滥用私人,应即黜罢"云云。
- 一个月以后,慈禧认识到自己因为处置恭亲王而受到攻击, 尤其是朝廷和各省对她的评论是不利的,为了挽回面子,同时也 对当时的情况作出反应,她以自己和东宫太后的名义下了一道 谕旨,对此作出了解释。她在这份文件中认为自己并不是有意要 对近亲进行严厉的处置,并指出她也不会怂恿对皇族近亲进行 不合适的处置。她只不过是倾向于,按照历史所证明的,去纠正 一些容易对国家造成破坏性的行为。她真正的目的在于惩戒恭

亲王对朝廷的不敬,让他从自己的愚蠢行为中吸取教训。但是既然有几道奏折已经由御史和其他大臣递交上来,乞求原谅他的过失,朝廷出于仁慈也不会表示什么反对,现在明白晓谕,恭亲王恢复在总理衙门的职务,至于外务部中的职务也予以恢复。恭亲王需要从这次礼貌问题上吸取教训,太后也就既往不咎。至于以后,他应当更加忠于职守,对太后陛下更加感激。

一周以后,慈禧又以皇帝名义,下了一道谕旨:

朕奉慈安皇太后、慈禧皇太后懿旨,本日恭亲王因谢恩召见,伏地痛哭,无以自容,当经面加训诫,该王深自引咎,颇知愧悔,衷怀良用恻然。自垂帘以来,恭亲王在军机处议政,已历数年,受恩既渥,委任亦专,其与朝廷休戚相关,非廷诸臣可比,特因位高速谤,稍不自检,即蹈愆尤。所期望于该王者甚厚,斯责备该王者不得不严。今恭亲王既能领悟此意,改过自新,朝廷于内外臣工,用舍进退,本皆廓然大公,毫无成见,况恭亲王为亲信重臣,才堪佐理,朝廷相待,岂肯初终易辙,转令其自耽安逸耶。恭亲王着仍在军机大臣上行走,毋庸复议政名目,以示裁抑。其勿忘此日愧悔之心,益矢靖共,力图报称,仍不得意存疑畏,稍涉推诿,以负厚望云云。

1865年秋季,举行咸丰皇帝大葬之事,修理陵寝已四年,以 其孝德皇后从葬。皇后殁于 1850年,其灵柩暂安于一村庙里已 经十五年,离城西约有七英里。通常,像这样修陵寝以及出殡等 费用,都需要巨款。而当时筹款非常困难,南方各省因为太平军 叛乱,军务饷需浩繁,不能接济。皇帝的陵寝大约需要一千万两 银子,只有由内务府及各部官员捐纳。

幼帝及两宫都前往东陵,恭亲王随行。恭亲王于此时,指出

皇陵工程差,而且还要筹集经费。太后这时也没有严厉责备他。 皇棺是用梓木做成,涂上厚漆,写上"佛"字,送到陵中,安置于装饰有珠宝的座上。陵中都是用上好的石头砌成,前代往往以妃嫔及太监殉葬,今则以木或纸做成的东西代替,跪在棺木前。于是点燃巨烛,僧徒诵经,金圭玉笏珠串放在棺材上,其余一切珍贵陈设,一一安置陵内。一切准备好,就将墓门封上。到了第二天,两宫以皇帝名义下旨,嘉赏恭亲王等:

朕奉慈安皇太后、慈禧皇太后懿旨,恭亲王自襄办文宗显皇帝大事以来,五载于此,尽敬尽诚,有条有理。定陵工程,前经派总司稽察,一切悉臻妥协。本日文宗显皇帝、孝德显皇后梓宫奉安定陵,礼成瞻仰,规则崇宏,典仪明备,悲恸之怀稍释,在天之灵亦慰。这以内感仰体文宗显帝诸笃友于之心,并参酌成案,渥沛殊施,以示优奖。乃据恭亲王以盈满为惧,再四固辞,情词恳挚,出之至诚,不得不免从所请,仅交宗人府从优议叙。唯恭亲王谊属亲藩,首参机务,近来事无巨细,愈加寅畏小心,深自敛抑,实能恐愆尤之渐,期望既厚,责备不得不严。业于三月十六、四月大四等日,将办理始末,明白宣示。谅天下共见共闻,唯虑传之久远,后人不知原委,莫定是非,转为白圭之玷,殊无以释群疑而彰忠悃。所有三月初七日谕旨,着毋编入起居注,以示眷念勋劳,保全令名至意。

读了慈禧听政初的谕旨,足以知其为人始终不变。在这以后四年,恭亲王与东太后阴谋除掉慈禧的亲信安得海,遂招致慈禧对恭亲王的深深嫉恨。

第五章 曾国藩与太平 天国的灭亡

慈禧与东太后共同垂帘的初年,她稳步地获得了从政的经 验和技术,与周围的同僚也相处比较融洽,从1850年开始清军 相继收复失地,镇压太平军。中国的历史学家,以为镇压动乱,救 民于水火,都是曾国藩总督的功劳。这确实说得正确,像曾国藩、 左宗棠这些人可谓勇猛善战,应该受到赞扬。中国儒教虽然有可 议之处,但是在数千年之后,常能产生如此人才,以救民而平乱, 都是儒教的力量所在。曾国藩之名,妇孺皆知,然而他之所以能 成此伟业,实在是因为慈禧能够知人善任,尤其是军事指挥人 才。虽然她非常迷信,但是在她的迷信背后却有超乎寻常的判断 力。她非常尊重曾国藩的性格和才能,无疑首先是因为他的军事 调遣能力,尤其是关于他安营和围困敌人的故事流传很广。她后 来逐渐熟悉了他的纯正品质,除了荣禄之外,没有人能够获得她 如此的尊敬。荣禄是满洲贵族,而曾国藩只不过是湖南的一个士 绅。从中国人对太平天国运动的叙述中,我们能获得清楚的印 象,不仅是曾国藩的性格和他的忠君观念,而且他无可争议的统 治权和地位在当时深得年轻慈禧的喜爱。在回顾以往的时候,我 们尤其应该注意太平军最终失败的那些原因。在英国人所亲眼 见证的事件中,对于清朝所颁布的法令和中国官员的派遣无疑 都有可怀疑之处。



曾国藩

咸丰帝在流亡中死去,1861年 8月清军在热河惨败。颐和园被英 法联军所毁,议和以后,两太后开始 垂帘听政。恭亲王第一个举动,就是 以他作为政府顾问的权力,最终签 订了1860年10月的和议,取得签 订了1860年10月的和议,取得不 外国人的支持,在外国侵略者的帮 助下联合镇压中国的叛乱,因为帮 军在长江流域的强大力量使清政府 非常焦急。这是中国政府最为清楚 的,如果不以今天的那种价值观来 看待的话,当英法联军发动对中国

华北的侵略的时候,在长江流域各省的中国高级官员毫不犹豫地反对对叛乱给予支持。英法联军却对此置之不理,政府以为长江乃外国人通商之地,外国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考虑,完全不顾,是不明智的。在这里常胜军的历史无暇详细叙述。1862 年截剿太平军于江苏。1863 年,英国政府允许借戈登大将给中国,并统领此军。自从戈登率领此军后,清政府的军队声势大震,曾国藩得以平定叛乱。使中国重睹太平盛世,戈登也有一份功劳。

1863 年 12 月,苏州城克复。1864 年 7 月,克复南京,天王死,大乱乃定。起初外国人严守中立,后来帮助清政府剿灭寇乱。欧洲人不惜自己的生命,甚至法国海军提督也死于这场战役,外国人对清政府的功劳非常大。但是攻破南京以后,曾国藩上平乱之奏及朝廷谕旨,一字不提戈登的功绩。曾国藩只提到英国指挥官控告他对待毫无防卫能力的俘虏的非人道的行为。中国人的传统风俗,把功劳归功于咸丰皇帝,说皇帝神圣,无所不能,这是东方王权统治下的普遍心理。(不独中国,日本胜俄,其大将之报告,亦归于天皇,与中国没有什么不同)中国对于那些战死的人,

报酬非常丰厚,为活着的人所不及。对于立功的外国人,则更不用说了。曾国藩智勇双全,但出尔反尔,非常寡情。戈登将军虽然帮助平定叛乱,但是英法联军侵入京城,焚烧圆明园,戈登将军也参与其中,这是曾国藩之所以不提其功劳的原因。慈禧见南京克复,非常高兴,以皇帝的名义下了一道谕旨,摘录于下,由此可以知道慈禧的性情:

本日据官文曾国藩由六百里加急红旗告捷,克复江宁省城,逆首自焚,贼党悉数剿灭,并生擒李秀成、洪仁达等逆一折,览奏之余,实与天下臣民,同深嘉悦。发逆洪秀全,自道光三十年倡乱以来,由广西窜两湖三江,占踞江宁省城,僭称伪号,东南百姓,遭其荼毒,惨不忍言,罪恶贯盈,神人共愤。我皇考文宗显皇帝赫然震怒,恭行天讨。特命两湖总督官文为钦差大臣,与前任湖北巡抚胡林翼肃清楚北上游。胡林翼驻扎宿松一带,筹办松征事务,复特授曾国藩为两湖总督,并命为钦差大臣,东征江皖贼匪,号令既专,功绩日著。

十一年七月,我皇考龙驭上宾,其时江浙郡县半就沦陷,遗诏谆切,以未能剿灭逆匪为憾。朕以冲幼绍寅丕基,祗承先烈,恭奉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指示机宜。授曾国藩协办大学士,节制四省军务,以一事权。该大臣受任以来,即建议由上游分路剿办,饬彭玉麟、杨岳斌、曾国荃等水陆并进,累克沿江城隘百余处,斩首或外援逆匪十余万人,合围江宁,断其接济。兹据官文曾国藩奏克复江宁详细情形等语,此皆仰赖昊苍眷佑,列圣垂庥,两宫皇太后孜孜求治,识拔人才,用能内外一心,将士用命,成此大功。上慰皇考在天之灵,下孚薄海臣民之望,自维藐躬凉德,何以堪此。追思先帝未竟之志,不克亲见成功,悲怆之怀,何能自已。

此次洪逆倡乱粤西,于今十有五年,窃踞江宁,亦十二



年,蹂躏十数省,沦陷数百城,卒能次第荡平,祛除元恶。该领兵大臣等栉风沐雨,艰苦备尝,允宜特沛殊恩,用酬劳勋。钦差大臣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曾国藩筹策无遗,谋勇兼备,知人善任,调度得宜。着加恩赏加太子太保衔,赐封一等侯爵,世袭罔替,并赏戴双眼花翎。浙江巡抚曾国荃坚忍耐劳,公忠体国,着加太子少保衔,袭封一等伯爵,并赏戴双眼花翎。其余以次封赏有差。

后来又下一道谕旨,说皇帝当亲自到太庙及各处行礼,以答祖宗之德、名山大川之神。当时有一人叙述到天王死时的情形,今录于下:

自官军得沐阳后,贼势穷蹇,如兽处笼中。四月以来,金陵城已合围,粮食将绝,每日只食一餐。伪天王命以树皮叶搓成圆团,名曰"天粮",言宫中皆食之。命民间每一家预备十担,其愚者仍信之,亦有置之不理者。忠王李秀成自沐阳逃入城中,击鼓请伪天王升殿,洪秀全登座言曰:"予奉天帝圣谕,天父圣兄使予下界,为世界之主,予何惧之有?汝等皆当随予,如欲走者,亦听之。予之江山,坚固如铁,汝等不保护,自有人来保护。予有天兵百万,数十万之官军,岂能为敌?"李秀成闻之,垂泣而出。五月半后,洪秀全自知城不能保,自念七日希望全绝,乃以酒合毒药,言:"非天帝欺予,乃予违天帝之旨。"语罢,即仰药而死。观其临终之志,并无悔恨之心。其部下以黄缎束其身,四周均织黄龙,依其教旨,不用棺殓,埋于地下。举行幼子登基,欲秘不发丧,然外间皆已知之,兵心愈为解体云。

曾国藩奏述戮洪秀全之尸云:

伪天王洪秀全逆尸,将士积愤之余,皆欲得而甘心。直至六月二十七日,始从伪宫内掘出。二十八日抬至营次,臣与弟国荃验看,臣所带委员中,有曾任刑部秋审处之靳方锜、庞际云、孙尚绂等暨各文武,公同相验,该逆尸遵尚邪教,不用棺木,遍身皆用绣龙黄缎包裹,虽裤脚亦系龙缎,头秃无发,须尚全存,已间白矣。左股右膀,肉犹未脱,验毕戮尸,举烈火而焚之。有伪宫婢者,系道州黄姓女子,即手埋逆尸者也。臣亲加讯问,据洪秀全生前经年不见臣僚,四月二十七日,因官军攻急,服毒身死,秘不发丧,而城内群贼,城外官兵,喧传已遍,十余日始行宣布等语。

又奏述戮李秀成之事云:

李秀成之就擒也,各营之降卒,附城之居民,人人皆识,观者如堵。臣二十五日甫至金陵,亲讯一次,旋派候选道庞际云、候补知府李鸿裔、同知周悦修等鞫讯累日,令写亲供,多至数万字,叙发逆之始末,述忠酋之战事,甚为详悉。臣复讯以江西李世贤、湖北马融和、湖州黄文金各股贼情。据供湖州广德之贼,即可不攻自遁;马融和一股,本由陕西调拨金陵,因长江阻隔,久无来信;李世贤系李秀成堂弟,与之约定八月以前,则掳江西之粮,以救待党之饥。八月以后,全数回窜,图解长围,则掳宁国之粮,以救待党之饥。八月以后,全数回窜,图解长围,则掳宁国之粮,以救仓陵党愈固,军事仍无了日,其言颇有可采。日来在事文武,皆请将李秀成槛送京师,即洋人戈登、威妥玛等来贺者,亦以忠逆解京为快。臣窃以圣朝天威,灭此小丑,除僭号洪秀全外,其余皆可不惜献俘。陈玉成、石达开即有成例可援,且



自来元恶解京,必须诱以甘言,许以不死。李秀成自知万无可赦,在途或不食而死,或窜夺而逃。反恐逃显戮而贻巨患,与臣弟国荃熟商,意见相同,辄于七月初七日,将李秀成凌迟处死,传首发逆所到各省,以快人心。

又复陈酋正法片云:

臣于二十五日驰抵金陵,询及李秀成权术要结,颇得民心,城破后窜逸乡间,乡民怜而匿之。萧孚泗生擒李逆之后,乡民竟将亲兵王三清抓去,杀而投诸水中,若代李逆报私忿者。李秀成既入囚笼,次日又擒伪松王陈德风到营,见李逆,即长跪请安。臣闻此二端,恶其民心未去,党与之尚坚,即决计就地正法。厥后鞫讯累日,观者极众,营中立尚坚,即决计就地正法。厥后鞫讯累日,观者极众,营中立、州各股,又纷纷请贷其一死,留为维媒,以招余党。臣则为主速杀,免致疏虞,以贻后患,遂于初六日正法,初七日,引录人,免致疏虞,以贻后患,遂于初六日正法,初七日,引录,免致疏虞,以贻后患,遂于初六日正法,初七日,对录之时,免政疏虚,以贻后患,遂于初六日正法,初于初四日先行处死。又钦奉六月廿九日谕旨,"洪秀全尸身获如昭日先行处死。又钦奉六月廿九日谕旨,"洪秀全尸身获后,坐尸枭示,仍传首被害地方,以雪众愤,钦此。"臣于六月二十八日验洪逆正身,即行戮尸焚化。未将首级留传各省,是臣识见不到之咎,钦奉谕旨训示,不胜惶悚。

又奏中有云:

伏查洪逆倡乱粤西,于今十有五年,窃踞金陵,亦十二年,流毒海内,神人共愤。我朝武功之盛,超越前古,屡次削平大难,焜耀史编。然如嘉庆川楚之役,蹂躏仅及四省,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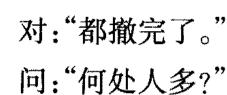
陷不过十余城。康熙三藩之役蹂躏尚只十二省,沦陷亦第 三百余城。今粤匪之变,蹂躏竟及十六省,沦陷至六百余城 之多,而其中凶酋悍党,如李开芳守冯官屯,林启容守九 江,叶云来守安庆,皆坚忍不屈。此次金陵城破,十余万贼, 无一降者,至聚众自焚而不悔,实为古今罕见之巨寇。然卒 能次第荡平,铲除元恶,臣等深维其故,盖由于我文宗显皇 帝圣德宏谟,早裕戡乱之本。宫禁虽极俭啬,而不惜局似以 募战士;名器虽极慎重,而不惜破格以奖有功;庙算虽极精 密,而不惜屈己以从将帅之谋。皇太后皇上守此三者,悉循 旧章,而加之去邪弥果,求贤弥广,用能诛除僭伪,蔚成中 兴之业。巨等忝窃兵符,遭逢际会,既痛我文宗皇帝不及目 睹献馘告成之日。又念生民涂炭,为时过久,惟当始终慎 勉,扫荡余匪,以苏子黎之困,而分宵旰之忧云云。

平乱四年之后,曾国藩担任两江总督,至今湖南人仍把两江总督当作湖南官员世袭的职位。在这四年中,他只有剿捻匪时,曾经到山东一次,但为时不久,1868年9月就被任命为直隶总督。到北京时他被授予了很高的荣誉,在军机处受到了召见。召见时,幼帝面向西坐,两宫太后在其后,慈安在左,慈禧在右。在中国,对这次叛乱的平定过程多有叙述,但曾国藩此次召见,笔记回答之语,非常有趣,看完可见慈禧之神态,及关于国家之事。以下都是慈禧与曾国藩问答的话,慈安没有参与。曾国藩在殿中跪下,又向前几步,奏道:"微臣曾国藩敬请圣安。"奏毕,脱帽叩头谢恩,礼毕起身,前行数步,后跪于垫上,距宝座很近。其问答之语如下。

太后问:"汝在江南事都办完了?"

对:"办完了。"

问:"勇都撤完了?"



对:"安徽人多,湖南人也有些,不过数千,安徽人极多。"

问:"撤得安静?"

对:"安静。"

慈禧问完,又问曾国藩以前的事情及其家庭,几分钟后,曾即叩头退下。凡在召见之前,慈禧都取奏章细阅,召见之时,所问的话,都非常简明扼要。曾国藩退下之后,慈禧赐满汉大臣吃肉听戏。曾上重练直隶海陆军条,慈禧曾经仔细阅读。他在直隶任上约年余,当时直隶总督府在保定,故天津教案,虽与曾国藩有重大责任,但是不能一概将过错都推到曾国藩身上。此年六月,南京总督马新贻被刺死,上谕曾国藩仍到南京,李鸿章任直隶总督。李居直隶总督共二十四年。当时曾年已衰,奏请解去两江总督重任,慈禧不准,下谕说:"两江总督确极重要,曾国藩曾在江督任内,诸事办理完善,最为相宜,近虽有目疾,该督可总揽纲要,无事琐屑也。"

曾国藩在京过六十大寿,太后大加赏赐,并贺诗一首,又赐一匾额,书"国之柱石"四字,并佛像一尊,玉如意一柄,花衣一件,江绸十卷,纱十匹。曾请慈禧训示时,之间的对话如下。

慈禧问:"尔何日自天津起程?"

对:"二十三日自天津起程。"

问:"天津正凶曾已正法否?"

对:"未行刑,旋闻领事之言,俄国公使即将到津,法国公使将派人来津验看,是以未能骤杀。"

问:"李鸿章拟于何日将伊等行刑?"

对:"臣于二十三日夜接李鸿章来信,拟以二十五日将该犯等行刑。"

问:"天津百姓现尚刁难好事否?"

对:"此时百姓业已安谧,均不好事。"

问:"府县前逃至顺德等处,是何居心?"

对:"府县初撤任时,并未拟罪,故渠等放胆出门,厥后遣人谕知,业已革参交部,该员等惶骇,始从顺德、密云次第回津。"云云。

问:"尔右目现尚有光能视?"

对:"右目无一隙之光,竟不能视,左目尚属有光。"

问:"别的病都好了吗?"

对:"别的病算好了些。"

问:"我看你起跪等事情精神尚好。"

对:"精神总未复原。"

问:"马新贻这事岂不甚奇?"

对:"这事甚奇。"

问:"马新贻办事很好?"

对:"他办事和平精细。"旋即退出,其后又入见。

慈禧问:"尔在直隶练兵若干?"

对:"臣练新兵三千,前任督臣官文练旧章之兵四千,共为七千,拟再练三千,合成一万,已与李鸿章商明,照臣奏定章程办理。"

问:"南边练兵也是最要紧的,洋人就很可虑,你们好好地办去。"

对:"洋人实在可虑,现在海面尚不能与之交战,唯当设法防守。臣拟在江中要紧之处,修筑炮台,以防轮船。"

问:"能防守便是好的,这教堂就常常多事。"

对:"教堂近年到处滋事,教民好欺不信教的百姓,教士好庇护教民,领事官好庇护教士。明年法国换约,须将传教一节,加意整顿。"

到了11月,曾国藩离开京城,从此再也没有来过京城。一月后,曾国藩接印上任,先办马新贻一案,刺客张文祥略审讯就定死罪。第二年夏季,曾国藩巡视各处,凡是名胜之地,都一一游



览。太平军起义,占领南京,对这一地区毁坏极大,平定之后,人民重新恢复和平,安居乐业。曾国藩见秦淮一带,画船相接,笙歌悦耳,笑着说:"今生复见生平景象,殊可乐也。"到了12月,人督署,即天皇宫。曾重来江南,在任没有多久,1872年春间,忽然晕厥一次。几天后,苏赓堂河帅来,曾出来迎接,在轿中背诵经书,忽以手指从人,言语不清。同天晚上他的日记中写道:"余病患不能用心,昔道光二十六七年间,每思作诗文,则身上癣疾大作,彻底不能成寐。近年或欲作文,亦觉心中恍惚,不能自主,故眩晕目疾肝风等症,皆心肝血虚之所至也。不能溘先朝露,速归于尽,又不能振作精神,稍治应尽之职事,苟活人间,惭悚何极!"

第二天又写道:"予精神散漫已久,凡遇应了结之件,久不能完,应收拾之件,久不能捡,如败叶满山,全无归宿。通籍三十余年,官至极品,而学业一无所成,德行一无可许,老大徒伤,不胜悚惶惭愧。"次日,他看了一道奏章,又晕一次,后嘱咐长子纪泽丧礼依照古制,不作道场。转天,又阅乡闱中试作文一篇,下午游行园中,忽觉不爽,抬到正室,正坐而去世,年六十二岁。当时的记载说,南京百姓听说曾国藩死,都痛哭。又说他去世的时候,有大星陨于城上,朝廷听说之后,也非常悲痛,罢朝三日。慈禧下了一道谕旨,叙述曾国藩的功绩和忠诚,凡是他镇压太平天国的各省,都建立专祠祭祀,以表达朝廷眷念热爱之意。

第六章 慈禧和太监

中国近代的史官、言官们和帝师、太傅都不断强调这样的事 实:明朝的衰微,以至于亡国,确是由于宦官的专横跋扈、把持大 权所造成的。关于这一问题,对于朝廷王权的传统道德说教已经 持续了几个世纪,根本不考虑大多数作者的立场,希望劝说君主 不要接近太监这一类的叙述非常多。这些奏章中通常只是出于 对久远的一种组织的虔诚的陈词滥调的一部分,这些模糊的说 辞经常出现在中国官场中(不独中国是这样)。当慈禧太后执政 的时候,太后的罪恶日益增加,弊端也更加严重,大臣也经常对 此进行抨击,太后也曾进行奖赏并采纳他们的意见。太监弄权所 造成的危害,慈禧太后也深深地知道,只是予以容忍。中国自来 都抨击太监制度的罪恶,但是五十年来也没能从根本上废除它, 使中国进入文明国家的行列。无疑,1898年的政变,因为光绪帝 实行新政,想首先废除此种弊制,所以招致李莲英的仇恨。至于 义和团叛乱,已经清楚地证明是内阁大臣利用自己的影响造成 了排外运动的帝国悲剧,如果进行公正审判的话(据说是出于英 国使团的保护),李莲英应该被列为排外的黑名单之首。这里提 到李莲英的作用,是想知道当时士大夫痛斥太监制度的弊端,当 时各省的官员也有人提出这种看法。因此,尤其是在1911年革 命进行的五年当中,进步、爱国的中国官员如总督袁世凯和唐绍



慈禧在颐和园仁寿殿前乘舆照。 前为总管太监李莲英(右)、崔玉贵(左)

仪说,中国如果再坚持这种野蛮的制度,必将为世界所鄙视。当时新闻报纸也一致同意,催促朝廷废除太监制度,据说摄政王也表示支持采取措施,因为这些善于奉承谄媚之人弄权无疑很难,但也可能是很危险的。早在1906年,《泰晤士报》驻

北京的通讯记者说,革除太监,也是新政的一项措施。但是以中国保守的观点看,太监在中国仍然非常有影响,因为宦官之制,由来已久,在基督教时代之前,中国千百年来行之未变,就如同多妻之制,中国习惯而不以为异。反对的人,则以为三代以至于周,皆无以此刑余之人而充官职者。到了周朝衰弱之时,列国之时,孔子陈说其害,援古以辟今,则主张废除太监制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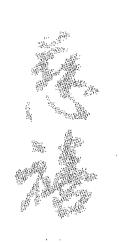
1644年清王朝在北京建立,满人作为征服者继承了中国已有的国家机构和朝廷习俗,其中也包括太监制,但是限制后者的活动,使后者没有发挥自己权位的余地。顺治帝首次召见大臣,说此等小人,只可供洒扫之役,不可援为心腹而亲近之,于是就立法数条,历来被奉为金科玉律,最后禁止太监占有任何官位,至四品为止。而且更为重要的是,鉴于明朝魏忠贤祸国,不准太监出京城一步。在接下来的两百年里,多亏两个皇帝的英明统治和遗留下来的良好传统。这两个皇帝是康熙和乾隆,对宫中的太监规定得非常严格,但是在后来的咸丰帝统治时驾驭不严,太监往往公然犯法。到了慈禧执政的时候,明代末年的积弊,如奸谋诡计,贿赂请托,专制横行,都又出现在宫廷中,甚至把持大权,蜚语诽谤,而太后则袒护之,所以公然盛行而肆无忌惮。太后统

治时期,颇不以外间的舆论为意,所以太监更加猖狂。到了 1898 年之后,太后最喜欢的奴仆、大太监李莲英,夸口说黜陟百官都由他随意决定,连皇帝也不能奈何。凡是外间关于宫中的传闻,并没有真凭实据,就是那些御史们的弹劾,以及广东人所著的书,都是关于污秽的事情,也都是偶然传闻,不能说这些都是可信的。尤其是康有为和他的朋友所写的东西,完全出于仇恨,因此在记述一般的知识和历史的时候不合情理,在涉及慈禧太后和荣禄的时候他们的看法没有什么价值可言。但是北京所传播的谣言,一定有真实的原因,许多民众对慈禧还是忠诚的,但是对于朝廷的大肆挥霍以及太监之罪恶都是众口一词。这些小人,见皇帝软弱可欺,所以做出令人悲痛的事情。人们叙述同治皇帝的驾崩,有各种各样的说法,而咸丰帝和光绪帝,也是由于这些太监的蛊惑而被陷害的。

清朝宫廷的内部历史,近七十年来,都是由于宫廷太监的阴谋诡计所造成的,这已成为解不开的历史事实。在慈禧近五十年的统治期间,内务府的权力极大,尤其当李莲英为其首领时。李莲英外号皮硝李①,实在是中国第一恶棍,其心极端残忍,凡是宫廷里悲惨的事情,都是由他所主使的。太后宾天,这个人还在。他权力甚大,除召见外,无论任何事情,他都有权行使。因为深受太后的宠信,并允许他敛财,除荣禄外,其他大臣及太后的家属,都不敢与他相比。

当咸丰帝 1861 年病于热河之时,年轻的慈禧注意并欣赏在近旁侍候的一个太监。此人极其聪明、忠诚,名叫安得海。发生载垣密谋的危机时刻,慈禧与荣禄之间商议的大事,都是安得海居间传话,所以在慈禧执政的时候,安得海就成了慈禧的心腹。慈禧好大喜功,机警应变,确实是由于安得海的帮助。安得海也仗恃慈禧的

① 此名因李莲英未入宫当太监十六年以前,在河间府曾拜一皮匠为师,故有此名。



势力,从中渔利。他为慈禧造戏园,此外还有其他娱乐之事,从而得到慈禧的欢心,安得海确实是一个有才而且长得英俊的人物。

当两位太后的权位还没有巩固,载垣等的阴谋还没有平定的时候,有些御史们带头指斥宫廷奢侈。慈禧听了以后大为不悦,而表面则极力克制,顾全体面,仍然说各位大臣所言,甚合于朝廷之心。慈禧在执政的初期,这些谕旨,时时可以看到。以下所录的上谕,是执政的第三年(1864年)所下,这道谕旨中提到宫廷太监鼠窃之事,非常有趣,虽然到了今天,仍然是如此。谕旨是以同治帝的名义下的,内容如下:

据御史贾铎奏,风闻内务府有太监演戏,将库进贡缎匹 裁作戏衣,每演一日,赏费几至千金,请饬速禁止,用以防微 杜渐等语。上年七月因皇帝将次释服,文宗显皇帝梓宫尚未 永远奉安,曾特降谕旨,将一切应行庆典酌议停止,所有升平 署岁时照例供奉,俟山陵奉安后,候旨遵行,并将咸丰十年所 传之民籍人等永远裁革。原以皇帝冲龄践祚,必宜绝戏愉之 渐,戒奢侈之萌。乃本日据贾铎奏称,风闻太监演戏,费至千 金,并有用库存缎匹裁作戏衣之事。览奏实堪诧异,方今各省 军务未平,百姓创痍满目,库藏支绌,先皇帝山陵未安,梓宫 在殡,兴言及此,隐恸实殷,又何至有如该御史折内所称情 事?况库存银缎,有数可稽,非奏准不能擅动,兹事可断其必 无。惟深宫耳目恐难周知,外间传闻,必非无自,难保无不肖 太监人等,假名在外招摇,亦不可不防其渐。着总管内务府大 臣等严密稽察,如果实有其事,即着从严究办,毋得稍有赡 徇,致干咎戾。皇帝典学之余当亲近正人,讲求治道。倘或左 右近习,恣为娱耳悦目之事,冒贡非几,所系实非浅鲜。并着 该大臣等随时查察,责成总管太监认真严禁所属,嗣后各处 太监如有似此肆意妄行,在外倚势招摇等事,并着步军统领

衙门一体拿办。总管太监不能举发,定将该总管太监革退,从重治罪。若总管内务府大臣等不加查察,别经发觉,必将该大臣等严加惩处,其各懔遵毋忽。此旨并着敬事房内务府各录一通,敬谨存记。

京城中人人都知道慈禧喜欢看戏,这道谕旨不过掩饰之词。这时候御史们时时参劾安得海说经常演戏的结果,从而造成宫廷奢侈之费,使户部紊乱,又新征各省之款,催其解京。

1866年,有两个御史弹劾安得海的滥用职权和非法行为。他们在奏折中说:

前明之所以亡,即由于太监。此等小人每以小忠小信,邀主上之知,及得宠任,则结党营私,渐干政柄,其势既成,虽欲去之而不能矣。皇帝正当典学之时,请慎选老成稳重之宫监,以备使令,其便佞巧慧之辈,一概屏斥云云。

太后以皇帝的名义批答,内容为:

所奏甚是,观于历史记载,太监之害,无代无之,深可引以为鉴。本朝列祖列宗垂戒至严,不独不许太监干预国政,并不许其乘间进言。二百余年,纪纲明肃,前代太监乱政之事,已成历史之陈迹。自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以来,恪遵家法,从不许太监稍有干政之端。观此奏所陈太监之害,甚为详尽,披览之下,深懔履霜坚冰之戒。太监中如有肆其狐媚之术,巧为尝试者,必立即惩治不贷。大小臣工,亦望时进谠言,上下交做,庶祸败无自而生云云。

看到以上之言可以说慈禧纳谏了,但深宫之中,一切都跟原来一样。而总管安得海的大权,仍然有增无减。在街谈巷议之中,



都说安太监的话,如同谕旨一样。慈禧和他穿着行头,经常游于西苑。他经常穿着慈禧所赐的龙袍,慈禧公开赐与他玉如意,此物象征着皇家的权力。所以在京城中盛传着这样的谣言,便不足为奇:据说安得海不是太监,而是慈禧父亲送来的儿子。在当时的朝廷中流传着许多富有想象的动人故事,在宫廷中流行着节日期间,一些人化装成太监的模样被派往地下的宫廷中进行演出。这些传言,大半都是好奇者所臆造。但咸丰末年宫中秩序紊乱,慈禧任用太监,才致使谣言不可避免地发生。

其中发生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背弃了祖宗所定不允许太监出都城的法制。1869年,因为缺乏资金,慈禧希望不与恭亲王和东太后商议就派安得海敛财以补充自己的私库。她派安得海为特使到山东,以她的名义^①到处索贿。当时安得海颇得罪于王公大臣们,尤其是恭亲王,因其对慈禧太后的影响而权势日大,傲慢之态度,使恭亲王不能容忍。一天恭亲王请召见,慈禧说与太监说话而不见,这不仅使恭亲王大失颜面,而且与国家制度有重要关系。

这个总管太监前往山东,种种不法行为,使恭亲王得到了报仇的机会,不仅造成了恭亲王与慈禧的不和,也造成了两宫太后之间的敌对。当时山东巡抚丁宝桢见其冒慈禧之名,侵官扰民,大为愤怒,将安得海情形报告给恭亲王听候训示。丁文到京时,太后正在看戏取乐,恭亲王立刻去见慈安太后,拟定谕旨,请慈安在上面签名。此谕令丁宝桢立刻于山东将之正法,不必来京审问。慈安太后也知道此举必然得罪慈禧太后,但迫于恭亲王的压力,不得已而为之。

丁宝桢奏太监在外招摇煽惑一折。据德州知州赵新禀称,七月间有安姓太监,乘坐太平船二只,声势煊赫,自称

① 近出一书记载此事,书名为《中国朝廷之秘密》,1910年出版,名此太监曰小安,实际上是他的外号,一如李莲英之称皮硝李。

奉旨差遣,织办龙衣。船上有日形三足乌旗一面,船旁有龙凤旗帜,带有男女多人,并有女乐,品价调丝,两岸观者如堵。又称本月二十一日,系该太监生辰,中设龙衣。男女罗拜。该州正在访拿间,船已扬帆南下,该抚已饬东昌、济宁各府州饬属跟踪追捕等语。览奏深堪诧异,该太监自远出,并有种种不法情事,若不从严惩办,何以肃宫禁而做效尤。着马新贻、张之万、丁日昌、丁宝桢迅速派委干员,于所属地方,将六品蓝翎安姓太监严密查拿。令随从人等指证确实,毋庸审训,即行就地正法,不准任其狡饰。如该太监闻风折回直境,即着曾国藩一体严拿正法。倘有疏纵,惟该督抚等是问,其随从人等,有迹近匪类者,并着严拿分别惩办。毋庸再行请旨,将此由六百里各密谕知之。

慈禧还不知道她最宠爱的太监正陷于危险的境地,已接近死亡的边缘。因为此太监专横,不得人心,所以慈安和恭亲王的密谋能够不被泄露,到了事机已过,慈禧也无从援救。十天以后,慈安又下了第二道谕旨:

本月初三日丁宝桢奏。据德州知州赵新禀称,有安姓 太监乘坐木船,捏称钦差,织办龙衣,船旁插有龙凤旗帜, 携带男女多人,沿途招摇煽惑,居民惊骇等情。当经谕令直 隶、山东、江苏各督抚派员查拿,即行正法。兹据丁宝桢奏, 已于泰安县地方将该犯安得海拿获,遵旨正法。我朝家法 相承,整饬宦制,有犯必惩,纲纪至严,每遇有在外招摇生 事者,无不立治其罪。乃该太监安得海竟敢如此大胆妄为, 种种不法,实属罪有应得。经此次严惩后,各太监自当益知 做惧。仍着总管内务府大臣严饬总管太监等,嗣后务将所 管太监,严加约束,俾各勤慎当差。如有不安分,出外滋事



45454

者,除将本犯照例治罪外,定将该管太监冒称奉差等事,无论已未犯法,立即锁拿,奏明惩治,毋稍宽纵。

这道谕旨委婉不直言,似畏惧慈禧的盛怒。与平日定人死罪 之旨大不相同,慈禧之旨,笔中有刀,极其锋利,是她一生掌握大 权的秘密,非别人所能比得上。

跟从安得海的太监有几个人,也在山东被绞死。有六人逃跑,后又捉住五人,立即被处死,安太监的家属被发配到西北军台为奴。逃脱的太监一人回到北京后,告知李莲英,李就将此事告知慈禧。慈禧起初还不相信东宫有此胆量,不与自己商议,而直接下前列上谕。慈安性情,向来宽厚仁慈,慈禧一直非常轻视她,料想她没有此番作为。等到知道这件事情的真相后,就产生了极大风潮,宫中从此事情就多起来,这也是必然而不以为异的事情。太后知道以后,就到仁寿宫,愤怒地问慈安,为何不与自己商量就径直下谕。慈安非常害怕,就把这件事情全推到恭亲王身上,但是仍不能使慈禧的怒气全消。慈禧誓报此恨。她以前对待慈安谦和有礼,虽内专大权,但在表面上的礼节,均相平等。自此她更留心于国政,以巩固自己的权势,以免大权旁落,愈发不使慈安稍有参与。

第二天,她严厉申斥恭亲王,并以革职黜爵的话相威胁,但是久也没有实行。因为慈禧不能以此事加罪于恭亲王,而且国政也需要他的帮助。而恭亲王的女儿极得慈禧的欢心,因此也福及父亲。但是杀安得海之事,太后永记于心,而时时报复他。同治帝崩,所以不立恭亲王的儿子而立光绪帝,也是因为此恨的原因。

安得海被诛杀以后,继之为总管太监的是李莲英。这个人前面已经略微提到,后四十年内,他为中国政治潮流中最重要的人物,手握千万人的生死,操内外大员升降之大权,征收十八省的金钱,入其私蓄。他十六岁入宫,人极英俊,态度非常好,太后非常宠爱。据可信的记载,李莲英早年就得到太后的宠信,对待他

的态度异乎寻常。他在太后面前可以得到赐坐,并任意谈话。后来时间久了,则一切国家要政,他都参与其中,而且说话非常有分量。晚年他与人谈及太后,经常用"我们"二字,这种称谓,一般在中国只有亲属使用,或者是极其亲密的朋友之间使用。他手下的人,称之为九千岁,只是在国家有大典时,守太监的常礼,平时则骄横自若,为人刻薄贪财,睚眦必报。他对于慈禧,则表现为一副奴才相,凡是到了危险的时候,不惜身受苦难,以求慈禧的安乐;对于满洲高级官员,也极讲交情,所以满洲高级官员常来往于李府,不惜屈尊拜谒。

李莲英对人和气,爱说笑话,善于装扮(从外间所传太后扮观音,李扮作韦陀可以看出),又喜欢做东。1909年11月,给慈禧送葬时,李步行跟着,年已苍老,使人见而动心,忘记他七十多年来的罪恶。他年老而多病,虽然路程不远,而行走颇为艰难,送葬的人,不知道有几千万,只有他表现出非常忧虑的神色,步履蹒跚。我们看到这位创造秘密历史的人,不知道他狡猾的大脑中,存有何种思想。太后执政五十年,李莲英始终是太后最信任的人。他从幼年开始,只要是太后出行,一定要在轿子旁服侍,以至于老,未尝一日离开过太后身边。今太后既崩,境遇大不一样,而且前途危险,这是他所深为忧虑的。他身体很强健,虽终年辛勤做事而精神如故,心里非常机警。鉴于安得海的事情,他从不侵扰外省,也不僭越去求高位,仅戴四品顶戴,因为这是法制所规定的,太监的最高品级。李深知太后的性情,从而善于迎合,于是得到太后的宠信。他有一原则,收国中大员的贿赂,进于太后,而自己则从中分其利,这种事情在1900年西巡时,尤其可以看出。

李莲英的运气不如太后。1900年出走时将其储蓄藏在一安全处所,除亲属外,无人知道。等到联军进入京城,有一人将此秘密泄露给法国军队,使之被劫取。李后来从西安回到北京,首先请太后杀此人以平其恨,此人被判处绞刑。当时京中银行家估计



1.4 ...

李的家财,约计二百万金镑,大多数都存到了当铺里,这是 1900年后八年所积蓄的。其数额巨大,听的人也不觉得有什么惊讶的,因为大家都知道高级官员活动的价格,有的多达三十二万即金镑四万。李做此买卖,巨细无遗。他的手札是用最普通的纸做成的,通常拜见的时候总是带着它,上面的语气必带着商人的口气,写作者的风格非常简明扼要:

给我最可敬的朋友,王老七:

自从上次有幸见到你,我一直对你想念至深。我永远希望你发达富足:因此我衷心地祝福你。我现在亲切地告诉你,我,你的小兄弟,囊中羞涩。因此乞求您,尊敬的先生,希望您大发善心,借给我一万五千两银子,要银票,请将此笔钱交给拿信的人。我盼望有一天能和您谈话。

你的小兄弟 李莲英

从他所录的手札可以看出,这是他所以能积蓄一大笔财富的原因。李对其中的行情,非常了解,所以每当索取的时候,常常在人家所能出的钱内进行索取。

他鼓励宫中奢侈的消费是一定的,但是他常常侵及国家的财政,致使国家深受其害,且不止一次。例如,1894年中国之所以败于日本,其中的原因虽不只一方面,但其中最大的原因,则是由于海军经费,被移做修造颐和园之用。这次工程,李莲英及其手下之人,侵吞不少。1885年,任命醇亲王为海军衙门首脑,由庆亲王、李鸿章和曾国藩辅佐。曾国藩死后,海军事务都掌握在毫无经验的满洲亲贵手中。1889年,光绪帝亲政后,第一要事就是命令重修颐和园。1861年,英法联军侵入京城,圆明园遂毁于火,所以慈禧想重修。然而经费非常巨大,国家没有资金,所以

只有将海军经费转移到宫廷建设上。

1889年,李总管与醇亲王同往阅视北洋军港旅顺、威海卫等处。当时的人都评论说,官吏对李总管的尊敬实比醇亲王为过。凡是北洋官员,自海军提督丁汝昌以下,莫不竭诚尽力,以讨好李总管。而李总管此行,所受到的谄媚贿赂,无以计数。甲午年中外人士,莫不责备李鸿章之主战,可谓不明就里。李鸿章在当时有自知之明,怎么敢言主战,海军经费,本以筹备海军者则十分之九,都被李莲英移做修理颐和园之用,而以此肥己之私囊。所以当紧急时分,海军中人都不肯奋勉以御国难,而且大炮也不完备。读者若曾读过英国历史,也知道英国历史上,也有这种事情。

李莲英最恨光绪帝,戊戌政变,李实为其中最主要之人。平常在皇帝与太后之间离间是非,所以两厢嫌怨愈深。皇帝的死,外间也多有疑问。李畏惧皇帝锐意改革,对自己不利,他尤其憎恨广东的维新党,所以极力鼓动慈禧复政,这也是大势所至。政变时,李为太后的暗探。1900年,李若不赞成,而抵制义和团,则必能转移太后之心,其中的祸患或许可以消弭。即使有暴动,也不过只限山东一省而已,不致酿成巨变,使中国百姓负担巨额的赔偿。考察中国近代的政治,这位皮匠徒弟出身的太监,关系非常重大。看他送其女主奉安的那天,可以知道他心中的忧伤,年纪已老,虽然手里握着贪来的不义之财,但已渐近于坟墓,而国家则大受其害。

当义和团最盛的时候,李莲英的权力也最大。端亲王每主张义和团,无论在慈禧面前还是在军机处,必定说李总管也赞成此议。若想借以自重,就说"某谕某谕",说是李总管也赞成这一点。端亲王之所以说出此话,目的是堵住反对者之口,知道李总管的意旨,没有人敢反对。慈禧允许赏赐义和团,并且答应能以巨额资金赏能杀洋人者,都是出于李莲英的劝说。等到联军长驱直人,义和团首领被杀,他的忧惧是因为阴谋失败,恐怕太后把罪责推到自己身上。凡是慈禧盛怒时,总是要拿别人出气,这是慈禧的性



情,人人都知道。这时候,慈禧不但盛怒而且害怕,因为李此前力主义和团的破坏主义,所以慈禧归罪于他,是必然的事情。等到联军侵入京城,澜国公带头跑进宫中大声报告说,洋鬼子已进城了,慈禧太后转向他,问他如何为以前的夸口辩解。慈禧说:"我以为你来说洋鬼子都跑了,两天以前,你尚说我兵大胜,何以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只有直隶总督和李秉衡都死了?"李莲英侍立于旁,听慈禧说这番话后,就出去了,对在外的太监说:"老佛爷现在大怒,但也是没有法子,我们只有跑到陕西去,在那里等候救兵,再灭洋鬼子。"等到皇帝和太后西巡,李莲英沿途所受到的恐惧和困苦比太后更大,直到抵达西安的时候,他的心才开始放下来。

当时一位随同的官员在信中向北京的朋友叙述当时流亡的情形时,对朝廷在那些艰苦的岁月中,大太监李莲英和其他慈禧太后所宠爱的家族所起的作用作了描写。今择录于下:

当岑春瑄在山西边界,迎接圣驾时,太后在轿中退帘对岑说:"你知道我们在北京的事吗?"岑回答说:"不大清楚。"太后怒指李莲英说:"都是他们做的,害我们到此地步。"李在旁听后,伸头不语。其后李之手下太监,在乡间劫掠,岑素刚毅,即以此事报告给太后。太后碍于岑的面子,允其将太监三人立刻斩于犯事之地。岑本想将李牵连进去,后见太后甚倚任之,遂不敢冒险,以触太后之怒,但是李此时也非常危险。后朝廷恢复旧制,李得到荣禄的帮助,为了报复岑氏,将岑调任山西巡抚。李知道联军将进入山西,山西处境非常危险,想以此使岑氏倒霉。且岑春瑄管理内廷用度,渐得太后之信用,故李颇想将岑氏调走。岑在当时,颇负耿直之名,其管理行在费用颇为俭约。首先禁止太监勒索,所定太监之津贴,有一定数目,且不多,由此渐得太后之信任。然大触李总管之忌,思以计中伤之,后得荣禄

之助,遂调岑于外,而以已代之。月余以来,太后每日与岑商议国政,宫中之事,亦由其主之,若能长此不变,以削减太监之势,岂不甚好,而无如其不能也。

岑氏离开陕西后,李总管于是无所顾忌,竟敢阻逆岑的奏折,不令上闻,重新得到太后的信任,一如既往,而且态度比以前更加骄横。在接见高级官员的时候他甚至拒绝传达太后的旨意,并径直通知她说他累了,要办的公事多的很呢!

当时,由南方各省征集到朝廷的大量贡物必先经过李莲英的处理,他的房间里堆满了大堆的龙袍、贡丝和其他贡品。那些贡银,太后取一半,太监取五分之一,其余的则交与荣禄,作为军队发饷之用。两宫在西安、开封时,太监获利非常大,所以李莲英不想让太后回京,经常以洋人报仇的话恐吓老佛爷。但是李不想让太后回京城,也不全是由于他的好利,实是害怕使馆所开的黑名单上有自己的名字。他命令手下姓蔡的太监,每日报告京城中发生的最新情况,后来庆亲王致函给李,力保无事,李才放下心来,阻止回銮的心意方罢。他始终对太后的改革政策采取调和的态度,大多是由于接受了荣禄的建议,荣禄催促他控制自己反动的观点和激烈的脾气。

当时各省所解西安行在的银子,约五百余万,都由李管理, 并由孙姓的太监帮助他。此人也像是太后所宠信的,贪婪作威, 像李的作为一样。一日湖北解银到,都是元宝,孙太监以天秤称 之,说数目有差。押解人问答说:"湖北元宝皆系足色,不致有 错。"孙太监怒斥他说:"你解过几次贡银,知道什么?"押解人惊 惧,仍争言不致短少,孙太监大怒说:"我想你以为老佛爷的秤是 假的。"正要殴打,太后在内听见就走了出来,令孙太监搬银子进 房,自己称之,说:"我想近来大有走漏,我的太监,是要复看的, 免我受欺。"这个押解人垂头丧气走了出来,遇到内务府大臣继 禄,诉说这件事情,继禄说:"知道你受了苦,近来老佛爷防制太



监很严,他们赚不了多钱,你可以宽恕他们,他们的积蓄,大半在北京遗失了。广东进呈之贡物有二十四种,太监需索门包,退还九种。"押解人大惊,恐太后责备其偷漏,于是不得不贿赂他们,这也是太监得钱的办法。他们或假太后之名,买物而不付钱,因此西安百姓,受累不少,且陕西正值荒旱,百姓就更苦了。观岑抚报告,面一磅九十六文,猪肉一磅四百文,鱼则虽有钱也没有买的地方,均比南方贵六倍。宫中有太监,常以侮辱皇帝取乐,或者故意烦扰他,使皇帝发怒。当时有一种传言,说皇帝尚有小儿脾气,与太监玩捉迷藏的游戏。太监来了,则躲到屋子的角落,默不作声,有的时候发怒了,就拿瓷器掷人。其实都不可信,都是李莲英和其他太监所传布的,以毁皇帝的名誉。

两宫回銮以后,李莲英的势力更大,宫中各事,都由他一人管理。李也随着太后的旨意而转移,改变前日之意,赞成维新。军机处所定的预备立宪章程,他也附和,常笑着对太后说:"老佛爷,我们现在也成假洋鬼子了。"但是对于他向来的权势及买卖则大力把持。1901年,两广总督陶模上奏,说本朝妃嫔,已大减于前代,而太监仍沿袭旧制,应该通加裁减他的职事,由宫女代之。李见此奏,先匿不上闻,俟其运动成熟,知道太后决不允许,就上了这道奏折。今将此有名的奏折录于下:

奏为请除数千年之弊政,以广盛治,谨陈管见,仰祈圣鉴事。窃维国家兴衰,系乎主德,自古人君未有亲君子而不致治者,未有亲小人而不致乱者,治乱之机,不可不察也。夫以人民之众,事机之繁,远而外国,近而宫廷,悉待治于一人之身,位则至尊,而事实至难。虽日进正直明智之士,讨论于前,独惧未足以应万机,而乃以小人间之,则天下之不危者,几何?盖小人者,岂必皆大奸大恶,但使不读经史,不识道理,惟伺人主之喜怒为向背,则朝夕侍侧,即足以损君德于无形。夫廷

臣中虽有不肖,人主无由而近之,其得以常近人主者,惟宦官 而已。人主与宦官日近,必与贤士大夫日疏,德之不明,过之 不闻,内外之相隔,上下不通,莫不由此,是以宦官干政之祸, 史不绝书。至有有关君德者,其几甚微,而为害有烈也。我朝 家法严明,二百余年从未有内监预闻政事,至治之盛,往古所 无。然臣谓除弊当如除莠,留其芽蘖,终恐发生,不若绝其根 株,永无滋长。在皇上春秋鼎盛,圣德日新,岂至习于近诗,而 为已万世计,似有应烦圣虑者。伏思前代之用宦官,盖由妃嫔 众多之故。我皇上后宫减少,左右使令,本有宫女,至内廷各 项差使,悉可改用士人,均不必定须太监。今者乘舆西幸,扈 从内监,其数尚多,臣愚以为宜及此时,大加裁汰,酌留忠谨 者二三十人,余悉遣散。回銮之后,请旨饬下王公大臣,共同 筹议,定宫府一体之制,永不再选充内监,则是数千年相沿之 弊政。至我皇太后皇上而始除,非惟一时之盛事,实亦千古之 美谈。方今外侮纷乘,事机危迫,诚如圣谕,欲求振作,当议更 张。惟兴革之事,本非一端,中外臣工,当已陆续上陈。微臣之 意,窃谓事有似细微而实重要者,宦官是也。此等弊政,若不 早除,何以为变法自强之本。且环球各大国,均无内监,独中 国尚仍旧习,彼中人士,恒乡讥议。若改此制,则风声所播,外 国倾心,于樽俎折冲之事,不无关系。臣备职外臣,不应妄言 内政,惟是受恩深重,未报涓埃,冀效愚忱,以仰裨圣治于万 一。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从此以后,上奏请裁太监的人很多,时时风闻将实行裁减,但太监的权力依然如故。而且像中国官吏如陶模者忠直廉洁的人,也不多见。表面的新政,非常踊跃,而真实的弊制,毫不议及改革,或者推到将来漫无期限。内地报纸,起初还有一两个敢于直言的人,后都为官吏所压制,渐渐软化而无声。

第七章 礼节问题

下面的一道密折,是吴可读于 1873 年草拟,虽然在奏折中没有直接提及慈禧太后的生活和性格,但是仍然非常有趣,而且非常宝贵,使我们能够认识到中国官僚阶层的极其傲慢以及慈禧所生活和代表的朝廷对周围事物的天真和无知。像这样的文件,要寻找的话非常多。中国人始终抱持着这样的信念,认为外国人是夷狄,为野蛮,每当诉诸民族感情时,对西方总是抱着蔑视的态度,这种观念深入人心,由来已久。他们想当然地随意构造幻境,顽强固闭,虽屡次遭遇挫折和羞辱,仍不改故态,今与外国使团交涉,犹持此心态。如果从奏折的大概情形看,可知这个女人,她的行事和个性,左右了全体中国人和其国家的对外关系近半个世纪。看奏折中所说的,使人不得不佩服她看问题的深刻性,远胜于周围的近臣。最后,这道奏折中潜伏着某种幽默感(可能没有意识到)。下面是其中的一段:

窃自各国使臣,费呈国书请觐以来,诸臣会议,初则争以见与不见,继又争以跪拜与不跪拜,相持不决,近半年矣。臣窃见二三同志对小臣妄言,此何等事,而直举国纷纷若是乎?孟子曰:君子于禽兽何难?各国之主,由各国之臣民废置如弈棋,此臣所闻也。其在京者,出门时妇人前行,

或乘轿,男子为之执役步行在后,此臣所见也。观其条约, 无虑数十,几近万言。问:"有一述及亲亲尊贤国之九经 否?"曰:"无有也。"问:"有一字道及礼仪廉耻国之四维 否?"曰:"无有也。"不过曰某项有利,某项于中国亦有利, 以利自处,而又以利诱中国。彼不知仁义礼智信为何物,而 我必欲其率五常之性;彼不知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为何 事,而我必欲其强行五伦之礼;是独聚犬马羊豕于一堂,而 令其舞蹈扬尘也。然则即得其一跪一拜,岂足为朝廷荣?即 任其不跪拜,亦岂为朝廷辱?而议者之意,则以为必须如此 郑重,再四而后允,则彼将曰:中国欲此等小事,尚不肯轻 以我与,则事有大于此者,更无望矣。于是要求无己之心, 自此而遂息。则我之势尊,而彼之势屈,臣愚以为我之尊自 若也,不因彼之尊之而我始尊也。彼之不屈自若也,不因我 之屈之而彼屈也。彼窃见我所重在跪拜,而忌在不跪拜,所 畏在用兵,则常增吾所重,益吾所忌,而未我所畏。盖我之 势一弱,彼计无施而不可。

臣所闻各国往来文移,所进表章,有如许妖魔鬼怪,不知何物之某皇某帝,竟与我皇上并列矣,诸臣不彼之耻而耻此乎?前岁俄夷由伊犁而入新疆,自东而南而西,包中国一万余里,创千古外夷入中国未有之举。其措置甚大,其处心积虑甚深甚毒,诸臣不彼之虑而虑此乎?诸臣以为各国不从中国礼节,即足为中国羞,而臣以为各国若从中国礼节,更足为中国害。自古国家大局,时与势二者而已。度吾时未可与争,势未可与校,则当别求吾自强之道,而暂行吾权宜之计。昔子贡问政,孔子告以足食、足兵、足信。迨子贡以不得已而去请,孔子曰:去矣。圣贤谋人家国,动出万全,断无鲁莽从事之理,去之云者,平时必有一番经济作用。成份早已在胸,并非直至不得已时,而始仓皇



失措,出此束手无策语也。此事诸臣于初议,即应权其轻重,外审之彼,内揆之已,度其事可以一争,吾力有能争,虽小事亦不可许,争之必得而后已。若预料吾时事必不能争,而其事又不足以争,则急宜占以先着,于许其进见时,不俟彼启齿,一并慨然许以代为奏请皇上,免其行吾中国跪拜礼,并不曾轻假彼以名器,亦不致稍示我以单弱,岂不光明正大、夷夏凛然。乃始则沾沾于一见,既无以善于其前,继则斤斤于跪拜,又无以持于其后,终于为人挟制,无一不俯首而从,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是犯四恶之所屏也,是蹈昔日津门办理夷务诸臣之覆辙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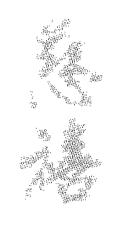
臣,小臣也,窃为朝廷惜之。今已奉旨朝见有日,于万 分无可挽回之中,求一犹为彼善于此一说,惟有仰祈皇上 断自宸衷,申饬诸臣争执礼节之非,本非吾国臣子,何必令 行吾国礼仪,倘行不中礼,甚或失仪,则使各国既失来见之 诚。中国亦未为得怀柔远人之法,且却至当堂闻笑,未必不 因贻羞而变而成怒。是弭衅而反以起衅,则莫若特谕各国 使臣,不必行吾中国跪拜礼节,临时若仍有失仪,概从宽 免。我大小臣工,亦不得执此哓哓,复行争辩,以不屑与校 之心。壹行以大度包荒之事,并请明降谕旨,宣示各国暨我 中外臣民,使知此系皇上格外体恤,力却诸臣之议,特旨允 准。倘各国因此而遂起要挟之心,事事琐渎面请,强中国以 必不可从,则亦不能夺诸臣之公议,而再为宽假也。如此则 操纵之权,犹自我出,似于体制稍觉尊崇,即我中外臣民, 亦不致愤激起而与该夷为难,重烦朝廷经画,而力求吾自 强之道,此事不足校也,此时不必校也。抑臣更有请者,彼 狡诈百出,进见时难保其必不有言,此则诸王大臣谅已早 为兼筹熟计,必不致临时张惶,又复一误再误,著著后人。 臣生长于甘肃,边鄙愚生,不知大计,意切言狂,重封密进,

自知罪当万死,臣不胜诚惶诚恐,谨奏。

这道奏折递交上去之后,太后批谕,说:

所奏甚是,已有旨许各国使臣进见,并听其行本国之礼矣,朝廷怀柔远人,且严中外之别云云。

读了以上奏折,需要首先知道上奏的人,是正直无私的御史 吴可读。吴可读的大名,几乎妇孺皆知,同治帝宾天的时候,吴曾 力争立嗣的问题,以反对太后的意旨。如果中国人心中都如奏折 中所说的出于良善而做出勇敢的决定,则为何有那么多的谬说, 引起民众发动暴动呢?吴尖锐地讽刺外国人的条约,不过贪图通 商,出于卑鄙好利之情。这是典型的中国正统士大夫的态度。



第八章 同治帝亲政及其驾崩

1872年11月,即同治十一年,两宫太后同下一道谕旨,重新说明了垂帘听政的原因。接着说皇帝已长大成人,于是就命钦天监选择吉日,作为皇帝亲政的日期,钦天监复奏正月二十六日为大吉之日,两宫皇太后于是下了归政的谕旨。谕曰:

朕奉慈安端裕皇太后慈禧端佑皇太后懿旨,皇帝寅绍丕基,于今十有二载,春秋鼎盛,典学有成。兹于本月二十六日躬亲大政,欣慰之余,倍深竞惕。因念我朝列圣相承,无不以敬天法祖之心,为勤政爱民之治。况数年来,东南各省,虽经底定,民生尚未义安,滇泷边境及西北路军务未止,国用不足,时事方艰。皇帝日理万机,当敬念惟天惟祖宗所以付托一人者,至重且巨,只承家法,夕惕朝乾,于一切用人行政孜讲求,不可稍涉怠忽。视朝之暇,仍当讨论经史,深求古今治乱之源,克勤克俭,励精图治。此则垂帘听政之初心,所夙夜企望而不能或释者也。在廷王大臣等,均宜公忠共矢,勿避嫌怨,本日召见时,业已谆谆面谕。其余中外大小臣工,亦当恪恭尽职,痛戒因循,宏济艰难,弼成上理,有厚望焉。

在谕旨的最后,则以通常的惯例奖励各省高级官员应当恪 尽职守。然而慈禧太后对于同治帝,则很不喜欢,因为同治帝自 幼得不到慈禧的欢心。这也不足为奇,因为皇帝对慈安太后颇有 好感,而慈禧与慈安又极不和睦。这种情形,皇帝也深深知道,亲 政之年,自己已经十七岁了,性情刚强非常像咸丰帝和慈禧太 后。皇后对之帮助也很大,皇后是慈禧为他选的。同治皇后本是 贵族大家之女,其父亲崇绮,是皇帝的师傅。皇帝年纪尚轻,初掌 握政权,不知道自己地位的险恶,皇后也是一样。但不久,皇帝就 觉察到了,知道凡是慈禧太后的意旨,不能反对,如果要想得到 她的欢心,只有顺着她的心意去做。第一个最为困难的问题是, 皇帝不想将国政告诉给慈禧,因此彼此的矛盾就更严重了。等到 皇帝宾天以后,如果为皇帝立嗣,则皇后将被尊为皇太后,而慈 禧就会处于无权的地位,所以慈禧不惜破坏家法,而立光绪为 帝。为了大权独揽,慈禧不惜牺牲一切。当时舆论对于慈禧这种 举动,虽然不是非常嫉恨,但是对于同治帝无嗣,以及皇后的殉 节,则几乎都异口同声认为是太后揽权所造成的。私家著述,都 认为太后纵容皇帝游荡,等得了病,又不加以慎重爱护,以至皇 帝重病而不起。内务府有一人叫桂庆的(端方之叔),认为皇帝年 幼好色,恐怕不能长寿,请将蛊惑的太监,一律驱逐出宫,其中罪 重的人,则诛杀以警诫其余人等,而且要小心起居以爱护皇帝的 身体,话说得非常恰切而且直率。慈禧对此非常不高兴,皇帝也 痛恨他, 桂庆于是就辞职而去。其余内务府的官员, 如文喜、桂宝 等人,则一心迎合皇帝从而保持自己的地位,不但不谏止,反而 怂恿。所以当时的人都知道皇帝常与那些人游于南城邪僻的地 区,宫中的规矩,逐渐紊乱。皇帝经常在外饮酒,到第二天召见军 机时,还没有回来;或者是醉中胡言乱语,其中杂以南城猥亵之 事。皇帝经常耽溺于酒色,不久就得了病,最后直至死亡。

1873年即同治十二年,外间都私下议论,恐怕皇帝命将不



长。到第二年12月,皇帝得了天花,不能临朝,两宫太后代为执政。到了月底,皇帝下了一道谕旨:

朕于本月遇有天花之喜,仰蒙慈安端裕康庆皇太后、慈禧端佑康颐皇太后,调护朕躬,无微不至。并荷慈怀曲体,俯允内外各衙门章奏,代为披览裁定,朕心实深欣慰。允宜重上两宫皇太后徽号,以冀仰答鸿慈于万一,所有一切应行典礼,该衙门敬谨办理。

皇帝身体已经虚弱不堪,不能抵抗病势,于是在1875年正月十三日下午八时即同治十三年十二月,龙驭上宾,两宫太后及王公大臣约二十多人在一旁侍候。当时有一位御史上奏,力参内务府二人,说他们引诱皇帝,为邪僻之行,以至皇帝不长寿,请立罢其职。太后准奏。慈禧仍想用桂庆,嘉奖其忠爱,但桂庆已对仕途心灰意冷,不愿再出。同治帝早甍无嗣,推其缘故,都是因为慈禧太后贪权所造成的。如果不是这样,则皇后既然已经怀孕,或能生产一子(按同治皇后有孕之说,恐不确切)。如果皇帝有嗣,则皇后将被尊为太后,而慈禧必然退处于无权的地位,因为慈禧以前之所以能执政的原因,是居于太后的地位,如果皇后产有皇子,则慈禧不能仍执掌政权。

当时皇族之中,嫉恨太后的人非常多,等到皇帝驾崩,于是倡议立道光皇帝的长孙溥伦继位。当时王公主张立溥伦的人,都说其合于皇朝继承秩序,但是慈禧已经决定揽权,即使违反众意,破坏家法也不在乎。慈禧意志刚强,毫不疑虑,专图巩固其政权,凭着自己的手段和声威,以扫除一切障碍。当时,慈禧与慈安不睦,慈禧因杀安得海的事情怀恨在心,对恭亲王也深恶而不信任,所与商量的,只有醇亲王一人,即道光帝的第七个儿子。醇亲王也有才能,其福晋即慈禧之妹,所以慈禧决意立醇亲王的儿子



醇亲王奕谡

之子,则必须遵循祖宗家法,不能久不归政;如果违反,必然使群臣不服,而平日与自己为敌的人,就可以借此陷害。因此决定不立恭亲王之子,以迅捷的手段,不动声色,立即压服反对的议论,而使主张立溥伦及立恭亲王之子的两党,都处于失败的境地。

一切布置她都驱使太监去办,然后又有荣禄的帮助,又调李鸿章的淮军进京。布置完毕,传王公群臣于养心殿,议立新君之事。养心殿在皇城偏西,离同治帝宾天之处大约 1. 25 英里。两宫太后坐于上,与议者共二十五人,除王公外,余者为军机大臣及其他各高级官员,其中汉人五人,溥伦的父亲载琦及恭亲王都在。宫中沿途排满了太监,布置严密,凡是宫中紧要之处,都驻扎着亲信军队,其中大多数为荣禄的骑兵及叶赫那拉的军队。慈禧又下令不让皇后参加会议,养心殿议立新帝之时,就是皇后痛哭于同治帝侧之时。此时皇帝已穿好龙袍,预备入殓。养心殿内,两宫皇太后对面而坐,凡是参加的人,都跪在下面。慈禧首先发话



说:"皇后虽已有孕,不知何日诞生,皇位不能久悬,宜即议立嗣 君。"恭亲王反对说:"皇后诞生之期已不久,应暂秘不发丧,如生 皇子,自当嗣立;如所生为女,再议立新帝不迟也。"其余王公大 臣,都认为这个看法是正确的。慈禧说:"现在南方尚未平定,如 知朝廷无主,其事极险,恐致动摇国本。"军机大臣及各大员中有 三汉人,极以太后此言正确。说南方乱事未定,如皇位久悬,其势 实不稳固。此时慈安太后发言说:"据我之意,恭亲王之子可以承 袭大统。"恭亲王在下听后,叩头说不敢,又说:"依承袭之正序, 应立溥伦为大行皇帝嗣子。"溥伦之父载琦,也叩头说不敢。慈禧 对载琦说:"这都不相干,只是你乃奕 潓(道光长子)承继之子, 你们可以说出从前有这个例子吗?"命恭亲王回答。恭亲王迟疑 半晌,乃说明朝的英宗,就是如此。慈禧对于史事极熟,说:"这个 例子不好,英宗之立,乃孙妃欺其主之所为,且英宗在位时,国家 不宁,曾为蒙古军队所执,其后回国,国中已立其弟,经历八年, 乃更夺之。"转身对慈安太后说:"据我之意可以立奕谡之子载 湉,宜即决定,不可耽延时候。"恭亲王听后,愤怒地对他弟弟说: "立长一层,可以全然弃置不顾吗?"慈禧说:"可以投名之法定 之。"慈安太后没有表示反对。结果是醇亲王等投溥伦,有三人投 恭亲王之子,其余都合慈禧之意投醇亲王之子,于是皇位确定下 来。慈禧意志已决,所以大多数都遵照慈禧之意,投醇亲王之子。 慈安太后则向来主张退让,于是任慈禧所为。

这时已过九点钟,狂风怒号,沙土飞扬,夜间非常寒冷。但慈禧在这个紧要关头,不肯有片刻耽搁,当即迎接幼帝入宫。同时派恭亲王留守大行皇帝遗体之侧,因为羁留宫中,恐怕令生事端。宫廷内外,则以荣禄严密把守,慈禧果断行事,具有非常之手段,故能不动声色,压服反对之人。即使反对者虽有不服之意,而其才远不如慈禧。有的人认为慈禧之所以能够制胜,是由于命运使然,其实不然,我们看慈禧的性格,不啻如东方之拿破仑。

不到半夜,幼帝已正式即位于宫中,哭泣不止,恐怕预知其人宫乃为凶兆。他的母亲即慈禧之妹,也同时人宫,此外更有乳媪数人。登位之初,首先到大行皇帝前行叩首礼,这是历代的成例。当时皇帝还年幼,于是两宫太后继续监国,以两宫皇太后之名,同下一谕,说大行皇帝无嗣,不得已,乃以醇亲王之子入嗣文宗,承袭大统。俟嗣皇帝后生皇子,即承继大行皇帝为子。其皇后遗腹子,则绝然不提,于是皇后之希望全绝,而众人也知道她无能为力。王公大臣等依照前例,同上一奏,请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两宫皇太后下谕答应,说皇帝幼冲,时势艰难,不得不听从臣下之请,出而"垂帘",使国事有所秉承。这些都是表面的形式,不得不这样做。

慈禧又下旨将修理西苑颐和园之举,暂行停止,说此大丧之 时,无心及此,实因慈禧不能离开宫中。慈禧所以能以自己的意 见,破坏祖宗家法,而立醇亲王之子者,实由其平日之得人心及 其处置有法,令人倾服。新立的幼帝,身体孱弱,当时的人都知道 长大之后,后嗣必艰,也曾有人以此劝谏慈禧,而慈禧不为所动, 这明明是由慈禧专权喜功所造成的。由此时竟至1908年,两宫 相继宾天之前,外间时时谈论帝之登位,预兆不佳,恐其不会长 寿,不能比过慈禧,且有人认为慈禧必享高寿,或更经一次大事, 而继续以执朝政。但是这种种预言,其后没有灵验。慈禧原本撤 帘归政与皇帝,但当戊戌政变之后,若不是害怕南方有变,恐怕 连皇帝的命也难保住,而又见幼帝登基之事。皇帝的年号之所以 取名"光绪",意思是取皇帝乃道光嫡派之孙,且希望咸丰、同治 二朝的忧患,到此时能够彻底根除。当时又加谕,加徽号于大行 皇帝之后,但这些虚荣,不能阻止皇后殉节之志,于是其在三月 二十七日自尽。皇后的死固由于殉节,也是心怀不平所致。这种 事情议论不一,甚至有人说皇后自尽,是慈禧讥讽的原因,而外 间感动越深,议论就越频繁,如果没有殉节之事,则必不如此,这



是一定的道理。

皇后殉节之后,御史及外省颇有上奏,说醇亲王之子不当 立,都是在指斥慈禧。至于慈安太后,外间都知道她向存谦虚谨 慎,不问事。此事出来以后,影响很大,国人对慈禧太后的感情, 因之大减。后四年,吴可读自尽于蓟州,即同治帝陵寝附近,力争 不为大行皇帝立嗣之误。慈禧见此情形,也深感不安,所以又下 了一道谕旨,申明前旨,将来皇帝生有皇子,即承继大行皇帝之 统。醇亲王为帝生父,又无叩头之理。他的奏折中说初闻自己的 儿子被选,非常震惊,不知所为;回家之后,心里还在颤抖,神经 错乱,如痴如呆;再加上肝病发作,焦灼得很,恐怕不久就要去 世。慈禧看了以后,批令大臣集体议论,后允许开去各项差使,凡 是朝贺等典礼,都不参与。但是如果有要政,则需要两宫太后的 咨询,遇到慈禧万寿,在便殿行礼,不随大臣朝贺。慈禧以前所管 理的军队交与醇亲王,同时醇亲王又受有训令,以自己的经验, 告诉给醇亲王。当时的军队,积弊很多,兵丁都是无赖之子,兵官 也毫无知识,虽有如无也。回忆同治初年,慈禧初次垂帘的时候, 这已经是她第二次重执国柄了。

第九章 吴可读的抗议和自杀

在同治帝年轻的遗孀殉节之后,合法的皇位继承人的问题就立刻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及至慈禧太后破坏了历朝所制定的传统家法,继承人的人选问题,成为保守派和王朝的支持者们格外关注的事情。军机大臣的下属满洲官员在请愿书中表达了不满,关于继承大统,必须做明确的规定,以诏告天下,根据最终皇位继承人的制度应当采取措施保证皇上成为同治帝合法的继承人。请愿书的内容如下:

内阁侍读学士广安奏。窃维立继之大权,操之君上,非臣下所妄预。若事已完善,而理当稍为变通者,又非臣下所可缄默也。大行皇帝冲龄御极,蒙两宫皇太后垂帘励治,十有三载,天下底定,海内臣民方将享太平之福。讵意大行皇帝皇嗣未举,一旦龙驭上宾,凡食毛践土者,莫不吁天呼地。幸赖两宫皇太后坤维正位,择继咸宜,以我皇上承继文宗显皇帝为子,并钦奉懿旨,俟嗣皇帝生有皇子,即承继大行皇帝为嗣。仰见两宫皇太后宸衰经营,承家原为承国,圣算悠远,立子即是立孙。不惟大行皇帝得有皇子,即大行皇帝统绪,亦得相承勿替,计之万全,无过于此。惟是奴才尝读宋史,不能无感焉。宋太祖遵杜太后之命,传弟而不传



子®,厥后太宗偶因赵普一言,传子竟未传侄,是废母后成命,遂起无穷驳斥,使当日后以诏命铸钱铁券,如九鼎泰山,万无转移之理,赵普安得一言间之。然则立继大计,成于一时,尤贵定于百代®。况我朝仁让开基,家风未远,圣圣相承,夫复何虑。我皇上将来生有皇子,自必继大行皇帝为嗣,接承统绪。第恐事久年湮,或有以普言引用,岂不负两宫皇太后诒厥孙谋之至意?奴才受恩深重,不敢不言,请饬下王公大学士六部九卿会议,颁立铁券,用作奕世良谟。奉两宫懿旨,前降旨俟嗣皇帝生有皇子,即承继大行皇帝为嗣,业经明白宣示,中外咸知。

慈禧在决定皇位继承人的问题上非常生气,无疑本诸太后的良心和请愿书作者的忠诚也会得出相同的结论。她当时发布的官方抄件非常简短,措辞严厉中带有商量性的语气。

她说我们已经发出了非常清楚的有关皇位继承问题的法令,要为已故的皇帝提供一个继承人,朝廷已经颁布了关于皇位继承方面的法令。请愿者目前的要求可谓厚颜无耻而且带有吹毛求疵的恶习,这令我们非常愤怒,因此理应受到我们的斥责。

许多高级官员的上奏和抗议,都强调朝廷皇位继承人对于国人来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并对祖先崇拜的基本原则产生深远的影响。尽管如此,为了表达他们自己的心情,满清官吏们在北京各部的率领下,在既成事实的情况下得到了默许;无论如何,没有迹象表明他们要一致反对慈禧太后的意愿。这种违反

① 请愿书作者在当时是指合法的皇位继承人却自杀了。这个暗示很容易被慈禧太后理解(即使得不到她的赏识),她不按常规地选择光绪做继承人,就破坏了王朝的法律,一定会造成类似死亡事件的发生。如果从中国学者的观点看,这种暗讽的话实质上是在进行直接的控诉。

② 作者提到在支持建立法律和秩序的过程中满洲王子和贵族一致联合行动,在动乱的摄政王和顺治统治时代(1644年)剿灭那些叛乱者和妄求天下者。

常规的做法是严重的,上天无疑也会目睹皇家的罪恶,若像通常一样,也不会冒犯"愚蠢的百姓",但是个人主义以及中国官员之间的相互猜忌是非常常见的,并且总是以协调一致的行动和补救措施的观念先行的。

但是有一个官员,冒着被定罪的危险以大无畏的勇气,采用由来已久的自尽的权宜之计,吸引了整个国家的目光去注意继承的问题,这是许多优秀的著作做不到的。诉诸自杀以表示自己愤慨的爱国行为来证明他们真挚的悲痛,这是中国和日本的历史学家认为值得赞扬和肯定的行为。虽专制之君主,亦不能不重视之。他以自己最后的言行表达最高的价值。而且这种行为背后还有某种大无畏的气概和文化哲学,这种气概连罗马的贵族也会刻骨铭心的,这说明他的死所带来的声望一定会激起人们对正统的热爱,正如人们对和平的热爱。

这个名字将永远在中国历史上流传,他作为民族和真诚的信仰的捍卫者与不合法的继承者小皇帝光绪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个人就是御史吴可读,他是正直和无畏的学者中的杰出典型。个中原因可以在他临别的上奏中表现出来,他在同治帝死后一直等待了四年,他抱着一线希望以帝国文人官员惯用的那种表达不满的形式,希望慈禧太后能够颁布新的法令以控制未来继承人的人选,以安抚被剥夺了继承权的同治帝的亡灵。他在希望中终于绝望,于是抓住举行已故皇帝葬礼(1879年)的时机在他的坟墓前自杀。正如他预知的,他的死将会在帝国所有的文人官员中留下深刻的记忆,并成为一种绝唱。他的死造成的影响足以说明慈禧太后是错误的。认识到御史抗议之下潜在的公众舆论的力量,慈禧太后尽量答应死者冤魂的请求,以满足他对同治帝未来的继承人的安排,但并不仅仅是由于吴可读的死才影响了她的决定并感化了她迷信的心灵。在以后的日子里,尤其是在她逃亡西安的时候,她意识到了他的影响以及对她罪行的惩罚,

因为当时灾难正突然袭击皇室。

作为行动准则的范例,平静的精神结构是儒家哲学系统的精华,因此值得我们予以仔细的研究,我们将他出于忠诚而以死尽节的故事完整地叙述出来,也将他请愿书中的内容翻译出来。

他的自杀发生在马伸桥的一座小寺庙里,紧邻着同治帝的陵墓。他死前以一个绅士和学者的态度安排了他死后对他的遗物的处理,以免给他的家庭和朋友带来不安。他对管理神殿的牧师、一个"不受欢迎的人"说了下面一段典型的话:

周老道知之,尔万勿惶恐,我并非害尔者,只不能不借尔清净之地,以归我清白之身。尔可即速一面报知州主(尔可先报此地武官老爷,望武官老爷马上报告州主,所有信函并折匣均交武官老爷转呈),一面以银数两市一薄材,用沥青刷里,我衣冠俱已齐备,只将靴底皮掌割去,速将装殓入棺(临时自将右手四指误触刀刃,所以有血棺木,地方可与石掌柜商量,用二十余金亦可)。州大老爷想亦无可相验,我并非冤仇而死,俟其看视后,即行封钉,缝子多用漆漆几层,即候朝廷查办。后可用数两买一不系山陵禁地一块,速速入土。此节我嘱托贤牧伯,成全我一生忠爱之心。且天下黄土,何处不葬身,而必归乡里乎?

我匣内有京秤纹银四十五两零(我带来钢表并衣物,宅中自有记载),除费用外,可余廿余金,一并赠尔,为受惊薄仪。我儿子若来,我已令他再厚给尔也(我死于此,我儿子未能视含视殓,尔一切代他办理,我岂有到来不感激尔的道理。我身须好好防闲,勿令毁伤为荷)。想此事,州主亦断不令书差或有难为你之处,慎勿惧,此白(尔万不可动我信,并要紧折匣,明日一早即将我身解下,停在外间阴凉不见日)。

第二书云:

再告周老道知,我因住屋与尔师徒逼迫,恐其惊醒尔等解救,则我事败矣,故用自己带来洋药服之,则缳首之时,尔等锯亦无济,总之与尔无干。尔却不可似这几日,诸事把持,即尔徒尔亦不令承办我事(若仍把持,独自出主意,是尔自招其害,切切)。尔须好好尽心,速速报官,再明请本街老成、庙中首事人替尔指示一切。无多嘱,尔须速速报官,请帮手为要。

第三书云:

告周老道知,尔万万不可放闲人进房中来看,又不可令小儿们并妇女稍近我旁,此乃自尽其分,并非奇事,有何看处,识者方悯之不暇也。至嘱至嘱。

接着对他的儿子来说,他在信中表达了死的愿望,体现了许多儒家学者所怀抱的理想和信念,在其与子书中体现着其尊严、对古代血统的骄傲以及自己的恪尽职守。

吾儿志焕,尔闻信切不可惊惶过戚,致阖家大小受惊。尔母已老,尔妇又少,三孙更幼小可怜,尔须缓缓告之。言我已死得其所,不必轻生为忧。我家谱自前明始迁祖以来,三百载椒房之亲,二百年耕读之家,十八代忠厚之泽,七十岁清白之身。我少好游荡,作狎邪游,然从无疑我大节之有亏者,故同乡及两书院及门诸子,至今犹愿吾主讲席。我以先皇帝奉安有期,故昨年左爵(指军机大臣左宗棠)相聘书两来不就者,原以等今日也。



我自廿四岁乡荐以后,即束身自爱,及入宫后,更不敢妄为。每览史书内忠孝节义,辄不禁感叹羡慕。对友朋言时事,合以古人情形,时或歌哭欲其舞,不能已已。故于先皇宾天时,即拟就一折,欲由督察院呈进,彼时已以此身置之度外。嗣因一契友见之,劝其不必以被罪之臣,又复冒昧,且折中援引近时情事,未尽确实,故留以有待。今不及待矣,甘心以死,自践前日心中所言,以全毕生忠爱之忱,并非因数年来被人诬谤而然。

尔见此信后,不过来蓟州东至三十里之马伸桥三义庙内,周老道即知我死葬处所。我已托周老道买一棺木,里用沥青,我衣冠已齐全,嘱其将皮靴底皮掌割去。即于彼处买一块地,埋我于惠陵左近,岂不胜于家中茔地。况尔祖父、祖母,已有二叔埋于墓下,不必需我归于先茔也。此坟地自葬尔祖后,尔二叔以家务不能承担,于咸丰九年自裁于京师宅中。今我又因国家大事而亡,人必以为此地不祥,我岂信此等俗说者。尔必以为不可不扶柩而旋,只将我出京时所照小像到家中画全,以此作古来衣冠之葬,亦可,何必定移柩数千里之外,所费不少。

尔见信后,如朝廷以我为妄言,加以重罪,断无圣明之世,罪及我妻孥之理。尔可速即向通或有可通挪之处,即行拼凑出京,沿途只好托钵而回,万万不可逗留都中,又为尔父惹风波也①。

我最恨尔多言口快,自今以来,只可痛改痛忍。人对尔言尔父忠,尔并不可言不忠;人对尔言尔父直,尔并不可言不忠;人对尔言尔父直,尔并不可言不直。《马援诚侄》、《王昶诚子》二书,不可不熟读。

尔母幼时为武世家小姐,为尔外祖父、外祖母所最怜。 自到我家,替我孝养尔祖父母,贤名久播于我里,不过随我

① 这会引起慈禧太后毁坏其尸体。

未曾受用荣富。今已年老,又只有尔一人,尔姊已没,尔妹又不在面前,尔必好好奉侍回家。尔姊夫妹夫处,替我问好。再祖遗薄田数亩,全赖尔二叔、三叔把守,尔父无力焉。不惟无力,而且有破费处,尔能体我心,将此全让于尔弟。我亦知尔必不能学古人,即如我乡曹熙堂太守分家,倘可难得,家有大小,处置则一也。尤望尔三弟兄永远同居,更佳更佳。尔妇亦系旧家女,颇知大理,告知尔妇,家中弟兄全在妇女调和。吾记得吾乡铁绍裘观察遗我善书内,有足全妇女调和。吾记得吾乡铁绍裘观察遗我善书内,有兄妇人,以死猪假作死尸,辗转感动其夫,仍与其弟和美兄妇人,以死猪假作死尸,辗转感动其夫,仍与其弟和美者,此妇乃大英雄手段,岂敢望于尔妇?只时时化导尔妇,明于家务人,必能见听也。三小孙要紧,不及复见矣。书至此,泪下搁笔逾时矣。我所带四十余两,除蓟州贤牧伯令周老道。

尔到蓟州时,先谒见州主贤伯,我已函托矣。尔到三义庙,可再从优给与压惊钱。归京后,俟我此事已定,朝廷查办后,总以速速出京为要。东和处我欠京钱四百千,数十年交好,不可累他,毕生意可以还清,以全始终。尔初当大事,必然手忙脚乱,要知我之一死,固不敢逼朝廷作何处置,然自问此心,可以不愧。君子论是非可否,不计祸福利害,尔又何必过为忧虑乎!张香涛先生(指张之洞)幼樵并安副前,均致候,且如前时聚谈时,不可得矣,不胜感叹。到即去见湘阴爵相(指左宗棠),爵相虽待我不终,然亦离间。诸使然,无怪其然。而知己之感,耿耿在心,尔可为我请解祖安,必不令尔无馀饭处所也。吾乡亲友并素所拖累者,不及一一作礼。老娘娘并徐姑娘,可极力周全为是。尔岳父致意,伊女为我生三孙,乃我家大功臣,至于未必人则在自立,不可靠人,丈人在则可,丈人没则不可。尔姝夫处,我在则可靠,我死则不可专靠,尔姊夫处亦然。速速起程回家。



速速速速速。尚有许多未尽事宜,不能细记,缘时有限,不及也。

第四书云:

志桓再知:周老道我甚不放心,然亦小人图利,尔不可 难为他,我已托州主贤牧伯矣。此等小人,只当念其好,忘 其不好处。我一生最恶牵扯他人,今不能不借他庙内,以为 安厝我之地方。棺木只用十余两,葬地不过一席,亦只数 金,我罪臣不可厚也。至我之所以迟迟到今日者,以国家正 有大事,岂可以小臣乱宸听。况时值圣朝,我两宫皇太后并 我皇上,宵旰勤劳,数年所降谕旨,无不人人称快。我每读 之,至于泣下,恨我已衰,不能出力。叠山先,文山后;睢阳 早,许远迟;尔父岂敢仰比古人。且当圣明之世,遇圣明之 主,岂能与唐中衰宋末乱比。况又非唐明宋理之君,然其处 死则一也。世乱识忠诚,非佳语,亦非吉兆也。慎勿惊为奇 事,我不遽引决者,正为俟朝廷大事峻耳。尔可遵我前函 谕,作速奉尔母并眷口回家。好好教三孙读书,以备将来选 用,不必扶柩而回也。不能尽言,谕尔大小两函,不妨呈贤 牧伯刘公阅看,亦不妨人人见之。惟两奏草底,尔亦不可拆 看。我已封固,夹在卷夹内,请刘公交尔。

他上给君主的奏折,实际上(正如他在给他儿子的信中明白表示的那样),是对帝国堕落的统治者的控诉,顺便说明他对帝国继承问题上的正统观点。导言中已经提出了他要写的对象,希望作者的死能促使慈禧太后在为同治帝选择未来合法继承人的时候,能够符合王朝的先例和法律。这份特别文件的内容如下:

奏为以一死泣请懿旨,预定大统之归,以毕今生忠爱 事。怯罪臣闻治国不讳,安国不忘危。危乱而可讳可忘,则 进苦口于尧舜,为无疾之呻吟,陈隐患于圣明,为不祥之举 动。罪臣前因事愤激,自甘或斩或囚,经王大臣会议,奏请 传臣质讯,乃蒙先皇帝曲惕矜全,既免臣于以斩而死,复免 臣于以囚而死,又复免臣于以传讯而触怒而死。犯三死而 未死,不必求生而再生,则今日罪臣未尽之余年,皆我先皇。 帝数年前所赐也。乃天崩地坼,忽遭十三年十二月初五之 变,即日钦奉两宫皇太后懿旨,大行皇帝龙驭上宾,未有储 贰,不得已以醇亲王之子,承继文宗显皇帝为子,入承大 统,为嗣皇帝。俟嗣皇帝生有皇子,即承继大行皇帝为嗣。 特谕。罪臣涕泣跪诵,反复思维,以为两宫皇太后一误再 误,为文宗显皇帝立子,不为我大行皇帝立嗣。既不为我大 行皇帝立嗣,则今日嗣皇帝所承大统,乃奉我两宫皇太后 之命,受之于文宗显皇帝,非受之于我大行皇帝也。而将来 大统之承,亦未有明文,必归之承继之子,自不待言。

罪臣窃以为未然,自古拥立推戴之际,为臣子所难言。我期二百余年,祖宗家法,子以传子,骨肉之间,万世应无闲然。况醇亲王公忠体国,中外翕然,称为贤王。观王当时一奏,令人忠义奋发之气,勃然而生。言为心声,岂容伪为,臣读之,至于歌哭不能已已。倘王闻臣有此奏,未必不怒臣之妄,而怜臣之愚,必不以臣言为开离间之端,而我皇上仁孝性成,承我两宫皇太后今日之心为心。而在廷之忠佞不齐,即众论之异同不一。以宋初宰相赵普之贤,犹有首背杜太后之事。以前明大学士王直为国家旧人,犹以黄望珑请立景帝太子一疏,出于蛮夷而不出于我辈为愧。贤者如此,遑问不肖,旧人如此,奚责新进,名位已定者如此,况在未定,不得已于一误



再误中,而求一归于不误之策。惟仰祈我两宫皇太后再行明白降一谕旨,将来大统仍归承继大行皇帝嗣子。嗣皇帝虽百斯男,中外及左右臣工,均不能以异言进,正名定分,预绝纷纭,如此则犹是本朝子以传子之家法。而我大行皇帝,未有子而有子,即我两宫皇太后未有孙而有孙,异日绳绳揖揖,相引于万代者,皆我两宫皇太后所自出,而不可移异者也。罪臣所谓一误再误而终归于不误者此也。

彼时罪臣即以此意拟成一折,呈由督察院转递。继思 罪臣业经降调,不得越职言事。且此何等事,此何等言,出 之大臣重臣亲臣,则为深谋远虑;出之小臣疏臣远臣,则为 轻议妄言。又思在廷诸臣忠直最著者,未必即以此事为可 缓,言无益而置之,故罪臣且留以有岛。洎罪臣以查办废员 内,蒙恩圈出引见,奉旨以主事特用,仍复选授吏部,迩来 又已五六年矣。此五六年中,环顾在廷诸臣,仍未有念及于 此者,今逢我大行皇帝永远奉安山陵,恐遂渐久渐忘,则罪 臣昔日所留以有待者,今则迫不及待矣。仰鼎湖之仙驾,瞻 恋九重;望弓箭于桥山,魂依尺帛。谨以我先皇帝所赐余 年,为我先皇帝上乞懿旨数行。于我两宫皇太后之前,惟是 临命之身,神志瞀乱,折中词意,未克详明,引用率多遗忘, 不及前未上一折一二,缮写又不能庄正。罪臣本无古人学 问,岂能似古人从容。昔日有赴死,而行不复成步者,人曰: "子惧乎?"曰:"惧。"曰:"既惧何不归?"曰:"惧吾私也,死 吾公也。"罪臣今日亦犹是。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 死,其言也善。罪臣岂敢比曾参之贤,即死其言亦未必善。 惟望我两宫皇太后我皇上怜其哀鸣,勿以为无疾之呻吟, 不祥之举动,则罪臣虽死无憾。宋臣有言:凡事言于未然, 诚为太过;及其已然,则又无所及,言之何益?可使朝廷受 未然之言,不可使臣等有无及之悔。今罪臣诚愿异日臣言

之不验,使天下后世谓臣明。等杜牧之罪言,虽逾职分;效 史鳅之尸谏,只尽愚忠。臣尤愿我两宫皇太后我皇上体圣 祖世宗之心,调剂宽猛,养忠厚和平之福,任用老成。毋争 外国之所独争,为中华留不尽;毋创祖宗之所未创,为子孙 留有余。罪臣言毕于斯,愿毕于斯,命毕于斯。

附言

罪臣曾任御史,故敢冒死具折,又以今职不能专达,恳由臣部堂官代为上进。罪臣前以衙门所派随同行礼司员内,未及派及罪臣,是以罪臣再四面求臣部堂官大学士宝鋆,始添派而来,罪臣之死,为宝鋆所不及料,想宝鋆并无不应派而误派之咎,时当盛事,岂容有疑于古来殉葬不情之事,特以我先皇帝龙驭永归天上,普天同泣,故不禁哀痛迫切,谨以大统所系,贪陈缕缕。自称罪臣以闻,谨具奏折上。

第十章 慈禧成为唯一的摄政者

举国为同治帝送葬的仪式举行完毕,他的遗体经过朝廷占星家挑选吉利日子而得到安排,多亏了吴可读,他的亡灵才得到了安抚。太后郑重地答应在合适的季节为他规定一个合适而且合法的继承人,紫禁城里的生活在东宫和西宫皇太后的联合摄政下平静下来,重新进入了最佳状态。

但是不久新皇帝,一个紧张而又脆弱的男孩子,成为了慈禧的眼中钉,而正是她将其推上皇帝的宝座。当他由婴儿期进入童年,正是大约掌握普通知识的年龄,据说在宫里深得慈安太后的喜欢,受到慈安太后友善和同情的对待,因此她赢得了孩子的心。在他天真无邪而又孤独的青年时期,他经常到东宫那里去;然而慈禧,她的傲慢、决不容忍有竞争对手,即使幼小皇帝的一举一动也不能掌握在另一个妇女的手中。也不乏有人经常告诉她或是她的同僚,这一切都是出于私下和隐蔽的动机,鼓励这个孩子反对并冒犯她。在这些情况下,年轻的皇帝不可避免地成为两个妇人之间嫉妒和摩擦不断增加的原因。

慈禧无疑憎恨慈安太后的教唆而形成了这个男孩的性格。 在朝廷上,所有的人和一切的事情都可能成为阴谋和党派的工具,年轻皇帝的态度不能不引起她的深切关注。她意识到慈安永远不会成为她的强大对手,因此慈安应该欣赏皇帝的自信并赢 得他的支持,鼓动他成为反对她的一派的中心(正如他所做的),这对她的形势可能就有点不妙了。当皇帝的少数派越是变本加厉的时候,对于她来说采取所有可能的防范措施就越是必要的。前此乾隆帝有一妃子,因为奢侈游戏的原因,而失去了母后的欢心,被迫赐死。

两宫摄政之间发生的进一步摩擦的原因是在 1880 年东陵 的巡行,当时皇帝已经九岁了。在这个场合下,慈安明显受到恭 亲王的鼓动,坚决不肯相让,坚持在对祖先陵墓举行的所有祭拜 仪式上的优先权,在每一个祖坟前面行俯卧的礼仪。当两宫太后 到达咸丰的陵墓时,发生了严重的摩擦。慈安作为已故君主的贵 妃,声称她有主祭的地位,并同时将她的同僚归入右边的位置, 让最受尊敬的左边的地方空着。因为慈禧对这些感到不满,慈安 继续提醒她,她们是共同摄政。向咸丰帝献祭就成了疑问,慈禧 声称她作为贵妃具有优先权,在死后她已升到母后的地位上。作 为贵妃,礼仪要求她在献祭的时候要在一边略靠后的位置上,但 是留给尊敬的慈安的空位属于咸丰帝第一个宫妃的位子,这个 妃子在他即位之前已经死了,死后被追封为贵妃。慈禧意识到这 种加在她头上的的侮辱是恭亲王和皇族贵族鼓动的结果,她不 打算屈服,她专横地坚持要按自己的实际品级和权利采取相应 的地位。争吵非常尖锐。慈禧正如她所盼望的,度过了这段最难 熬的日子。她每想到在祖先坟墓前的场景,以及当着周围大量随 从的面对她的侮辱,从各方面来说对她的地位都是严重的挑衅。 她已经在这次事件中丢尽了脸面,事实上这也影响到了她以后 的行动和她与同僚之间的关系^①。

① 很奇怪她会注意到在帝陵前经常发生不体面的争吵,其中的悲痛和激情,长久地郁积在宫廷中,发现了表达意见的机会。像这样的情况发生在1909年,在埋葬慈禧的时候,同治帝和光绪帝在世的宫妃们对于隆裕太后类似的优先权问题发生了争吵,拒绝返回城内,一直愤怒地留在坟前,后来才在派出的王朝贵族的劝说下谦恭地回去,对于正统来说到处都是大的丑闻。

在到东陵巡行的队伍中,荣禄是负责皇家卫队的总指挥,他 是最值得两宫太后信任的护送人员。不久在返回北京以后,即使 他作为慈禧面前最喜欢的人,也因为自己的行为而招致了她的 不快。自从在热河由于载垣等人的共谋,尤其是在随后同治帝死 后的危机中,这个强悍的满洲人深得慈禧的宠爱和信任。作为她 的管家,他一直有进入紫禁城的权利。但是在1880年,无疑他因 不慎与已故皇帝宫中的嫔妃私通,饱受了对不自由的宫廷生活 的厌倦之苦。这个丑闻是由皇帝的老师翁同龢在太后面前禀报 的,但太后和荣禄之间从来没有丧失过爱。经过这次事件之后, 宫廷中谣传四起。慈禧碰巧在宫廷中妇女的闺房中发现了他的 勾当。荣禄立刻被剥夺了所有的职位,在接下来的七年内过着闲 居的生活。在这种情况下慈禧虽然保持住了她的高傲,但却由此 丧失了可以信赖的忠诚顾问。不久,她就发现在那些奉承她的朝 臣中间没有一个人可以替代他的位置;她非常想念他睿智的讨 论、勇气和忠诚。但是一旦将他打发掉,她又极不愿意在他面前 因为改变念头而在朝廷中丧失颜面。他的免职无疑加剧了她和 慈安太后之间的摩擦,因为她怀疑慈安是与荣禄联络的同党。

最终于 1881 年 3 月,两宫太后之间发生了严重的争吵,争吵主要是大太监李莲英以及他态度上的傲慢而引起的。慈安抱怨说她同僚最喜欢的这个忠诚奴仆无视自己的存在,使她根本没有权威,因此她才会被她自己的下属讽刺。她对此事甚为不满。她于是很快就揭发这个大太监臭名昭著的污行,那就是尽人皆知的所谓"九千岁",这个无赖使她十分恼怒。^①

此时争吵特别厉害,一直以后影响到两个太后之间的关系 根本无法和解。大家都心照不宣,普遍认为怒火到了严重的地

① 这个称呼原来是给予明代的一个太监,由于他对风流放荡的主子的影响,他死后皇帝对他给以褒扬。同样的称呼也曾被宦官安得海使用。

步,是任何措施也解决不了的。况且慈禧太后对她权威的任何挑战都非常不耐烦,当时普遍有人认为是慈禧太后用毒药害死了她的同僚。在东方的朝廷中发生这样的谋害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他们拿不出证据作为反驳。因为不幸的事实是那些对慈禧太后野心造成阻碍或者那些招致她不快的人,常常都以不幸而终。当然这一切我们要想置之不理,就不能不对各种场合所发生的邪恶的阴谋视而不见。但是这些情况太多了,以至不能完全被仅仅看作是一种巧合。在当时,慈安太后突然得病而且是一种神秘的病,根据朝廷诏书上说的话说她"驾鹤西行",在3月10日的晚上去世了。按照当时习惯的规定,在她死亡之前要草拟一份遗诏,而且这份诏书应该被后人看到,但是当时几乎没有一点遗诏的痕迹。这一切连同她的死亡一样,早已由她的残忍的同僚安排好了。在提到咸丰帝的贵妃的时候,年幼的皇帝记录了以下这样的事实:皇帝对她给予他的教育进行了公正的评价(她对皇帝的教育一直非常感兴趣)。诏令中的内容如下:

……且自御极以来,典学维勤,克懋敬德,予心弥深欣慰。虽当时事多艰,旰宵勤政,然幸体气素深强健,或冀克享遐龄,得资颐养。本月初九,偶染微疴,皇帝侍药问安,祈予速痊。不意初十日病势陡重,延至戊时,深思渐散,遂至弥留,年四十有五。母仪尊养,垂二十年,屡奉庆典,迭晋徽称,夫复何憾。

慈安生前曾恳求在她死后要以简朴的风格办理她的丧事,皇家致丧的日期从27个月减到27天。她的诏书的最后颇富有同情心,好像慈禧早已掌握了诏令的草拟权,因为她在诏令中把慈安描绘成一个"在宫廷中崇尚节俭的榜样"。她生前在她举行的宫廷仪式中不断阻止所有浮夸的作风。正如许多年来御史和高级官员



们对慈禧的控诉,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提到慈禧的铺张浪费。与慈安最后请求举办节俭的葬礼作为她简朴的生活的写照相比,无疑对慈禧来说是明显的讽刺。

慈安死了。年轻时的玩伴,这个姑娘过去已经无数次面对庄严而神秘的紫禁城,后来成为女人后,因为不能为皇室诞下继承人,不得不抹掉自己的性格转而支持慈禧太后。慈禧太后多年以来懦弱的竞争对手——慈安再也不会给她制造麻烦了。从此以后,不用再篡夺权威,慈禧就能自由地掌握帝国这条大船,她成为帝国唯一的摄政者。

慈禧共同摄政的同僚死了以后,她从长期存在的是非中解脱出来,她终于获得了自由可以为所欲为,她的野心就是将由她单独毫无争议地控制国家的意志,成为名副其实的国家首脑。许多年来,自从她最喜欢的太监安得海被恭亲王和联合摄政的慈安撤换以来,她与恭亲王的关系一直很糟,因为她嫉妒他的影响及在政治才能方面声名鹊起的声誉。几年前她让恭亲王担任政府的顾问,从他那里学到了他行事的风格,并为未来的政府描绘了蓝图。慈禧不仅要给他分配公务,而且希望从他那里获得成熟的经验,尤其是在外交方面的经验,在必要的时候她能容忍朝臣的抱怨。1884年,不管怎样,她觉得已经强大,足够独当一面,与法国的战争(是因为中国要求对东京即越南北部的宗主权而引起的争端)给了她一个机会和借口铲除恭亲王和他的军机处同僚,并给他以致命的打击。

她很快找到的一个将他撤职的借口是法国在闽江上摧毁了中国不堪一击的舰队,但是实际上太后陛下的真实理由是她相信恭亲王正和年轻的皇帝一起预谋反对她。他最近在某种程度上负责朝廷的一切上奏,因为在几份奏章中几个御史有力地公开谴责她道德堕落、挥霍无度。

她下诏解除这位政府的顾问,充分展示了她的手腕,从中

也能说明这个非凡的女人之所以能够保持这么长久而成功的 统治的原因。她所提到的事实与后来的历史有着更多直接而 有趣的联系:

现值国家元气未充,时艰犹巨,政多丛脞,民未敉安, 内外事务,必须得人而理。而军机处实为内外用人行政之 枢纽, 恭亲王奕䜣等始尚小心匡弼, 继则委蛇保荣。近年爵 禄日崇,因循日甚,每于朝廷振作求治之意,谬执其见,不 肯实力奉行,屡经言者论列,或目为壅蔽,或劾其萎靡,或 谓簠簋不饰,或谓昧于知人。本朝家法綦严,若谓其如前代 之窃权乱政,不惟居心所不敢,亦实法律所不容。只以上数 端,贻误已非浅鲜。若仍不改图,专务姑息,何以仰副列圣 之伟业贻谋?将来皇帝亲政,又安能臻诸上理?若竟照章一 一宣示,既不能复议亲贵,亦不能曲全耆旧,是岂朝廷宽大 之政所忍为哉?言念及此,良用恻然。恭亲王奕䜣、大学士 宝鋆入直最久,责备宜严。姑念一系多病,一系年老、兹特 录其前劳,全其末路。奕䜣着加恩,仍留世袭罔替亲王,赏 食亲王全俸,开去一切差使,撤去恩加双俸,家居养疾。宝 鋆着原品休致,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李鸿藻内廷当差有 年,只为囿于才识,遂致办事竭蹶。兵部尚书景廉只能循分 供职,经济非其所长,均着开去一切差使,降二级调用。工 部尚书翁同龢甫直枢廷,适当多事,惟既别无建白,亦有应 得之咎,着加恩革职留任,仍在毓庆宫行走,以示区别。朝 廷于该王大臣之居心办事,默察已久,知其决难振作。诚恐 贻误愈重,是以曲示矜全,从轻予谴。初不因寻常一眚之 微,小臣一疏之劾,遂将亲藩大臣投闲降级也。

结果诏令一下,恭亲王就出现了退休的一幕,直到 1894 年

ing in

一直身份低微、没有得到任用。在发生了与日本战争的首次灾难之后,慈禧尽管已老但仍很明智,再一次向他寻求帮助。他再也没有享受到像早年初次摄政时的那种对慈禧太后的影响力,但是在他复职以后直到 1898 年去世,他在外国人中的名声还是挺大的。慈禧尽管不喜欢他,也不得不承认他已经不失尊严地接受了对他的降级。

在发布了以上的诏令以后,恭亲王被礼亲王成功地提拔上来,礼亲王是八个亲王家族的首领及努尔哈赤小儿子的后裔。他参与军机处的工作,在所有军机大臣中,比张之洞和孙毓文这些同僚地位略高^①。而后者是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龢的死敌。在任命他为军机大臣的时候,慈禧遵循她一贯喜欢的方法,在她的顾问中制造纷争,以便保持在他们之间由冲突势力所形成的她权威的平衡。

太后陛下的第二步就是激起暴风雨般的反对和批评。她命令在紧急问题上,军机大臣在向皇帝建议之前,应该与皇帝的父亲醇亲王协商,但是又补充皇帝在获得了大多数的许可后,她可进一步地就重大问题发布指导。这不仅完全是新的而且是一个不成文的改变,因为这事实上使皇帝的父亲成为执行者的头领,但也潜藏着对 1875 年给予国家的庄严保证的破坏,即关于给同治帝培养一个继承人。这一度激起了强烈的恐惧,醇亲王由此可能劝说他的儿子忽视了已故皇帝所立下的先祖的要求,因此构成了新的醇亲王家系。采用这样的策略对醇亲王有莫大的诱惑,因为与他和他的妻子(慈禧的妹妹)协商在他们死后就可享受到皇家的头衔和皇家的荣耀。在那种情况下,同治帝的统治事实上被取消了,后代传到大清王朝的远支就成为可耻的末流而不被

① 孙氏到 1898 年 2 月一直得到宠幸,皇帝受翁同龢的影响想解除他的职务。当时慈禧太后对国事漠不关心,大量时间花费在戏院和颐和园中的娱乐上,对宫廷中的政治作壁上观,因此孙氏的生活一度处于真正的危险之中。

尊崇了,叶赫那拉氏族就成为最有影响的家族。因此造成将来范围广泛的争吵、叛逆、计谋和朝廷中的阴谋诡计。事实上这种地位造成某种程度上颇类似于英国历史上约克家族和兰开夏家族的竞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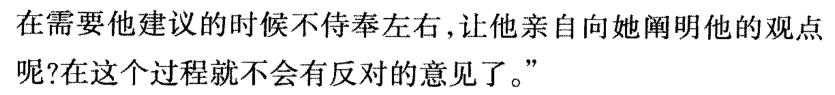
一个皇族成员盛煜及其他学者,在上奏中强烈地要求慈禧太后取消这个任命并建议如果真需要醇亲王的意见的话,应该直接向她禀报而不是向军机处禀报。在奏臣中引起了许多争论,所有的人都盘算着挽回醇亲王的颜面而阻止他接受这个职位。他们怀疑他的健康是否能承受得住那样的压力,这个职位的责任与他的高位相一致;同时他们预见授予他独裁权力实际上无疑使他成为不受欢迎的人;结果太后将会是第一个表示悲痛的人。

此外,嘉庆皇帝不是曾经宣布(在1799年)凡是亲王世系,除了在紧急的情况不能利用自己的职权参与军机处的事务吗?

"的确是这样。"他们总结说,"凡出身亲王的人,利用职权,不能像普通国事那样遭受同样的惩罚,因为这个原因,他不应当担任政府职务。恭亲王曾经拥有这样的高位,但只是临时的,在任何情况下,与他协商的权力都远远小于赋予醇亲王那样的权力。因此我们尊敬地邀请你陛下虔诚地遵照王朝的法律,取消赋予醇亲王商议国事的诏令。"

作为拒绝之理由,请愿书起草者发现醇亲王并没有指望参加每天上午宫廷中的会议,他也没有篡夺帝国的特权让军机大臣到他的居处开会,御史们还不规则地公开指责亲王作为军机处之首脑所犯的错误。

御史赵尔巽(一个正直的官员,后来在满洲和四川担任总督)也以同样的口气上奏,如果一切都要醇亲王决定的话,他就发现军机处显得人满为患,作为皇帝的父亲,他的地位使他根本不可能胜任这个职位。"为什么,"他说,"她太后陛下不命令亲王



对于这些抗议慈禧回答道:

……圣谟深远,允宜永遵,惟自垂帘以来,揆度时势不能不用亲藩。此不得已之深衷,当为在廷诸臣所共谅。……谕令醇亲王奕谖与诸军机会商事件,本为军机处办理紧要事件而言,并非寻常诸事,概令与闻,亦断不能另派差遣。……始暂时奉命,此中委屈,尔诸臣岂能尽知耶?……经此次剀切晓谕,在庭诸臣,自当仰体上意,毋得多渎。盛显等奏,应毋庸议。

这份官方抄件有趣地提示着英国伊丽莎白女王,她在处理 类似对于忠诚和尽职的问题上与慈禧太后有着惊人的相似。

第十一章 退休的慈禧

1887年光绪已经十七岁了。慈禧看到她面临着从统治内外的迹象上看都有归政于光绪的必要。这个变化自然容易被她周围的那些喜欢逢迎的大臣和皇室贵族所理解,这些人在最后的十年里都沐浴在她那无拘无束的权威和保护的阳光之中,因而他们的地位和优势可能会面临着另外集团的威胁。因此她希望从责任重大的公职上退休。一点也不感到奇怪的是,请愿和抗议不断涌来,乞求她继续控制国务哪怕是一会儿。她决定不为这些劝说所动。直到1889年2月她才决定把国家的统治权移交给皇帝,这时皇帝和她的弟弟桂祥亲王女儿的婚姻已经确定。

慈禧当时已经五十五岁了。她掌握着天朝帝国的统治已经将近三十年。她尝到了独裁政治的甜头,对她的统治能力非常满意,但她好像并不想享受自己的劳动成果,她乐于将正式的紫禁城的国事交出来而自己在颐和园中过着相对自由的生活,而颐和园当时也正在重建中。她总是渴望变化,她被大臣们和官方文告折腾得厌倦了,列强对中国边界领土的垂涎带来了很大的压力,使她对辉煌的宴游和休闲也感到毫无兴趣。她不能一直待在朝廷上,光绪帝还活着,只要不是公然篡夺的行为,而仅能等到他受到考验、发现自己的欠缺,就没有什么正当的理由不放手让他去处理政务。一些外国和中国的作家一定会归因于这一时期



她的放任政策,认为她的手腕尽管隐蔽,但从来没有从紫禁城的国家事务中抽身而退。在某种程度上这种看法得到了验证;但是慈禧在颐和园的退休,粗略地讲持续了十年,在这相当长的时期内她无疑不再关心国事,更不用说这直接影响了她内库的补充。

但是当剥开她统治外在的和看得见的迹象,可以看到慈禧无意要成为不容忽视的力量,因为她与当时的国家事务失去了联系。从她退后在北京的山脚下建立的豪华的隐居来看,她可以密切注视皇帝的作为,并在首都和各省保护她私人追随者的利益。她从来没有放弃过任命大太监以解除官员的权力。

在让皇帝和她的侄女订婚后,慈禧避免再犯以前在她的儿子同治帝身上所犯的错误,他与善良而勇敢的皇后的婚姻成为反对她的危险的诡计,直到死后才摆脱了对她的冒犯。这份经历提醒她,在目前情况下,她要选择与皇帝巧妙的关系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就必须在他身边安插一个人经常监视并向她报告皇帝的行动和倾向,她天生拥有叶赫那拉家族的智慧和意志力。最初她与皇帝关系非常糟糕。他们之间经常爆发激烈不断的争吵,这在朝廷中已不是什么秘密,在这些争吵中年轻的皇帝通常都成为胜利者。造成的自然结果是,光绪帝培养并表现出对两个贵妃的喜爱,这两个著名的贵妃分别是"珍妃"和"瑾妃"。

皇帝设想自己统治伊始,就对那些叶赫那拉氏族的高级官员表现出强烈的感受,趁此机会应当加强自己的地位和权力,这就必须将皇帝父亲协商的权力提高到比她已拥有的权力更大的地步,这关系到他作为皇帝的神圣性。这个建议一提出来,便遭到了慈禧太后的拒绝,说是为了给醇亲王一点"颜面"。这说明在中国的王朝事务中的潜流是如此困难,是欧洲人很难追寻的。

醇亲王追随者的观点在向慈禧太后的上奏中再一次提出, 这个人便是吴大澂,以前曾做过监察御史,当时担任黄河河道总 管的职务。在这张奏折中,他提出要让醇亲王担任海军部部长, 并赞扬了他的为国敬业精神、热情和忠诚,看到他毕竟是皇帝的 父亲,因此在王朝上下享有崇高的敬意,为了表示这份孝心,皇 帝应该马上颁令。请愿者还进一步劝告说作为天子应该得到权 威的特别认可,应该尊敬父母,遵循孟子的"圣人人伦之至"。像 通常一样,这篇奏折强调他对历史先例的引用,并举了一个例 子,提到在乾隆帝编辑的朱熹的著名历史著作中,宋代的两个党 派在授予皇帝父亲的称号上发生了矛盾(公元 1050 年)。在那个 例子中乾隆陛下(作为一个评论者)反对历史学家们的观点,因 为他支持皇帝的父亲并为之辩解,作为对孝道的提倡这个问题, 应该格外尊崇。他引用了明代(公元 1525 年)的一个例子,尽管 他父亲过去只有亲王的头衔,皇帝还是想把他的父亲升到皇帝 的等级上。换句话说,乾隆帝把以前王朝的先例当作最高权威, 把父子之间的血统关系放在高于其他一切关系的习惯之上。请 愿者最后建议, 尊醇亲王为太上皇的称号, 慈禧太后应当在她统 治的最后实践中宣布这一点,因此皇帝陛下对孝道的虔诚才能 彰显。

有一切理由相信以上的请愿书立刻触动了有关官方,使得 她有机会将她自己的观点列入记录,并赋予醇亲王家族极大的 荣耀。在赞扬了亲王和他始终不渝的忠诚以后,她继续说:

钦奉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皇太后懿旨。本日据吴大 澂奏请饬议尊崇醇亲王典礼一折,皇帝入继文宗显皇帝, 寅承大统。醇亲王奕谖谦卑谨慎,翼翼小心,十余年来,深 宫派办事宜,靡不殚竭尽心力,恪恭尽职。每遇优加异教, 皆再四涕泣恳辞,前赏杏黄轿,至今不敢乘坐。其秉心忠 赤,严畏殊常,非徒深宫知之最深,实天下臣民所共谅。自 光绪元年正月初八日,醇亲王即有预杜妄论一奏。内称历 代继统之君,推崇本生父母者,以宋孝宗不改子偁秀王之



封为至当。虑皇帝亲政后,金壬倖进,援引治平嘉靖之说, 肆其奸邪,豫具封章,请俟亲政时,宣示天下,俾千秋万载, 勿再更张。其披沥之忱,自古纯臣居心,何以过此!此深宫 不能不嘉许感叹,勉从所请者也。兹当归政伊始,吴大澂果 有此奏,若不将醇亲王原奏及时宣示,则后此邪说竞进,妄 希议礼梯荣,其患何堪设想?用特明白晓谕,并将醇亲王原 奏发抄,俾中外臣民,咸知我朝隆轨,超越古今。即贤王心 事,亦从此可以共白,嗣后阙名希宠之徒,更何所容其觊觎 乎?将此通谕中外知之。

醇亲王原来的奏章呈上的日期是 1875 年,除了其中多所陈述以外没有特别的重要性,即使在当时那个时候,在帝国继承问题上仍然产生了危机感,相当多的人都渴望对未来的形势作出一些调整。他在奏折中所表达的意思已经清楚地加以晓谕,就是他希望阻止那些谄媚者以他的名义在紫禁城中结成党派,这些念头(可以看得到)已经过去。他表示对陛下开始的统治感到悲痛,"官员来源混杂会导致他们自以为,通过狡猾而不忠的建议,他们就可以蛊惑皇上,通过制造纠纷的机会他们就可以升到高位"。

皇帝的父亲因此继续保持世袭亲王的头衔。

不久以后慈禧太后从公职上退下来,皇帝的父亲醇亲王也得了病,最后病情加重,直到1891年1月1日死去。1890年,监察机构,对法律和孝行的虔诚的礼仪和法律的惯例十分关注,抓住时机,上了一份抗议的奏折,吸引了她太后陛下注意自己的责任,以及皇帝陛下的责任,包括探访废疾者的责任。慈禧太后指责检查机构作为对他们的回答,由此使她坦率地注意到自己的行为,这种举止不由得使我想起了伊丽莎白女王处理类似抗议的方法。不管怎样,她得到暗示,在1890年夏季,不断地去醇亲王的病榻前问候。

亲王一直得到慈禧太后的欢心,她把他当作她的兄弟一样喜爱;她对他的死感到遗憾,感觉到自己失去了一个聪明而果敢的顾问,他经常给她的政策提出指导性的意见。他是一个坚定的满洲人,并对同族人的权力和特权保持警惕,他在东京(越南北部)战役以后召开的军机会议上说的话将被永远铭刻在中国历史上。"那样更好,"他说,"宁可把天下送与洋鬼子,也不愿使汉人得之。"这句话激起了广东人反抗满洲及其统治的不满情绪。

她在政令中对亲王的死表示哀悼,并盛赞其在担任宫廷管理、海军大臣[®]和满洲军队统帅方面的杰出贡献。慈禧太后对哀悼仪式给予了详细的安排,并以她的名义指派了主祭的西藏法师和捐赠了盖在遗体上的床单。她明显征求过他的意见(按照中国的表示尊敬的观念),称他为"已故的皇帝的父亲",并要求葬礼既要表现对他的爱戴又要表现他孝顺虔诚的一面,同时不要违背已故者一贯的谦逊态度。通过这些方式,一切都按照她最喜欢的"中庸"的准则行事。她希望在其他问题上要树立"压倒的趋势",打消他们想进一步利用醇亲王家族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的野心。最后,按照乾隆帝所定下的先例,她宣布将已故亲王的住所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留作为他自己祖先的祭祀厅,另辟一地作为光绪帝出生地的纪念。

1894年慈禧太后已届六十岁,按照中国的观念,是要隆重纪念并感恩的大事。为了令她不断欢喜,并确立她的声誉和影响,老佛爷盼望在颐和园举行无与伦比的盛大的周年盛会。颐和园又叫夏宫^②,按照皇帝的命令,从1889年以来由海军部和其他政府各部筹措资金一直在重建,这时才刚刚完工。大多数省的高级官员被召集到京城来参加这些节日(有助于作为对他们的补

① 亲王在海军和军事重建上著名的贡献,其结果在三年以后得到了证明,但并没有得到整个国家的满意,尤其是在与日本的战争中。

② 从地名册的文句判断其意是"给老人天赐的休息与安宁。"



偿),在他们中间,忠诚的荣禄一度回到老佛爷的身边,并荣升为北京戍守部队的指挥官(在他人生最后的三年内他一直待在西安当闲职的鞑靼将军)。帝国的每位官员都被"邀请"捐献自己薪水的 25% 作为生日礼物送给慈禧太后,仅这一项收入就达到了几百万两白银,为豪华的欢宴准备好了一切。为了显示对她老人家的尊崇,在北京和颐和园之间的大路上矗立的凯旋拱门达五英里之长,而当时不断的灾难正突然袭击着中国,不久以后就爆发了中日战争,使得她不得不重新考虑当时的形势,最终取消了祝寿的安排。她以皇帝的名义发布了略感悲惨的诏书:

本年十月予六旬庆辰,率士胪欢,同深忭祝。届时皇帝率中外臣工诣万寿山行庆贺礼,自大内至颐和园,沿途跸路所经,臣民报效,点缀景物,建设经坛。予因康熙乾隆年间历届盛典崇隆,垂为成宪,又值民康物阜,海宇又安,不能过为矫情,特允皇帝之情,在颐和园受贺。讵意自六月后,倭人肇衅,侵入藩封,寻复毁我舟船,不得已兴师至讨,刻下干戈未戢,征调频仍,两国生灵,均罹锋镝,每一念及,悯悼何究。前因念士卒临阵之苦,特颁内币三百万金,俾资饱腾。兹者庆辰将届,予亦何心侈耳目之观,受台莱之祝耶?所有庆辰典礼,着仍在宫中举行,其颐和园受贺事宜,即行停办。钦此。朕仰承懿旨,孺怀未安,再三吁请,未蒙慈允,敬维盛德所关,不敢不仰遵慈意。

中国被日本的军队彻底打败,这对大清王朝来说无疑颜面扫地,并且引发了南方各省要求改革的激烈狂潮,最终导致了政变和义和团起义。无疑,战争的后果能否在不牺牲和被羞辱的情况下避免,在这一点上,慈禧太后表现出了超常的睿智,为了避免担当最后战争失败的责任,皇帝必须表达自己作为决策者的

身份并负出部分责任。她知道,正是由于大太监的建议,为了给她提供资金重建并装饰颐和园,海军已经多年资金短缺,而这一事实连中国当时最为著名的一些顾问也并没有意识到。

作为一方总督,李鸿章建议应该以武力保持中国对朝鲜的 宗主权,而他这一主张通常总是受到各方责备。但是从对这个问 题的个人认识上来说,我们可以认为,像许多帝国其他的部长所 面对的情形一样,在决定是否要冒对双方来说都是巨大的危险 之前的最后一刻他一直是犹豫不决的。关于这段历史,可能会更 翔实地保存在天津的总督衙门和北京的海关总署的文献,不幸 于 1900 年被毁,其中引起的直接原因也许从来没有被彻底地弄 清过。李鸿章也许意识到日本两次发动对中国的侵略,第一次 (1874年)以获得赔偿告终,第二次(1885年)被迫承认日本控制 朝鲜,这样的一再让步终于直接导致目前的危机。他意识到丧失 了对朝鲜的宗主权(那样对中国政府也没有什么好处),不久就 会导致丧失对满洲行省的控制,正如那些行省在1905年所造成 的命运未卜的事实那样。当时中国勉强同意签订了《朴茨茅斯条 约》,日本在外交上开始对中国所采取的敌意方法并对中国进行 的攻击是不合道理的。李鸿章完全知道日本多年来所做的准备, 也同样知道自己国家的海军和军事资源的缺乏,但是他像 1900 年的满洲人一样被官员们所包围,这些官员们对中国巨大的优 势充满着信心。他得到了驻朝鲜军队(袁世凯)的保证说英国即 将在日本开始的敌对行动中帮助中国。无疑英国对中国政府充 满同情,这一点很明显地反映在英国驻汉城(现首尔)总领事的 态度和行动中^①。

中国历史学家公开地对李鸿章鼓动朝廷和皇帝进行一场反

① 瓦尔特·希列尔先生,由袁世凯于 1908 年任命为军机处的外国顾问。当袁世凯被迫在日本人进军之前从汉城(现首尔)逃走,他由一支水兵护送到济物浦(即韩国的仁川港)。



对侵略的战争上进行控诉。这种责难在海外通常得到支持。事实的真相是李鸿章最初支持中国派军队镇压朝鲜的起义,但他反对采取任何可能导致与日本发生战争的措施。不管怎样,在最后的情形下,他一旦发现战争是日本的目标时,在德国军事顾问的积极劝说下,要作出应付一切的最后准备,他派出命运不济的"高升号",而当时"高升号"的全体船员的任务是在朝廷授权下到朝鲜了解战争的事实。"高升号"刚被击沉,他就得到战役灾难的报告,自然努力将他在战役中的责任减小到最低限度。

外国人责备他发动对日本的战争,正如他们以后攻击他将满洲卖给俄国一样;国人则攻击他背叛中国向日本求和。慈禧太后对这位总督也不是十分喜欢,尽管她钦佩其非凡的才能和机敏的处事。但是,就在战争之后,他受到了几个御史的攻击,她发现他的名字总是与被归咎的责难联系在一起,而她则总是为他辩护,这是她的一贯做法。1895年一个名叫安维峻的人大胆地谴责太后陛下和总督大人(指李鸿章)给中国所造成的灾难。他说:

安维峻奏:李鸿章平日挟外洋以自重,今当倭贼犯顺,自恐寄顿倭国之私财,付之东流,其不欲战,固系隐情。及诏旨严切,一意主战,大拂李鸿章之心,于是倒行逆施,接济倭贼煤米军火,日夜望倭贼之来,以实其言,而对于我军前敌粮饷火器,则有意勒扣之。有言战者,动遭呵斥,闻败则喜,闻胜则怒。淮军将领,望风希旨,未见贼,先退避,偶遇贼,即惊溃。李鸿章之丧心病狂,九卿科道亦屡言之,既不复赘陈。惟叶志超、卫汝贵均以革职拿问之人,藏匿天才,以节署为捕逃薮,人言啧啧,恐非无因。而于拿问之军,以节署为捕逃薮,人言啧啧,恐非无因。而于拿问之当,以节署为捕逃薮,人言啧啧,恐非无因。而于拿问之当,

儿戏也。而枢臣中竟无一人敢为争论者,良由枢臣暮气已深,过劳则神昏,如在云雾之中。雾气之说入而俱化,故不觉其非耳。

张荫桓、邵友濂为全权大臣,尚未明奉谕旨。在枢臣亦明知和议之举,不可对人言,既不能以生死争,复不能以利害争,只得为掩耳盗铃之事,而不知通国之人,早已皆知也。倭贼与邵友濂有隙,竟敢派李鸿章之子李经方为全权大臣,尚复成何国体!李经方乃倭逆之婿,以张邦昌自命,臣前已劾之,若令此等悖逆之人前往,适中倭之计。倭贼之议和,诱我也,彼既外强中干,我不能激励将士,决计一战,而乃俯首听命于倭贼,然则此举非议和也,直纳款耳。不但误国,而且卖国,中外臣民,无不切齿痛恨,欲食李鸿章之肉。

而又谓和议出自皇太后,太监李莲英实左右之,此等市井之谈,臣未敢深信。何者?皇太后既归政皇上,若乃遇事牵制,将何以上对祖宗,下对天下臣民?至李莲英是何人斯,敢干政事乎?如果属实,律以祖宗法制,李莲英岂复可容?惟是朝廷受李鸿章恫吓,不及详审,而枢臣中或系私党,甘心左袒。或恐李鸿章反叛,姑息调停,而不知李鸿章久有不臣之心,非不敢反,直不能反。彼之淮军将领,类皆贪利小人,绝无伎俩,其士卒横被克扣,离心离德。曹克忠天津新募之卒,制李鸿章有余,此其不能反之实在情形也。若能反,则早反矣。既不能反,而犹事挟制朝廷,抗违谕旨,彼其心目中,不复知有我皇上,并不复知有我皇太后,故政以雾气之说戏侮之也。臣实耻之,惟冀皇上赫然震怒,明正李鸿章跋扈之罪,布告天下。如是而将士有不奋兴,倭贼有不破灭者,即请斩臣以正其妄言之罪。祖宗鉴临,臣实不惧,用是披肝胆,冒斧踬,痛苦直陈,不胜迫切待命之至。

作为对这篇坦率直言的公文的回答,皇帝颁布的诏令,明显出自慈禧太后之手。因为对他最宠爱的李莲英进行攻击本身就已经使她大为恼火,而这时候无疑她会密切注视着皇帝的动向,定期细读他批改过的所有奏折:

近因时事多艰,凡遇言官论奏,无不虚衷容纳,即或措辞失当,亦不加以谴责。其有军国紧要事件,必仰承皇太后懿训遵行。此皆朕恪恭求治之心,天下臣民,早应共谅。乃本日御史安维峻呈进封奏,托诸传闻,竟有皇太后遇事牵制,何以对祖宗天下之语,肆口妄言,毫无忌惮,若不严行惩办,恐开离间之端。安维峻着即革职,发往军台,效力赎罪,以示儆戒,原折着掷远。

慈禧太后对于自己国家被日本击败感到非常耻辱,正如中国的历史学家永远不会忘记提醒自己的民族,应该从中国的学者和艺术家那里接受文明与文化的教训。在渴望倾其所有避免直隶被征服者所侵略的情况下,她赞成签订和约,尤其是得到了李鸿章最后的保证:俄国和其大陆盟国决不允许日本并吞满洲行省。正如以上所述,她拒绝让李鸿章成为气愤的满洲贵族和南方的强烈批评的替罪羊,因为她认识到其地位的困难,以及他不应该为中国防卫的悲惨处境负责的事实。但是,作为女性,她必须让人为剥夺了她及她欢宴的资本的灾难而受责难,因为这使得她的生日大典大为逊色,使她名传后世的渴望也成为泡影;所以毫无疑问她会不断地责备皇帝发动了一场没有经过她同意的灾难性的战争。正是在这个时候,逐渐的疏远发展成为敌意和1898年的秘密政变,在慈禧和其侄子之间的对立使宫廷里分成了敌对的两大阵营,直到他们死后才停止了冲突。也就是从此开

Ėź.

始,正如隆裕太后所说,他们的主张往往与宫廷中的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慈禧太后的侄女(即皇后)开始公开地疏远皇帝,随着改革趋势的发展和形成,他们之间的关系愈加紧张。从 1894 年到 1896 年,皇帝对她威严的姑姑的态度没有明显的变化,也没有引起任何一点关注,但是这个受到排挤和压抑的男人很清楚地知道,这是不和的前兆。当 1896 年,皇帝的母亲(慈禧的妹妹)死去,光绪帝和慈禧太后之间最后一个友善关系的纽带和可能的和解已经被彻底切断了。



第十二章 1898 年的维新运动

1898年初军机处主要由以下官员组成:恭亲王、皇帝的舅舅 礼亲王、刚毅、廖寿恒、翁同龢。其中礼亲王的儿子与荣禄的女儿 成婚,而翁氏既是军机大臣,又是皇帝的前任太傅。慈禧太后退休 以后仍然在颐和园过着舒适的生活,她身边通常总陪伴着两个忠 诚的朋友,荣禄的妻子和她收养的女儿(即皇家的公主)。在大家 的同意下,慈禧非常乐于在昆明湖上进行野餐,在毗邻的寺庙和 山上的神殿举行盛大的戏剧表演,她还从这些追随者的吟诗作画 中享受到无穷的乐趣。她还经常从刚毅和礼亲王那里得到奏报, 掌握紫禁城所发生的一切。尽管把一切国事交给了皇帝,但她过 一两天就拜访紫禁城一次,而皇帝也亲自毕恭毕敬地一个月五六 次为颐和园进行一些修缮以表示对老佛爷的尊敬。从表面上看他 们这一时期的关系还是友好的。光绪帝在发布诏令之前无不向她 征询意见,慈禧通常在举止上也对他非常热忱。说实在的,她有时 对他的脾气非常强暴,因为太监不断给她打小报告,她责备他不 止一次,对他的侍者的态度也很不好。据说这一切都是李莲英在 背后故意煽动、挑拨的结果,不过光绪帝事后也完全意识到她手 段毒辣、笑里藏刀。不管什么时候慈禧太后来到北京,他总是严格 遵守礼仪,在宫门外跪着迎接她。当去颐和园拜访她的时候,不许 皇帝宣布驾临,皇帝被迫跪在内宫等候大太监允许他晋见。太监

李莲英非常憎恨皇帝,让皇帝等待使他内心感到非常高兴,有时通报老佛爷说皇帝驾临甚至要拖半个小时。每当这些时候,他总是感到非常受压迫,皇帝也像宫中的官员一样,必须买通太后身旁的太监开道。事实上,这些忠实的追随者就像对待那些满洲贵族一样根本不把皇帝放在眼里。在这宫闱之地,天子确实显得微不足道,因此 1898 年夏发生在百日里的维新,皇帝所表现出来的那种主动和决断能力对于宫廷中许多人来说不啻是意外的震惊。只要给他一个机会,他所表现出来的力量,完全不像叶赫那拉家族他的母亲,慈禧太后不足道的妹妹的风格。

对皇帝施加重要影响的官员是翁同龢,皇帝的老师。他于1894年11月在战争一触即发的关键时刻再度入值军机处,但是在与日本交战在即之时,军机处被解散。皇帝五岁的时候,皇帝的老师就进入了宫中。他是京城中南方党派的领袖。他是江苏人(江苏曾是满清王朝的许多杰出学者的出生地,是当时国家的文化中心)。他痛恨满清人狭隘的保守主义,他也讨厌京城里的中国人,因为他们的政治观点与那些满洲人非常接近。南北之争可以追溯到光绪帝统治伊始。两派中北方的领袖是徐桐,一个受过很好教育的中国旗人(在所有实际政治中,满洲人都处于核心),他曾经做过同治帝的老师。李鸿藻是直隶人,他和翁同龢同时进入军机处。南方的领袖是翁同龢和潘祖荫,而后者是苏州人,也是一位著名的学者和散文家。详述党派的斗争和发展是必要的,因为这是1898年维新运动的首要原因,也是以后慈禧重新摄政的原因,最终也是义和团运动的原因。

二十多年来这四个高级官员在北京是同僚,彼此经常在官场的社交圈中碰面。这些文人的议论中,富有机智的南方人的评论的中心话题就是京城。这四个人都在政治上获得了声誉,因此进入官场生活的那些文人进士很高兴能成为他们的被保护人;其中南方党派的追随者是最多的。这激起了李(鸿藻)和徐(桐)



. V. J

1111

的嫉妒,这种矛盾逐渐公开在京师的 1899 年进士和博士学衔的考试中发生。当时李鸿藻是主考官,潘祖荫是副主考。潘氏的主要责任是挑选好文章,他将江苏的一个考生荣选为候选人,但是李氏不买他的账,将候选资格给了直隶一个人。因此潘氏公开控告李氏出于偏见,对南方人不公正,嘲笑他,并把他选出来的人打入第二榜中。

当时正值 1880 年俄国夺取伊犁,徐桐和翁同龢分别担任礼部和工部尚书。在一次宫廷中举行的高级官员会议上,翁氏站出来宣布他支持对俄战争。徐氏表面上答应支持他,但在最后时刻突然摊牌,致使翁氏非常尴尬,大失面子。因此,他们之间仇怨日深,这就加剧了他们所代表的两党的激烈对立。翁同龢与荣禄之间关系很不好,因为荣禄从来不能原谅他在 1880 年所起的作用。当时翁同龢公开揭露他对慈禧太后不忠的行为,致使他被撤职。荣禄是一个忠诚的满洲人,自然支持北方派,他个人的感情也促使他与他们站在一边。

两个敌对派别之间的敌意早在 19 世纪 90 年代就不断发展,当李氏和翁氏 1894 年被任命为军机大臣,宫廷很快就卷人他们的斗争之中。慈禧太后支持北方,皇帝则站在南方一边。当时人们习惯于谈李党和翁党,但是后来他们都成为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党派,给他们起了一个不雅的诨号"后党",皇帝一派或称"帝党"。潘祖荫和李鸿藻在 1897 年都已去世。徐桐的同盟是刚毅,刚毅憎恨所有人,在他看来,南方人和北方人都是一丘之貉,因为他们在慈禧和光绪帝之间播下了纷争的种子。1897 年刚毅催促皇帝应该有效地训练和装备满洲军队。光绪皇帝说:"好像你一直在吹嘘说满洲军人都是勇猛善战的人。我告诉你,他们都是废物。"刚毅被皇帝的话激怒了,他立刻把皇帝说的话告诉了老佛爷和顽固的王公大臣,并说皇帝是所有满洲人的敌人,皇帝计划让汉人担任所有的高级官职。这种说法当然在朝廷中激起

了强烈反对皇帝的情绪。

即使是帝国的对外政策也受到在京城中派系对立的影响。慈禧太后、满洲人和旗人都支持俄国,皇帝、翁氏和南方的中国人都倾向与日本亲善,因为他们都着眼于模仿日本的成功的改革。李鸿章在当时没有任何价值,事实是他声称对与日本的战争负责,他的意见大打折扣,但是仍然利用他的影响反对帝党。恭亲王作为皇室的老前辈,有时慈禧太后也会为他成熟的判断所折服,他也是唯一与汉人党派保持友好关系的满洲高级官员。他本身就是一个学者,他非常钦佩翁氏的文才,与日本的战争并不是他所寻求的。他总是不断回想起在军机处的岁月,作为他的同事翁氏也在十四年以后退休了。

通常不为人所知的事实是翁同龢这时急切想被派往俄国出任特使,参加沙皇举行的加冕礼,原因是他认识到慈禧太后逐渐开始对他充满敌意,他希望能借此逃脱即将发生的危机对他的伤害。在 1895 年的上书中,翁氏"深感愧疚不能再于宫中侍奉皇帝陛下并对他进行适当的教育",因此他不再像以前那样能影响皇帝,而出于各种理由,他的对手总是能指控一直误导对皇帝的教育。

军机处的首脑恭亲王在 1898 年初因病休假,他饱受心肺疾病之痛苦折磨。皇帝陪同慈禧太后三次到他的居处看望他,并且命御医为他看病。在 4 月 10 日,他死了,以下是慈禧太后发出的诏令:

恭亲王奕䜣,谊属亲支,久襄密勿。溯自同治初年,予同孝贞显皇后垂帘听政,其时东南未靖,国事多艰,恭亲王翊赞谟猷;削平大难,论功行赏,特命以亲王世袭罔替。三十余年来对我衷心不贰,虽多年不与国事。回想昔日参与机务,虽困难重重,其劳心不已。至今年迈多病,我一再俾使



*

183

陛下亲王垂顾,望其早日康复。时至昨日,不意骤然归天。 正值国家急用之时,可信之臣顿失。悲痛之情,难与言表? 余今临邸奠醊,特献祭品以飨。回想往日我克服危难。而今 赠之以忠之谥,我命于忠烈祠定期祭奠其亡灵,特命以公 款助其陵墓细加看护。以表对近亲和可信之大臣的悲痛与 关怀。

以上诏令,反映了慈禧太后一派明显的影响及她们在宫廷中的诡计。尽管名义上慈禧太后从政府的职务上退休,但是不管什么时候她只要愿意,她仍然是帝国的专制统治者,并时刻准备声称她有这种能力。这时皇帝发布了一道诏令,表明自己完全服从慈禧太后,这就使得各部大臣纷纷效仿恭亲王表示向太后效忠。结果向亲王告别的悼词,甚至在所有事情上包括组建一支有效率的军队及纯洁行政管理上,皇帝都必须遵从太后的意见。

恭亲王的死是一件严重的事情。一方面满洲派丧失了他们的最高代表,因为他德高望重,又是一个聪明能干的顾问可以给他们以指导,而且这位政治家会对他们的反汉人和对外政策的倾向进行施压。他是道光皇帝仅存的一个儿子,拥有与慈禧太后相比的地位,与其他当时的亲王大为不同。也许他活下来的话,就不会发生义和团起义了。另一方面,皇帝总是听从恭亲王的意见,直到他死后皇帝才轻率地实行康有为及其朋友的改革计划。恭亲王在许多方面尽管说不上是顽固保守的,但康有为维新党所欲实行之政策,必然受到恭亲王的谴责。对于翁同龢来说,这也是严重的损失,因为他深知,恭亲王一直是他最好的朋友。

恭亲王死后不久翁氏便把康有为引荐给皇帝,并告诉皇帝 说康有为的才能远远高于他本人。翁氏无疑希望康有为获得统 治者的支持,利用他来支持南方派反对满洲的活动,尤其是反对 他的政敌刚毅和徐桐。但是他没有料到康有为会在光绪帝对抗 老佛爷上走得那么远,并策划反对她老人家。而康的想法就是获得奖赏并巩固他自己的地位,加强康派力量。皇帝接受了他对康有为的引荐,并于1898年6月14日召见后者到宫中拜见。

翁氏告诉他的朋友和同事廖寿恒,他在决定他自己未来的活动之前将静待这次拜见的结果。如果康有为在皇帝面前留下了好印象,他将继续留任;如果不好,他会离职。他还补充说如果在龙节皇帝送给了他普通的礼物,他以为不会马上面临危险。他所要求的就是能够逃脱慈禧太后对他公开的敌意,那么被撤职的命运就会降临在副职广东人张荫桓身上。然而,康有为和他的朋友却劝说皇帝保留张荫桓的职务,在接下来的百天内他成为光绪帝的重臣,注定在幽闭老佛爷的政变中将扮演重要的角色。

在 4 月 20 日, 翁同龢请了一周的病假离开了, 这说明他意识到了即将来临的暴风雨。在 23 日这一天, 皇帝颁布了第一道改革的诏令。他按时到颐和园征求太后对改革的看法, 并特召荣禄拜见。慈禧向他保证说她不会对他提出的政策进行阻碍, 只要不破坏满洲的古制和特权;同时, 她坚持要刻不容缓地将翁同龢撤职, 因为他在鼓动反对满洲人的运动, 如果他的阴谋得逞的话, 王朝就会陷入崩溃状态。荣禄强烈向皇帝推荐一个著名的进步人士, 湖北总督陈宝琛的儿子。这个事实对于那些欧洲人来说充满了兴趣, 因为在他们中间盛行着荣禄曾经反对维新的看法。随后发生的事件迫使他反对他所举荐的合适人选, 但是这次并不是因为其观点发生了变化, 而是因为维新者的政策已经朝着意想不到的方向发展。皇帝第一次的改革诏令如下:

谕数年以来,中外臣工,讲求时务,所主变法自强。迩者诏书数下,如开特科、裁冗兵、改武科制度、立大小学堂,皆经一再审定,筹之至熟,妥议施行。惟是风气尚未大开,论说莫衷一是,或狃于老成忧国,以为旧章必应墨守,新法



必当摈除,众喙纷呶,空言无补。试问时局如此,国势如此, 若仍以不练之兵,有限之饷,士无实学,工无良师,强弱相 形,贫富悬绝,岂真能制梃以挞坚甲利兵乎?朕维国是不 定,则号令不行,极其流弊,必至门户纷争,互相水火,徒蹈 宋明积习,于国政毫无裨益。即以中国大经大法而论,五帝 三王不相袭,譬之冬裘夏葛,势不两存,用特明白宣示。中 外大小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发愤为雄, 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各学着切于时务者。 宝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专心致志,精益求精,毋徒 袭其皮毛,竟腾其口说,务求化无用为有用,以成通经济变 之才。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着军机大 臣、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会同妥速议奏,所有翰林院编检、 各部院司员、各门侍卫、候补候选道府州县以下,各官大员 子弟、八旗世职、各武职后裔,其愿入学堂者均入学肄习, 以期人才辈出,共济时艰。不得敷衍因循,徇私援引,致负 朝廷谆谆告诫之意。

第二天公布了皇帝打算举行的最后一次考试的结果。原来 选出的最高荣誉的候选资格给了江苏的一名考生,但是慈禧太 后改变了名单,将令人垂涎的最高荣誉赏给了贵州的一名考生, 以表示对翁同龢出生地的不悦。同时下诏要求皇室成员要到欧 洲接受教育,即使亲王也要到海外考察政治状况。在那些满洲人 中间,由诏令所引起的震动是非常大的,他们感到在历史上第一 次其根基正面临着挑战,古代王朝的特权壁垒处于危险之中。孟 子曾有名言说:"吾闻以夏变夷,未闻以夷变夏。"

在颁布第二道诏令的第二天上午,翁同龢请假离开一周后 又返回来,到颐和园出席军机处通常在四点钟的召见。他碰到了 军机处的一个秘书,交给他一张皇帝的谕旨,通知他他被撤职 了。这是慈禧太后代表满洲党派的第一次公开行动,明显要对皇帝进行监护。诏书中的内容是:

谕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翁同龢,近来办事都未允洽, 以致众情不服,屡经有人参奏。且每于召对时,咨询之事, 任意可否,词色渐露,实属狂妄任性,断难胜枢机之任。本 应查明究办,予以重惩,姑念其在毓庆宫行走有年,不加严 谴。翁同龢着即开缺回籍,以示保全。

另一道普通的诏书表明皇帝已完全在慈禧太后的掌握之 下,这道诏令要求所有的二品以上官员接到任命都应该亲自向 太后陛下致谢。这是一次新的变更,因为自从与日本的战争以 后,她已经不再举行例行的朝见,只是在生日或者其他国事场合 才进行。她同一天又颁布了一道诏书,命荣禄迁任直隶总督。第 二天上午荣禄和康有为都受到了召见。皇帝命令荣禄重建直隶 的军队,并补充说他盼望荣禄能在维新运动中与他精诚合作。拜 见康有为,这是许多类似会谈中的第一次(只在政府公报中有记 录)会谈,持续了几个小时。康有为对慈禧非常憎恶和害怕,从一 开始他就尽力让皇帝持有反对她的偏见。他重申他的观点,认为 慈禧对改革的同情只是假象,并全面抨击她在颐和园肆意挥霍、 过着沉迷于酒色的生活。他描述满洲人的统治之所以在南方不 受欢迎,是因为人们对她太后陛下的鄙视,并把她的私人生活和 唐代的武则天相比。他建议光绪帝要让慈禧永远退休,她是改革 的主要障碍。皇帝很快地完全处于康有为的影响之下,他以后所 颁布的法令没有一项不是在康有为的支持下发布的。在以后的 知识启蒙上,几乎所有对于维新的中国普遍舆论上,都很难与康 有为自己出于兴趣的动机脱掉干系。康有为希望对皇帝施加影 响以重掌国家权力,正因为皇帝在精神上的柔弱性使得他易于

服从。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康有为对慈禧太后和荣禄的抨击明显地不是出于爱国者的愤怒而是他基于这样的事实,只要慈禧太后仍然掌握着权力,他的野心就永远不会实现,更不用说获得自己的地位。

第十三章 百日维新

就在康有为第一次拜见之际,维新的诏令一次接一次地迅速颁布。旧的考试制度从宋代以来势力一直都非常强大,短暂的中断(在康熙帝统治时期),此时一定要废除。皇帝说,在将来,在公开的考试中试卷一定要注重对实际问题的考察;而对古典知识的考试,只保留在文学课程上;对官吏的候选人将考察他们对其他国家历史和当代政治知识的掌握上。正是在这个关键问题上礼部尚书许应骙(他尽管是一个广东人,却是一个坚定的保守主义者),遭到了御史宋伯鲁和杨深秀的公开指责,他们指责他阻碍维新诏令的颁布。他们恳求皇帝要"表示圣怒而将许氏降到四品官以警告其他敢于冒犯改革的人"。

宋伯鲁等奏:

臣伏读四月二十三日上谕,仰见皇帝赫然发奋,图新自强,而尤垂意于学校外交两事,此诚储才之急务,保邦之远猷也。臣维礼部为学校总汇之区,总署乃外交铃键之地,必得人以为理,始措置之得宜。窃见礼部尚书、总理各国事务大臣许应骙,品行平常,识见庸谬,妄自尊大,刚愎凌人。礼部为文学之官,关系极为重大,国家学校贡举之制,多由核议。皇上既深维穷变通久之义,为鼓舞人才起见,特开经



济特科、岁举两途,以广登进。而许应骙庸妄狂悖,腹诽朝 旨,在礼部堂上倡言经济科之无益,务欲裁减其额,使得之 极难,就之者寡,然后其心始快。此外见有诏书关乎新政, 下礼部议者,其多方阻挠,亦大率类是。接见门生后辈,辄 痛诋西学,遇到有通达时务之士,则疾之如仇。皇上日患经 济之才少,而思所以养之。许应骙日患经济之才多,而思所 以遏之,臣不知其何心也。总理衙门为交涉要区,一话一 言,动易招衅,非深通洋务,洞悉敌情,岂能胜任?许应骙于 中国学问,尚未能十分讲求,何论西学?而犹鄙夷一切,妄 自尊大,其伤邦交而损国体,所关非细故也。臣以为许应骙 既深恶洋务,使之承乏总署,于交涉事件,有毫无所赞益, 而语言举动,随在可以贻误,宜令即行退出总理衙门,实为 慎重邦交之道。礼部总持天下学术,皇上方谆谆诫谕,令天 下讲求时务,以纠空疏迂谬之弊。而许应骙厕乎其间,日以 室塞风气,禁抑人才为事,致圣意不能宣达,天下无所适 从,宜解去部职,以为守旧误国者戒。伏请皇上天威特振, 可否将礼部尚书许应骙以三四品京堂降调,撤去总理衙门 行走,庶几内可以去新政之壅蔽,外可以免邻邦之笑柄,所 系似非浅鲜。

收到这份奏折以后,光绪帝命令康有为对他的行动递交一份个人的说明。下面就是请愿书中回复的内容,阅后可知对康有为与其说是一种支持,不如说是发泄对他的不满。

俯思耿直之招尤,仰荷圣明之洞察,许自陈达,良深感悚。谨将被参各节,为皇上缕晰陈之。如原奏谓臣腹诽朝旨,务使裁减其额,使得之极难,就之者一节,查严修请设经济科一折,系下总署核议,臣与李鸿章等以其因延揽人

才,转移风气起见,当经议准复陈。若臣意见参差,可不随 同画稿,何至朝旨既下,忽生腹诽?夫诽存于腹,该御史奚 从知之?任意捏诬,已可概见。至岁举中额,应由臣部妥议 具奏,恭候钦定。臣维事关创始,当求详慎,自古名臣著论, 斤斤以珍惜名器为要图。况乡举一阶,胶庠所重,倘过为宽 取,恐滥竽充选。鄙夫之所喜,即志士之所羞,人才何由鼓 励?是以与同部诸臣熟商,定额期于协中,既不敢存刻之见 以从苛,更不敢博宽大之名以要誉。且现未定稿,该御史竟 谓臣务欲裁减,不知何据而言?向来交议事件未经复奏以 前,言官不得搀越条奏,今该御史隐挟存见,逞臆遽陈,殊 非体例。原奏又称诏书关乎新政,下礼部议者,臣率多方阻 挠一节,近来迭奉明谕,如汰冗兵,改武科诸政事,均不隶 臣部,岂能越俎代谋?此外惟杨深秀厘正文体一折,系奉旨 交议。按之西学时务,无甚关涉,且未拟稿,何得云多方阻 挠耶?原奏又称臣接见门生后辈,辄痛诋西学,遇有通达时 务之士,则疾之如仇一节,窃臣世居粤峤,洋务夙所习闻。 数十年讲求西法,物色通才,如熟习洋务之华廷春,精练枪 队之方樾,善制火器之赖长,均经先后奏保。及东中事起, 三员业早凋谢,未展其才,臣深惜之。方今时事多艰,需才 愈亟,凡有偏长片技,堪资实用者,臣断不肯四区之交臂。 即平日接见门生后辈,无不虚衷咨访,冀有所益,并助以务 求实际,无尚虚华,初何尝痛诋西学?该御史谓臣仇视通达 时务之士,似指工部主事康有为而言。康有为与臣同乡,稔 知其少即无行,迨通籍旋里,屡次构讼,为众论所不容。始 行晋京,意图幸进,终日联络台谏,夤缘要津,托词西学,以 耸观听。即臣寓已干谒再三,臣鄙其为人,概予谢绝。嗣在 臣省会馆,私行立会,聚众至二百余人,臣恐其滋事,复为 禁止,此臣修怨于康有为之所由来也。比者饬令入对,即以



1 Y/3 1 Y/3 大用自负,向乡人扬言,乃奉旨充总理衙门章京,不无觖望。臣在总署,有堂属之分,亟思中伤,捏造浮辞,讽言官弹劾势所不免。前协办大学士李鸿藻尝论今之西学自矜者,绝无心得,不过藉端牟利,借径弋名,臣素服膺其论。今康有为逞厥横议,广通声气,袭西报之陈说。轻中朝之典章,其建言既不可行,其居心尤不可测。若非罢斥,驱逐勾结朋党,接高署,必刺探机密,漏言生事。长住京师,必勾结朋党,供意排挤,谣惑人心,混淆国事,关系非浅。臣嫉恶如仇,诚有如该御史所言者。原奏又称臣深恶洋务一节,臣别,城有如该御史所言者。原奏又称臣深恶洋务一节,臣别,城有如该御史所言者。原奏又称臣深恶洋务一节,臣别船、制械等事,皆属当务之急,屡陈天听,请次第施行。臣是否塞风气,应亦难逃圣鉴。窃自胶事定议后,总署之为庸,自满万难胜任,惟有仰恳天恩,开去总署差使,俾息谗谤而免陨越,实为厚幸。

皇帝为许应骙对康有为公开的谴责感到非常愤怒,但是他还不能鼓足勇气解除他的职务从而冒犯慈禧太后,因为许氏非常迎合她的口味并得到她老人家的保护。慈禧太后不仅细读请愿书而且也为许氏所警惕的维新者的革命趋向而暗中留下了印象。从那天起,尽管没有公开反对维新,她已经开始怀疑康有为对皇帝的影响,但是她在等待时机。她不露声色,否则光绪帝就会解除许应骙的职务。她特别召见王文韶,王当时在将大权移交给直隶总督荣禄后刚从天津回来。他坚决支持许应骙,并且要密切注意皇帝所颁布的有关措施。在这次拜见之后,光绪帝颁布了一道诏令允许许氏保留职位,但是警告他将来要在礼部和总理衙门的职位上更加努力。许氏把这看作由于慈禧的保护而获得的决定性的胜利,比以往更加反对维新;由于在礼部的他的同僚

满洲人怀塔布站出来坚定支持他。

皇帝的下一道诏令是重建京城的满洲军队,而这支军队过去已经衰微不堪,并在各省建立大学和高等学校,而相应在北京设立京师大学堂。

御史文悌上了一道奏折控告他的同僚宋伯鲁和杨深秀出于对许应骙私人嫉妒,借口蛊惑皇帝以制造与慈禧太后的不和。这激怒了太后陛下,她立即以激起党争为由解除了他们的御史职务。他们在上奏中已经承认了对许氏的责难。文悌因此进行指责,并怂恿怀塔布到颐和园努力博得老佛爷对他的同情。然而她拒绝在这件事情上采取行动,这时候还没有埋怨皇帝的成熟的时机,她宁愿给那些进步分子他们想要得到的机会。这促使她将裕禄,她的一个旧宠任命为军机大臣,这个官员经常定期地向她报告北京所发生的一切。他是以刚毅为首的顽固派的代表,反对维新。后于1900年在担任直隶总督时,他没有支持刚毅屠杀外国人的阴谋计划,刚毅是一个著名的义和团运动的支持者。只要有刚毅、王文韶和裕禄这三个人在军机处,维新就很少有机会并达到真正的意图。不管怎样,皇帝会愿意发布诏令,但是在保守派发动反攻之前,他们一定要赢得慈禧并使她公开站在己方一边,包括荣禄在内。

大约在此时光绪帝责备另一个御史在书法上的一个小错误,就是说一个字[©]写得不正确。然而,一星期之后,皇帝下了一道诏令,明显地表现出受了康有为的影响,在这道诏令中要求在以后的公开考试中书法不再形成特殊的条件。"在某门公共选拔考试中整洁的书法无疑具有很大的价值,但是在将来的重要考试科目中将任命抄写员。"

在 6 月 8 日这一天,皇帝诏令出版帝国的官报,康有为被安

① 皇帝在这样的问题上以自己的固执己见而自豪,许多年轻的官员都因为他急躁的脾气在严格处理他们的举止上而害怕他。



÷ ; ; ; .

排为上海的邸报总负责人。这些官报都是官方报纸,他们的目的是传播一般性的知识。他们都将受到政府的补助。这些官方报纸都要抄写以供皇帝细读;并且可以自由发表意见,所有的弊端都可以大胆地被揭露。康有为指导草拟这方面的出版章程。

6月23日这一天,皇帝又发布了一道有力的诏令,倡导官僚阶层要将注意力转移到维新方面。皇帝宣布,迄今为止官僚中所表现出来的拖延推诿令人感到沮丧。在政令中说:"停滞是内部严重疾病的征兆;令人绝望的弊端产生于麻木不仁之中。积极的改革家如陈宝箴,湖北总督,成为官绅们激烈辱骂的目标。因此我想让你们原谅我的焦急而更加努力地工作,我们才能从倒退的过去中获益,才能创造一个光明的未来。"

皇帝又下了一道诏令命令建立海军大学作为重建中国海军舰队的第一步。铁路和矿物局建立在北京。广东改革家梁启超负责译书局,出版外国政治经济和自然科学方面第一流的著作,每一名助手给一千两白银作为其日常费用。

但是新的变化比这些更令人吃惊,保守集团由荣禄在请愿书中对发布的诏令作出了反应,荣禄一直支持在军事方面的改革。因此,宣布皇帝将陪同慈禧太后乘火车9月5日到天津,并在那里检阅军队。保守派听说慈禧太后将乘火车旅行都感到惊骇,但是慈禧太后一直喜欢在冬宫的小铁路上乘坐火车,一想到这样新奇的游览她非常高兴。然而依照满洲人的礼节对此是不以为然的,更为沉重的打击是下一道诏令,要废除许多陈旧无用的政府机构和闲职部门。冗职,这是几代以来那些数以千计闲散人员都感到有利而乐于钻营的部门,但对国家来说是一种负担。

这道诏令被公然谴责违背了满洲王朝的传统,各方面都呼吁老佛爷保护统治阶层的特权。然而两天以后爆发了攻击,所有礼部的高级官员,包括许应骙和慈禧太后的亲信怀塔布因为被秘书王诏查禁了请愿书而立刻撤职。在这份文件中提议皇帝应

当陪同慈禧太后到国外旅行,先到日本,最后到欧洲去。认识到自己的处境不妙,几乎所有担任高级官职的保守派都齐聚颐和园恳求慈禧太后,说挽救国家唯一的希望在于她重新掌握国家最高权力。老佛爷让他们再忍耐一下——所有的计谋都用光了,但是她也不准备动一下。

康有为认识到危险将近,他误以为慈禧太后优柔寡断,从而 促使皇帝反叛她的权威。他一再向光绪帝保证说她对维新的同情 是虚假的,恰恰相反,她本人是中国觉醒的主要障碍,她的印象的 确是国家腐化和沉闷的重要因素。怎么能允许她每年浪费政府的 数百万资金保持她在颐和园建设上的挥霍呢?他建议皇帝发动奇 袭,包围她的住处并活捉她,将她囚禁在冬宫湖上的小岛上以度 过她的余生。然后,他发布诏书历数她的罪状并宣布自己的决心 和意图,再也不允许她参与政府的事务。这次谈话是在宫廷中的 密室里进行的,但是有理由相信由李莲英雇佣的一个太监作为奸 细,把这一切报告给了慈禧太后。皇帝竟愚蠢地参与到支持这个 计划的行动中,但是决定在实施之前要等待宫廷原计划到天津的 旅行。他知道要确保计划的实施,必须能够获得军队向他效忠,他 认识到只要荣禄掌握着外国训练的直隶军队,他就别想动太后一 根手指头。因此,在皇帝看来,这是他面临的最大障碍。真正的危 险在于慈禧太后个人的巨大影响和她丰富的资源,他显然低估了 慈禧,误以为她的不行动是由于优柔寡断。

这时候他继续发布新的政令,一边命令在北京铺筑碎石路, 另一边招募军事力量以加强国家的防卫,此外还准予满洲人离 开北京,在各省谋生。在7月27日,他颁布了最后一道重要的改 革诏令,从以后所发生的事件来看,这份文件显示当时皇帝的心 情是悲惨的:

国家振兴庶政,兼采西法。牧民之政,中外所同,而西



人考究较勤,故可被补我所未及。今士大夫囿于成见者,谓 彼中全无条教。不知西国政令教学,千端万绪,主于为民开 其智慧,裕其身家。其精乃能美人性质,延人寿命,凡生人 应得之利益,务令推广无遗。朕夙夜孜孜,改图新法,岂为 崇尚新奇?乃眷怀赤子,皆上天之所畀,祖宗之所遗,非悉 令其康乐和亲。朕躬未为尽职,加以各国交迫,尤非取人之 所长,不能全我之所有。朕用心之苦,而黎庶犹有未知,咎 在不肖官吏与守旧之士大夫,不能广宣朕意,共知其法之 可恃,上下同心,以成新政,以强中国,朕不胜厚望。着查照 四月二十三日以后,所有关乎新政之谕旨,各省督抚均迅 速照录,刊刻月誉黄,切实开导。着各省州县教官详为宣 讲,务令家喻户晓。各省藩臬道府,饬令上书言事,毋得隐 默顾忌。其州县教官应由督抚代递,即由督抚将原封呈递, 不得稍有阻格。总期民隐尽得上述,督抚无从营私作弊为 要。此次上谕,并着悬挂各省督抚衙门大堂,俾众共观,庶 无壅隔。

但是至此,皇帝已是黔驴技穷了。慈禧太后从隐蔽的深宫中走出,光绪帝执政的短暂时刻也结束了。

第十四章 1898 年的政变

1898年8月,宫中的形势(只有几个人知道)使慈禧太后赢得了反对派的支持;然而她推迟了决定性的一步,直到她和皇帝在9月决定去天津视察。在重新摄政之前,她打算与荣禄协商,因为她明白南方各省普遍对她充满敌意,她希望能有所缓解,并要尽可能避免采取任何公然篡夺的措施直到她准备好了一切。8



袁世凯



个人声誉和他在朝廷上的影响。因为皇帝的这次拜见是由袁世 凯公然宣称对维新的兴趣而引起的,皇帝确信自己已赢得了强 大的支持者。皇帝已经认识到他现在必须对老佛爷不妥协不退 让,就在最近她严厉谴责他竟然接受了康有为的提议,他应当依 照自己的权威行事。他知道,在帝国里没有一个像荣禄这样突出 的满洲人,因为他总是忠诚地支持慈禧。正如北京所关心的,如 果老佛爷一味积极地站在反对派一边,没有一个中国汉人敢公 开反对老佛爷。北京只有两个高级官员有望取得他们的同情和 支持,这两个人就是广东人张荫桓和贵州人李端棻。但是如果他 能获得对北方外国训练的军队的控制,反对派也许会被击败。要 达到这一目的,就必须解除直隶总督和对外国训练的军队有指 挥权的荣禄的职务,这一切必须在慈禧太后识破这个计划之前 动手。皇帝因此打算在天津的衙门里处死荣禄,然后迅速带领一 支 10000 训练有素的军队赶往京城,他就能将慈禧太后囚禁在 颐和园里。北京的大多数著名的反对派分子,例如刚毅、裕禄、怀 塔布和许应骙在他们的住处被逮捕,这些人理应受到惩罚并被 投入监狱。这是康有为、御史杨深秀和军机章京谭嗣同、林旭、杨 锐和刘光第提出的计划。在第一次召见袁世凯的时候,皇帝就告 诉了他要坚持维新的政策,在问到如果让他指挥一支大规模的 军队时,他是否对他的统治表示忠诚。"臣将竭力以报陛下之 恩",他回答道,"即使只是沧海一粟,只要臣有一口气在,必当肝 脑涂地,以效犬马之劳。"

得到了袁世凯的承诺,看到他对维新明显出于真正的热情,皇帝直接颁布了以下一道诏令:

现在练兵紧要,直隶按察使袁世凯办事勤奋,校练认真,着开缺以侍郎候补。责成专办练兵事务,所有应办事宜,着随时具奏。当此时局艰难,修明武备,实为第一要务。袁世凯当勉

益加勉,切实讲求训练,俾成劲旅,用副朝廷整饬戎行之至意。

这次召见没有提到要将荣禄撤职的事情。袁世凯还没有到仁寿宫,慈禧太后就将他召至自己的住处,并密切询问皇帝给他说过的一切。"要采取一切手段让军队被重组,"老佛爷说,"诏令已足够明智,陛下已急不可耐了,我怀疑他已经有了全盘规划。你再等到他的召见,要按照我的指示去办。"

慈禧太后派人送信给皇帝,并通知他必须将康有为逮捕,因为康有为对她不恭,说了她私生活和道德上的问题。她避口不谈已知道他要剥夺她的权力,表现迄今她还不知道他计划的内容是要反对她和荣禄。不管怎样,她苦口婆心地责备他越来越缺乏对她的孝顺之心。皇帝只是温和地答应按照她的意愿照办并逮捕康有为,但是当天晚上慈禧太后很晚还在昆明湖边举行水上野餐,他派遣自己忠实的太监宋友廉,带着下面的诏令潜入京城。诏书以皇帝不成型的略显幼稚的书法草拟:

谕工部主事康有为,前命其督办官报局,此时闻尚未 出京,实堪诧异。朕深念时艰,思得通达时务之人,与商治 法。康有为素日讲求,是以召见一次,令其督办官报,诚以 报馆为开民智之本,职任不为不重。现筹有的款,着康有为 迅速前往上海,毋得迁延观望。

康有为收到诏书,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并立刻于第二天早上乘火车离开北京,安全抵达塘沽,在那里搭乘一艘汽船到达上海。^①当慈禧太后听说他离开后非常生气,打电报给荣禄让他逮

① 康有为以后处于英国的保护之下,其中一个作家是关键的,并在他 1899 年出版的第 1 号蓝皮书的第 401 号的传记中予以详细的描绘。



捕康有为,但不知出于何种原由(在康有为能如期到达天津之前他才接到命令),荣禄没有这样做。这时他还没有意识到要对他采取的计划,否则他不会表现出如此的宽宏大量。康有为从来没有信任过他,并总是谴责他是仅次于慈禧太后的第二号邪恶人物,是改革的主要敌人。事实上荣禄是高级官员中最初将康有为引荐给皇帝的重要人物之一,他临死的时候还诙谐地提到自己是康党之一。令老佛爷感到有趣的是,她高兴地问他从康有为那里听到的消息,是背叛和叛乱。那天上午,是月的第二天,召见改革者林旭和袁世凯,他们还一再向皇帝保证效忠。然后陛下回到紫禁城,打算在那里而不是在颐和园反对慈禧太后,因为颐和园她身边的每一个太监都是奸细。

很明显,迄今为止,皇帝一点也没有对他成功的机会丧失过信心。第二天上午,他下了两道诏令,一道命令以后在公立学校教授欧洲语言,另一道诏令地方政府应该在行政管理上更廉洁。

在第五天上午,袁世凯在前往天津时最后一次受皇帝召见。皇帝陛下在紫禁城的乾清宫接见了他,当时皇帝采取了谨慎的防范措施以免谈话的内容被别人窃听到。他最后坐在宽大的漆器龙椅上,不久这个位置就被慈禧太后重新占据。在黑暗的皇帝的房间里,上午的阳光几乎能透进室内,皇帝告诉袁世凯他决定信任并委托给他的使命的细节。他要将荣禄处死,然后指挥军队立刻返回京城,捉住慈禧太后并将她监禁起来。皇帝还给了他一支令箭,是执行皇帝命令的权威象征,并叮嘱他火速赶往天津,在衙门里逮捕荣禄并负责立即将他斩首。光绪帝还交给他一道谕旨,一旦完成使命,他就暂时被任命为直隶总督,并令他到北京进一步接受召见。

袁世凯表示服从并答应了皇帝的要求,他没有向任何人透露风声,就乘第一班火车离开了北京。同时老佛爷也按时从颐和园出来上午8点钟到了冬宫,在祭坛上为蚕神献祭,皇帝负责修

理西园里的英秀门,那里是瀛台坐落的地方,是他进入宫苑之后接待她老人家的地方。

袁世凯中午之前便到达天津,立刻前往荣禄的总督衙门。他 问荣禄是否把他看作忠实的兄弟。(两个人曾在几年以前发誓拜 过把兄弟)"当然我把你看作我的兄弟。"总督回答说。"你也许会 知道,皇帝派我来杀你,但是我背叛了他的计划,因为我忠诚于 皇太后,也爱你这个兄弟。"荣禄显然没有受这个消息的影响,只 是对老佛爷对这些事情一直一无所知感到吃惊。最后他说马上 于当天晚上赶往北京去见慈禧太后。袁世凯把皇帝的诏令交给 他,荣禄乘坐一列专车,下午5点钟就到达北京。

他径直进入太后的住处,不顾不奉特旨任何省级官员不得 随意进京的严格礼仪,更不顾严格的护卫宫门出入的规定,径直 就进入了太后居住的地方,叩头三次,大声惊呼:"救命,太后陛 下!""在紫禁城里你要求什么庇护,也没有什么人会伤害到你, 你也不必这样害怕嘛?"老佛爷回答说。荣禄上前去把所有策划 的细节告诉了她。勇气和男人般的才智使她必要时能克服一切 障碍,她命令他秘密传话给保守派的领导人,立刻在瀛台召见他 们(当时皇帝仍在紫禁城内)。在不到两个小时的时间里,所有军 机大臣,几个满洲亲王和贵族(庆亲王,虽然在危机时刻有很好 才能,但因为有病而申请了病假,所以暂时不在),还有各部的高 级官员,包括两个被皇帝撤职的部级大臣(许应骙和怀塔布)都 集合在太后的面前。这些官员都双膝跪倒在地,乞求太后重新执 政,挽救被蛮夷文明的罪恶蹂躏的帝国。太后迅速安排紫禁城的 守卫,用荣禄的军队所代替,同时,让荣禄返回天津听候进一步 的命令。会议大约在半夜里召开。皇帝在第二天早上五点半准时 进入中和殿细读礼部草拟的连祷文,这是第二天要在秋祭守护 神时朗诵的祭文。他在离开中和殿时,便被卫兵和太监逮捕,押 送到瀛台湖心岛上的小宫里,并通知他说太后不久就会来拜访

他。下面是慈禧太后以皇帝的名义发布的诏书。谕曰:

现在国事艰难,庶务待理,朕勤劳宵旰,日综万几,竟业之余,时虞从脞。恭溯同治年间以来,慈禧两次垂帘听政,办理朝政,宏济时艰,无不尽美尽善。因念宗社为重,再三吁恳慈恩训政,仰蒙俯如所请,此乃天下臣民之福。由今日始,在便殿办事。本月初八日,朕率诸王大臣在勤政殿行礼,一切应行礼仪,着各该衙门敬谨预备。

在皇帝诏令下了之后,紧接着又下了一道诏令撤去宋伯鲁的御史之职,理由是他的恶名和引荐梁启超等。太后陛下颇迁怒于此人,因为他竟敢在最近的上奏中冒天下之大不韪指责她的道德,但是他没有参加反对她的阴谋,她饶他不死。

慈禧定期在李莲英的陪同下到湖心岛的小宫中去看一看,命令将皇帝的太监都换成了自己的人。(光绪帝以前的奴仆要么被处死,要么被流放。)一个满洲人从慈禧的小弟弟桂祥那里听到了一番话,说我们的权威就是在这次戏剧般的会议上发生的。慈禧太后厉声地对光绪帝说,她决定暂饶他的性命,目前无论如何允许他保留皇位,但是从此以后他必须被严格看管,他的一言一行都必须向她报告。至于他的改革计划,起初她是鼓励的,但是绝没有想到他竟然会被愚蠢的假想冲昏了头脑到了这么深的地步,这些改革措施都将被废除。他怎么能够忘记他欠她的一切好处,他的登上皇位,她的宽宏大量允许他管理政府,他是一个可怜的木偶,根本不配当皇帝,她什么时候愿意就能摘掉他的皇位。但是她说,没有一个处在高位的满洲人愿意他被撤去皇位,大家都催促她重新摄政。确实他在汉人,所有的叛党那里有许多同情者。她在合适的时候会处置他们。光绪帝的妃子(珍妃和瑾妃,其中的一个妻子他好像非常钟爱)跪在慈禧面前,恳求她不

要再责备皇帝。其中一个妃子甚至壮着胆子说他毕竟是合法的统治者,慈禧若没有他,必然会被取消上天的委任统治。慈禧愤怒地将她从眼前赶走,并命令将她囚禁在另一个宫中,在那里她一直被囚禁到 1900 年。这时有了机会报复专横的太后^①。

光绪帝几乎没有跟贵妃说过话,她被命令与皇帝待在一起,她是慈禧的侄女,深得慈禧的信任并暗中监视皇帝,并将他的行为报告给太后。他不允许见任何人除了她和侍奉的太监,或者除了去见太后陛下外。

在临终时光绪帝一直责备袁世凯背叛了他,正是袁世凯使他遭受羞辱,他所希望的政府改革计划结束了,他还必须忍受在湖心岛上二十三个月的监禁生活。他死前的最后遗言几乎就是乞求他的兄弟们记住他永久的痛苦并答应为他没有做成的事业复仇。至于荣禄,他说那样做是自然的,因为他应当首先想到自己的职责就是警告太后陛下。毕竟在他计划将荣禄处死的时候,他几乎没有希望从他那里得到献身或忠诚。老佛爷的憎恨也是自然的,因为他策划了反对她的计划而没有成功。但是袁世凯已经庄严地宣誓忠诚和服从。皇帝永远不愿与他说话,即使他当上直隶总督,登上权力的最高峰。

在慈禧去世以后,袁世凯卸职了,因为光绪帝的弟弟摄政王 实践了皇帝的诺言。这就是围绕着皇位内部派系之间错综复杂 的人性,这是决定人类命运因素在人类平衡上的永远不会结束 的难题。

① 在慈禧的命令下,她被投到一个井里,当联军进入北京时,朝廷正准备逃走。

第十五章 慈禧重新摄政

光绪帝的统治结束了,对他来说只保留了皇帝的空头衔。他过去曾有过机会,在他充满激情和新观念的青年时期,他不顾一切反对最高统治者的黑暗权力,可是他失败了。在同治帝去世后,慈禧再度最终实现了自己的野心。她曾经让她的侄子自由掌握政权,而她自己退休下野,让他独自掌握国家这只航船;如今他将这艘船驶进动乱和危险的大海,为了满足公众的愿望,她一再被要求出来掌舵,这是上天的意志,而不是她的错误。与其说她责备光绪帝的愚蠢,不如说恶毒的习惯和她儿子过早的死亡,把她带回到了二十三年前的权力中心。很清楚(许多声音在事实上恢复了她的自信)许多重臣一直都在为她继续垄断最高权力而不断地拼命努力,哪怕是给予的任何微不足道的支持她都不能不对他们进行密切的细察。

光绪帝的统治结束了,这个人尽管脆弱,但是在被囚禁的瀛台仍然存在,慈禧从来不会采取折中办法或处在言不由衷的地位。从这个可怜的君主进入湖心岛的囚室那天起,她就开始以传统的古典方式为他的归宿做了安排。她给皇帝提供了另外一个位置,他的青春和温顺使她能够牢固地掌握摄政大权。然而,因为南方人狂暴的脾气和欧洲人对皇帝乌托邦梦想不可思议的同情而可能发生的示威运动,她意识到做事还是有必要小心和礼貌。据

100

10月初京城普遍盛行的传言说,皇帝将会在这年岁末去世。

光绪帝注定成为他自己宫中的一名囚犯,这一点他很清楚,然而他必须扮演好傀儡天子,必须按每一个季节摆出的特定姿势去表演。在8月8日这一天,整个宫廷向慈禧太后行依制大礼时,他才意识到自己的权威已不存在,只有太后的权威才是至高无上的。下午,由荣禄的军队护送,他从湖宫里走出来向月神的祭坛献牲。可怜的皇帝走在空荡的由高级祭司组成的国家仪仗队里,由于政变而造成皇帝的地位岌岌可危。面对着一派帝国的盛况,此时他的思绪一定苦不堪言。他感觉到他本身就是下一个帝国的牺牲品,身处此屈辱的境地他是多么的孤独!

慈禧专心地回到原来的政府工作上,经过多年的操劳,她的 热心一点也没有减退。起初她一定要证明她自己更愿意采取保 守的政策,这一点对她的高级官员来说,一切都是正当的。她一 定要除掉那些敢于冒犯她的人,在她周围都是她称心如意的男 人们。

中秋节过后的几天,皇帝忧郁地出游,太后接着想起皇族的地位不足以使他们免受这次谋逆事件的影响,她的老练使她随时都能发现满洲亲贵中的任何一点阴谋的迹象(这使人不由得想起载垣的阴谋)。她于是在诏令中一再进行警告,在诏令中她判处贝勒载澍①永远被囚禁在王宫的空室里。载澍大胆地同情皇帝的改革,他也很倒霉地与慈禧的侄女结婚,他与其侄女的关系一直很糟。因此,在百日维新之初,他建议皇帝一定要结束老佛爷对国事的干涉,也就是说宫中的任何事情都不能报告给她,更不能站在反对派的那一边,让他们得到她的同情和参与。

政变后不久,京城的公众舆论分成赞成皇帝提出的改革一

① 注意到在宣统统治下这个满洲亲王(载澍)摄政,皇帝的哥哥被从监狱中释放出来,并被任命为满洲军队的总指挥,而在同一天,袁世凯被撤去了直隶总督的职位。皇帝为首的帝党, 反对叶赫那拉氏家族,衷心赞成他的复职。



 $\left\{\frac{1}{2},\frac{1}{2}+\frac{1}{2}\right\}$

方和认为镇压他们是明智行为的另一方,但是出于京城中为政 治歌功颂德的本能,通常说,这一切是不明朗的,主要还取决于 从政者的权力手腕。从总体上看,同情是在老佛爷这一边。因为 她有一种引导公共舆论的俾斯麦的方法,她能通过太监和茶室 的闲聊方式指导信息的传播,以一种算计的方式吸引知识分子 和中产阶级的本能。在目前的情况下她着重强调皇帝缺乏对孝 的虔诚,以他策划对他威严的婶婶的背叛(在正统的儒者看来这 是不可饶恕的事情),而且事实上他喜欢同情和支持外国人。这 一论据即使在那些进步的中国人眼中也足以使他倒霉。因此,可 以被普遍接受的观点认为,太后在危急时刻表现出的判断力和 自控能力是令人赞叹的,慈禧太后重新掌握朝政是完全合理的。 这个观点甚至在那些原来也承认从皇帝的改革看到了中国新时 代黎明的人来说,也逐渐被接受并由公使馆人员表达了出来。随 后外交在面对一系列较少的阻力时是有弹性的,他们在接受既 成事实方面是如此熟练(在缺乏自主的政策方面),不久以后使 馆人员的官方态度——包括英国的态度,逐渐谴责皇帝在引进 改革方面太急躁。从 1900 年以后一个在中国的外国人在已经催 促了多年的改革,才被慈禧太后接受并成为一条原则。这一点再 次证明,改革作为中国即将到来的再生而应该受到欢迎。1898年 6月,英国外交大臣曾在皇帝的改革诏书中看到"朝廷最终彻底 认识到需要根本的改革"。10月,当主要的改革家康有为由于慈 禧的复仇被英国驻上海的总领事馆救走,并由一艘英国战舰送 到英国的殖民地加以保护(当时给人的错误印象认为英国将积 极干涉中国的进步事业,如果不是出于人性也是建立在自己利 益的基础上)。我们发现出于权宜之计而不得不承认既定的事 实,慈禧太后和满洲派自己的安全发生了严重的恐慌,他们把改 革运动看作对满洲统治的敌意!两个月以后,由于受和平和祝愿 的时机到来的影响,索尔兹伯里侯爵被克劳德・麦克唐纳先生

通知说外国大使的夫人们共有七位,已经收到慈禧太后陛下为纪念她六十四岁生日的庆典而出席的请柬,而且太后陛下"给人留下了令人赞赏的印象,不论对她所有客人所留下的个人风格还是她那温和而文雅的举止"。在那种场合,傀儡皇帝仅供展览,还要遵守礼节,并与所有的太太们握手。因此大幕放下来了,改革的计划也结束了,这是所有(几乎所有的)有关人等都满意的结果。

英国官员和其他外交大臣,不久就被不断传出来的流言"慈禧太后将要对皇帝采取极端的行动措施"所打扰,他们不断警告中国政府,不要做出任何违背道义的事情,从而破坏了欧洲人的感觉和尊严。总理衙门还得到通牒,外国将会重开会谈并发出警告以免皇帝突然退位。当英国外交大臣将干涉的消息成为茶楼里尽人皆知的事情,并在报纸上刊登,终于引发了愤怒:这纯粹是国内问题,这样的先例已经够多了,而外国人的意见万难接受。皇帝接受外国人的观念在满洲人眼里是一种罪恶,但是这种征得外国同情和支持的做法对于满洲人和中国人来说同样可憎。

不久事情就安定了下来,这已经是一个陈腐的惯例,人们得知老佛爷再度掌舵又满意起来甚至有点高兴。在京城消息不胫而走,为了即将上演的戏剧精心准备,光绪帝打算谋杀慈禧太后,他得到的惩罚与他应得的惩罚相比是极其轻微的^①。学者们在编写与当时情况相适应的文章时,都把他和唐代的皇帝相比(公元762年),鼓动对他那个时候的皇太后的谋杀。光绪帝的死因此被随意进行预测,其影响大打折扣,无疑这些在北方很少引起或根本引不起评论,但是在南方却会造成严重的后果。公众的情绪一直在适时地酝酿着,慈禧太后以一个受害者的名义,发布了一道诏书声明天子得了重病,那种语气既没有表示惊讶也没

① 这是中国官场方法的一个例子:上海道台当要求英国领事馆帮助逮捕康有为时,毫不犹豫地说皇帝死了,是被主要的改革家谋杀的。



有表示忧惧。而各省派出的医术精湛的医生为皇帝看病,被看作是必要的礼节性的让步。"自从4月以来,"诏书上说(自从"百日维新"以来),"我已经得了重病,但是我找不到缓解我病情的方法。"这是他对于将要临近的疾病形式上的声明。

在为皇帝看病的所有人中,有一位是陈联芳,是中国医生中多年来最著名的一个。其中一位作者写在出版的《泰晤士报》上的文字详细叙述了他在京城的经历以及他的职责,都是当时他自己所提供的:

当诏令发出召集各省总督和巡抚派著名的医生到北 京去询问有关陛下的病情时,陈联芳接到了苏州巡抚的命 今要一刻不停地前往北方。这本身就说明,除了职责的志 趣不相投而且无报酬外(这一点陈氏是知道的),对于一个 体格病弱的年纪已超过七十岁的人来说是没有一点保证 的,但是他几乎没有躲避这个任务的可能性。他于是离开 了自己的工作岗位带了两个忠实的助手,或者说学生,提 前收到了巡抚所给的总数 6000 两的路费和报酬,就一路 跋涉并到军机处报到。当他到达那里,他发现已有三个本 国出名的医生在侍候,随时听候皇帝的使唤。德塞夫,一个 法国使馆的医生,他历史上曾多次访问皇帝,他对天子脉 搏诊断仍然引起了使馆人员的兴趣。上了年纪的本国医生 带着掩饰不住地对法国医生的鄙视的口气说话,他对法国 医生对病情的诊断和他提出的治疗方案都感到不满。他自 己对皇帝疾病的描述,用语言表达不像写历史小说的作家 归因于欧洲中世纪时代的医师那样。他虔诚地提到在工作 中对他的统治造成影响和幻想的人,而这个人是令人敬畏 的。通过他因发热而造成的脸红及神秘的原因可以知道, 这些最平常不过的事情更适合中国人而不适合英国读者。

不管怎样,他的描述清楚地指出呼吸器官疾病,他说这种疾病已经存在了十二年多了,对于普通的衰弱者来说所出现的发烧情况,他不得不把它归因于精神紧张并伴随着体质的虚弱。在他离开北京(大约11月中旬)时,发烧已减轻,病人的状况得到了明显的改善;这种病人,在他看来病情已经如此严重,如果可能的话,他决定放手不管。在他年轻的同行掌握之下,通过贿赂朝廷官员的手段他最终就能达到目的。问他皇帝的情况是否危急,他神秘地回答说如果他能活着看到新年的话,他的精力在春天就会慢慢恢复,他彻底康复也许有望。

在他到达北京后的几天,陈氏接到军机处的一个官员的 命令召见他,皇帝和太后在宫廷南边的厅里等待着他的拜 见。会诊询问的是关于中央帝国统治者神谕的障碍,这就有 点令人好奇,也暗示着中国国内政策采取保守主义的可靠 性。陈氏进入大厅,看见皇帝和太后就双膝跪倒,礼节性地叩 头以后就穿过他们所在的公寓。皇帝和太后坐在台子上一个 矮桌子的对面,在会谈期间彼此面对着面坐在自己的位置 上。皇帝面色苍白、情绪低落,喉咙因为不舒服而有点愤怒的 样子,明显是因为发烧而造成的,椭圆形的脸庞显得有点消 瘦,更使他的面容显得轮廓分明,长着像鹰一样的鼻子,在医 师的眼中(用他自己的话说),外貌长得像外国人。太后经常 打断他的话,她看起来保养得非常好,外表非常聪明,好像对 病人的健康和他的身体的舒服非常热切和关心。太后经常不 顾礼仪地询问医生关于陛下的情况,并进一步描述皇帝的病 征,而皇帝经常以一句话或点头偶尔表示对有病的确认。在 这种独白的过程中, 医师遵循着皇帝拜见的礼仪程序, 将目 光紧盯在地板上,一边听从着太后的命令,一边仍然跪着,他 被允许一只手放在皇帝的手腕上。但是感觉不到脉搏的跳



动,接触到的是一只无力的手,首先是触摸手腕的一边,接着触摸另一边。做完之后,太后继续叙述病人的痛苦,她描述了他舌头的状况和嘴及喉咙的溃疡,但不允许医师检查这些地方,他被迫利用非专业的描述。当他明智地发现很难看清病人的舌头,因为皇帝的尊贵的地位迫使你不得不盯着地板看。太后最后将病人的情况说了一遍,陈氏退回身来,将诊断结果递交给军机处,并一起将意见呈上去以供将来的治疗,随后由官方传达给皇上。他的意见要点是开一些本国产的传统的滋补品,并建议尽可能地在精神上和身体上多休息。

上年纪的医生神谕般的预言是正确的。皇帝终于熬过来并能 看到新年,以后体力又恢复了,某种程度上归因于皇太后害怕外 国干涉的结果,但主要是她认识到南方公众舆论反对她,出于权 宜之计调和的结果。在粤省由于广东改革家所倡导的改革激起了 他们反对满洲人的感情:这些南方人激烈地公开谴责满洲人以及 他们所有的勾当,这就需要点燃起新的叛乱的火焰。南方也很清 楚地意识到,消息在中国传播得很快,皇帝的生命现在处于危险 之中,岁末将是他去世的时间了,来自各方面的抗议和警告从各 省传到京城,不久就传到京城各部,而且传到皇帝那里。有一位署 名经元善的上海官员,他以"所有士绅、学者、商人和上海公众"的 名义提到诏令中皇帝的病情,并恳求太后、皇族和军机处即使皇 帝有小病也要让圣上执政,要放弃所有想让他退位的想法。他描 述江苏省正处于一触即发的动乱时刻,并直接暗示有可能在皇帝 死亡的事件中进行干涉。慈禧对这位大胆的官员非常恼火,并不 是因为他控告她预谋谋杀的罪行,而是因为他敢以这样的方式来 威吓她。她发出命令要立刻将他撤职。经元善害怕激起她明显的 愤怒,逃到了澳门。但是他大胆的话无疑救了皇帝的命。

在所有省级权威官员中,唯一勇敢无私而且能够站在皇帝

立场上的人,便是两江总督刘坤一。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敢于此时公开指责。慈禧非常钦佩他无私的勇气,但是她对他这种行为非常愤怒,那种举动堪与他的同僚,机敏的机会主义者张之洞相比。他是湖广总督,是改革的积极倡导者,以至使改革之风在那个地区长吹不息。就在六个月前他引荐了几个进步人士(其中之一是他自己的秘书杨锐)给皇帝,就在风暴爆发之前还被光绪帝召到北京作为军机大臣支持陛下的改革政策。然而慈禧太后还没有站在反对派一边,皇帝还没有企图赢得袁世凯和其军队的支持时,张之洞就打电报给慈禧太后说他热情支持她的政策,并采取强烈地反对改革者的措施。这个建议是多余的,慈禧在着手某项工作之时,在她的工作还没有很好地完成之前,她并不是一个容易对付的女人。

8月11日,她召荣禄到京城支持她扑灭改革运动。刑部刚刚上了一道奏折催促并受朝廷之命审判康有为同党。慈禧作为答复,指派他们直接与军机处协商并以最为严厉的手段审问这些囚犯。同时她命令监禁大臣张荫桓^①,皇帝最信任的顾问和朋友。她发现:"此人享有令人憎恶的声誉。"这道法令不失时机地说明皇帝急于以怜悯调和审判,制止任何普遍的放逐或者复仇运动,"尽管充分意识到许多著名的学者和官员已经被改革者所腐化"。

太后的下一步,是在荣禄的建议下,以皇帝的名义颁布一道 政令。在这道诏令中她证明反对派的政策的合理性并确保保守 派的地位。这份文件是其方法的绝好例子。在诏令中皇帝承认自 己方法的错误,并自责出于忧惧感而造成改革运动中被归入"我 们的官员"没有能有效地执行正确命令的印象,因此大家的面子

① 张荫桓曾经在五十年庆典节日被维多利亚女王授予圣米切尔和圣乔治二等骑士勋章,在流放突厥斯坦后被处死,当时是由端亲王下的命令,义和团危机开始是立刻处决其的原因。

另一名改革家名叫徐之敬,他是被刑部在同一诏令中判处终身监禁的。他在 1900 年 8 月被 联军释放,当时他正被押送到太原府,并要把他交给法庭。但是他出于鄙视,不肯接受外国人的 释放。这件事典型地说明了中国官员的思想态度和对国家首脑诏令的尊敬。



谕朝廷振兴商务,筹办一切新政,原为当此时局,冀为 国家图富强,为吾民筹生计,并非好为变法,弃旧如遗,此 朕不得已之苦衷,当为天下之臣民所共谅。乃体察近日民 情,颇觉惶惑,总缘有司奉行不善,未能仰体朕意,以致无 识之徒,妄相揣测,议论纷腾。即如裁并官缺一事,本为淘 汰冗员,而外间不察,遂有以大更制度为请者,举此类推, 将以讹传讹。伊于胡底,若不干诚宣示,诚恐胥动浮言,民 气因之不靖,殊失朕力图自强之本意。所有现行新政中裁 撤之詹事府等衙门,原议将应办之事,分别归并,以省繁 冗。现在详察情形,此灭彼增,转多周折,不若仍悉其旧。着 将詹事府、通政使、大理寺、光禄寺、太仆寺、鸿胪寺等衙 门,照常设立,毋庸裁并。其各省应行裁并局所冗员,仍着 各该督抚认真裁汰。至开办时务官报,及准令士民上书,原 以寓明目达聪之用,惟现在朝廷广开言路,内外臣工条陈 时政者,言苟可采,无不立见施行。而疏章竟进,辄多摭拾 浮词,雷同附和,甚至语多荒诞,殊多庞杂。嗣后凡有言责 之员,自当各抒谠论,以达民隐,而宣国是。其余不应奏事 人员,概不准擅递封章,以符定制。时务官报,我裨治体,徒 惑人心,并着即行裁撤。大学堂为培植人才之地,除京师及 各省会业已次第兴办外,其各府州县议设之小学堂,着该 地方官察酌情形,听民自便。其各省祠庙,不在祀典者. 苟 非淫祀,一仍其旧,毋庸改为学堂。致于民情不便,此外业 经议行及现在交议各事,如通商惠工,重农育才,以及修武 备、浚利源,实系有关国计民生者,亟当切实次第举行。其 无俾时政而有碍治体者,均毋庸置疑。着六部及总理各国 事务衙门详加核议,据实斟酌尽善,期于毫无流弊。朕执两

用中,不存成见,尔大小臣工等,务当善体朕心,共矢公忠, 实事求是,以副朝廷励精图治不厌求详之至意。将此通谕 知之。

荣禄当时被提升为军机大臣,并委以北方军队最高指挥权 且控制陆军部。他因此成为帝国最有权力的人物,他握有的大权 在满洲王朝的记录中没有先例。他再一次证明了过去逃亡热河 那些日子以来他比任何时候都更忠于太后陛下,他终于得到了 应得到的奖赏。这是自然的,如果不是必不可免的,也是由于他 在政变的危机中所起的作用,否则他会受到严厉的谴责,尤其是 在国外。但是,从中国官员的角度来看,他的行动支持了太后陛 下反对她的侄子——皇帝,这只不过是他的职责。作为一个政治 家,他一直表现得比较明智、可信。随后在义和团起义的时候,他 遭到了本国和外国报社的不断抨击,部分是由于康有为及其追 随者散布的不值得反驳的谎言的结果,部分是出自于外国公使 馆人员的偏见(从那时起产生的)和缺乏准确的信息所造成的。 正如以后所显示的,所有他的努力都旨在阻止那种狂热爆发的 潮流,以免太后陛下做出愚蠢的行动。在那些胆小、无知、残忍的 满洲贵族中间,他的远见和勇气简直是鹤立鸡群。在慈禧太后长 久的统治时期,唯一可以在行政管理才能和爱国主义上与他相 接近的,是曾国藩(他的一生已经简单地叙述过)。从这时以前一 直到他去世(1903年)我们发现,他曾经是慈禧太后的重要助 手,她最可信赖的和得力的顾问,她的选择是完全正确的。正如 将在后一章所看到的,在1900年的时候,当老佛爷被骚乱和喊 叫弄得发狂的时候,她被自己的希望所误导,她的迷信信念及亲 信的意见,使她允许端亲王及其同伙有点破坏了荣禄的影响。尽 管如此(这只如我们会在景善的日记中看到的),她总是求助于 他,进行商议和寻求安慰。正是他,她可以在最后被击败的黑暗



7.00

时刻得到依赖,而他从来没有辜负过她。她逐渐认识到:他所提出的建议,有时是她忽视的,然而总是合理的。在中国历史上那些不确定的因素中间,在接下来的年代里有一点是无疑的,荣禄应该得到的在他的国人和外国人看来,地位比他至今已经受到的要高得多。在朝廷逃亡的时候,他本人从没有想到围绕他会有那么多的诽谤。他被深深地伤害了,他的正义感被凌辱了,在朝廷返回北京以后,他受到了外国使馆的冷遇。从那以后直到他去世,他都不愿意与他最亲密的朋友说,他永远不后悔他对义和团所持的反对立场,他不能忍受和原谅外国人所表现出来的对他的敌意和不敬。"根本不喜欢他们,"在一个场合,他说,"已经照应该做的去做了,那只是因为出于对太后陛下和满洲王朝的忠诚;然而,行动已经与外国人的利益一致,我被赋予了信任的权利。"

慈禧太后商议了很久,她急切地问荣禄如何对改革者进行 惩罚。他主张强烈镇压的措施,认为这关乎满洲王朝的荣誉。六 个囚犯被刑部仔细地审问,荣禄细致地询问他们关于康有为对 慈禧太后的意图。在康有为的房间里找到的文件,使其了解了每 一个密谋的细节。他们对谋划反对慈禧太后的罪行供认不讳。很 明显在拖延审判时间上的失策,尤其是在满洲和汉人之间不断 扩大的裂痕,在执行上耽搁的时间过长,无疑是要冒很大危险 的,因为当时派性精神在双方不断增长。老佛爷和军机处同时作 出决定,希望尽可能终止这场危机,按照预定的日期,当月的13 日,改革者被执行死刑。他们在临死之前大义凛然,城外的行刑 场所被围得水泄不通。据说在杨锐的书信中有一封皇帝交给他 的密信,在这封信中慈禧太后遭到了无情的抨击。还有一封杨锐 弹劾太后的奏折,列举了太后与六位高级官员的不道德关系,其 中之一是荣禄,这些文件都被皇帝加了朱批。里面还引述了当时 广东流传的民谣,指的就是太后所谓的邪恶罪行,并警告皇帝, 满洲王朝现在终结的话,罪责都在慈禧太后身上。她的罪恶行为

堪与商朝(公元前 12 世纪)的商纣王所宠爱的妲己相比。妲己在宫中的酒池边犯下了滔天罪行。那时有点疑惑的是,太后强烈地为她自己辩护,她亲自验看了皇帝的手书,这些不忠的话与他的性格相合。太后陛下有报复性的倾向,她决定结束,不是一时而是彻底断绝所有他与改革党的关系。

对改革派领导人处刑的命令诏书是慈禧太后在荣禄的帮助下草拟的,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竟然以皇帝的名义发布。诏书是用红笔写的,表明其重要性,诏书中一般都留有统治者自己书写的正式手迹。在强调改革国家管理的必要性之后,皇帝深深感到了政府不断增加的困难。这道诏书进一步说明了康有为及其追随者,利用危机时刻,开始策划叛乱的阴谋,目的是推翻太后;所幸,背叛的意图被揭穿,他们的密谋暴露了。诏书继续写道:

谕近因时事多艰,朝廷孜孜图治,力求变法自强。凡所设施,无非为宗社生民之计,朕忧勤宵旰,每切兢兢,乃不意主事康有为,首创邪说,惑世诬民,而宵小之徒,群相附和,乘变法之际,隐行其乱法之谋,包藏祸心,潜图不轨。前日竟有纠约乱党,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陷害朕躬之事,幸经察觉,立破奸谋。又闻该党私立保国会,言保中国,不保大清,其悖逆情形,实堪发指。朕恭奉慈闱,力崇孝治,此中外臣民之所共知。康有为学术乖僻,其平日著述,无非离经叛道,非圣无法之言。前因讲求时务,令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上行走,旋令赴上海办理官报局,乃竟逗留辇下,构煽阴谋,若非仰赖祖宗默佑,洞烛其先,其事何堪设想。康有为实为叛逆之首,现已在逃,着各省督抚,一体严密查拿,极刑惩治。举人梁启超与康有为狼狈为奸,所著文字,语多狂谬,着一并严拿惩办。



诏令还进一步判处康有为的同党梁启超死罪。梁启超是一个享有很高声誉的学者,他后来在日本获得庇护,在那里编辑著名的报纸。接着是三个重要的军机章京,他们正等着刑部审判的结果。诏令还补充说任何对他们死罪执行的推迟,在军机处看来,都会导致革命性的运动。因为这个原因,关于这六个囚犯的进一步司法审判仪式被分配下去,立即执行枪决。

在处决了康有为的追随者和同谋以后,诏令再一次强调了他们的领导者的罪恶。诏曰:

我们的王朝,是按照孔夫子的教诲进行统治的。康有为背叛了它,理应受到神和人们的憎恨。大自然的神力一定拒绝保护这样的一个人[®],只有根除这种有害的人,人性才能团结在一起。至于那些追随者,在极大程度上,被他那邪恶的学说所引导,他们人数众多,君主已经注意到他们的名字,皇帝一向是有责任对他的臣民抱有仁慈心的,我们决定不再对这些策划的阴谋进行追究。让所有有关的人以康氏为戒。让他们从良心上遵循圣人的学说,让他们一心一意把聪明才智献给皇帝陛下。

尽管以慈悲为怀,慈禧不再对这六位改革领导者之外的人有采取措施的意图,但是她还是禁不住回想起对她个人的攻击,这不由得激起了她的"圣怒"。下面引述的都是以上诏令中的内容。接着发生的事件是,新主子上台后张荫桓被不明不白地判处流放。他真正的冒犯在于他攻击慈禧太后奢侈浪费,还因为英国外交大臣胆敢干涉并请求饶他一命,这不由得使她更加怨恨。

① 在她举行七十寿辰的时候(1904年),慈禧太后对所有参加 1898 年改革运动的人颁布了特赦令,除了其领导者康有为和梁启超外,他们被排除在外,孙逸仙也被计算在内,他是一个逃亡者。

在另一道诏令中她提出的恳请荣禄让她去天津拜访的计划被取消了,因为荣禄害怕有人会加害慈禧太后。她女性的好奇心激起了她想到条约口岸拜访,以改变一下在北京隐居的兴趣,但她还是听从了荣禄的意见。军事重建在努力下继续向前发展,直隶军队的发展遇上了大好时机。

荣禄一到北京,便马上被任命为直隶总督。这个官职享有很大的权力,在很大程度上获得了慈禧太后的信任。尽管作为一个满洲人来说,他非常无知,缺乏能力,他以后还是负责天津的防务并密切注意周围义和团运动的发展。在这特殊的危机时刻,她对汉人普遍不信任,因此慈禧太后觉得由一个满洲总督控制这个军事要地以防止革命者有组织的活动是必要的。

在北京,唯一一个与改革派公开有关而没有受到惩罚的是礼部大臣李端棻。在等了几天以后,他发现在诏令中没有提到他的案件,他向皇帝上了一道奏折说他所犯下的罪行(引荐康有为和其他改革家为政府所用)也应当受到适当的惩罚。这道奏折本身也是一份非常有趣的文献,因为其对中国政府内部的几个鲜明的特点作了说明。这份奏折的作者,在承认自己的罪行以后,公开宣布对他的仁慈非常感激,但也对自己罪行没有被追究表示惊讶。他因为自己良心不得安宁,继续追问事情的原因,希望太后陛下能给他定罪,"对于那些以后胆敢引荐邪恶的人物给皇上的官员以警告"。慈禧以皇帝的名义发出的答复也同样有趣:

上谕李端棻奏滥保匪人,自请惩治一折,该尚书受恩深重,竟将大逆不道之康有为等,滥行保荐,并于召对时,一再面陈。今据事后检举,实属有意取巧,未便以寻常滥保之例,稍从末减,礼部尚书李端棻即行革职。发往新疆,交地方官严加管束,以示惩戒。



整个插曲和通信就像在玩猫捉老鼠的游戏。

但这次反动党所采取的激烈措施在南方激起了愤怒的浪潮,那里社会自发组织起了支持光绪皇帝的活动。上海外国租借地出版的报纸对慈禧太后和荣禄公开进行疯狂和辛辣的抨击,后者尤其成为攻击的靶子。文章的作者,明显受到逃亡国外的改革领导者的鼓舞,并声称北京的运动是反对汉人的,他的目的无疑是要罢免满洲人在帝国的重要官职。从另一方面看,排外的骚乱是在那些省份被煽动起来的,因为这些省份的人相信慈禧太后会满足出于公众感情的这些示威运动。事态的发展无疑充满了严重的危险,慈禧太后对它的注意是被一个叫惠璋的御史所上的直言奏折所吸引的。

这道奏折恭贺皇帝采取有力手段镇压了康有为的谋逆罪, 所取得的成就有助于提高老佛爷的威望。然后他提到了南方事 态如下:

最近许多流言频传,是基于这样的事实,说那些被皇帝命令执行死罪的罪犯都是汉人,所以皇上被指责以汉人民众的代价来促进满洲人的利益。尽管大家都知道我们王朝从来不能平衡满洲人和汉人之间的关系,然而康有为的追随者无疑在利用这些谣传,结果造成对国家的危险。

惠璋一再提到法令中无用的言行,并建议要给那些忠诚和正统的汉人以特别恩宠,采用这种手段自然能打消公众的疑虑。他还正确地观察到,如果那些叛国者被处以刑罚,那么一贯忠诚的人就应该受到奖赏。他建议在过去几个月内,凡是上奏谴责改革运动和所谓的新学学者腐化堕落的人,都应当得到提拔。最后,他还敏锐地发现,汉人所表现出来的忠诚和爱国主义对于帝国的统一要比满洲人的品德要有价值得多,因为这些汉人所显

示出来的管理国家的本领能吸引老佛爷敏锐的智慧。慈禧太后的回答,也是以一种指责的口吻写的,对谈论的主题进行有意的推脱。她只是强调要严格按照皇帝的决定去做,赞同抽象的正义感令她非常愉快,不管是对满洲人抑或是对汉人都不应持有偏见。无论如何,慈禧太后将那些上奏的人提升了官职,这表明她是公正的,在同一天,她撤了六位高级官员的职务,其中一个是满洲人,一个是荣禄推荐的改革派,并命令交由吏部决定合适的惩罚。这样做仅仅是为了"挽回面子"。

任何事情最终所激起的无疑都是谴责,太后陛下接连发布诏令。其中一道诏令宣布要对外国在北京和中国国内的外交使馆人员进行适当的保护。另一道诏令对省级政府选择属吏进行了一番说教。第三道诏令是征求各级总督和巡抚的意见,要求他们避免党派意见,因为"皇帝充分意识到这些攻击背后的动机"。

随后慈禧太后不失时机对政府的工作艺术进行了说教,重点强调她关于维护满洲人在中国领导地位的政策。下面是值得引述的诏书内容:

从来制治未乱,保邦未危,我朝圣圣相承,宪度修时,尽美尽善。至于厚泽深仁,难以枚举,水旱偏灾,无不立施益蜀赈;江河漫溢,深恐累及穷黎;遇有军务,并未抽派丁役;宫中使女,亦未选及民间。仁民之政,又如此,宜其上下一德,朝野密谋,辩言乱政,而士大夫中竟有不明大义者,援引匪人,心怀叵测,言念及此,能勿愤懑?朝廷屡示宽大,始免株连等语。

诏令最后以对官僚阶层的劝勉作为结论,并呼吁他们要培 养理想的美德。

慈禧太后下一步是恢复某些反对派的领导地位,如最近



被皇帝撤职的许应骙,他曾经对改革者的王诏进行抨击。帝党如今已分崩瓦解,皇帝在北京已没有朋友的支持。满洲财务大臣增龢是最后一个赞成改革运动的高级官员,他是改革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之一。他这样做,引起了老佛爷对他的愤怒。上谕说要立刻将他撤职,此后永不续用,还提到了失宠的帝师翁同龢的忏悔。

太后陛下随后将注意力集中到各省,给予刘坤一严厉的谴责。他因为有病,请求辞去两江总督的职位,想起他被皇帝所加的各种荣誉,使他能够避免琐碎的托词而继续履行自己的职责,从此也使他更加勤奋,更能谨慎地选择属下的官员。

翁同龢的大胆不断激起太后的恼怒,但他竟然被允许在家乡养老而没有遭受惩罚,安然地过着荣耀的退休生活。这不符合她的心意,也不能使荣禄满意。荣禄认为只有对帝师的不断抱怨,方才能减轻太后对他的愤怒。在一道以皇帝名义发布的诏令中,她再一次发泄对这位年事已高的学者的敌意。这完全是她那种典型的行事方式。下列诏书中的内容是非常有趣的:

谕翁同龢授读以来,辅导无法,从未以经史大义,剀切敷陈。但以怡情适性之书画古玩等物,不时陈说,往往巧借事端,刺探朕意。自甲午中日之役,主战主和,甚至议及迁避,信口侈陈,任意怂恿,办理诸务,种种乖谬,以致不可收拾。今春力陈变法,密保康有为,谓其才胜伊百倍,意在举国以听。朕以时局艰难,亟图自强,于变法一事,不惮屈已以从。乃康有为乘变法之际,阴行其悖逆之谋,是翁同龢监薄匪人,已属罪无可赦。其余陈奏重大事件,朕间有驳诘,翁同龢辄怫然不悦,恫吓要挟,无所不至。词色甚为狂悖,其跋扈情形,事后追维,深堪痛恨。前令其开缺回籍,实不足以蔽辜,翁同龢着即行革职,永不叙用,交地方官严加管

束,不准滋生事端,以为大臣居心险诈者戒。①

翁同龢寓居家乡(江苏常熟)一直到1904年6月,所有认识 他的人都非常尊敬他。他绝没有大多数皇帝近臣那样的架子, 而是一个相当有性格魅力的人,在他罢官回家以后仍然希望有 一天能为皇帝效力,继续进行他未竟的改革事业。但他也不断为 家乡的地方官制造麻烦,因为他每月要拜访地方官三次。拜访时 他会装得很谦卑,双膝跪地向地方官问候:"你受皇帝之命秘密 监视我的行动,我因此特来向你问候,这是职责所必须,我支持 你的使命。"因为地方官也从来拿不准这位权力显赫的军机大臣 就不可能再掌握权力,所以地方官显得非常尴尬,特别是翁氏家 族是当地的望族。在不时对地方官折磨的时候,这位军机大臣度 过了学者的退休生活,在这期间他的许多书信也被出版,这些都 显示了这个人最吸引人的一面。作为学者和诗人,他那种闲适的 文体中混合着神秘主义和哲学思考的取向,一直得到文人们的 高度赞赏。虽然并没有给他带来好运,像他那样年事已高的人在 家乡度过的日子也许比在京城尔虞我诈而又艰险的官场生活要 幸福得多,他所享受的爱国美誉远远超过本省的任何具有聪明 才智的人,尤其是在他去世后,他的声誉和影响还在不断扩大。

慈禧太后意识到文人的忠诚随着皇帝对旧有的考试制度的废除而逐渐动摇,在诏书中使保守党大悦的皇帝的决定却走向了其反面。全国学者都怀着不可告人的心思赞扬它,并把它作为打击老佛爷合法权力的有力武器。在某种程度上是皇帝带头引进新的考试制度的。但是旧的考试制度从一开始弊端是不存在的,候选人匿名是最重要的一项原则。太后陛下对这一问题的看

① 在宣统年间,翁同龢死后又被摄政王醇亲王恢复了官衔和称号。因此皇帝缓慢地证明他是正当的,即使在地狱,他的追随者的幽灵继续遭受苦难,汉人的官僚生活可能由此发生变化。



法如下:

国家以四书文取士,原本先儒传注,阐发圣贤精义,二 百年来,得为人盛。近来文风日陋,各省士子,往往抄袭雷 同,毫无根底。此非时文之弊,乃典试诸臣不能厘正文体之 弊,乃论者不揣其本,辄以所学非所用,归咎于立法之未 善。殊不知试场献艺,不过为士子进身之阶,苟其人怀奇抱 伟,虽沿用唐宋旧制,试以诗赋,亦未尝不可得人。设论说 徒工,新术不正,虽日策以时务,亦适足长嚣竟之风。用特 明白宣示:嗣后乡试、会试及岁考科考等,悉照旧制,仍以 四书文试帖经文策问等项,分别考试。经济特科易滋流弊, 并着即行停罢。朝廷于抡才大典,斟酌至再,不厌求详。嗣 后典试诸臣及应试士子,务当屏斥浮华,力崇正学,毋负朝 廷作育人才之至意。至富强之术,固当讲求,惟必须地方官 认真举办,方不至有名无实。所有农工商诸务,亟宜实力整 顿,惟总局设在京城,文牍往还,事多隔膜,一切未能灵便。 仍应责成各督抚在省设局,分门别类,详加考核,俾有实 际。着直隶总督选派妥员,督率办理,以为各省之倡。京城 现设之局,着即裁撤。

太后是一个变化多端的女人,她的思想决不会在同样的惯例下持续很久。她喜欢参加国家的各种宴会,以此来调整她引以自豪的管理国家的本领与各种统治力量之间很好的平衡。在她接下来颁布的诏令中,我们发现了她自认为有指导意义的准则。这道诏令反映了在某种程度上她对于领导改革者的惩罚的忧虑和怀疑,她忧疑这样做是否会遭到外界的严厉谴责。因此她宣布:

国家治制保邦,纲常名教,亘古为昭。至于条陈损益,

随时变通尽利,本无一成之法。前因中外积弊过深,不得不因时制宜,力加整顿。而宵小之徒,窃变法之说,为煽乱之谋,业经严拿惩治,以遏横流。至一切政治有关国计民生者,无论新旧,均须次第施行,不得因噎废食。迭经明降谕旨,剀切宣示,大小臣工当能仰体此意。惟言事诸臣,往往胸无定识,即如乱谋方张之日,内外章奏能灼见先机,防微杜渐者,并不多见。迨至事后,或且仰窥意旨,揣合希荣。岂知朝廷用人行政,一秉大公,执两用中,不偏不倚。用特再行申论:嗣后内外臣工,务当清白乃心,一化新旧之见。凡所建白,但期有俾时局,不得妄意揣摩。倘或挟私攻讦,是非所在,亦自难逃洞鉴也。将此通谕知之。

太后注意到百姓普遍贫困,生活必需品严重缺乏。于是她命令必须采取措施防止黄河泛滥给山东地区的人民生命和财产所造成的破坏和损失。她并没有给人一种错觉,认为过去所采取的措施从本质上是为了补救"中国的伤痛",而是从当时的上奏中恰当地清除侵吞公款的官僚主义的根基,但她并不希望她在此事上对美德的老调重弹能给民众一个满意的答复。她所暗指的是"经常地对黄河堤岸的修筑并没有产生永久的效果",而她应用的补救方案,即与军机大臣和各部御史之间的商议也不是很可靠。她随后在给李鸿章的决定中,估计了修筑防护堤岸工事所需用的费用,以为能使人们相信她是出于真挚的善意。

在挫败了载垣 1861 年的阴谋之后,她确定了这以后的时间 内自己对权力的控制。她这一时期在各方面所表现出来的活动 能力,可由她在这时期颁布的许多诏书表现出来。在处理完黄河 河患问题之后,她又注意到另一项一直以来比较严重的罪行。这 些罪行几个世纪以来重压在中国下层百姓身上,即长期的拖延 和沉重的法律诉讼费用,对那些被迫在中国官员的掌握之下寻



求正义的人们身上所造成的痛苦。

太后在关于这些问题的政令中,表现出来对所有这些弊端了如指掌,但是这些弊端官方文献中通常不会重视。很大程度上对这类问题的直率,无疑使得老佛爷博得了好名声,但是这应该归因于她良好的天性和仁慈。在这个国家,尤其是在北方,老佛爷仁慈的心肠,特别温和的脾气,无疑是值得赞美的,但在许多场合,这些都成为农民和商人阶层议论的对象。对于她不合宜的善心,北京的民众在1900年归因于以下这样的事实:在救援的远征军还未到达的时候,外国人和本地的基督教徒并没有遭到集体的屠杀。这道诏令中提到诉讼问题,太后说她最近得知法律诉讼经常被推延几个月之久,使得无辜的人被拘留迁延,无有限期:

近闻内外问刑衙门,于应补办案件,往往经年累月,延不审结,甚有创设候申待质各所,以及班馆名目,滥押无辜,其间丁役之需索,胥吏之留难,种种弊端,不可枚举。试思一人坐狱,合家不安,小民各有生计,苟非含冤负屈,岂肯轻涉讼庭,委身法吏?乃有司各官因循疲玩,习以为常,全不以民瘼为念,殊甚痛恨。着刑部督察院及各省督抚详定清讼章程,严核官吏功过,所有月报各册,务须实力奉行。如有不肖官吏,仍前玩泄,视为具文,即着严参惩办,毋稍徇纵。将此通谕知之。

在另一诏令中再次反映了慈禧的善行和她希望赢得公众舆论的支持:

近来各省奏到就地正法之案,以盗犯为最多。此等凶徒,其情可恶,其愚可悯。凡为盗贼之人,每藉口于饥寒迫

切,流而为匪,不思犯法干刑,断无生路。况若辈皆非懦弱 无能,倘使伏处务农,本有营生之路;投营效力,亦有进身 之阶,与囚禁囹圄,身首异处,孰得孰失?且一经事发,累及 父母妻子,扪心自问,其何以安?深宫轸念民生,无日不以 尚德缓刑为念,用是特颁训谕:凡我赤子,尚其仰体朝廷慈 悲之怀,勉为良民,毋得自逞强梁,自罹法网。着各省督抚 地方有司通行晓示,务使遐陬僻壤,咸共周知,用副爱养黎 元至意。

慈禧太后对于在中国的外国人对皇帝所表现出来的同情感到非常恼怒。这种同情一时反映了英国外交部和其他驻北京的外交成员国的态度。尽管如此,在没有发展成为敌对关系之前采取安抚的政策也是非常合适的(这也可以从其他地方看出来)。她从古典书籍中学到了不少东西。她邀请了外交官的妻子和其他外国使馆的女眷在初冬的时候到宫中拜见,对她们彬彬有礼、照顾得无微不至,一天之内就赢得了她们的好感。这一场景呈现出了友好的气氛,我们从她自己的声明和陈述中知道,从此以后,她无疑越来越受到反动首要分子刚毅的影响。他在荣禄休假不在的情况下,劝说她采取措施,要改善国家的军事资源就要在帝国内建立军队。传教士们密切注视着山东事态的进展,在其他爱国运动的中心地区,不久他们就注意到这些军事活动的目标主要针对的是外国人,根源产生于慈禧太后支持刚毅的激烈反动政策。

下一道诏书是在年末发布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可以被看作义和团运动开始的宪章,这无疑是由刚毅及其同党煽动起来的:

从来君民一体,上下同心,凡属地方应办事宜,虽在官 为之倡,尤赖绅民共为襄理,方克于事有成。即如积谷保甲



团练等事,似属故常,若能实力奉行,有利无弊。积谷则欠岁足以救荒,保甲则常年足以弥盗,团练则更番训练,久之民尽知兵。自足为缓急之恃。着自直隶、奉天、山东为始,以及各省将军督抚,务当晓谕绅民,令将以上各项,认真兴办。其旧有章程者,仍加重订。其未有章程者,妥议举行,先从省会办起,推之通省,行之各邑,速即照章举办,以期逐渐扩充。

其他的法令通常主要由劝谕和警谕组成,不是特别的重要。 从这些文件中我们不难确定慈禧太后本人清楚地知道,在这些 所谓军事训练的军队中出现了放任的现象。她随后对义和团的 犹豫态度好像可以表明,虽然没有充足的证据,但是在刚毅的影响下她表现得相当冲动而且鲁莽。问题迅速变得严重起来,几天 以后我们发现慈禧太后又颁布了一道法令。这道法令表明训练 的军队所表现出来的潜在国力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正如我 们所知道的,希望对外国人进行复仇曾经潜藏在太后的心里。这 道诏书中有下面的内容:

近因时事多艰,深宫宵旰忧劳,无日不以教兵养民为念。迭次所颁谕旨,如训练兵勇,无非为海宇策富强,为闾阎谋乐业。

在重申以前的法令主旨之后,慈禧太后进一步抱怨说:"他们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或者仅仅从一个省的权威人士传达到另一个省的权威人士那里,通过正规渠道从统治者那里传到地方官那里,最终都像废纸一样被搁置起来。"她坦承对待帝国法令的这种现象非常普遍,这是传统的积习所造成的,但是她认为该是改革的时候了,她要求所有她颁布的诏令将来都要被印

刷在皇家的黄纸上,其内容要让全帝国的人广泛地知晓。

在急切地劝告要有爱国主义之后,对职责的强烈责任感能够培养有效的公众服务。她还要求地方官要与士绅和乡里的耆老保持密切的联系,那些指挥军队的官员要求要对慈禧太后按照军事组织的有关方案去做。

法令最后以以下内容结束:

平时勿怀畏难苟安之私,临事自获众志成城之效,于以固邦本而振国威,不负予谆谆告诚之至意。将此通谕知之。

这道诏令之后,她又以传统的方式劝勉部队士兵要培养爱国主义,因为这从来没有得到过重视,当然也没有产生明显的效果。尽管她一再警告省级满清官吏,并呼吁他们应该在自己的职位上更加用能力和智慧去做事情。某些作家指出这一时期慈禧太后发布的诏书非常多而且坦率,这证明她的心的确放在有效地改革国家的行政管理上,但对外国人甚至宫廷之外的中国人来说,他们中有许多,在特定的场合下,除了可以被看作太后对于传统的老调重谈外,要真正理解这些作品的内在含义是很困难的。但有一点可以断定:她本人并没有施加个人的影响或示范。这就使得全世界都相信她是诚恳的,她并没有将紫禁城的宫廷治理得井井有条甚或废除宫廷中的积弊。正是这些弊端使她声名狼藉。

老佛爷最后以结束语显示她的写作能力和政治活动,接着再一次回到使她感到痛苦不堪的事情上,即背叛她权威的主要反叛者成功地逃脱了。她认为康有为的罪大恶极还没有被人民充分地认识到,于是12月又向国民颁布了一道诏书,内容如下:

两广总督谭钟林,于奏疏中称其于康有为之生地查得



函件颇多,多为康党来往之书信,上有石印,有待余亲自审查。书信中之内容多为密谋之事。一处竟然提名谭嗣同为中华共和国之总统!撰者之函牍目无所存王朝之讳,竟赫然用孔子诞生之年为号,其中一叛党厚颜无耻,竟大胆目现存王朝为废物。此类可憎之恶行有甚于造反与谋逆之罪。此函件足以显示皇上以怜悯之心不惜姑息迁就之人何许之多。今吾命人悉焚此信。

吾初于诏书中宣示康有为所组织之革命计划之阴谋, 目的在于防患于未然。不意近日不明真相之人中颇多传言 谓康党不过为过分狂热之改革家者也。因此于此来往之函 牍中知康氏实为卑鄙之徒,其蓄意渎职昭然若揭。我深信 我国臣民,无论贵贱,咸知真相,将弃革命之乱言于不顾。 如此将使正道大行,除恶务尽。

慈禧太后树立起了她个人的威严,但也由此播下了动摇帝国基础并引发剧变的种子。

第十六章 义和团运动的起源

义和团的历史已有许多人写过,许多杰出的著述中都对运动的起源有所揭示,对此事再做进一步说明显得有点多余。然而从荣禄与他的朋友福建巡抚许应骙的书信摘要中,会找到新发现。不仅对直隶这场运动发展的原因,而且对慈禧太后最信任的顾问(指荣禄)的性格、私人意见和政治决策方法会有所了解。下面是写于1900年初的一封信:

义和团初起于鲁之贯县十八村,初名之曰梅花拳。时李秉衡为该省巡抚(1895年),初李氏并不禁止该拳之行动,反将之登名于军旅。去年夏,此团众与兵士频起冲突,军队指挥官因其行为而被巡抚撤职,所有团众囚犯尽为释放。他们此时的首领声称自己乃明朝皇帝之后裔,女子团体则称"红灯照"。去年秋,运动在鼓励下迅速扩展至直隶。荆州之地方官反复劝告人们不要相信所谓的魔法妖术,说这些团众只不过是白莲教的另一别称而已。地方官与法国教士关系友好,调查此事并将其遣散。这使我非常遗憾,因为我和王文韶都很了解这个人,当我们在直隶总督任上的时候,非常敬重他。

去年九月底团众公开在直隶打出大旗,上写着,"上帝



助我们驱逐所有外国人,我们邀请你们加入爱国的军队"。一个佛教僧侣是一个团体的头目,他领导一群暴徒聚众滋扰,烧毁了那里的基督教堂。随后他们燃烧刘八附近的教徒的房屋,地方官出来带领军队攻击他们。士兵们开火,义和团员们就撤退了,但是他们的牧师首领被逮捕,其中有三十或四十个人被打死。应当晓谕所有的人民这种刀枪不入的说法完全是江湖骗子的荒谬说法:我们的士兵对付他们就像抓小鸡一样容易!在教徒中间也发现有各种各样的咒语,经过地方官的审讯,立刻被处死。

这个省的司库名叫廷雍^①,应该为最初的骚乱负责。我 听说十天以前召唤他所有的下属到他的衙门信奉义和团。 宣化的县令^②,拜见廷雍。他说:"在嘉靖帝统治的时候也有 一群如此异端的信徒,皇帝命令将他们镇压下去。"廷雍回 答道:"时随世移。你现在还提那些年代?"长官回答说:"此 时与那时不太一样是真的,但祖先所提出来的文明原则对 我们来说永远是一个指导。"廷雍当然无话可说,只有瞪着 眼睛沉默地看着他并换了话题。

当我最初读到太后陛下于6月21日发布的政令,命令我们这些义和团员组成勇敢的军队,也就是他们所描述成爱国者,应该找到许多这样的人,应该让他们登记入伍,在各省每当我思考这个事情时都彻夜难眠。因难以入眠,我不止一次从床上爬起来,既喜又惧激动难安。将这些爱国志愿者加入军队无疑是抵御外国侵略的好主意,如果制定严格的纪律并加以合适的领导,无疑会有大用。但是措置失宜,

① 这个官员作为义和团叛乱的罪魁祸首被联军斩首。

② 这个名叫宣化的官员后来当慈禧太后在刚从北京逃出来,经过那座城市的时候由慈禧太后提拔。参看吴永,宣化县令,他是中国义和团起义的叙述者,著有《慈禧太后逃亡记》。

这些人必将失去控制,结果就会造成动乱和灾难。你无疑会同意我的观点,我的老朋友和同事,激起这些义和团众的主要是出于爱国的动机。在普通的民众和皈依基督教的教徒之间的敌意如此之深以致使我们不可避免地被拖入敌意的边缘,政府也不顾一切地陷入邀请敌人在京城之墙下与我们并肩作战。我们已经脚踏在赤裸的剑上没有退缩的可能,在我们的事业中一点也不缺乏热情和豪情。

可是运动一开始,这些义和团众就害怕群集在一起以 免清军能攻击并击垮他们,从这我们就可以推断出他们并 不是出于全无恐惧的普通本能。我们不能完全信任他们, 但我觉得(尽管你会认为我有点荒唐)应该利用他们的狂 热来激起我们正规军队的尚武精神。作为战斗力他们是完 全没有用的,但是他们超自然的法术和魔力对于挫败敌人 的锐气还是有用的。对于我们来说真地相信他们那愚蠢的 主张,或者将之看成行动中有什么真正用途,不能说是致 命的,也是完全错误的。即使在这些魔力的神话中有一点 真实的话,那也必须在异端中才能找到,你只要看看中国 历史上许多这样迷信的例子都是在反对统治王朝中结束 的,你就会完全明白。你最近打电报给我劝我不要太着急, 因为以你的观点看义和团战士在天津和大沽于6月20日 的战斗中表现相当英勇。但我不敢断定,在任何情况下心 中要牢记南北方人在战斗能力上是大有区别的,这一点是 不错的。所有南方省当时出现了大量革命的秘密社会,走 私的盐商及其他各种各样的亡命之徒;因此一点火星,就 随时可以点燃成骚乱之大火。这些南方人从职业上说都是 一帮赌徒和骚扰滋事之人,所以他们不可能受爱国的本能 所驱使,如果你把他们大量编入军队的话,就像驱赶一大 群豺狼与老虎搏斗。结果是没有一只老虎会被消灭,数百



万你的百姓,可以如同绵羊一样,命运只能更加悲惨。从另一方面说这些北方的义和团众并不是由屠杀的欲望所激起来的,而是由种族的宗教仇恨所引发的。正如你所知道的,从本性来说既迟钝又顽固,而南方人机敏但不可靠,很难把他们统一组织起来采取共同的行动以达到既定的目标。这不就是1894年在与日本人的战争中军机处因为南方人的性格特点而如此愤怒吗?当时南方的那些男子们畏敌如虎,认识到自己处于绝望的劣势,便扔下武器不敢面对敌人。

这些义和团众不是训练有素的军队,但是他们随时准备战斗,敢于面对死亡。看到我们的人民表现出这样的勇气确实令人感到震惊,显示了他们同仇敌忾地反对外国人的热情。如果被这些勇敢的人的景象所鼓舞,我们会想象一刻之间整个帝国就会以他们为榜样,就能使我们摆脱因可憎的外国人的出现而感到的恐惧,我们完全错了,这种企图是命中注定的。所以我给你最好的建议就是不要让你在训练这些部队时不要犹豫不决。我不愿给你提这你在训练这些部队时不要犹豫不决。我不愿给你提这些建议,我也不能保证你在遵从这些建议的时候不会冒什么危险,但是最主要的事情是不要让朝廷的诏令成为这帮动乱分子聚集在一起的借口。我写这封私人信件完全是迫于忧惧,所以请你原谅内容的仓促和混乱,我相信你在合适的时候会给我答复。

(签名)荣禄

第十七章 景善日记

景善,满洲正黄旗人,出生于 1823 年。1863 年毕业于京师大学堂,后成为翰林院编修,是研究宋代哲学的著名学者。第二年被任命为清朝内务府章京,1869 年提升为高级章京,1879 年升为财政部署员。他的父亲广顺,曾担任道光皇帝内务府大臣,与道光皇帝关系密切;他是慈禧太后家族的亲戚,与满洲权贵关系密切。景善因此有特别的机会知道宫廷中的所有闲谈,能够听到高级官员,包括皇帝身旁的汉人和满洲官员的意见并观察到他们的行动。在京城各部任职之后,其父于 1894 年退休。他是端亲王、辅国公载澜和惇亲王(道光皇帝的小儿子)儿子们的老师,因此与义和团运动的领导人之间关系密切。

从 1900 年 8 月北京突然降临的令人恐怖的灾难来看,景善的命运尤其悲惨。在暴风雨般的战役的突然袭击下,加上义和团众所造成的危险,使得当时死亡无数。疯狂的甘军士兵及少数民族的入侵者,旧学者景善的忧国之痛,他的妻妾们的争吵,他儿子们的不孝,这一切所激起的痛苦之感无甚于国家所遭受的不幸。但是不幸之中也有万幸。8 月 15 日,在联军进入北京之后,慈禧太后逃亡,他的妻子,他的一个儿媳妇都自杀了。他于几个小时之后侥幸活下来,先后目睹了家人的死亡,长子恩澍将他推入他自家院子的井里。他的这个儿子随后因为庇护武装的义和



团战士而被英国军队打死。

这本日记是由一位译者在8月18日通过对景善的住处进行 仔细的调查后及时地抢救了出来。当时此物恰好在一群被焚烧的 锡克教徒尸体中间。许多北京的联军,先后从1900年1月到8月 陆续进来,日记里面提到一些琐屑的不甚有趣的事情。下面的一 段之所以被选出来是因为反映了慈禧太后在那场仲夏所发生的 疯狂悲剧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作为一个有政治手腕的女人,她所 具有的努尔哈赤后裔的特点往往令人感到神秘难测,这一点经常 被人所忽视。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景善自从 1894 年离职以来,一 定不同于大约在1904年死去的敬信。因为他也是一个深受慈禧 太后喜爱的人,在京城的外国人中非常出名。他担任过各种职务, 一度被提升到军机处,在慈禧太后流亡之后仍然留在北京,管理 宫廷事务。他于1900年9月护送外国使团通过凄凉的紫禁城。他 得到了所有熟识他的人的尊敬。景善,尽管拥有相似的高位,但对 外国人来说不很知名,有关他为官生涯中的短暂记载(另一关于 敬信的记载)会在"高级京城官员和省级官员的名单"中发现。这 张名单定期地由英国外交使团的中国秘书编辑。这张名单于1902 年编辑出版,署名凯利和华尔士,地址上海。

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即1900年1月25日) 辅国公载澜今日来看望我,他告诉了我很多有关"爱国"军队(义和团)的事情,这些部队是由毓贤在山东训练出来,毓贤时任山东巡抚。随后,他描绘了昨天在宫中拜见的情形,除了军机大臣们外,还有各部大臣和尚书。"圣母"接待了恭亲王,恭亲王的舅舅载滢和载廉及端亲王。老佛爷宣布了她想选择一位新皇帝。她说:"举国上下都痛恨并责备我将光绪扶上皇位,他做皇帝是选错了接班人,尽管他有亏于我对他的提拔之恩,也缺乏孝顺之心。难道他不会在南方的叛国

者中策划反对我的阴谋?因此我提出废除他的皇位另择新 君,新君将在新年的第一天即位。因此,你们这些大臣现在 将考虑光绪帝被废除皇位之后的称号问题。在明朝的景泰 帝已有先例,他被降为亲王之后,他的哥哥在被蒙古人俘虏 八年之后又被恢复帝位。"一时间宫廷里一片沉默。最后军 机大臣徐桐提议给以合适的称号"浑德公",即道德困惑的 亲王,或者说确切的意思是笨拙者。这个称号曾经由蒙古人 送给一位被废黜的宋代皇帝。老佛爷非常赞同,然后她向参 加晋见的所有大臣宣布了已经选出的新皇帝人选,就是端 亲王的长子。他对慈禧太后的衷心是众所周知的。这时军机 大臣孙家鼐请求发表意见。他抨击太后,主张不要废除皇 帝,这样做必定引起南方各省的叛乱。选择君主的权力主要 在于她,但是那只能在皇帝"万岁"仙逝之后(即现在的皇帝 去世之后),太后陛下龙颜大怒,转向孙家鼐。她提醒他记住 这是皇家政务会议,因此姑且给汉人一点面子。她注意到皇 帝已经明白了她的意图,他没有提出反对的意见。慈禧太后 命令所有在场的大臣都到勤政殿去等着她和皇帝,等着他 们的到来,见证任命继承人的诏书的草拟。正式宣布即位延 迟到新年的第一天。

众大臣因此一齐来到指定的大厅的入口处,几分钟之后慈禧太后的鸾驾便出现在门口,所有的大臣都跪下行三叩之大礼。她身边陪伴着许多太监,但是她让他们站在那里不动。她派大太监李莲英请皇帝出场;皇帝坐在龙椅上,在外边的门口停下并向太后叩头后,坐在皇位上。她召唤他来到大厅,他再次下跪,所有的官员仍然跪在外边。"起来,不用跪下。"太后喊道。她请他们坐下,然后召集亲王和大臣们,总共有三十个人进来。老佛爷一再重复解释她采取这一步的原因。皇帝只是说:"太后采取的都很恰当,甚



合我意。"这时荣禄将军机大臣草拟的诏书交给慈禧太后。^① 她宣读完毕,然后进一步劝谕。没有任何要废除他"万岁" 陛下的意思,只是要讨论有关继承人的人选问题。军机大臣被留下来进一步接受拜见,亲王们则被命令退下,因此辅国公载澜不知道接下来发生的事情。皇帝眩晕了,恍如梦中一般。

三十日(1900年1月30日)。今天刘顺给我刮了脸,他今夜要回他家宝坻县过新年了。我的长子恩澍催促我给他五十两银子买一件貂皮大氅,他是一个不孝之子,总是不负责任。济寿卿今天来看我,他已经迁到"桂房"巷。他告诉我他的女婿毓贤将被任命为山西巡抚。自从他在山东杀害了一名法国传教士^②而被撤去山东巡抚的职位以后,老佛爷就让他进见,并赞扬他的忠诚和正义。她不赞成大刀会所提出的灭绝洋人的主张,因为她不相信他们能做到这一点。毓贤经常到端亲王的宅中拜访,他们曾经密谈过多次。端亲王宣称如果他成为总理衙门的首脑的话,他就能很快解决与外国的困难问题。他是一个性情暴躁、举止粗鄙的人。

光绪二十六年的一天(1900年1月31日)今天我已经78岁了,我的孩子们讽刺我耳聋。他们都是不孝的儿子,永远不会像他的父亲那样升到高位上。当我在他们的年纪,20岁到30岁的时候,道光皇帝非常赞赏我的学问,曾蒙道光皇帝嘉许,赏我御书一轴,上写朱子语类。

这年出现了许多奇怪的事件,人们都这样说。今年有 闰八月,在一年中"庚"具有循环的特性,一直表现出凶兆。 新皇帝今天已经宣布了其年号"恒庆",意思是普遍繁荣.

① 这份诏书将在本章末予以介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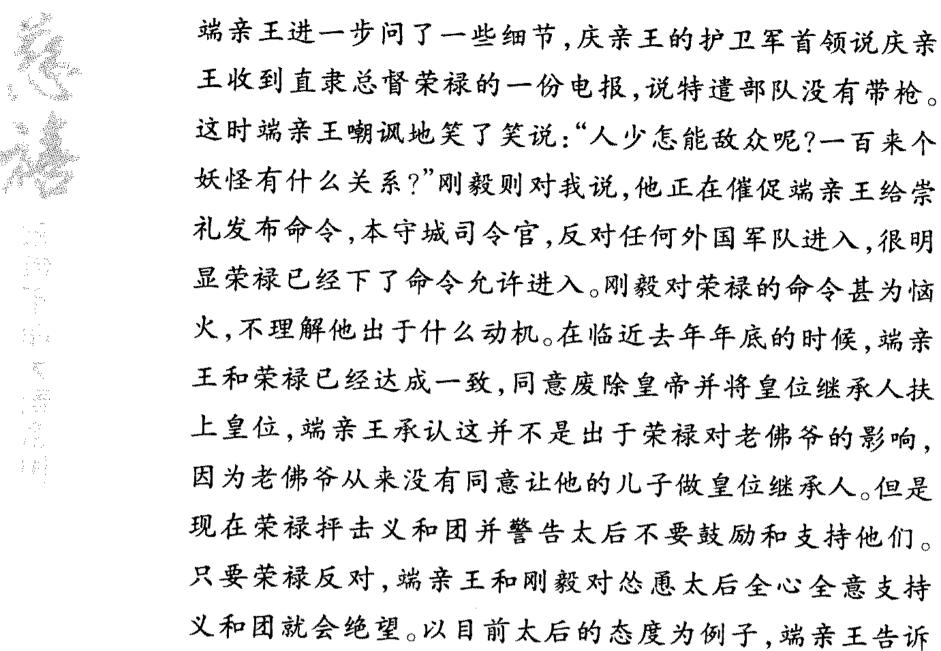
② 受害者是英国人,而不是法国人,就在毓贤被撤掉山东巡抚的决定作出以后,即 1899年 12月 31日,布鲁克斯先生旋即被杀害。

可是我的儿子恩麟告诉我说新年的祭祀仪式是由大阿哥 (有确定继承权的人)在长寿宫主持,而光绪帝只是副祭。 大阿哥只是一个十四岁的孩子,非常聪敏,但脾气暴躁。当时他正从煤山门步行走到宫廷里。

五月五日,端午节(1900年6月1日)。六点钟起床在内屋洗完脸,这时守门人霍贵拿着刚毅的卡片进来,军机大臣带着重十磅的猪肉的礼物,迎上来问候。我没有意识到他已经从涿州的旅途中返回,在那里他和赵舒翘对"爱国的军队"(义和团)的所为进行了视察并作了报告。他还捎信说他今天上午将会来拜访我。

我的儿子恩澍和恩顺今天将到济寿卿的住处观看戏剧表演。我的小儿子正在颐和园值班,因为那里将在随后的四天里为老佛爷上演大戏。我对刚毅并没有去战场感到很吃惊。他昨夜已返回北京,明天上午也不会到军机处上班了。

申时(下午三点)刚毅来了,我劝他在这里吃中饭。他是一个值得尊敬的妹丈,尽管比我年轻二十岁,却是军机处最明智而慎重的人。他告诉我说昨天傍晚有几百个洋鬼子进了城里。他和赵舒翘下午四点半到达北京,就立刻给慈禧太后写奏折,陈奏关于上天赐予的义和团的事情,明天上午这些团众就会出现。端亲王已经五天不见了,刚毅昨天晚上去见了他。他们在端亲王的住处议论着当前的形势,这时庆亲王的一个护卫首领捎来口信。他向端亲王行了个军礼,然后宣布大约将有300名外国士兵下午离开天津到外国使团处加强保护。庆亲王恳求端亲王不要反对他们进京,因为几百个外国士兵,无论多少都没有什么区别。他相信端亲王会命令他的军队("飞虎队")不要反对洋鬼子。这是老佛爷的意思,这些洋鬼子被允许护卫外国使团。



入目的行为。

在离开端亲王家后,刚毅经过城前门的时候,就已看 到外国军队进城了。人们都在咒骂,他说,但没有一个人受 到惊扰。刚毅的涿州之行使他深信全省都同心同德,甚至 那些年轻的孩子们都在操练。毫无疑问,外国人会被马上 消灭掉。在涿州有个名叫贯公爷的长官,逮捕了几个义和 团的首领,但是刚毅和赵舒翘下令将他们释放,并让他们 继续进行神秘的活动和操练。这简直是不能令人相信的奇 怪景象;他们中有几个被射击,不止一次被射中,然而都又 从地上完好无伤地起来。这些展示都是在地方官衙的大院 里进行的,在演出的现场挤满了人,围成一堵人墙,紧紧地

刚毅有朝一日他的儿子大阿哥将会穿戴义和团模样的服

装在颐和园的草地上和太监们一起操练。老佛爷看到他

会马上命令把他禁闭在他自己的房间里。她也会谴责军

机大臣徐桐不好好看好他的学生,竟允许出现这种不堪

压得密不透风。赵舒翘记得在许多年前,在他的本省陕西省,也有类似的表演。据史书记载在汉末能看到类似的奇迹,当时张角领导的黄巾军发动对政府的叛乱,攻占许多城市时都带着近五十万名这样的追随者。据说他们都受到玉皇大帝的保佑①,能够刀枪不入。刚毅和赵舒翘明天将上奏慈禧太后,将他们此行视察的结果报告给她,并恳求太后陛下要承认"爱国军队"为一支合法的军队。但是他们应该置于端亲王和刚毅的最高指挥之下,至于荣禄作为北方军队的总指挥,能否对外国军队进行有效的抵抗,是值得怀疑的。

大太监李莲英也是义和团的热情支持者,他总是不厌 其烦地向老佛爷描绘义和团的技艺表演,这些技艺他亲眼 目睹,不过只要荣禄反对官方支持义和团运动,他不能断 定"慈悲大菩萨"会信任义和团。此外,慈禧太后春秋已高, 但从本性上说是爱好和平的。我亲眼目睹她高雅温柔的品 位,她喜爱绘画、诗歌和戏剧。她情绪好的时候总是和蔼可 亲,驯良得很,但是有时她的脾气非常暴怒。我父亲是内务 府的总管,他许多场合都碰到老佛爷的盛怒时的样子。那 是在同治六年(1868年),当她得知大太监小安儿②(子)在 共同摄政的东宫太后的命令下被遣返到山东。她控告内务 府总管共同策划对她的阴谋,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告诉她将 要发生的事情,她声称恭亲王想加害于她,所有她周围的 侍者都与这场阴谋有关。小安子的同伙太监都被负责管理 的部门以家法严刑拷打,何人走漏风声,其后查出,立命毙 于杖下。不过几年前她原谅了他。如今老佛爷心肠非常软, 她也决不允许任何一个外国人被弄死。只要她口出一言,

① 玉皇大帝是道教的最高神,也是义和团的守护神。

② 安得海的绰号。



就足以让他们遭受灭顶之灾,因此一只狗,哪怕是一只鸟也不能幸免,外国建筑将被毁得无迹可寻。刚毅和我待了两个小时就去看端亲王,他希望大太监李莲英今天下午能回到京城。

工部副尚书堃岫来拜访我。他告诉我庆亲王在私下的谈话中对义和团一贯嗤之以鼻,声称他们完全无用,甚至不能博得智者一笑呢。在公众场合,他是非常谨慎的。上星期老佛爷征求他对义和团的看法,他含糊其辞地说也许这支爱国军团能有保护大清国的价值。

下午9点。我儿子恩澍从济寿卿的戏园回来,他说,大家都在纷纷议论,荣禄竟然昨天愚蠢得让外国人进城。济氏的岳父毓贤已经从山西给他写信,说山西只有几名义和团员登记参军,但是他在尽最大努力推动这场运动,因此山西省将和其他北方各省团结一致"消灭那些敢于激怒圣颜的人"。据普遍传言,袁世凯现在已经皈依了基督教:如果他在山东镇压运动太狠的话,即使他死也难以赎罪。

恩澍的妻子非常不孝,今天晚上一直与我的大妾争吵,两个女人几乎要动手打起来。女人确实难以对付,正如孔夫子所说:"惟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我已经七十八岁了,被我的家庭搅得不得安宁,对于一个老人来说实在难以忍受她们的胡搅蛮缠。

五月十二日。我的儿子恩铭,将近中午回来了,作为侍卫官他一直侍奉太后。荣禄昨天上午一直在老佛爷那里,太后和他谈了很久。他将义和团焚毁铁路的详细情况禀报了太后。老佛爷感到十分震惊,决定马上返回南湖的东宫。好像她对义和团的刀枪不入还不是十分相信。荣禄一再要求离开。当他离开了军机处,刚毅和启秀对慈禧太后影响非常大。恩铭说,在去往京城的路上她不断催促轿夫要快点,好像很不

高兴,一直紧张地用扇子扇风。在西苑的瀛秀门,皇帝和皇位继承人跪下来迎接她。还没有等到宫中,她便召端亲王来拜见,持续了很长时间。太后主意不定。尽管太后经常向皇帝征求意见,他在今天的拜见中从没有说一句话。董福祥陪伴着朝廷进入北京,他在今天的拜见中公然抨击荣禄,并告诉太后,如果外交使团受到攻击,他在五天之内就能摧毁这些使馆,而荣禄不支持义和团,他是朝廷的叛徒。他说,如果目前不利用机会铲除外国人,帝国就会很危险。董氏是一个言语粗鄙的人,尤其在举止上对我们满洲人非常强暴。刚毅憎恨他,但是鉴于目前的形势不能不利用他。

五月十四日(6月10日)。军机大臣启秀今天来访,他 把草拟的与外国断绝联系的诏书给我看,并准备让太后签 字。迄今为止,她还没有表示要与外国开战的意思。下午我 去了辅国公载澜的住处,今天是他妻子的生日。有一百多 义和团员居住在他家的外面的院子里,他们中大多数都是 乡下人,受旗人长官文顺的指挥。他们中间有五六个十三 到十四岁的少年在练功的时候进入恍惚入迷的状态,口吐 白沫,身子起来疯狂地抓能够够着的任何东西,同时发出 奇怪的粗鄙的噪音。辅国公载澜相信通过他们的神奇的魔 术,他们就能在时刻到来之时引导他进入皈依基督教的教 徒(俗称二毛鬼子)的房间里去。他说他妻子经常到宫里去 告诉老佛爷这些事情。"大公主"(慈禧太后收养的女儿)有 二百五十多名义和团员居住在后门外的宫内,可是她从来 不敢告诉慈禧太后。她的哥哥亲王载滢也在学习这种操 练。这确实是一个奇妙的世界!甘军勇士正准备进入京城、 数千名百姓正准备逃出北京。

五月十六日(6月12日)。荣禄今天上午去了军机处。 礼亲王,高级军机大臣,也不敢告诉慈禧太后一个外国鬼

子®昨天在永定门外被甘军的勇士杀害。礼亲王走后,荣禄被召到议事大厅,刚毅认为荣禄一定会催促太后命令董福祥带领军队离开北京,同时发出诏令,对被谋杀的外国人追封荣誉。没有一个其他的军机大臣被召见。荣禄离开以后,就径直回到自己的住处,对他的同僚默然无语。据谣传,外国军队正在进入北京。慈禧太后不允许外国军队进京。荣禄同意了她的意见。他建议所有的外国人都要离开北京,并攻击列强的代表,这可是违背万国公法的。

五月十八日(6月14日)。昨天夜幕刚刚降临,恩澍进 来告诉我有几百名义和团员已经进入了哈德门。我很遗憾 因为腿跛而不能出去看,但是我派郝敬亭打探情况。我能 活着看到今天真是幸福,除了外国使团的楼房,所有其他 的建筑都化为一片火海,倒在地上。在城市的每一个角落 火势一直在蔓延燃烧,景象多么壮观!刚毅给我送信说辅 国公载澜到顺直门已经三次鼓励义和团放火焚烧法国使 馆。数百名教徒被烧死,男人、女人和孩子们,焚烧尸体发 出的恶臭气非常大,辅国公载澜和刚毅被迫捂住鼻子。黎 明时分刚毅到宫里参加军机处的会议。大太监李莲英告诉 他说,老佛爷已经注意到从小丘到南湖的西部蔓延出来的 大火,也清楚地看到顺治门法国使馆的被毁。李莲英告诉 她外国人首先向哈德门内的人群开火,这触怒了爱国的勇 士们,他们便以屠杀教众进行报复。外国鬼子在街上设路 障,好像徐桐也没能及时逃离自己的家。老佛爷为他很着 急,命令庆亲王请求外国使团能让他出去。她对义和团的 英勇感到吃惊,刚毅认为她对外国使团的攻击非常满意。 尽管如此,李莲英仍警告他说,过度地赞扬义和团必然引

① 日本外交使团长官杉山先生。

起她的怀疑,除了荣禄,所有的军机大臣都不敢给她提意见。太后搬进了紫禁城里的长寿宫,因为湖宫附近的警报和巡游打扰了她的睡眠。

五月二十一日(6月17日)。今天大火一直在京城南部狂烧。那些勇敢的义和团众点燃了大栅栏的外国医药库,顿时火焰熊熊地蔓延起来,烧毁了贵重的首饰店和打金店。正如史书所说,"火炎昆冈,玉石俱焚"。义和团众本身都是一帮可敬的人,但是他们中也有一些作恶多端的人,其欲望就是屠杀。这些男子们穿着义和团的制服,给真正的"爱国的勇士们"带来的是耻辱。前门外边的塔着了火,慈禧太后命令荣禄派八旗部队守住城墙以阻止流氓无赖们从大前门进入紫禁城。

下午我结婚的侄女去看她的婶婶,她已经被她家附近 的战斗和怒吼声所惊吓,因此她们正在搬到她家翁北城的 房子里去住。

我听说端亲王已说服慈禧太后任命他为总理衙门首脑,并授权他让所有的外国人离开北京,可是还要保护外国人免受义和团众的进攻。我的老朋友济岫,已经被任命为总理衙门大臣,那桐也被任命为军机大臣下面的军机秘书。后者在以后的上奏中还要求君主在外国军队增援之前宣布战争,老佛爷将他安置在总理衙门以支持端亲王和济岫安排外国人撤离北京。庆亲王对支持或反对义和团都没有发表自己的看法。荣禄提出要护送外国的外交大臣半路到天津,但是他要求裕禄必须被撤去直隶总督的职位。我的妻子今晚得了重病,她不断地在炕上语无伦次地说胡话,疼痛地翻来覆去地滚动。我们请袁医生来看,医生给她做了针刺。

五月二十四日(6月20日)。昨天中午裕禄的奏折到了 太后那里。他说外国鬼子实际上已经命令大沽要塞的守军



投降,他恳求太后陛下干脆向他们宣战。军机处立即召开了特别会议。老佛爷非常愤怒,但是她推迟到今天再作决定,所有的亲王、各部尚书和副尚书及大臣们,八旗的指挥将领们都出席了这次特殊会议。端亲王、济岫和那桐递给她一张外国外交大臣们以傲慢的语言写成的照会命令她立刻退位,将皇位继承人罢黜,恢复皇帝的皇位①。各部大臣们也请求皇帝应当允许一万名外国军队进入北京以恢复秩序。刚毅进来告诉我说他从来没有看见老佛爷这么生气过,甚至康有为那时密谋也没有这样过。"他们怎么敢干涉我的大权!"她尖叫道,"此能忍,孰不能忍?外国人无礼至此,予誓必报之。"②

老佛爷的怒气确实不能控制,荣禄也失去了控制,现在任何人都阻止不了她。她告诉荣禄,如果他愿意,他可以护送外国外交大臣到天津,但是因为他们所提出的让她退位的恶毒建议,她不能保证他们沿途的安全。她并不完全希望他们死,但是她为他们着想允许使团的卫兵进入京城,她抑制义和团的热情被彻底打消了。"那更好,"她说,"与其在外国人的要求下丧失权利不如拼个鱼死网破。"

尽管只是一个女人,慈禧太后却有男人般的勇气,而 且她有超乎一般男人的智慧。

五月二十四日(6月20日)下午5点到7点。我刚刚拜 访我的妹丈军机大臣刚毅回来,他把上午拜见的全部经过告 诉了我。寅时(3点至5点)军机大臣齐聚在湖边的宫中开 会,都接到了老佛爷的通知,要在銮仪殿³举行仪式。所有人

① 这是一张假造的照会。

② 这句话引自于《诗经·颂》。

③ 此亭建于1893年,是为次年慈禧太后六十寿辰大典所建,取名鸾仪亭,或母后厅。为避免与銮衣卫相混,而改名为銮仪殿。

都在那里,包括礼亲王、刚毅、王文韶、济岫和赵舒翘,可是皇帝没有参加。这是一次特别的觐见,所有的亲王和大臣们都要预备拜见,其目的是让军机处就目前的形势在慈禧太后面前对新的情况发表看法。

荣禄满眼含泪,跪在太后面前。他承认如果中国对他们宣战他们应该遭到谴责,但是他力劝她记住,端亲王和其他军机大臣对外国使团的攻击,只能使祖先所遗留下来的疆土日益缩小,地方上的和国家的宗庙也会惨遭毁灭的结局。他问,不仅围困住他们,而且摧毁这些孤立无援的欧洲人,能达到什么好的目的呢?这一切又能给帝国的军队带来光荣吗?很明显,这只能浪费精力、误入歧途。

老佛爷回答说如果他持这种观点,他最好在进攻开始 之前劝说外国人离开京城。即使她愿意,她也不再限制爱 国的运动。如果是这样,荣禄表示没有什么意见好提了,他 也不想再在军机处任职了。

荣禄叩头三次,离开了拜见的大厅回到自己的住处。他一离开,济岫就趁势从他的皮靴中拿出草拟好的宣战诏书。太后陛下读毕,大声喊道:"极好,极好,这正是我的看法。"她依次征求每位军机大臣的意见,他们都一致支持采取敌对态度。现在是安排将军们拜见的时候了,李莲英过来搀扶太后陛下到勤政殿里喝茶。

所有清帝国的皇家贵族的主要成员都跪在大厅的门口,等待着太后陛下的驾到:恭亲王、醇亲王和端亲王,贝勒载廉和载滢,辅国公载澜和他的弟弟贝子英,庆亲王和五个军机大臣,庄亲王、肃亲王和怡亲王,朝廷六部和总理衙门下属九部之满汉各部大臣,满洲旗人二十四支军队之将官,内务府总管。慈禧太后和皇上分别坐在椅子上,椅子由四个轿夫抬着。皇帝的轿子首先落下,皇帝先行跪下,这

时"仁慈的太后"离开轿子进入大厅,由大太监李莲英搀扶着,后面紧跟着其下属崔进。皇帝面色苍白,可以看得到当他坐在慈禧太后旁边的矮龙椅上时是战战兢兢的。

老佛爷首先召集到场的所有人靠近前面她和皇帝的 位置,然后用激昂的语调说话,她宣布她不可能忍受最近 外国人加在她身上的羞辱。她的帝国的尊严也不能忍受这 样的羞辱。直到昨天,事实上,她已经读了外交部转与总理 衙门的急件,本来她的意图是镇压义和团,但是在面对外 国人傲慢无礼的提议时,她不能把政府的统治权交给皇 帝,那被证明对于统治极其不合适,她最终得出结论说,对 于目前的形势来说和平的解决办法是不可能的。傲慢的法 国领事在天津,要求大沽要塞的守军投降,这已是坏透了, 但是还嫌不足,最令人头疼的是向外交部提出荒谬的提 议,公然侮辱她作为君主的特权。她现在断然决定,并且下 定决心,荣禄一度曾是她最明智的顾问,但即使他也难以 转变她的意图。太后又对诸汉大臣说:"本朝二百五十余 年,深仁厚泽,凡为我赤子,皆视同一体,无分南北。自予执 政以来, 谨守成宪, 罔敢废堕, 租税之轻, 历代所无, 偶有偏 灾,立发内库赈济。前此发逆作乱,朝廷皆授方略,克平大 难,重睹升平。今日予等受外国欺侮,正吾全国一心,何制 胜夷人。朝廷平日以怀柔远人为心,不与深较,彼等乃误 解,以为懦弱,横肆欺侮,今当使彼醒悟矣。本朝政尚宽大, 康熙皇帝应许洋人自由传教,此乃过于仁厚,为后来忧患 之源。夷狄不知圣人之教,遇事恒多无礼,至于其他细微之 事,足以败坏吾之风俗,自恃兵力,肆无忌惮。但今日中国 人已全体发奋,数千万之义和拳民,皆奋起以保卫国家。予 总觉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走得太容易了。彼时若 有一得力之军,截而杀之,即可转败为胜。但至今日,予等

报复之期已至矣。"

她转向皇帝征求他的意见。皇帝陛下迟疑了好长时间,显然是犹豫不决,最终劝她听从荣禄的意见,阻止进攻 外国使团,将外国的外交大臣安全地护送到海岸。但是,他 补充说,还是必须由她决定。他在这件事情上不敢承担任 何责任。

军机大臣中汉人的下级官员赵舒翘接着说话。他恳求 老佛爷发出命令将国内的所有外国人立刻消灭,这样就能 避免刺探爱国运动的性质和内容的危险。太后命令军机处 考虑这项建议并议决一个合适的诏令。

在赵氏之后,每一个人轮流发表看法,满洲人立山、汉人 许景澄和袁昶恳求太后不要对全世界宣战。他说,中国不可 能逃脱失败,即使帝国不会被瓜分,内部一定也会出现叛乱 和无政府状态。袁昶甚至进一步说他担任总理衙门大臣已经 两年,他发现外国人非常通情达理,就是行为上也是如此。他 不相信要求太后退位的照会的真实性,这个照会端亲王承认 是从外国的外交部门收到的,在他看来,外交大臣们是不可 能敢提出任何干涉中国国内事务照会的。

这时候端亲王站了起来,愤怒地问太后她是否愿意听那些汉人叛徒的话?慈禧太后严厉斥责了他那种粗鲁的举止,但还是命令袁昶离开了会见厅。没有其他的人敢再说话。

然后她命令颁布诏令,立刻通知到帝国各个地方,宣 布在开始敌对状态之前她要不惜牺牲祖先的疆土,于是庄 亲王和端亲王被任命为义和团的联合总指挥。慈禧太后要 让外国人明白,如果外国驻中国外交大臣今天下午同意离 开北京,荣禄会尽最大努力保护他们到天津。最后,慈禧太 后命令军机处在中午通知他们听候进一步的命令。除了端 亲王和辅国公载澜,所有的人都退下了,这两个人又留下



了一段时间。徐桐在当时也参与了拜见,他已经成功地从使馆区逃了出来,慈禧太后祝贺他安全回来。

他们说辅国公载澜告诉慈禧太后说他昨天夜晚梦见过玉皇大帝。当他陪着义和团进行操练的时候,神出现了,太后说对他们的运动非常满意。老佛爷发现在唐朝武后统治时期玉皇大帝也是以同样的姿态出现,这是吉相,她想,这说明神是站在中国这一边而反对蛮夷的。

未时(1点)刚毅回到了宫里,他发现庆亲王在军机处的前厅,非常兴奋。恩海^①,一个满洲的士兵好像刚从他的住处过来,报告说他射杀了碰到的两个外国人,这两个外国人当时乘坐着轿子,就在路对面。端亲王和济岫已经对军队发出命令,不管在哪里遇到外国人都要格杀勿论。这两个外国人中的其中一个是德国外交官,他希望庆亲王能引荐他而让他得到提升。端亲王已经听到这个消息并且非常满意。庆亲王和别毅讨论这件事情后,决定马上通知慈禧太后。刚毅并不认为一个外国鬼子的死亡有什么大不了的,尤其是现在要决定消灭整个外国使团。但是庆亲王想法不同,他反复地说杀死公认的外交使节是一件严重的事情。直到现在,只有传教士和皈依的基督教徒被处死,但是谋杀一个外交官不会引起激愤,即使这样的事情发生在咸丰十年(1860年)时也是这样,当时英国的谈判代表^②被我们的军队俘虏。

军机处也到了现场。礼亲王作为军机处的高级大臣,把消息告诉了老佛爷,但是补充说这些外国人是罪有应得,因为是他们先向人们开的枪。一听说老佛爷命令荣禄赶快觐见,刚毅不等他到,就忙着为义和团提供装备的工作。

① 这个人后来被逮捕并执行死刑,将在本章最后的检查机构的奏折中详细描绘。

② 巴克斯先生(后来的哈利先生)。

现在,正当我在记日记的时候,他们告诉我头上子弹呼啸而飞,可是我耳朵聋听不到。恩澍说甘军勇士们已经开始围攻外国使馆,荣禄努力把外国人护送到根本不可能安全的地方去。

刘顺刚刚进来,说要离开一星期回家。百姓从各个不同方向蜂拥而逃离京城。

五月二十四日,戌时(1900年6月20日,下午7点到9点)。恩铭已来通知我说一个外国鬼子①已经被董福祥的甘军逮捕。这些甘军士兵带着已经受伤的他到庄亲王的宫里去,一边用刺刀刺他,而这个外国人嘟嘟囔囔地说着他们根本听不懂的外国话。他将被斩首,而逮捕他的人将受到奖赏(庆亲王刚刚对宪兵队发出命令)。"正在前面行使的马车被掀翻了。"让这成为对外国恶棍的警告吧,士兵们就在很近的宫门扎营。(刚刚拉开围攻外交使馆的序幕)荣禄已经准备好护送外国人到天津,他随行只带了两千多名满洲兵。无疑他的意见是正确的,但是老佛爷现在说她不会阻止甘军摧毁外国使馆。如果外国人愿意和荣禄一起离开,随他们的便吧,他们将不会受到攻击,但是如果他们坚持留下来,他们必然会受到疾罚,那时"就不要说他们没有事先接到警告"。

辅国公载澜派人邀请我明天和他一起吃早饭,他刚才已经被手中的事务忙得头疼,尽管如此,他和他的兄弟们对他们的老师还相当礼貌和尊敬。尽管从本性说好战,但就他个人来说还是异乎寻常地温文尔雅。继彬^②派人问我是否愿意搬到北城去住,因为我们这个城区枪弹射击的声响非常大,可是我因为聋,什么声音也听不到^③。

① 詹姆士教授。

② 上面提到过,其全名是济寿卿。继彬是他的号。

③ 景善的家就在皇城的东安门外,离北部的大使馆区的边界只有四分之一英里远。

继彬正在给他的岳父毓贤写信,是关于到宫中拜见的 事情。

辅国公载澜写信告诉我今天晚上通知端亲王和济岫说那个卑鄙的汉人袁昶命令,外国鬼子的尸体都已被装进棺材。要求端亲王将尸体斩首,头颅在东安门游街示众。袁昶为他的行为辩护,说他自己在总理衙门认识这个德国外交官,他不能忍受将他的尸体暴尸街头。孟子常言:"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沐惕恻隐之心。"可是这些背叛了我们自己祖宗的叛徒对我们光荣的王国的敌人施以同情之心,就是我们古代祖先的敌人。这样的处刑简直不可思议!

五月二十五日(6月21日)申时,下午3点到5点。我的轿夫从京城逃了出去,所以今天我不得不乘坐自己的马车去拜访辅国公载澜。端亲王和军机大臣刚毅在辅国公那里,礼亲王也在那里,后来宪兵队指挥官和贝勒载廉也去了。皇帝和太后陛下已经从湖畔的宫中搬进了紫禁城。当慈禧太后经过西园门和西华门之间的路的时候,她看到许多义和团众整齐地站在街道两旁尊敬地守卫着"圣驾"。她赏给了他们两千两银子,当他们的坚定的指挥官庄亲王出现时,她向他表示祝贺。老佛爷对端亲王说:"外国人就像被蒸熟的锅里的一条鱼。四十年来因为他们我就像越国(公元前5世纪)的国王勾践一样卧薪尝胆,强压着我的仇恨。我对待外国人已经够宽宏大量的了,难道我不是经常邀请他们的女眷拜访湖宫吗?可是现在,只要全国万众一心,他们就一定会被击败。"

我想端亲王希望老佛爷能现在就让大阿哥接替皇位, 但不幸的是两江总督刘坤一对她在这件事情上影响很大。 今年二月刘氏在北京的时候,他严肃地警告太后说他反对 义和团,甚至也不愿冒险让大阿哥做皇位继承人。若不是 刘坤一,大阿哥早当皇帝很长时间了,因此端亲王非常憎恨这个刘坤一。刘氏告诉老佛爷说他下一次拜见她的时候,如果光绪帝被废黜了,他省的人民保证会起来叛乱。统治京城的他们关心的究竟是什么?目前皇帝的统治已经给国家带来了许多不幸,该是结束他统治的时候了。为什么端亲王不进入宫中宣布让他的儿子做皇帝呢?董福祥的甘军勇士和亲王自己的满洲军队一定会集结在他的周围。但是如果荣禄反对他们,老佛爷会站在他这一边。荣禄的妻子®永远在宫中。

五月二十六日(6月22日)。今天上午我去了礼亲王在西城区的宫中。我不得不坐上我的小马车,因为我的轿夫要么是逃到了乡下要么是参加了义和团。我的两个儿子,恩澍和恩铭,已经安排了二十五名义和团员住在我们家外边的院子里。我们还不得不给他们提供食物。尽管大家都参加到像这样消灭夷狄的高尚活动中去。然而我却抱怨,为了义和团,在这最困难的时期还要花钱,因为现在大米比珍珠还要贵,柴火比桂花还要贵。也许是我年纪大了,我成了像梁朝的建立者的弟弟萧泓,他是那样吝啬,还要把成堆的钱币藏起来。在每一百万的现金上他就会贴上一个标签,因为每一个紫色的标签标志着一千万钱币。据说关于他,他的亲戚们都在辱骂他这种习惯。至于我,我的儿子们都会来拿我的钱,可是他们不能来拿。

我发现礼亲王心情非常沮丧,他的宝库里藏满了大量的财富。作为军机处的高级官员,他感到身上的责任太重了。而他的能力又很小,我从来不明白为什么老佛爷要让

① 这个慈禧太后最喜欢的陪伴在她身旁的女人实际上是荣禄的第二个配偶,在他第一个妻子于1900年9月去世后才被扶上正室。她比荣禄活的时间要长,并对老佛爷继续实施巨大的影响。



他接替恭亲王担任高级军机大臣。他告诉我今天上午在军机处召开的会议非常激烈,好像太后陛下对刘坤一发来的谴责义和团的电报非常恼火。他已经私下给荣禄发电报,恳求他制止义和团的叛乱,但是没有人知道荣禄做了什么样的回答。

他给慈禧太后的电报,是朝廷中一个送快信的人鲍廷福送来的。这位总督声称如果抵制外国侵略,那么他会毫不犹豫地把他的军队全部开往北方的战场上,可是他坚决拒绝把他的军队借去屠杀几个无助的外国人。对此,慈禧太后引用《左传》中的话评论道:"唇亡齿寒。"即使这样,她还暗示,我们帝国南北方之间的关系各自独立,没有人比刘坤一更清楚自己在太平天国叛乱之后的经历。

老佛爷任命庄亲王为京城守备的总指挥,给每一位男性少数民族头领提供50两白银,他们的妻子40两,他们的儿子30两以示慰问。

当我还在与礼亲王谈话的时候,荣禄坐着轿子去拜访他的亲戚。他看起来非常疲惫,走路一瘸一拐。他大声地谴责义和团。他说,他们做不出什么好事来。他们(指义和团)现在竟敢在他路过后门的时候对他大声斥责,叫他中国汉奸。我禁不住想到荣禄应该是名副其实的,但是我不敢这样说。他是一个倔犟的人,是满洲人中性格最暴烈的一个人。我非常害怕他的影响会使我们所有的希望破灭。

回到家里,我听说端亲王和庄亲王派军队包围了法国教堂,那里只有几个外国士兵防守,因此那些教士很容易被俘虏。礼亲王的宫通过西华门离法国教堂只有一步之远。尽管受到邻居日益迫近的敌意骚扰,他害怕挪一步,因为他怕离开,以免他的宝库会被抢劫。无疑几天以后教堂就会倒塌。

我的院子里到处都是义和团和甘军士兵,我的房子不再属于我了。我能不憎恶给我带来麻烦的可诅咒的外国人么!

同天戌时。我得知荣禄派了一个送信的人送来电报,说 袁世凯正在联系两广总督、两江总督和湖广总督。礼亲王也 送来一份抄件,让我保密,上面写着:

尊敬的阁下获悉贵电报。一个软弱之人竟敢以十或者更多之民族为敌,其结果只能自取灭亡。我们与文明各国有固定的规则约定,两国之间交战,应该对其使节待之以礼。而这些我们祖先费如此之苦和危险而遗传下来的规矩受到威胁而毁于一旦,不正是这些魔法的制造者吗?我们王朝的命运已危在旦夕?看到这些义和团成功的希望决不是什么睿智,只不过是梦幻的朋影罢了。从太后陛下到到帝盲从最低层的人民,毋庸置疑都是因为饱受外国之侵略之苦和他们的无休止的侮辱。因为这个原因这些爱国的的危机是空前严重,尽管我竭尽全力阐明其危险性,但我的辛劳自费。我有病而且脚跛,但是自从我离开以后我连上七道奏折抨击这些义和团。看到这一切毫无结果,我现在不得不离开病床,如果可能的话,要清楚地向太后和圣上清楚地说明形势,而这也是白费。

所有国家的亲王和各部大臣围在太后周围用一个声音向我大喊,这阁下你要相信。我不敢在这里引用太后陛下的话,但我可以说整个皇族都参加了义和团,至少三分之二的军队,不管满汉都加入了进去。他们蜂拥在京城的街道上,就像一场蝗灾,很难驱散。

即使太后有神的才智也很难抵挡住众人的意愿。如果 上天不站在我们这一边,我怎么能违背上天的意志?过去 的几天内我一直在日夜思考:当我们面临困难的出路的时 候,我们却放弃了逃脱的希望。因此昨天上午(6月20日) 我安排了在总理衙门与一个外国的外交官会面,希望能为整个外国使团提供安全的行动,用我的自己的军队把他他 送到天津。这或许能有成功的机会,但是端亲王的士兵杀 了德国外交官,从那时起情势每一个小时与每个小时发展 机力的是疾亲王和王文韶,可是前者,一贯是这点,参加 机处讨论的是疾亲王和王文韶,可是前者,一贯是这样,他 要求离开,太后也拿他没办法,因此这两个人都不是 支持我。我不怕死,但是我想到我的罪恶将被记录在历 上我就感到痛苦;上天知道我是一个充满悲痛和羞耻心的 上我就感到痛苦;上天知道我是一个充满悲痛的先生 人。我曾得到过圣上的恩惠,我只能乞求我们王朝的 能保护我们的帝国。这里的形势可谓失去了控制,但是只 有希望阁下采取尽可能的措施来保护各省的安全。让我们 各自竭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并让我们保守秘密。

签名 荣禄 含泪书

据军机处说张之洞给慈禧太后拍来电报,向他宣誓忠诚和忠心,并问是否要他派军队开往北方帮助摧毁夷狄。张氏是一个趋炎附势者,根本不喜欢皇帝①。我们不能忘记他多么赞成任命新皇位继承人的诏令,他多么想把皇帝废黜,并不惜用合法继承的先例和以诡辩为基础的法律依据来证明他自己是合理的。他像刘坤一一样见风使舵,没有坚持原则的勇气。我鄙视后者反对义和团的观点,但是没有一个人不欣赏他正直的性格。

(这时日记作者详细地叙述了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和发

① 关于张之洞的简短的传记在附录中。

展,详细地描述了他们施展法术的地点,他们的咒语,他们开始的仪式。这些事实几乎在以前都出版过,因此日记中的大多数这里都被省略了。主要表现的都是令人感兴趣的迷信,甚至令许多有教养的满洲人包括慈禧太后都相信。我们仅举一个口中念念有词但含糊不清的例子,这在上层中间也得到相信,几乎使整个王朝为之疯狂。)

义和团都带有秘密的护身符,主要由一些小黄纸片组 成,在打仗的时候随身携带。上面画着朱红色的图形,既不 是男人也不是魔鬼,既不是魔鬼也不是圣人。其实只是一 个头,但是没有脚;其面为尖形的,有眼睛和睫毛,还有四 个光环。从怪物的心脏到最下端都有神秘的刻画,上写着: "我是冷云佛,在我前面躺着黑色的火神,后面是老子。"在 动物的身上也刻上佛教中的人物,或者老虎、龙。左上角写 着这样的话"先祈求上天保佑",在右上角写着:"再祈求黑 瘟神的保佑"。慈禧太后也记住了这些咒语,每天重复念七 遍,而每次她重复的时候,大太监李莲英就大声喊:"外国 鬼子快滚。"义和团以一种奇怪的实验来决定牺牲者的命 运,主要由焚烧一大团纸组成,看看烟灰是上升还是保留 在地面上。他们才能断定是哪个神在判决。但是,事实上, 这些团纸有时是用薄的材料做成的,自然要变成轻灰漂浮 在空中,然而,当他们用厚纸的时候,灰很少升起来。有些 纸团比其他纸团揉得更紧,很明显揉得松的纸团燃烧起来 比揉得紧的纸团更有机会漂浮起来。同样,当他们在任何 地方放火,他们都承认是由神来指导的,他们说火在他们 剑上的任何地方跳跃,神的愿望都是要毁灭。事实上,尽管 这在实践中间存在着欺骗,只要他们为了屠杀的目的都可 以按照他们自己的愿望烧毁任何一个地方,他们就提前洒 上煤油,如果弄不到煤油,他们甚至在周围堆起木柴,他们



身上都秘密地带着可以点燃的火柴。

五月二十七日(6月23日)。我在日记中写到[®]的外国鬼子今天早晨卯时(早晨6点)被执行死刑,他的头颅被放在一个笼子来展出,挂在同安门的横梁上。只放在笼子里,因为没有长的东西可以悬挂。那脸上的表情非常恐怖,看到外国人的脑袋悬挂在我们的宫门上,这是好事。这使我想起咸丰十年(1860年)我看到的挂在刑部外面的头颅,但是在那些头颅中有黑鬼的头颅。荣禄试图数那个外国人的性命,但是端亲王和庄亲王已经判了他死刑,就在荣禄知道之前他们已经与身体分离。亲王们昨天将他铐上铁链在他们面前跪了好几个小时。他一直不断地恳求他们饶了他的命,他的呻吟声非常凄惨,令人不忍听。老佛爷得知他的死亡后,命令赏给逮捕他的士兵500两白银,比宣布的奖赏高出十倍。

义和团占领了我家的院子后,试图将我的烟拿走,随后又变得仁慈起来,可能是因为我年纪大允许我保存这些烟。外国产的任何东西,甚至外国产的火柴在今天都不允许使用,这些义和团的首领张德成和韩毅立,这两个人都是普通的没有受过教育的百姓,也受到皇族亲王的格外尊敬。这确实是一个奇怪的事态!

辅国公载澜今天下午来看我。他告诉我一个特别的事情,皇位继承人如何在今天早上称皇帝为"鬼子的学生",当那么骂的时候,实际上在扇皇帝的耳光。皇帝将事实的真相上报给慈禧太后的时候,慈禧太后龙颜大怒,命令崔太监狠狠地教训了皇位继承者二十大鞭子。端亲王对此也非常愤怒,但是他害怕慈禧太后,当太后对他说话的时候,"他就像

① 参见6月20日下所记。

刺扎住了他,如坐针毡,吓得汗都从脸上淌了下来。"

董福祥昨天告诉慈禧太后说所有外国使团统统土崩 瓦解了。从那些高高耸立在紫禁城花园地面上的假山,老 佛爷能看见熊熊的火焰从使馆区方向喷发出来,不止一次 摧毀外国人的居住区的保证终于实现了。在下午很晚的时候,许景澄接受召见,他把他和袁昶草拟好的奏折呈上去, 强烈谴责义和团的行为,他告诉慈禧太后并不是外国使馆 而是翰林院着了火,甘军希望点燃它能使浓烟掩护他们杀 出一条通往使馆的道路。太后非常失望,对此极为不满,严 厉地斥责董福祥,并派荣禄和他私下谈话了很长时间。

今天传来了天津战胜的消息,裕禄说许多外国人在进攻大沽要塞的时候被杀,有几艘外国军舰被击沉。他说,实际上整个外国在天津的团体被消灭。

今天在庄亲王的宫外,数以百计的中国基督教徒被处死。主持审判并判刑的是庄亲王、贻毂、芬车、桂春。没有表现出任何的怜悯,许多无辜的人们都抱着罪恶感。太后从本质说是一个慈悲心肠的女人,当听说这场大规模的屠杀时感到非常震惊。她听别人说如果基督教徒只要放弃信仰,一定会为他们提供逃脱的出路。

五月二十九日(6月25日)。今天大约有60名义和团员,在端亲王和庄亲王及贝勒载廉和载滢的带领下,早上6点钟向宫中进军搜查那里的基督教徒。当到达永和宫大门的时候,太后和皇上都还在床上,他们吵闹着让皇帝出去,并公然指责皇帝是外国人的朋友。端亲王是他们的代表者。我听说内务府总管文连出了事,今天早上他正在值班,他看到愚勇而又厚颜无耻的端亲王时非常惊讶,认为他也许喝醉酒了。当听说外边吵吵嚷嚷要杀所有"魔鬼的学生",老佛爷正在喝早茶,她很快走出来站在台阶前,当时

亲王们和义和团的领导者正蜂拥地涌进她下边的院子里。 她问端亲王是否他正把自己看作皇帝,如果不是,怎么竟 敢这样卤莽无礼地行事?她要让他知道,只有她有权拥立 或废黜君权,她要让他们永远记住她能扶植他的儿子担任 皇位继承人,也有权立刻废除他。如果他和那些亲王们认 为在此国家危机混乱之时他们能够按自己的意志来决定 这种大事,他们会发现他们完全错了。她命令他们离开,禁 止他们再进入宫禁之地,除了在正常上朝场合召集他们之 时。他们不得不首先表示屈服并要求太后原谅他们傲慢的 行为。作为对他们冒犯行为的轻罚,她进一步命令这些亲 王们罚俸一年。至于义和团的头目们,竟敢造成如此大的 吼声,使她听了头疼,他们应该就地被斩首,荣禄的卫兵正 在外边的门口值班,被调来立即执行判决。太后此刻对义 和团是如此愤怒,大家都认为荣禄就能制止对使团的进 攻。皇帝对发生的这件事情感到惊恐,他尤其谦卑地感谢 太后能这样热心地保护他。

后来,下午9点。老佛爷突然对端亲王和其追随者表示愤怒,命令停止在北京的战斗,她现在同意荣禄的意见并立刻到使团那里商议和平协议。今天下午6点钟所有的战事停止了,荣禄带领着他的军队进军到使团区北部的桥上。外国人从他们藏身的地方出来开始会谈,他们都拿出了木版,上面写着"接太后陛下命令给外国使团以保护"。荣禄希望能促使外国的外交官与他商议恢复和平秩序的问题。三个小时没有打枪了,可是恩铭回来告诉我说形势又发生了变化。慈禧听说外国救援军在去北京的路上吃了败仗,她决定再一次把义和团的首领交还并要"吃外国鬼子的肉并睡在他们的皮上"。

六月四日戌时(1900年6月30日)即下午7点。刚毅

今天拜访,并留下来和我一起吃晚饭。他告诉我董福祥今 天上午亲自邀请荣禄到他的住处,并请他指挥下的重炮兵 借给他使用。荣禄据说在京城里配有充足的军备,武威军 (军事防卫部队)的军用物资足够在几个小时内将每座外 国大楼炸成碎片。

董氏一直等着荣禄的大门打开,当最后同意他进入的时候,他开始怒吼,而荣禄假装睡觉。"他没有同意,但是靠在座位上睡觉。"董氏劝荣禄原谅他的鲁莽,总指挥只是笑了笑,最后结束了会谈,说董氏唯一能得到枪炮的办法是劝说老佛爷把荣禄的头颅献给他们。"立刻去拜见,"他说,"她相信你是一个勇敢的人,当然会答应你提出的任何请求。"

董福祥极为愤怒地离开了,尽管拜见的时刻过去得非常漫长,他还是径直到了紫禁城。在至高的帝国大厅的门口(皇极殿)他大声嚷嚷,命令太监们通知太后陛下说甘军总指挥急盼拜见。恰巧这时老佛爷正在丝绸上设计什子的图案,对外面的嘈杂声非常不满。董氏被引进来,双膝跪倒。"嗨!"太后说,"我猜想你一定来报告说彻底摧毁了外国使团,这已经是自上个月以来第十次了。""我来,"董福祥说,"是请求太后允许我控告军机大臣荣禄是叛徒和外国鬼子的朋友。他有我们军队急需要的枪炮,但是他站在外国使馆区的立场上一块石头也不肯帮助。但是他发誓从不把这些枪炮借出去,即使太后命令这样做。"太后愤怒地回答道:"静静。你开始不过是一个强盗,如果我允许你加入我的军队,只不过是让你赎以前的罪行。然而你现在仍然表现得像一个强盗,竟然忘记了太后的存在。确实,你现在也尾大不掉了,除非我召见你,不

① 引自《孟子》。

要让我发现你在这儿。"

刚毅声称只要荣禄继续在朝廷中发挥影响我们就拿不下外国使馆。立山,也深得慈禧太后的宠爱,现在也站在主张与外国人和谈的那些人一边,他已经受到那桐的弹劾。

下面的布告张贴在整个京城,是按照慈禧太后发布给庄亲王的命令写的。他们说她打算从她私库中拿出钱来奖赏:

"奖 赏"

既然所有外国的教堂被夷为平地,外国人没有任何藏身之所,他们一定会四散逃跑。因此告于所有的人,学者和志愿者知晓并声明,任何人隐藏外国人都会招致斩首的处罚。活捉一个外国男性赏银 50 两,女性外国人 40 两白银,每个儿童 30 两白银,但是要明白是活着的,而且要真正是外国人。一旦确定事实,奖赏立刻发放。特此声明,要求虔诚遵守。

这些奖赏比咸丰十年(1860年)对外国人头的赏金还要高,当然在那些时代外国人要少得多,而现在,哎呀,他们比蜜蜂还要普通!

今天上午在庄亲王的宫外进行重要的审判,由贻毂、芬车、桂春主持。有九百多人被义和团立刻执行死刑,在某些情况下有切实的证据证明他们与外国人有所谓的联系。无助的婴儿也包括在被屠杀的人中。芬车不过是一个屠夫,老佛爷责备庄亲王不能使义和团保持秩序。

六月八日(7月4日)上午11点。毓贤的女婿济寿卿, 来和我谈了好长时间的话。这个城市在遭到炮击的时候他 一直在这儿,并去了我住的地方的南部,紧挨着宫墙,李秉 衡的部队正在往高的平台上运大炮。他们都对荣禄非常愤 怒,因为荣禄拒绝借给枪炮,他的部队对他非常忠诚,因此

不可能去贿赂李氏的部队而不服从他荣禄。荣禄的勇气非常大,他后来评价自己:"在和邪恶的统治者(意指端亲王)的斗争中,他在阴冷的北海边上度日,等待着帝国的纯洁的时刻的到来^①"。我听人说端亲王拥有一枚玉玺,因此能获得宣称他儿子为皇帝的先机,但是如果老佛爷知道这些的话,她也许会尽最大的愿望,让那个端亲王倒个大霉头。

济寿卿告诉我说,毓贤向慈禧太后上了一道关于山西 传教士的奏折。十天之前,太后给了他一道秘密的诏令,内 容说:"屠杀所有你发现的外国人,即使他们准备离开山 西,要将他们杀光。"老佛爷好像命令这道诏令要下达给所 有帝国的高级官员看,但是现在据说端方,时任陕西巡抚, 裕长,河南巡抚,与蒙古的高级官员一起,收到了完全不同 的诏令,因为诏令里的"屠杀"都变成了"保护"。恐怕一些 阴谋的大臣应该为此负责,但是没有人敢告诉太后。对于 毓贤最近的奏折,她做了如下回复,并以最快的驿马送到 太原府:"我命令所有的外国人,无论是男人、女人还是孩 子都应立刻被执行死刑,因此我们的帝国才能清除有害的 堕落之源,才能恢复我们国民的和平。"济寿卿告诉我说他 吃外国人的苦头都是由他的妻子煽动起来的,因为他怕老 婆。他在太原府短暂的管理期间汲取了宝贵的经验,以处 事公平获得了很高的声誉。他还说这最后一道诏令使庄亲 王大为高兴。荣禄试图阻止,问老佛爷屠杀妇女和孩子能 给中国带来什么荣耀。"我们只会成为全世界的笑料,"他 说,"老佛爷慈悲的远播的声名和荣誉惨遭损害。""是的," 慈禧太后回答,"但是这些你的外国人想看到我被废黜,我 只不过是在算旧账。自从道光时代以来这些嚷嚷不休的来

① 引自《孟子》。



客在我们的国界上一直对他的主人指手画脚,现在该是所有的人都知道谁是这个家庭真正的主人的时候了。"

昨天下午慈禧太后来到湖宫野餐,陪伴的是宫中的几个女官。不断对法国使馆教堂的炮轰使她感到有点头疼,因此她派了管家到西华门的指挥官那里去,命令他们停止 开火直到她能返回紫禁城。

六月十一日(7月7日)。裕禄上了一道可笑的奏折,报 告说他逮住了四匹骆驼,也在天津杀死了许多外国人。荣 禄建议他不要再进攻外国的居民。说到荣禄,我听说最近 董福祥雇佣了一个满洲兵暗杀他,但是这个人不但没有 做,还背叛了董氏,把他的阴谋告诉了荣禄。这个士兵原来 是恩海的哥哥,他杀了个外国鬼子(拜伦・冯・凯特勒), 董氏以为因此他可以支持捣毁外国使馆。但他与荣禄同在 一旗,他像庾公斯一样,孟子在卫国所称的最好的弓箭手, "他不忍杀掉教给他战术的老首领"。荣禄再次上奏老佛 爷,并以著名的《春秋》①中的名言来提醒她,书中说放还外 国使节可以使文明国家的疆土不受侵犯。他说,对外国使 馆的进攻,比暴行更糟。中国将会永远被当作愚蠢来记住。 太后好像认为,像德兰士瓦这样的小国家能征服一个大国 如英国,中国必定能与全世界成功地战斗,但是这两个事 例之间无法类推。如果能马上求得和平,形势也许有救:但 是外国使馆被毁,满洲统治就结束了。他严肃地警告慈禧 太后,好像慈禧太后也逐渐开始以他的观点看待事情。这 些义和团当然会说,但是他们起不到什么作用。

今天天津战事的坏消息传到宫中,慈禧太后急切地想知 道事实的真相。尽管她不再相信外国强盗可能会进入北京。

① 孔子对周朝历史事件所编的史书,《五经》之一。

六月十五日(7月11日)。我的邻居文连,内务府总管,告诉我说老佛爷非常愤怒。她发现了正在酝酿的阴谋浪潮,昨天她严厉斥责了皇位继承人的蛮横无礼。他问是否他可以护送太后到热河去,留下皇帝解决在北京的外国朋友的事情。其中一个小太监试图以报告来平息她的怒气,每当听到枪声,他就说又一个外国鬼子被打死了。可是老佛爷发现:"过去几周内所发生的交火早已将所有在中国的外国人消灭好几次了,但是迄今为止并没有任何迹象。"

六月十七日(7月13日)。荣禄昨天问太后如果义和团被击败,北京被外国人占领了,她该怎样办。太后引贾谊之言,建三表,设五饵云云。所谓三表者,以信谕、以爱谕、以好谕也。所谓五饵者,文绣以坏其目,美食以坏其口,声乐以坏其耳,高堂邃宇以坏其腹,隆礼厚爱以坏其心也。太后又述两年前,曾使公使夫人来宫游玩,受太后之招待,皆极欢乐。尽管她也知道他们对皇帝是同情的,而反对她。她愿意以丰盛的礼物和甜言蜜语来吸引她们^①。

六月二十日(7月16日)。从裕禄那里传来了坏消息。天津被外国人占领,外国兵像蝗虫一样蜂拥进入天津。军机处没有一个官员敢把这个消息告诉给慈禧太后,因此端亲王壮着胆子告诉她说外国鬼子已经占领了天津,因为义和团在指定的地点演练的时候疏忽大意。北京,不管怎样在侵略下还算安全。当天一早荣禄就告诉老佛爷说他一直怀疑这份文件的真实性,这份声称来自于外务部的文件,要求她退位,完全是伪造的。这是军机处的秘书连文冲准备的,也是在端亲王

① 她在这方面做得非常成功也做得非常好,可参看凯瑟琳·A. 卡尔小姐的书:《慈禧太后的中国》。为圣路易斯举办的展览上的所画的肖像就是以慈禧太后的"政府的重要美德"为例, 她在实际中对于美国外交大臣比较单纯的妻子康格夫人明显取得了成功。(参阅科迪亚:《与中国的关系》,第 3 册,423 页。)



的授意下写的。老佛爷大发雷霆,她愤怒地告诉端亲王,如果外国人进入北京,他就要掉脑袋。她很明白他的动机,他想获得摄政权,她嘱咐他明白,只要她活着,就没有其他人能摄政。"让他小心点,他的儿子将被逐出宫去,他所有的家产要被没收。"他的行动确实与他的狗的名字非常相配①。端亲王离开了宫殿,这时听到一声霹雳炸下来,吓得他赶紧捂住耳朵。"

荣禄赢得了所有的军队指挥官的支持,除了董福祥及 其军队外,他们都明白炮轰外国使馆必须停止。荣禄解释 说,他不允许使用重炮的理由,是因为这样不可避免会对 皇家的神祠和祖庙造成危害。

老佛爷给外国使馆送来礼物,西瓜、酒、蔬菜和冰,她还希望庆亲王能去看看外国外交官。

他们说许景澄秘密地与使馆联系。

从使馆出来的一个带着十二封急件的信使今天被逮捕,并被带到庄亲王的宫中。其中有三封密码信,连总理衙门的翻译也破译不出来,但是从其他信件获悉外国人已经死伤了一百多人,他们的供应品已经非常匮乏。

济寿卿到太原府去看毓贤,他的岳父。他的岳父已经上奏圣上,报告说他已经采取办法诱陷了所有外国人,并将他们戴上镣铐,在其衙门里将所有的外国人斩首。只有一个女人逃脱,而她的乳房也被割掉了,藏在城墙下边。当他们发现她的时候,她已经死了。

今天雨下得特别大,刘大翘从御膳房给我带来了8磅 猪肉,我送给结婚的妹妹一大碗。将近傍晚,一队骑兵带着 几门炮,从我家的门前过去。他们是李秉衡的士兵,他们正

① 端亲王名字的第二个特点包含着狗的根本特点,是由皇帝咸丰给起的,因为在给他的父亲道光帝致丧的时候得的名字。根据中国的法律,在给父亲或母亲守丧的二十七个月期间给他的儿子起这样的名字,说明是一种犯罪。

在把这些炮往紫禁城的平台上搬,防止外国人突击。夜晚枪声大作,据报道外国鬼子已经可以在海岱门看到。

六月二十一日(7月23日)。今天上午袁昶和许景澄第三次上奏反对义和团,在他们的奏折里抨击军机处的几个大臣执行了死刑。他们的英勇比他们的判断力更值得称赞,尤其是当老佛爷一再相信义和团是因为昨天李秉衡拜见她的结果。李氏从汉口来,现在被任命为联合指挥官,和荣禄共同指挥北方军队。他自信地向她保证他有能力攻占使馆,一再声称王朝的守护神会保佑她,让她免受被驱逐出京城之苦。

我今天上午去了辅国公载澜的家,发现端亲王和礼亲王也在他家。他们忙着策划对外国使馆的再次进攻,礼亲王强烈支持从翰林院那边挖地道。他向慈禧太后建议挖一个地道,就像后来在法国教堂干的那样,他相信一定会把外国人制服。

在读完许氏和袁氏的最新上奏以后,老佛爷说:"此皆有 胆之人,许景澄且不说他,袁昶在戊戌年,曾以康有为之阴 谋,奏予知之,此人甚好。但今不当执其固执之见,扰乱予怀, 朝廷自有权衡,岂彼等所能越俎代谋耶。但予亦不罪之,乃命 传旨申饬,勿得再行渎奏,以扰圣忠。"

七月初三日(7月28日)。老佛爷非常信任李秉衡。昨天他和刚毅在太后命令剿灭所有外国人的诏令中发现了"屠杀"这个字眼,已经被袁昶和许景澄换成了"保护"。我刚看到过刚毅,他说太后仍然怒气未消。"他们应当受高蘧弥那样的惩罚,"她说,"他们应该受车裂之刑。将他们立刻斩首。"诏令立刻下达,但是没有注意到诏令已经被改变,因为这影响到国家的荣誉,这两个违反者就以在宫廷中制造纠纷和支持外国人而受到谴责。这两个人今天上午都被

处以死刑,我的儿子恩铭亲眼看到他们被执行死刑。想到袁昶的死,我十分伤心,因为他有许多纯正的品质,至于许氏,在军机处担任秘书的那些日子我们非常熟悉,我从没有对他有很高的评价。他的腐化臭名昭著,袁氏就曾说过:"予惟望不久重见天日,消灭僭妄。"他话中之意就是端亲王对慈禧太后恶毒的影响导致她失去了良知。澜国公负责执行死刑,愤怒地命令袁昶作为一个叛徒要保持沉默,可是袁氏无畏地继续说:"予死而无罪,汝辈狂愚,乱谋祸国,罪乃当死也。予名将长留于天壤,受后人之爱敬。"然后他转向许氏说,"不久即相见于地下,人死如归家耳。"①澜国公走上去好像要打他,刽子手很快将他们两个杀死。

七月初八日(8月3日)。今天我与我的长子之间发生了冲突。他从我那里抢走了一大笔钱。当我骂他的时候,他厚颜无耻地回答我说,我为君主所做的一切最好自杀才能偿还我从圣上那里得到的好处。

李秉衡前往前线集结军队阻止外国人的前进。他弹劾荣禄,但是老佛爷压住了奏折。皇帝感谢荣禄赶来护驾,总指挥回答说他侍奉皇上并不希望得到皇上的夸赞,他对过去两年发生的事件也是这样看待^②。

七月十一日(8月5日)。老佛爷命令荣禄安排护送外国人到天津的事宜,这样联军的前进行程会受到阻止。在这种情形下,我听说不久以前,劝说济岫给外国外交使馆送信,让他们来但不要带领部队,与总理衙门会谈。他的主意就是将他们这些外国人统统在路上屠杀掉。济岫认为这个提议非常好,尽管发出了几封信,但是外国的使馆人员

1.3 - 4

① 这是一个传统说法,意思是在阴间。

② 指他在 1898 年政变中所扮演的角色。

还是拒绝离开使馆。同时,在过去的几天内,又开始了几轮新的对外国使馆的进攻。

一个外国鬼子,前一日在哈德门的街上被发现,发现的时候他半裸着身子。他向他能遇到的所有人,不管贵和贱,叩头,简直像拾破烂的人一样请求饶命给他一点钱。"我们不久都快要被屠杀了,"他说,"但我们没有做什么错事。"荣禄手下的一名士兵抓住他,把他带到总指挥的住处。荣禄不仅没有将他斩首,而且将他送回去。这表明因为处于极端绝望和困苦中,使得外国人的数量大量减少。

七月十五日(8月9日)。从南方传来了坏消息。裕禄的军队被击败,外国的军队在一天天逼近。老佛爷在想着逃往热河,但是即使联军进入北京,荣禄仍催促她留下来。澜国公嘲笑他们这种行为。最大的安慰就是,如果联军真的打进来,他们不会去抢劫和杀人。我清楚地记得在四十年前他们的纪律非常好。我在我的家里丝毫没有受到打扰,也没有一个外国人靠近我家。我们很难弄到食物吃,但外国人几乎没有进城,对我们也秋毫无犯。

七月十六日(8月10日)。我的老同僚立山,他家紧挨着法国大教堂,被控告挖地下通道,给外国人提供食物。他已经连同包括徐用仪和连元被移交给端亲王主持的刑部,但是慈禧太后不知道这件事情。端亲王一直对徐氏不赞成选择皇位继承人颇有怨言。至于连氏,他们说他的被捕应归因于与袁昶关系密切。所有这三名囚犯今天上午被斩首。徐用仪比我年龄大(79岁),他的死确实是令人悲痛的事情。但当他得知慈禧太后并不知道这件事情而且完全是端亲王一手所为,他并无怨言而且被送上刑场的时候非常镇静,说:"彼僭妄者,岂能久存?予死于洋人未入京之前,乃所愿也。"老佛爷当听说这两个满洲人就这样被处死,肯



定会非常愤怒。立山和荣禄是老朋友。

从山西来的某位刘将军,今天上午一再向慈禧太后保证他能在三天内摧毁外国使馆,这样就能对联军发出警告,联军的进军就能得到阻止。愤怒的炮战才刚刚开始。义和团证明是完全没用。我总是说他们从来不会有所作为的。

七月十八日(8月12日)。外国人越来越近。裕禄的军队在北仓、杨村和蔡村等地,大败三次。他躲进棺材铺里,一个最不吉利的地方!裕禄12日在蔡村用左轮手枪自杀。李秉衡14日到达河西务,尽管他努力集结军队,但他手下两支部队的头领张春发和陈泽霖不愿战斗。李秉衡因此服毒自杀。荣禄今天给老佛爷传来此消息:君主和大臣们对读学工作和帝国所爆发的叛乱的灾难吓得哭作一团。荣禄为克制自己,他不想自我辩白,他是一个明智的人。老佛爷说她想自杀,也让皇帝这样做,也不愿意离开京城。荣禄劝她听从他的忠告,留在北京发布诏令命令将端亲王及其追随者斩首,以此向全世界证明她的清白。但是她还抱着希望,希望义和团超自然的力量能拯救北京,对外国使馆的愤怒的炮轰能持续下去。

荣禄今天已经八次拜见,端亲王五次拜见。其他军机 大臣坐在那里一言不发。

二十日下午五点(8月14日)。通州陷落,外国人将开始炮轰京城。今天军机大臣被召集到宁寿宫开了五次会议,据说老佛爷将到张家口暂时躲避。申时(下午4点)澜国公匆忙进入宫中,在没有通报的情况下,便大声呼喊:"老佛爷,洋鬼子来了。"刚毅紧跟着赶到,说有一大队士兵,驻扎在天坛附近。太后说:"恐怕是从甘肃来的,是我们的回勇,是来摧毁外国使团的吗?"刚毅说:"不是,是外国鬼子,请老佛爷即刻出走,不然,他们就要来杀了。"

夜半时分,太后召集军机大臣们来拜见,到场的只有刚毅、赵舒翘、王文韶三人。老佛爷说:"他们都到哪里去了?想都跑回家去了,丢下我们母子二人不管①,无论有甚么事,你们三人,必要跟随我走。"又转身对王文韶说:"你年纪太大了,我不忍叫你受此辛苦,你随后赶来罢。"然后又对刚毅、赵舒翘二人说:"你们两人会骑马,应该随我走,沿路照顾,一刻也不能离开。"王文韶回答说:"臣当尽力赶上。"皇帝好像突然惊醒,对王文韶问答说:"臣当尽力赶上。"皇帝好像突然惊醒,对王文韶说:"是的,你总快快尽力赶上吧。"拜见至此结束,皇帝和太后何时离开,我不太清楚。此时荣禄正在努力集结军队,来不及拜见。

二十一日(8月15日)。文年对我说老佛爷今天早上寅时(凌晨3点钟)就起了床,只睡了一个时辰,匆匆打扮,穿一件蓝布衣服,就像乡间农妇一样,这是太后先要做的准备。这是她平生第一次装成汉人模样。太后说:"谁料今日到如此天地?"用三辆寻常骡车,带进宫中,车夫也没有官帽。

嫔妃们在三点半钟一齐集合起来。太后先下了一道谕旨,不让一个人随同她前往。珍妃一向不服从太后,这时也随着其他人来集,并大着胆子向太后进言,说皇帝应该留在北京。太后没有心情和她争吵。太后不发一言,立即大声对太监呵斥道:"把这贱奴才扔到井里去。"这时皇帝非常伤心,跪下来恳求太后,太后愤怒地命令他不要再求,说这不是讲情的时候,太后说:"让她去死吧,好惩戒那不孝的孩子们,并教那鸱枭^②看看,他们到羽毛丰满的时候,就啄母亲的眼睛。"李莲英等就把珍妃推到宁寿宫外的大井中。

皇帝非常悲愤,气得浑身哆嗦。太后说:"上你的车子,

① 这种表情非常丰富。

② 一种鹰,根据传统的说法。

把帘子放下,免得有人认识。"皇帝穿蓝纱长袍,蓝布裤子。老佛爷又迅速命令溥伦说:"你挂皇帝车沿,好招呼。我坐的那辆车,教溥俊挂沿。"又对李莲英说:"我知道你不大会骑马,总要尽力赶上,跟我走。"在此危急时刻,只有老佛爷一人,心神不乱,指挥一切。又对车夫说:"尽力赶,要有洋鬼子拦阻,你不要说话,我跟他说,我们是乡下苦人,逃窜家去,我们此时先到颐和园。"于是两宫开始启动车子,出宫北门(即神武门)而去。动身时,宫中妃嫔亲自跪送,并祝太后皇上万寿。乘马随行的只有军机大臣三人,其余百官都奉谕到颐和园会集。我的邻居内务府总管文连紧随皇太后之后送了一段路程,看见他们安全地到达德胜门,那里人山人海,致使城门几乎拥挤得不能使行人走路。

下午4点。圣驾8点钟到达颐和园,老佛爷在那里稍作休息。先由庆亲王派人前往朝阳门,向日寇悬挂停战旗,后城门被打开,日本兵蜂拥而进。

太后和皇帝的队伍到达的时候,风尘仆仆,我的儿子恩铭正在值夜班,守门的士兵们认不出是老佛爷。只看见一慈悲妇人,对他们非常愤怒,士兵们赶紧打开城门,让老佛爷的车进入。老佛爷用膳之后,立刻命令将颐和园中的珍宝都送往热河。又派一太监赶回京城,告诉皇后,迅速将皇宫中的财物珍宝,都埋藏在宁寿宫的院子里。端亲王、宪王和肃亲王都在颐和园里随着皇帝和太后的车驾。此外还有王公贝勒等人,高级官员吴汝梅、溥兴二人,各部堂官约有十二人,军机章京三人,由马玉昆提督带领士兵一千人护送,往张家口。此外还有端亲王所带领的虎神营旗兵数百人,但是数次进攻使馆都无功而返。荣禄极力集结军队。

我又听说我的老友军机大臣徐桐,皇帝的老师,以绳

子自杀身亡,全家妇女十八口人,全部上吊身亡,真是殉清的忠臣啊!此时我听到的全是悲惨的事情,满洲的骄子,今天全部落到如此可怜的下场。醇亲王将于下月成婚的新娘^①,也全家自尽身亡,真是令人可怜。

在老佛爷的一生中,这已经是第二次躲避敌难而出走,就如同周幽王为躲避犬戎之难,"蒙尘于外"。这次的失败,全都是因为南方各省,不肯同心合力所造成的。端亲王存排汉之见,最是悖谬。孔子曾有名言说:"小不忍则乱大谋。"荣禄毕竟是正确的,义和团的法术,就像小孩子胡闹,毫无所用。可叹啊,回首往事,盛世难再。我妻子和家中的妇女们,顽固愚昧,打算吞食鸦片自尽。我也没有办法阻止她们,但是我可不想像她们那样做这种愚蠢的事情。外国强盗,虽已在城中抢劫,必不能知予藏金之所在,予虽老耋,将留此不动。恩珠自昨日起,即不知其何往,奴仆星散,至无人为予治晚餐。

《景善日记》至此而止。老人于是夜,为其长子所弑。其家中 妇女,均吞烟自尽。

光绪帝朱笔上谕,立端亲王子大阿哥为继承皇位之人,下于 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今录于下:

朕冲龄入承大统,仰承皇太后垂帘训政,殷勤教诲,巨细无遗。迨亲政后,正际时艰,亟思振奋图治,敬报慈恩,即以仰副穆宗毅皇帝付托之重。乃自上年以来,气体违和,庶政殷繁,时虞丛脞,惟念宗社至重,前已吁恳皇太后训政,一年有余。朕躬总未康复,郊坛宗庙诸大祀,不克亲行。值

① 醇亲王后来娶了荣禄的女儿,是太后特命的。



兹时事艰难,仰见深宫宵旰忧劳,不遑暇逸,抚躬循省,寝食难安,敬溯祖宗缔造之艰难,深恐勿克负荷。且入继之初,曾奉皇太后懿制旨,俟朕生有皇子,即承继穆宗毅皇帝为嗣。统系所关,忧思及此,无地自容,诸病何能望逾。用再叩恳圣慈,就近于宗室中慎简贤良,为穆宗毅皇帝立嗣,以为将来大统之畀。再四恳求,始蒙俯允,以多罗端郡王载漪之子溥俊继承穆宗毅皇帝为子。钦承懿旨,欣幸莫名,谨敬仰遵慈训,封载漪之子为皇子,将此通谕知之。

历史上很少能见到如此伤心之文。皇帝在诏谕中不仅甘心引退,而且以临终遗言昭告于天下之人。光绪帝还在文中不得不感谢太后对他的恩典,而皇太后不过想以一己私欲而对皇帝采取毒害的手段,以最终达到自己的目的,皇帝可谓对她容忍。下奏乃京城中督察院上西安行在,说到恩海被捉的事情,即杀害德国使馆男爵克林德的人。看了以后就可以知道京城中的权贵们对于义和团排外的感情,而且对皇太后的心情,虽然失败但还是非常敬重的,而对于中国官吏的勇敢精神,也因此可以看出(此折留中未发抄,慈禧亦未加批,乃西安随扈之一官,送登于上海报馆者)。其奏略曰:

日本人所雇侦探,在日军领地当铺之内,查得一表,有 克林德图记。当铺主人言,此乃满人名恩海者所当,此人住 在内城车店内。侦察名为得洛,本旗营定字第八队之书记, 查得此事,即报告于日人,立派人往车店内,以二三人先入 内,立院中问曰:"恩海在此住否?"有一答曰:"予即恩海。" 乃立时拘去,审问之时,恩海神宇镇定,毫无畏惧。问官问 曰:"德国公使,是否为汝所杀?"恩海答曰:"我奉长官命 令,遇外国人即杀之,我本一兵,只知服从长官命令,遇外 国人即杀之。有一日,我带领二三十人,在街上见一外国人坐轿而来,我立于旁,我将外国人拖出,已死。其胸前有一表,我即取之,同事中有得其手枪者,有得其金戒者,我万不料因此表犯案。但我因杀国仇而死,心中甚乐,汝等即杀予以偿命可也。"翻译又问曰:"你那天是否醉了?"恩海笑答曰:"酒乃最好之物,我平常每次可饮四五斤,但那天实未饮一杯,你怕我要倚酒希图减罪吗?"恩海真一忠勇之人,侃侃不惧,观者皆为动容,觉中国军中尚有英雄也。次日即交于德人,理当奏闻,恩海为国而死,当邀皇太后皇上之悯惜,加以荣典,谨此具奏。

第十八章 纪念二勇士

在前章提到御史的上奏中记录了一个满洲士兵被逮捕并被执行死刑的事情,因为当德国使馆人员克林德坐于轿中毫无防卫时,这个满洲士兵将他杀掉。京城中的士大夫都向皇太后上奏并祝贺,国家能拥有这样勇敢正义的人。平心而论,当时士大夫中,尚有两人,却是真正的英雄,而不是那种匹夫之勇,他们是凤毛麟角的道义之勇。这两个人就是大臣袁昶和许景澄。这两个人当国家有难,能舍身赴国难,且从容就义,视死如归,希望中国能多生这样的人。孔子的教义所包含的道德力量足以产生这种坚韧克己之儒家学者。我们且撇下这两人令人钦佩的行为不说,而以他们劝说反对义和团的奏折,节录于下面,以表彰他们在野蛮的政局动荡之中的英勇行为。这两人受到国人的尊敬。现在已经受到徐桐在奏疏中的表彰。二人在被执行死刑后,袁昶的儿子以书信中节略的内容昭示于家中的亲戚和朋友们,下面是发给其亲友的哀告,时间是1900年9月。在此哀告中像通常的格式一样表达了悲痛之情,其主要的内容如下:

不孝等窃念先公仗义直言,反受其祸。吾等将当日情势具禀亲友。

时值今年五月,拳乱蜂起,吾父身为外务部大臣,于此

时之形势焦急万分。其同事许景澄亦深有同感。亲王大臣三次晋见,吾父俱以言相劝,谓拳匪不可恃。家父言其亲往使馆查看,见拳匪横死街头,皆系子弹所为,此足明其诈术也,非能刀枪不入。其不应为朝廷军力。闻听吾父忠言,皇帝转身询问许景澄,中国之强大足以抵抗夷人乎?尚有有关外国列强诸疑问,多所请教云云。许氏遽尔应云:中国积弱无以与全球战之。皇帝闻听遂执之以袖为之唏嘘不已。许悲痛而去,独留父亲大人草拟二人之上奏。

随后,当炮轰外国使馆的声音大震,我父亲对许景澄说: "屠戮外国使节乃破坏国际公法之严重行为。若外国使馆被毁,列强便派远征军寻仇,我们国家成何体统?我们两个人必须反对此愚蠢行为,即使冒着死亡的危险,也要上奏。"于是他们再次上奏,但政府官报并不予以报道,可是这些参加义和团的亲王和大臣们非常害怕,一度减弱了对外国使馆的进攻。这时对使馆的保护多亏了父亲和许大人的上奏。但从此以后,父亲和许大人的政敌就更加怀恨在心。

六月之几日里(7月15日到25日),外国军队大举进攻北京,我父对许大人言:"我们在等死。为何犹豫不决?"因此他们第三次上奏。在此奏中他们说形势更加危急,连亲王和军机大臣们都在为这些义和团喝彩,并支持欺骗太后的举动。剩下的唯一出路就是躲避可怕的危险并阻止外国军队,这些义和团的末日也就为期不远了。这些行为都是亲王大臣们一手所为。上奏之后,父亲对母亲说:"今日言亦死,不言亦死,与其死于乱民之手,曷若死于司寇?苟死而朝廷顿悟,吾无憾矣。"全家人围着父亲大人哭泣,他镇静自若地对我们说:"吾以身许国,无复他顾,汝等留京回南,自主可耳。"他谆谆地教诲我们以忠君爱国之道。

到了七月二日(7月27日),父亲大人被戴上镣铐押往



刑部。第二天下午1点钟,他才完成了自己的工作。当时义和团暴民挤满了道路。其中一个义和团员诘问父亲大人为何仇视义和团。父亲大人斥责他说:"大臣谋议国事,岂尔等所应问?"闻狱卒言,公与许公在狱中,畅谈自如,犹从容索纸墨,手草二十余纸,后悉为拳匪搜得焚之。遗疏耶?遗嘱耶?家人不能言,亦不可知矣。呜呼!痛哉。家人于父亲大人临终之际无以尽孝。母亲大人仍然健在,父亲大人的遗枢得以悉心照料,家人之心灵得到些许慰藉,作为后辈亦可告慰祖先之英灵。本月8日家人将其灵柩移往杭州之广友园公墓,并护送母亲大人至其老家。家人在毗邻父亲大人之坟茔之一建筑旁矗立墓碑,在那里哭泣致哀。

此二人结局本不当如此,然其举止可谓大勇也。看到他们的奏折,尤其是每当看到二人最后的奏折,禁不住想起古希腊和古罗马历史上堪与之相媲美的典范。他们突出的哲学思想、诚挚的道德感和对死亡的冷静的思考,唯苏格拉底、塞尼加(公元前4年一公元65年,罗马政治家)和普林尼等可以与之相比,此精神诚为近世欧洲文明的古典之本原也。欧人坚毅诚挚之风,以为一切事业之根本者,皆由此精神之所遗传者也。即日本之强盛,亦由其国人有此精神所致。观二人最后之三道奏章,真百折不回之英雄绝唱,读之令人回肠荡气。第一封,尽管只以袁昶署名,显是与许景澄一同草拟。许氏曾为俄德二国公使,闻名遐迩,其廉洁精忠之盛誉,虽或不如袁氏。然大节炳然,足垂不朽,则其他小节,皆不足为累矣。

1900年6月20日,袁昶之《上反拳民疏第一》内容如下:

奏为密陈目前局势危迫,亟图补救之法,以弥将来巨患,披沥直陈,仰祈圣鉴事。窃见自本月十六七日,拳匪倡

乱京师,连日召见王贝勒内外廷臣工,圣躬焦劳,为宗庙社 稷,深维至计,广咨下问,臣等不能弥患事先,纾君父之忧 劳,负罪无状,内愧且愤。伏查嘉庆十三年七月上谕,即有 山东河南一带匪徒,设立八卦,教义和拳等名目之事。此项 实系白莲教之余孽,曾奉仁宗皇帝严旨密拿惩办。去年吴 桥县知县劳乃宣说帖,考之最详。前月东抚袁世凯遵旨覆 陈一折,言万无招抚编为营伍之理,言之最为切实明白。前 东抚毓贤办理平原县邪匪一案,称匪首朱红灯自称明裔, 妖言惑乱,各处响应,幸被官军掩捕擒获,就地正法,绝无 能避枪炮刀斧之妖术,此其明证。上年臣询提督程文炳,该 提督乙未年驻军近畿,有山东义和拳又自称金钟罩、红灯 照名目。四五十人投效,以火枪利刃实其伎俩,立时见血伤 毖,是妖术全不可信,确凿无疑。而其匪首广树党羽,久蓄 逆谋,妄称明裔煽乱,其为邪教乱民,实已明白昭著。臣于 上年十一月十三日蒙恩召见,其时鲁省拳匪,借仇教为名 滋事,臣曾面奏,系邪教倡乱,应预为扑灭各情。旋经鲁抚 袁世凯实力禁止,扑灭多股,鲁省宴然。始而山东士绅,误 信左道,腾谤谓该抚不应用剿,此皆不学无识之徒,以邪为 正,近舆论亦渐贴服,以该抚办理为是。臣去年冬曾以劳乃 宣说帖,商之总署诸臣,奏明请旨饬下鲁抚办理,旋因鲁抚 办理有头绪,遂寝未奏。不意鲁省渐次肃清,流入直隶,直 隶督臣(裕禄)观望迁延,养痈贻患,听其蔓延,始谋不臧, 咎实难辞。及涞水戕官,督臣裕禄见该邪匪借仇教为名,叛 迹昭著, 乃电奏力剿办, 而内外议有异同, 迟延未决。涿州 踞城不已,延及永清、霸州各处,涞水戕官尚未痛办,遂致 匪胆愈张,甚且焚毁芦保铁路,京津铁路电杆,又毁京津至 张家口电线。此皆国家派员出内帑借洋款,集数十年之物 力所经营,一旦焚毁千数百万巨资,深堪惋惜。又焚杀教民

数百处,将来议偿亦不赀,伏以民教互仇,积成愤毒。地方官秉承国家律令,自有平心谳狱办法,但凭案情曲直,不分是民是教,断不容匪徒自行报复。

乃自本月十六七日,该匪胆敢潜入京师,盗兵辇毂之下,焚毁教堂,攻击各使馆纵横恣肆,放火杀人,震惊宫阙,实属罪大恶极,万不可赦。二十日焚烧前门外千余家,甚至灾及正阳门城楼,拳匪喝禁水会,不准救火。北城乃财产精华所聚,焚掠一空,官民搬徙,十室九逃,商贾尽行闭歇失业,饷项亦艰于汇兑给发。京都为万国所瞻仰,气象萧索,一至于此。自有乱民不治,任其焚杀叫喊,实贻邻国之耻笑。各洋公使团因匪仇教,畏其凶锋,情急自卫,现兵只有四百十余人,各保性命,是其实情。十五日枢臣启秀偕许景澄晤俄、英、法、美四公使。十六日枢臣启秀传懿旨慰问各公使馆,并及公使之妻。该公使等感戴圣慈,沦肌入髓,口称调洋兵为卫馆保命起见,绝不敢干预中国国家公事,匪平无事,即行撤回。指天誓日,其词决非虚伪。为今之计,惟有先清城内之匪,以抚定民心,慰安洋情,乃可阻其续调之兵。必中国自剿,乃可免洋兵助剿,情势显然。

臣伏思兵事最忌多立统帅,意见参差,事权不一,以致 互相观望,转误事机。现在历奉严旨,饬令步君统领、武卫 中军与神机营、虎神营严拿首要各犯,刻即解散胁从,将城 内外设立坛棚,尽行拆去等因。乃官兵观望,拳匪横行如 故,步军统领顺天府五城前遵旨所拟十条章程,实止虚文 搪塞,何曾实力做到。且拳匪所到之处,先喊令人磕头焚 香,官兵竟随同礼拜,兵气衰疲不可用。一至于此,皆由无 将统率,毫无赏罚,军律不严,现闻城外添设无数拳坛,久 且煽惑愈多,致生巨变。伏乞皇太后皇上赫然震怒,恭行天 讨,上安九庙,下靖兆民。专责成大学士荣禄,兼用且剿且

抚之法,得意便宜从事。俾一事权,先肃清内城地面,遵旨 立即出示,遍谕军民人等,凡遇头扎红巾,身系红带,持刀 放火杀人之匪,准其格杀勿论,并悬重赏之格。缚献匪首所 谓老祖师大师兄者,赏银二万两,立即超擢官阶;擒斩该匪 团长一名,赏银五百两;余匪计首一级,赏银一百两,均准 报名候予奏奖。该大学士忠勇性成,见机明决,为国重臣, 应扼要坐镇,不宜过劳细事,尤须差委得人襄助,乃可分理 机宜。伏见武卫军幕僚记名道府樊增祥,素有谋略,内阁学 士桂春忠勇明决,编修王廷相、御史黄桂 素独清操,通达 事理,府丞兼署府尹陈夔龙勇于任事。请旨交大学士荣禄 差遣,专办此事,参赞方略,遴派武卫中军得力将弁,挑选 劲兵,分为十余队。队长如得力,每队只枪手刀斧手二三百 人已足。请旨暂闭前三门,严禁游民,民只准出,不准进,分 路搜捕匪徒,务令各空庙废祠根株净尽,官兵有退缩不前 者,立即正法。命提督衙门刑部遴派明干司员多人,分驻各 汛段官厅,随将捉拿匪徒,略讯口供,禀明统帅,即行就地 正法,以做凶顽。余者悉行解散,驱逐出外城之外,送解回 籍,事平再行将正法若干匪,造册奏报。

或谓该匪人多势众,不可轻剿,不知只匪首倡乱,余多愚蠢村农,幼壮不一,随声附和,斩一悍匪,懦者必悔惧立散。或谓匪有邪术,臣愚以为汉末张角黄巾,元末破头播关先生,皆有妖术,卒归擒斩。该匪昼伏夜动,动言请神,口出妖言,面带阴气,此乃假托符咒扶鸾,请仙五鬼搬运之邪术,一遇声光并见之物,阳气炽烈,如枪炮等物,立即破法轰毙。若云匪术能避枪炮,何以十七八等日,该匪连攻东交民巷使馆,洋兵放枪,立毙数匪?昨又击毙帅府胡同拳匪四十余名,拆毁其坛,毫无能避之验。或谓民心因旱饥骤变,臣料京师军民数百万,受朝廷深仁厚泽,实无一谋反者,叛



逆只拳匪首要数人耳。一经擒斩,申国法,做人心,匪胆即 寒,民心亦大定。外五城御史街道厅督同绿营练勇水会,一 体归荣禄节制办理,不使稍有掣肘。御营则专宿卫禁城,以 防不虞,各办各事,城匪既清,各公使馆蒙天恩保护,感激 再生之恩,则续调之洋兵,自可阻其来京。即来亦可以城匪 既清,无庸自行保护折之,令其撤回,我有词矣。总之《周 礼》称治乱国,用重典,《康诰》称用其义刑义杀,内匪势在 必剿,无可游移。若因循不剿,招抚之亦不受命,各国势大 怨深,并举报复,祸败不可胜言。与其外兵干预,代行剿办, 必至拳匪洋兵,互相斗哄,喋血辇毂之下,转致玉石不分, 杀害无数良民,大局糜烂,不可收拾。不如我自行剿办,尚 可示以形势,杜彼族之口实,以维持大局,庙社不惊,万民 幸甚。大学士荣禄公忠体国,如特奉明旨,责成既专,收效 乃速。至交涉之艰,亦可审机因应,所有密筹目前争图补救 之法,务一事权,以弥局患缘由。披沥密陈,伏乞皇太后皇 上圣明裁判,谨奏。

袁昶和许景澄第二奏(7月8日):

奏为密陈内讧外侮,祸乱日亟,速谋保护使馆,维持大局,披沥愚忱,仰祈圣鉴事。窃自上月二十四日,德国使臣克林德途遇枪毙之后,该匪遂攻击各国使馆。提督董福祥所统甘军,尤与之声势相倚,狼狈为虐。使馆附近居民,遭池鱼之殃者,不可胜计,车城一带京官私宅劫掠殆尽。该匪既以仇教为名,波及使馆,复以攻使馆之故,波及官民,辇毂之下,任令乱军乱民,纵横荡决,伊古伊今,实为罕见。当匪徒初攻使馆时,莫不谓旦夕间便可刬除,董福祥且屡以使馆尽毁告矣。今已二十余日,洋兵死者寥寥,而匪徒骸骼

狼藉,遍于东交民巷口。平日妖言惑众,自诩能避枪炮之术而今安在?夫以数万匪徒,攻四百余洋兵所守之使馆,至二十余日之久,犹未能破,则其伎俩亦可概见,尚得恃血气之勇,收御侮之效哉。

若云真义和团确能为国宣力,其寻衅焚杀,皆依附其间之伪义和团所为,一类之中,既分真伪,扰乱之极,且既容附人之伪者,无恶不作,则真者亦非善类可知。况历奉严旨禁止持械寻仇,焚毁劫掠,并令解散出城,该匪竟置若罔闻,横行如故。无论真伪,总之藐视王法,均为冥顽不灵,罪在不赦。愈抚则愈众,愈纵则愈骄。臣等前次奏请专责成大学士荣禄,用且剿且抚之法,未蒙俞允施行。今祸乱日亟,愚妄之见,尤不敢不冒死渎陈于圣明之前。伏以春秋之义,两国构兵,不戮行人,泰西公法,尤以公使为国之重臣,蔑视其公使,即蔑视其国。兹若任令该匪攻毁使馆,尽杀使臣,各国引来大耻,联合一气,致死报复。在京之洋兵有限,续来之洋兵无穷。以一国而敌各国,臣愚以为不独胜负攸关,实存亡攸关也。

我国家与泰西各国通商,垂六十年,准其各省传教,平日教民倚势鱼肉乡里,以洋教士为护符,地方官或者希图了事,抑制平民,亦所不免。民心怨忿,仇视教民,是皆臣等办理不善,贻害至今,负罪实甚。臣等何敢谓民教相仇,其曲全在民,特任令自相报复,殊失国体。譬如乡里之间,两家有隙,而子弟僮仆,肆行斗狠,毁邻居之至,而杀其關人。为家主者,又安得以子弟僮仆,不守约束,而置身事外?以小喻大,其理相同。且泰西各国之教,有宗天主者,有宗耶稣者,传天主教者曰"神甫",传耶稣教者曰"牧师",该匪亦不辨所传何教,统以洋教呼之。而俄国向宗希腊,日本向宗佛教,该国从无入内地传教之事,该匪更不知何国有传教

之人,何国无传教之人,见异服异言,统呼之为毛子,锐以 猕薙为快,无论势有所不能,理有所不直。且我出洋各使 臣,非衔命而出者乎?若各国以我杀其使臣,而不胜忿忿, 先杀我使臣以偿之,是直易刃而自杀其使臣也。朝廷方赐 各使馆蔬果米麦,以示怀柔,该匪乃倚骄将为护符,肆行攻 击,外人转疑朝廷阳款阴袒,谓非纵令恣意凌轹,其谁信 之?夫使馆无恙,将来与各国复归于好,各使臣受皇太后皇 上厚恩,自当激发天良,剖言祸之肇自拳匪,猝不及防,非 朝廷姑息所致,释其本国疑忌之心,事半功倍,转圜较易。 若使馆尽毁,使臣尽戮,则我皇太后皇上此时怀柔之恩,外 人无从而知之,欲释于各国,虽百喙亦无从解免。今各国纷 纷调兵,以代剿匪为词,疑之者谓乘机窥窃,信之者谓其心 无他,臣愚莫测其究竟。而拳匪种种无法,早当痛剿,已不 待外来人谆请,耕何待外人代庖,臣愚请保全使馆,为将来 转圜地步。一面严旨切责董福祥,饬令甘军悉行退扎城外, 不许重至东交民巷,比昵匪徒,向各使馆攻击,违者即行正 法,使兵匪相离,匪势较弱,则剿除羽翼较易。一面仍请责 成大学士荣禄, 尅期将拳匪一律驱逐出城, 以救燃眉之急, 再图剿洗,永杜后患。臣亦知飞蝗蔽天,言出祸随,愿念存 亡呼吸,区区蝼蚁微忱,不忍言,亦不忍不言,是用冒死具 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

第三奏(1900年7月23日):

奏为密陈大臣信崇邪术,误国殃民,请严惩祸首,以遏乱源而救危局,仰祈圣鉴事。窃自拳匪肇乱,前经月余,神京震动,四海响应,兵连祸结,牵制全球,为千古未有之奇事,必酿成千古未有之奇灾。昔咸丰年间之川陕教匪,沦陷三四省,窃

据三四载,当时兴师振旅,竭中原全力,仅乃克之。至今视之, 则前数者皆手足之疾,未若拳匪为腹心之疾也。盖发匪捻匪 教匪之乱,上自朝廷,下至闾阎,莫不知其为匪。而今之拳匪, 竟有自身为大员,谬视为义民,不肯以匪目之者,亦有知其为 匪,不敢以匪加之者。无识至此,不特为各国所仇,且为各国 所笑。查拳匪揭竿之始,非枪炮之坚利,战阵之训练,徒以"扶 清灭洋"四字,号召群众不逞之徒,乌合肇事,若得一牧令将 弁之能者,荡平之而有余。前山东抚臣毓贤养痈于先,直隶总 督裕禄礼迎于后,给以战具,附虎以翼。夫"扶清灭洋"四字, 试问何以解说?谓我国家二百余年,深恩厚泽,浃于人心,食 毛践土者,思效力驰驱,以答载覆之德,斯可矣。若谓际兹国 家多事,时局艰难,草野之民,具有大力,能扶危而为安,扶者 倾之对,能扶之,即能倾之,其心不可问,其言尤可诛。臣等虽 不肖,亦知洋人窟穴内地,诚非中国之利,然必修明内政,慎 重邦交,观衅而动者,择各国中之易与者,一震威稜,用雪积 愤。设当外寇入犯时,有能奋发忠义,为灭此朝食之谋,臣等 无论其力量何如,也不敢不服其气概。今朝廷方与各国讲信 修睦,忽创灭洋之说,是谓横挑边衅,以天下为儿戏。且所灭 之洋,指在中国之洋人而言,抑括五洲之洋人而言,仅灭在中 国之洋人,不能禁其续止,若尽灭五洲各国之洋人,则洋人之 多于华人,奚啻数倍,其能尽灭与否?不待智者知之。不料毓 贤、裕禄,为封疆大吏,识不及此,裕禄且招揽拳匪头目,待如 上宾,乡里无赖棍徒,聚千百人,持义和拳三字名帖,便可身 入衙署,与该督分庭抗礼,不亦轻朝廷而羞当世之士耶?静海 县之拳匪张德成、曹福田、韩以礼、文霸之、王德成等,皆平日 武断乡曲,蔑视官长,聚众滋事之棍徒,为地方巨害。其名久 著,土人莫不知之,即京师之人,亦莫不知之。该督公然入诸 奏报,加以考语,为录用地步,欺罔君上,莫此为甚。

又裕禄奏称,五月二十夜戊刻,洋人索取大沽炮台屯 兵,提督罗荣光坚却不允,相持至丑刻。洋人竟先开炮攻 取,该提督竭力抵御,击坏洋人停泊轮船二艘。二十二日, 紫竹林洋兵分路出战,我军随处截堵,义和团分起助战,合 力痛击,焚毁租界洋房不少。臣由津来京避难之人, 佥谓击 沉洋船,焚毁洋房,实属并无其事。而我军及拳匪被洋兵击 毙者,不下数万人,异口同声,决非谣传之讹。甚有谓二十 日洋人攻击大沽炮台,系裕禄令拳匪攻紫竹林,先行挑衅 等语。此说或者众怨攸归,未可尽信,而讹报军情,竟与提 督董福祥诈称使馆洋人焚杀净尽,如出一辙。董福祥本系 甘肃土匪,穷迫投诚,随营效力,积有微劳,蒙朝廷不次之 擢,得有今职。应何等束身自爱,仰答高厚鸿慈,乃比匪为 奸,形同寇贼,迹其狂悖之状,不但辜负天恩,益恐狼子野 心,或生他患。裕禄屡任兼坼,非董福祥武员可比,而竟愦 惯乃尔,令人不可思议。要皆希合在廷诸臣谬见,误我皇太 后皇上圣意所在,遂各倒行逆施,肆无忌惮,是皆在廷诸 臣,欺饰锢蔽,有以召之也。大学士徐桐,素性糊涂,罔识利 害;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刚毅,比奸阿匪,顽固性成;军机 大臣礼部尚书启秀,胶执己见,愚而自用;军机大臣刑部尚 书赵舒翘居心狡狯,工于逢迎。当拳匪甫入京师之时,仰蒙 召见王公以下内外臣工,垂询剿抚之策。臣等有以团民非 义民,不可恃以御敌,无故不可轻与各国开衅之说进者。徐 桐、刚毅等竟敢于皇太后皇上之前,面斥为逆说。夫使使万 横磨剑,果足制敌,臣等凡有血气,何尝不欲聚彼族而歼 旃,否则自误以误国,其逆恐不在臣等也。五月间刚毅、赵 舒翘奉旨前往涿州解散拳匪,该匪勒令跪香,语多诬妄。赵 舒翘明知其妄,语其随员人等,则太息痛恨,终以刚毅信有 神术,不敢立异,仅出告示数百纸含糊了事,以业经解散覆

命,既解散矣。何以群匪如毛,不胜猕薙。似此任意妄奏,朝廷盍一诘责之乎!近日天津被陷,洋兵节节进逼,曾无拳匪能以邪术阻令前进,诚恐自日之间,势将直扑京师,万一九庙震惊,兆民涂炭,尔时作何景象?臣等设想及之,悲来填膺。而徐桐、刚毅等,谈笑漏舟之中,晏然自得,一若仍以眷匪可作长城之恃,盈廷惘惘,如醉如痴。亲而天潢贵胄,尊而师保枢密,大半尊奉拳匪,神而明之,甚至王公府第,闻亦设有拳坛。拳匪愚矣,更以愚徐桐、刚毅等。徐桐、刚毅等。朱桐、刚毅等,实为酿祸之枢纽。如非皇太后皇上立将首先袒护拳匪之大臣,明正其罪,上伸国法,恐廷臣佥为拳匪所惑。疆臣之希合者,接踵而起,又不止毓贤、裕禄数人,国朝数百年宗社,将任谬妄诸臣,轻信拳匪,为孤注之一掷,何以仰答列祖列宗在天之灵?臣等愚谓时至今日,间不容发,非痛剿拳匪,无词以止洋兵,非诛袒护拳匪之大臣,不足以剿拳匪。

方匪初起时,何尝敢抗旨辱官,毁坏官物?亦何敢持械 焚劫,杀戮平民?自徐桐、刚毅等称为义民,拳匪之势益张, 愚民之惑滋甚,无赖之聚逾众。使去岁毓贤能力剿该匪,断 不至蔓延直隶。使今春裕禄能认真防堵,该匪亦不至阑入 京师。使徐桐、刚毅等,不加以义民之称,该匪尚不敢大肆 焚掠杀戮之惨。推原祸首,罪有攸归。应请旨将徐桐、刚毅、 赵舒翘、启秀、裕禄、董福祥、毓贤先治以重典,其余袒护拳 匪,与徐桐、刚毅等谬妄相若者,一律治以应得之罪,不得 援议亲议贵,为之末减。庶各国恍然于从前纵匪肇衅,皆谬 妄诸臣所为,并非朝廷本意,弃仇寻好,宗社无恙。然后诛 臣等以谢徐桐、刚毅诸臣,臣等虽死,当含笑入地,无任流 涕具陈,不胜痛愤惶迫之至,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

第十九章 慈禧外交文牍拾零

对于慈禧太后迷信义和团的愚蠢行为和危险提出警告的,不单单是袁昶、许景澄,还有刘坤一。他见太后执行政策足以招致王朝的灭亡,极为焦虑,发电报劝阻太后,请太后立刻阻止进攻外国使馆。但太后对其奏折的回答,明显犹豫不决,含糊其词,这时候太后没有明确的立场。她既想报外国人侵略之仇,又恐怕



刘坤一

地,遂不得不仓皇出逃。虽然大势已去,太后仍然发布文书,作为 扭转窘境的手段。这时太后心存迷惑,简直进入了黑暗之境,但 是她还抱着善意,希望端亲王和义和团能斩杀洋人,才不致陷入 绝望。而送水果蔬菜给被围困的外国使臣,只不过是一种缓兵之 计。中国人一贯以君主无大的过失作为其信条,把儒家对祖先的 孝敬之心,推之于对君王之忠心,而且文人士大夫无不以此为道 德情操之楷模,而朝廷赖此为安定之法。刘坤一等的奏章就表明 了文人学者的心理,读了之后使人尤其感到有趣。奏疏没有抨击 朝廷的昏庸愚蠢,只是责备大臣自己不能理解太后的心意,而且 还褒扬朝廷的明智。疏中内容如下:

窃查此次战事,由于匪徒藉口仇教,肆行烧杀,致酿大 患。各国亦以保护商民教士为词,调舰增兵,合而谋我。军事 既起,各省自宜力筹战守,臣等已将防务严密筹备。倘彼族前 来侵犯,即当奋力抵拒,不敢稍涉疏虞。窃维中朝宽大,圣泽 如天,怀柔远人,无不仁至义尽。目前办法,总须将朝廷万不 得已之苦衷,即并行不悖之德意,切实宣谕,庶匪徒不敢藉端 滋扰,为害地方。臣等于战事初起之时,即行出示晓谕,务各 相安,不必妄生疑虑。并节出洋华人电票,请保护各国洋人, 以免报复,情词极为迫切。臣等遂乘各领事等来商保护商教 之时,会饬江海关道余联沅与之订定章程,长江一带及苏杭 内地,各国如不侵犯,我当照常保护。经各领事电商外部,臣 等亦电致各使臣,向各国切实声明。德因戕杀使臣,颇持异 议,嗣因各国牵制,遂亦帖然就范。恭绎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 十九日谕旨,现在各使臣势甚危迫,我仍尽力保护,并饬臣等 尽职守所当为,相机审势,竭力办理。六月初三日,寄谕各使 臣,现仍严饬带兵官照常保护各国使馆,惟力是视。各该大臣 等在各国,遇有交涉事件,仍照常办理等因。是朝廷于天津开 仗之洋人,则严加惩创,于未与战事之洋官商教,则曲为保全,威德并施,昭如日月。臣等屡次奏请保护各使臣,亦以圣虑之所重,时局之所系,首在此举,不容稍缓。迭准出是使大臣杨儒等来电,总以保全使臣及在省之各洋人为第一要义。拟恳天恩饬下在京得力各军,保护各国使臣,正所以自保使臣,并请饬令各省督抚保护在华洋人,正所以保在洋华民,不胜紧迫之至。

对于此道奏折,慈禧以快驿和电报作了答复,内容如下:

上谕刘坤一等。朝廷本意,原不欲轻开边衅,曾致书各国,并电谕各疆臣,复屡次明降谕旨,以保护使臣。及各口岸商民,为尽其在我之责,与该督抚等意见正复相同。现幸各国使臣除克林德外,余俱平安无恙,日前并赐各使馆蔬果食物,以示体恤。如各国恃其兵力,进犯各省,自应保守疆土,竭力抵御,即使目前相安无事,亦必严密筹备,以防意外之变。惟总不欲兵衅自我而开,一面将坦怀相与之意,宣示各国使馆,共筹补救之方,以维大局。不得轻信浮言,致多龃龉,是为至要,将此六百里加紧各谕令知之。

在颁布这道谕旨之前几天,即七月一日,慈禧太后亲自草拟一道诏书向列强解释时局破坏的原因,希望他们能够见谅。最为有趣的是,在此以前的十天,太后还在悬赏洋人之头,并且命令毓贤尽杀山西之洋人,而毓贤也是按照太后的旨意去办。太后喜欢读古书,知道洋人容易发生内讧,必然自相猜忌,最终导致洋人内部分裂。寄谕各驻使云:

此次中外开衅,其间事机纷凑,处处不顺,均非意计所

及。该大臣等远隔重洋,无由深悉情形,即不能向各外部切实声明,达知中国本意,特为该大臣等缕晰言之。

先是直东两省,有一种乱民,各就村落,联系拳棒,杂以神怪。地方官失于察觉,遂致相煽成风,旬月之间,几于遍地皆是,甚至沿及京城,亦皆视若神奇,翕然附和,遂有诘黠之徒,倡为仇教之说。五月中旬,猝然发难,焚烧教堂, 戕杀教民,阖城汹汹,势不可挡。

当风声初起之时,各国请调洋兵到京,保护使馆。朝廷以时势颇迫,慨然破格许之,各国通计到京洋兵不下五百人,此中国慎重邦交之明证也。各国在京使馆,平日与地方官尚属无怨无德,而自洋兵入城以后,未能专事护馆,或有时上城放枪,或有时四处巡街,以致屡有放枪伤人之事。甚或任意游行,几欲阑入东华门,被阻始止。于是兵民交愤,异口同声,匪徒乘隙横行,烧杀教民,肆无忌惮。各国遂添调洋兵,中途为乱党所杀,迄未能前。

盖此时值东两省之乱党,已溶成一片,不可开交矣。朝廷非不欲将此种乱民下令痛剿,而肘腋之间,操之太促,深恐各国使馆保护不及,激成大祸。亦恐直东两省同时举事,两省教士教民,便无遗类,所以不能不踌躇审顾者以此,尔时不得已乃有令各使臣暂避至津之事。正在彼此商议间,突有德使克林德晨赴总署,途中被乱民伤害之案,德使盖先日函约赴署,该署因中途扰乱,未克如期候晤者也。自出自案,乱民益挟骑虎之势,并护送使臣赴津之举,亦不便轻率从事矣。惟有饬保护使馆之兵,严益加严,以防仓猝。不料五月二十日,即有大沽海口洋员面见守台提督罗荣光,索让炮台之事,谓如不允?便当于明日两点钟用力占据。罗荣光职守所在,岂肯允让?乃次日果先开炮击台,相持竟日,遂至不守。自此兵端已启,本非衅自我开,且中国即不

自量,亦何至与各国同时开衅,并何至恃乱民与各国来衅, 此意当为各国所深谅。以上委曲情形,及中国万补已而作 此因应之处,该大臣等各将此旨详细向各外部切实声明, 达知中国本意。现仍严饬带兵官照前保护使馆,惟力是视, 此中乱民,设法相机,自行剿办。各该大臣在各国遇有交涉 事件,仍照常办理,不得稍涉观望,将此各电谕知之。

太后可能是受军机大臣们的鼓动,又致电俄国皇帝、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和日本天皇等各国皇帝,认为乘此胜利的机会,可以使列强之间互相猜忌,坐收此间渔利。实际上此种外交手段如同儿戏一样,一点也不知道世界发展的大趋势。而且这些书函按照体制和惯例,应该由庆亲王及总理衙门照会各国使馆即可。大沽及天津,都已沦陷,联军马上就可以进攻北京,太后这时畏惧狐疑,所以才有此等电报,致函各国驻京城使馆。列强当时认为使馆都在中国掌握之中,他们与中国的外交,不能不有所顾忌,太后也深知列强的弱点,想充分利用这一点,为日后避免成为无辜的牺牲品和不测之命运作准备。但慈禧处于受蒙蔽的宫廷之中,始终不能不抱着义和团能取得大胜的希望,盼望使馆能够被迅速地攻陷,其所攻击的就是太后所说的加以小心保护的使馆。

对此我们简单概说一下。凡是研究中国近代历史的人,没有不想根据研究往事来预知未来的,当时在朝廷中向君主建议的,有的主战,有的主和,所有的人不管是满洲人还是汉人,不管他们的观点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也不论是勇敢的还是怯懦的,无不一致表示对外国人,尤其是外国人的所作所为的仇恨。这样的情绪和心理,士大夫与义和团实际上没有区别。但是义和团的思想简单而毫无节制,士大夫只不过较为文雅罢了。政府的高级官员,如刘坤一、袁世凯、荣禄也是如此,与外国人关系比较好的人,也不是出自于自己的内心,乃暂时不得已而为之。然而想一

下关系到外交层面的文告及其情况,及某某人与某某大官交情 非常厚等等,则又使人感到疑惑,而不知其中真伪。而且这种怨 恨心情,非一朝一夕所形成的,其究竟因何而引起的呢?是外国 人自己招惹的,还是中国人的过错呢?这些都是我们应当深刻思 考并研究的。如果我们考察一下最近五十年来中国高级官员的 上奏和文牍,就可以看出其中对西方人不满的态度处处存在而 不能消除。但是这其中也有不完全像这样的人,例如袁昶就非常 重视西方人,但是其尊敬并非出于和西方人的真诚交情。西人经 过长时间的经历和锻炼,对于中国的内情尚且不能了解,而且容 易上当受骗,而且这也足以使中国人鄙视他们,再加上诱惑他们 上当的办法,所以我敢断言将来之拳乱必定由中国大官挑拨,就 像 1900 年那样,只不过不像当时那么明显地赞成而已。中国人 对我们西方人这种仇视,我们作不出合适的解释,但我们私下推 测认为,或者如以弗所的德米特里厄斯,外表看起来对戴安那女 神的礼拜仪节非常恐惧,实际上是恐怕他们自己的生活被扰乱。 下面我们节录太后7月3日致英国、俄国和日本等国君主的电 报。电报的内容当时也发往法国和美国等共和国家,但是奇怪的 是日期说明的竟是6月19日(大沽炮台沦陷是在16日),我在 克迪亚先生出版的《与中国关系》一书中经过艰苦努力才考证出 准确的日期。7月3日的电文如下:

大清国大皇帝问大俄国大皇帝好。中国与贵国领邦接壤,二百数十年来,敦睦最先,交谊最笃。近因民教相仇,乱民乘机肆扰,各国致疑朝廷袒民嫉教,贵国使臣格尔思曾向总理衙门请速剿乱民,以解各国之疑。而其时京城内外,乱民蔓延已遍,风声煽播,自兵民以及王公府第,同时与洋教为仇,势不两立。若操之太蹙,既恐各使馆保护不及,激成大祸,又恐各海口同时举事,益复不可收拾,所以不能不踌躇审顾者

以此。乃各国水师不能相谅,致有攻占大沽炮台之事,于是兵连祸结,时局益形纷扰。因思中外论交,贵国之与中国,绝非寻常邻谊可比。前年曾授李鸿章为全权专使,立有密约,载在盟府。今中国为时势所迫,几致于犯众怒,排乱解纷,不得不惟贵国是赖。为此开诚布臆,肫切致书,惟望大皇帝设法筹维,执牛耳以挽回时局。并希惠示德音,不胜激切翘企之至。

同一天,慈禧太后致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电报由中国驻英国外交使臣呈递国书。其文曰:

大清国大皇帝问大英国大君主兼任印度大帝好。中国与各国通商以来,惟贵国始终以商务为重,并无觊觎疆土之意。近因民教相仇,乱民乘机肆横,各国致疑朝廷袒民嫉教,遂有攻占大沽炮台之事,从此兵连祸结,大局益形纷扰。因思中国商务,贵国实据十之七八,关税既轻于各国,例禁亦宽于他邦,是以数十年来,通商各口之于贵国商民,最相浃洽,几如中外一家。今以互相猜疑之故,时势一变至此,万一中国竟不能支,恐各国中必有思其地大物博,争雄逞志于其间者,于贵国以商立国之本意,其得失可想而知。现在中国筹兵筹饷,应接不暇,排难解纷,不得不惟贵国是赖。为此开诚布臆,肫切致书,惟望大君主设法筹维,执牛耳以挽回时局。并希惠示德音,不胜激切翘盼之至。

又以皇帝的名义电命出使日本国大使呈递国书。其文曰:

大清国大皇帝问大日本国大皇帝好。中国与贵国相依 唇齿,敦睦无嫌。月前忽有使馆书记被戕之事,正深惋惜, 一面拿凶惩办间,而各国因民教相仇,致疑朝廷袒民嫉教,

1 / ·

竟尔攻占大沽炮台,于是兵衅遂开,大局益形纷扰。因思中外大势,东西并峙,而东方只我两国,支柱其间。彼称雄西土,虎视眈眈者,其注意其独在中国哉!万一中国不支,恐贵国亦难独立,彼此休戚相关,亟应暂置小嫌,共维全局。现在中国筹兵筹饷,应接不暇,排难解纷,不得不惟同洲是赖。为此开诚布臆,肫切致书,惟望大皇帝设法筹维,执牛耳以挽回时局。并希惠示德音,不胜激切翘盼之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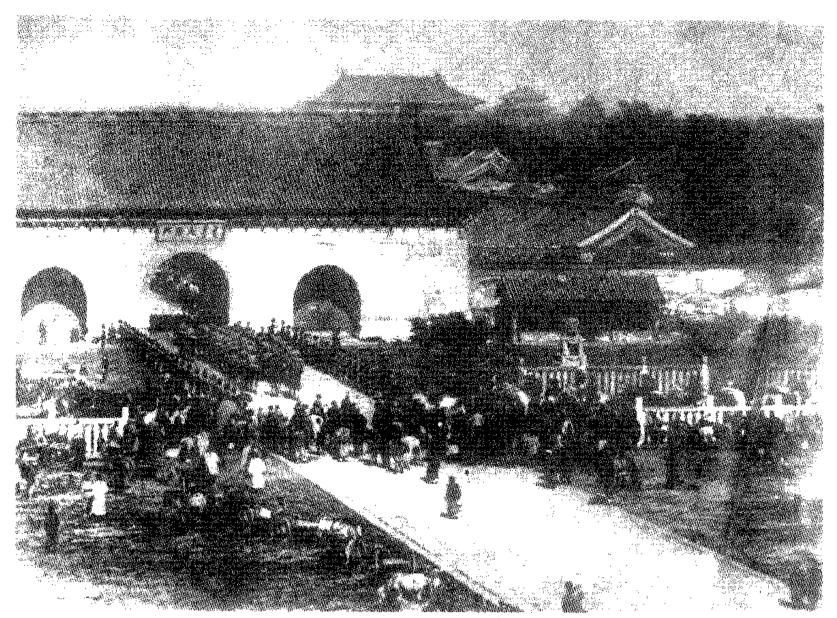
这些著名的电报,都是以皇帝的名义发出的,而且都载于王 朝的编年史书中。也出于太后的命令之下。关于义和团叛乱的其 他一切诏令,都不见记载于国史之中。欧洲的外交家及官吏中没 有见识的人,每重视中国历史记述,都认为是实录,看了以后可 以恍然大悟。以上电文,足见中国外交政策的浅陋,对于其中政 策,西方人不知其中原由,还以为东方人其深心难以猜透。这样 的电文,可以证明当日政治的实际情形,实在是出人意料的。但 是中国这些浅薄可笑的政策,常常使得欧洲神妙奇诡的外交家 被迷惑,这也是常常见到的事情。中国人掌管外交事务的人,就 如同小孩子一样,欧洲人与他们进行交涉,常常不知道其中的技 巧和上层的来源。如果了解了其糟糕的状况,就会认为以神妙奇 诡的政策是不明智的,不过是合马基雅维利、塔利兰和梅特涅三 人为一身来对付对手而已。为英国的利益而考虑,从此次义和团 溃败的事件中要吸取教训,我英国的外交政策亟待改变,尤其是 领事,这种要求改变公使政策的请求已不是一人向英国唐宁街 的首相府请愿了,但是都徒劳无功,没有人相信。

第二十章 两宫之西逃

《景善日记》已对皇太后和皇帝从北京出逃的情形进行了详细的描述。他们出京的时间是在8月15日黎明时分。从军机大臣王文韶其后写给浙江友人的书信可以看出沿途情形,因为王氏随同他们二人西行。这封口述的书信曾刊登在上海的某报上,读后可与《景善日记》相印证,所记述的内容颇为有趣。

王文韶 8 月 18 日才在怀来追上皇太后和皇上的车队,在过去的三天内,皇太后和皇上已经备尝途中之困苦。在 19 日晚上皇太后和皇上走到贯市,离开京城有七十里,在一座清真寺里住宿。这里有一个叫东光峪的地方,为商务聚集之所,平日里北行的商队,在此雇佣驮马。太后在此,能够弄来的食物为一些粗麦粉、蔬菜和粟粥,而且准备有骡车,以供第二天旅行的需要。护送的兵队在后面保持一定的距离,以防有联军在后追踪,且不声明太后的行踪,因为太后是微服出行的。太后沿途备受苦难,非常伤心,下车的时候,所有避难或者在村子里居住的人都围绕过来询问京城的消息。当时目击的人说,曾听皇帝神色紧张地说:"都是因为义和团的原因才使我们落到此种地步。"太后听说以后,命令皇帝不要说,虽然太后处于极度不幸之中,仍表现出镇定自若之态。

第二天他们一路行走,加之皇太后和皇帝的骡轿,晚上睡在



八国联军进入大清门

岔道口,就在长城之后。这里非常荒凉,毫无供给,吃了不少苦,太后睡在砖炕上,也没有被褥。但是延庆州知州找来一蓝轿,送给太后,这样使太后稍微缓解白天走路的困苦。至中午时分,在居庸关暂时休息,李莲英从村子里找到一些茶,给太后喝。

16日,他们从岔道走到怀来,走了五十里的路程。一些京城中的官员汇集到太后周围,这支队伍共有车十七辆,再加上皇太后和皇帝所乘坐的骡轿。这时皇太后和皇帝两宫出走的消息,已遍传于外,太后梳汉头,穿着平民的衣服,遂有人怀疑为假冒太后和皇帝以惑众的,所以谣言蜂起。尽管有这么多流言,但是怀来知县吴永,事先没有得到报告,忽然听说太后到达,还来不及穿上官服,就以便服下跪迎接太后。当时市民围观的人很多,县官想把他们驱散。太后制止了他,说:"不要这样,他们愿意怎样围着就围着,看到这么多朴实的乡民,我心里很高兴。"县官端来燕窝汤和鱼翅,太后出行三天,饮食非常粗陋,到此才吃上比较精美的饭食。县官还为皇太后、皇帝和皇位继承人送来衣物,太



后赏赐了他。在怀来休息了一天,王文韶赶上了皇太后的车驾,皇太后非常高兴,殷切地询问路中之苦,分燕窝汤赏赐给他,说你在路上所受的困苦必与我们相同,又责备皇帝不对老臣热情地问候和感谢。在怀来,命令庆亲王回京城与联军议和,庆亲王知此事非常难,极不情愿地奉命而去,临走时太后与之谈了很久,并安慰他说:"知汝能肩此重任,先年英法联军入都,和议乃恭王所定,可追思其事也。"以下是王文韶有趣的记述:

七月二十一日,皇太后皇上均坐车出京,行至贯市地 方,始由东光裕驼行孝敬驼轿三乘,皇上与溥伦贝子同坐 一乘。至怀来县,二尹备大轿一乘,宣化县又备轿四顶,皇 太后、皇帝和大阿哥始均有轿子。两宫均是便衣,太后穿蓝 夏布衫,亦不梳头,皇上穿黑纱长衫,黑布战裙一条,铺盖 行李,一概未带。出京三日,均睡火炕,无被无褥,无替换衣 服,亦无饭吃,以小米粥充饥。至怀来宣化,始由地方官络 绎进奉,稍觉舒服。此次妃嫔及宫女等,均未带出,太监亦 不多,诸王贝勒随行者亦不多,其余一概未来,礼王荣相启 秀等人,亦尚未来,所有随行者,不过端王、庆王、那王、肃 王、伦贝子、橘贝子及公爷几位而已。堂官有刚、赵、吴、王、 溥兴五人,各部院司员共十一二人,满小军机二人,汉小军 机一人,神机虎营八旗练军千余人,马玉昆保驾,及各营弁 兵丁约千余名。各兵到一处,空一处,因铺户均已闭户逃 走,实在无处买物,亦无怪其然耳。先是七月十一二日,裕 帅由北仓兵败,退扎杨村,又退至蔡村,裕帅用手枪自尽。 李鉴帅十四日抵河西务,所统张春发、陈泽霖两军,不战自 溃,鉴帅亦服毒自尽。洋兵进逼通州,十六日,即有西巡之 旨,因车辆不齐,迟迟未行。至十九晚,城外大炮隆隆不绝, 二十日早,我所居喜雀胡同一带炮声渐近,炮子如雨,下午

炮声尤甚。忽传天安门及西长安门失守,然不能得真消息, 我在内值宿未归,禁门已严扃,不能进入,至二十一日早七 钟,我坐小轿进城,始知两宫已黎明出城矣。我于上日即二 十日共召见五次,至亥刻见面,仅刚、赵二人,太后云:"只 剩尔等三人在此,其余均各自回家去,丢我母子二人不管, 尔三人务须随驾同行。"并谕我:"汝年纪太大,尚要汝吃此 辛苦,我心不安,汝可随后赶来。刚、赵素能骑马,必须随驾 同行。"我复奏云:"臣必赶来。"皇上亦云:"汝务必要来。" 云云。至夜半, 犹说不即走, 岂知天甫微明, 两宫已仓猝出 宫,狼狈凄惨情形,不堪言状。是日我进城内,因后门、东华 门均关闭,不能回宅,并知两宫出德胜门。我遂于已刻冲出 后门,至云鹫庵中小憩。庵在安定、德胜门之间,庵中和尚 亦急报,缘洋兵进城,逢庙必烧,以庙中皆设义和拳也。其 时安定门至德胜门城上,均有洋兵教民来往放枪,街上亦 有洋兵。据闻洋兵进城,只杀溃兵,居民铺户,并不惊动。和 尚万不肯留,不得已,暂避隔壁韩姓家,韩系旗人,充内务 府役,车夫轿夫,各自逃命。至下午,闻西直门尚开,可以行 走,遂将车马一切物件,一概丢在韩姓家,只带银钱,并随 身衣服。候至天黑,随众出城,由德兴门十三海一带行走。 近戛戛胡同,天复下雨,乃至景宅借住一宿,其时城内枪炮 之声已停,但见后门外满天火光,通宵不绝。至寅初,探知 西直门已开,洋兵未来,华兵已逃,无人盘问,逃难之人不 少。我本拟坐车出城,沿途有兵勇抢车抢牲口,以致车马等 令刘弁等押出城外,几被抢去。我与次子均步行出西直门, 至大桥外,始坐轿车。次日骑驴,所带仅存五六人,均步行 跑至海甸。饭铺已闭,勉强一饭,饭后即行,行七十里,至贯 市住夜。二十三日行四十五里至居庸关住宿。二十四日行 八里至怀来,始知两宫先于二十二日到此,驻跸一日,故此 赶到之后,即见面。二十五日起,即随驾同行,五十里至河城住。二十六日行四十里至鸡鸣驿住。二十七日行六十里至宣化府城住。二十八日、二十九日、三十日等日休息。拟初一日启跸往山西大同府,至山西省城,大约须中秋后也。此次出京,危险已极,沿途居民铺户,均被溃兵以随驾为名,其时驾尚未出,纷纷西行抢劫,室室皆空。及圣驾驻跸之时,万骑千乘,强买强取,更不堪寓目。迨圣驾既过之后,靡有孑遗矣。

两宫由怀来行至宣化府,途中走了三天,在宣化停留休息了四天,预备往山西进发。沙河镇之都统赠送给太后一乘绿轿,由此朝廷和军机处的行仗逐渐齐备。太后精神非常好,对看到的一切都很感兴趣。走到鸡鸣驿,旁边附近有一座山,山顶有一座寺庙,圣祖曾经巡幸到这里,并曾经作诗刻石于庙中,太后想亲自去看看,大臣们极力劝阻,太后才没有去。

宣化地方形势非常混乱,然而太后在此却非常安全舒适,大概是因为此地的地方官程本治理地方非常好。在这里接到庆亲王回到都城后的第一封电报,电报中叙述京城的情形非常悲惨。8月25日,两宫人由宣化动身,随从的人员稍多,宿在一个军台,名愁卫,其地供给缺乏,而且可以看出这个地方十分荒凉。驻扎于此地的台官已经逃跑,官府衙门也已经被焚毁,只剩下小屋二间,地面潮湿,而且有一股臭味,食物也很难得到,只有由粗面做成的饽饽而已。太后住一小屋,其余一屋,皇帝和皇后住下,随从的官员大多露宿在院子里。这里蚊子很多,太后一晚上也睡不着觉,对随从的人说:"不料竟至于此,诚可愧痛。唐玄宗遭安史之乱,亦蒙尘于外,目视其宠妃之死而不能救,余今所处,殆尤过之。"当时又听说联军闯入宫中,掠取财宝,太后盛怒,跟从的人都胆战心惊。8月27日,到达山西境内,宿在天镇县。县官是一

个满洲人,听说京师和奉天被洋兵占据,就自杀了。城中非常混乱,太后的膳食是由狱卒所进。随后岑春煊到达,岑氏颇有胆识,看到他的到来,大家才感到心里踏实。岑氏给太后送来鸡蛋和荷包带子,太后非常高兴。

8月30日,到达大同府,驻跸都统衙门内。他们在那里停留了四天,在都统的努力张罗下,供给非常丰盛。9月4日,走了三十五里的路程,到了台越镇,住的房子非常潮湿,食物也很缺乏,但太后的心情非常喜欢。6日过雁门关,太后命令暂时停一下,说:"观此风景,不禁思及热河。"又对皇帝说:"它且勿论,此次出京,得观世界,亦颇乐也。"皇帝回答说:"人心当快乐时,自然如此。"岑春煊这时送来黄花一束,太后对他送的礼物非常高兴,遂赏赐给他奶茶一杯。7日到达原平,当地的地方官只找到了平民所住的泥屋,而且在屋里放着几口棺材。岑氏先去看了看,回奏太后请予以惩罚,并且祈求太后赦免罪行。太后并没有发怒,而是笑着说:"棺木如能移则移之,若不在正室之内,亦无妨碍。"后来将棺木挪走,又多派人保护太后所住的地方。

9月8日,忻州地方官进呈三乘黄轿,到这时,皇家的座轿才准备齐全。至太原,驻跸抚署,时巡抚为毓贤,太后到的时候,在城外跪接。太后命毓贤近前,对他说:"去岁汝请训时,力言义和团之可靠,可惜你错了,今北京已破矣。但汝奉旨甚力,今山西境内,已无洋人,人皆称汝之能,余亦知之。现洋人报仇,索汝甚亟,余或将革汝之职,如李秉衡,但汝不必因此伤感,此举不过遮外人之目而已。为国家计,不得不出于此,余等仍冀中国有强盛之日也。"毓贤九叩首答曰:"微臣之捉洋人,如网中取鱼,虽幼童及狗,亦未任其幸免。臣已预备革职受罪,义和拳之败,乃由此等不遵纪律,扰乱治安,虽不奉洋教者,亦杀掠之。"

这些谈话被几个旁观的人清楚地听到,其中一个人写了一封信寄往上海。毓贤说完之后,太后叹息了一下,便命令轿夫前进。



几天以后,太后下诏将毓贤和其他主张利用义和团的官员革职。在降此谕旨之前,太后曾经亲自观看毓贤杀洋人的地方,并且详细询问毓贤此次事件的始末。太后正在听他讲的时候,大阿哥在院中,手执大刀,上下挥舞此刀是毓贤送给他的,也是毓贤用来残杀教民所用的刀。通过这些可以看出太后最初的报复心了。

在太原住的时候,太后又召见毓贤一次。在此次召见中,太后意识到外国人决意要判处毓贤死亡以惩罚之,太后也深知毓贤在山西深得百姓爱戴。太后告诉毓贤说:"现在棺木价也贵了。"意思是暗示他最好自杀,以免后祸。

太后在太原,看到供给非常完备,招待也非常周到,非常高兴,太后尤其喜欢金银器皿。这些器皿,大概是 1775 年所造,作为乾隆皇帝往五台山进香使用的。今天太后来,遂取出来磨光呈上去供太后赏玩。太后见之,喜曰:"我们在北京,没有这样东西。"

当时荣禄由北京赶往太原,太后非常高兴,荣禄奏述直隶沿途的情况,义和团杀掠之惨,所有地方深受其害。荣禄没有到太原之前,曾经上了一道奏折,从中可以看出他一贯的风格,既不像喜欢谄媚逢迎的那些人所说的话,也与那些柔弱之书生所说迥然不同,今录之于下:

七月二十一日晨,奴才入宫,始知皇太后皇上业已出巡。又晤户部尚书崇绮,同拟追随车驾,其时东北城门均已关闭,绕道而出。奴才思此时要务,首在收集军队,但数晤宋庆、董福祥,知吾兵连次大败,受伤深重,若无大队援兵,决难再战,且兵心已馁,见敌即溃。奴才同崇绮至保定,住于莲花书院,终夜筹商挽救之策。崇绮忧痛之极,次晨即悬梁自尽而死,身畔有遗折一封,与奴才信一函,绝命诗数首,奴才谨将其遗折代呈御览。崇绮以身殉国,当为我皇太后皇上所深悯,其平日操守廉洁,自恨无力挽回国运。当举

朝尊信拳匪妖术之时,崇绮深轻视之,谓不值智者一笑。在此危急颠沛之秋,奴才失此良友,深痛于心,奴才深统北洋军队,一息尚存,唯有竭尽心力,勉负重责,现在料理崇绮身后之事,谨具折述其殉节时之情形,想皇太后皇上阅之,自必优予赐恤,以慰忠魂。奴才随后当奔赴太原行在,期竭绵力,并请无力斡旋之罪。

太后阅毕奏折,极力赞扬崇绮(大阿哥之师,同治皇后之父) 忠诚廉洁。荣禄沿途行至直隶保定府界,他的妻子忽然患病去世。到了太原,太后升其妾刘氏为福晋。她始终在宫中,非常有势力。太后问荣禄对于后来的事情如何处理,荣禄仍然带着向来憨厚的态度,回答说:"只有一条路,必须杀端亲王及其他助义和团之王公大臣,再则必须回京。"当时有一件事,是满洲高级官员所说的,此人与宫廷中的太后、皇帝和荣禄都非常亲近。说荣禄到太原,皇帝派一人立刻召见荣禄,下谕旨对荣禄说:"我很高兴,你到底来了,我望你赶快杀端亲王,不可延缓。"荣禄答曰:"太后没有旨意,奴才怎敢为之。皇上独断下上谕的时候,现在业已过时了。"

荣禄的地位若不是太后的支持,将会很危险,因为他颇有胆识,其举动又不同于常人,所以招惹无数仇敌,不但主张改革的维新党人仇恨他,也为政党人所不喜。而且他又不能像他所钦慕的崇绮那样廉洁。有一个叫陈泽霖的人,侵吞军需巨款,荣禄曾向太后上奏说他可以将此款追查出来。等他到了太原,又向太后上奏说这笔巨款被联军所掠取,而御史毫不犹豫地说荣禄实际得四万金,上等燕窝二十磅,丝绸四箱,由一军官姚某把这些东西交到他手中。慈禧太后并不愿意搁置此奏折不问,不过她利用此消息最终使她自己的私库得到了一些好处。荣禄做生日及他的妻子办丧事的时候,百官所送的贵重礼物非常多,连总管李莲

英都非常嫉妒。因为李莲英的财物,被联军所掠取,想设法以恢复其旧有的财物。

在太原府,许多官员加入到朝廷中来,所以想升官的人奔走于其门,竞争非常激烈。那些受惊吓的随驾官员,都希望受到重赏,以为那些随后才到的官员,不能和他们的功劳相比,而各省想谋求官职的人,更不必提了。

太后在太原,召见大臣们及军机处所商议的主要议题是讨论是否回到京城,及在南方还是在西部的迁都问题。张之洞上奏,强烈要求迁都于湖北当阳,因为此地处于中央。还说此地形势极好,地名起得也好,可为重兴之吉兆,天子可以面南。而朝中嫉妒张之洞的人,则认为张氏想让皇帝重新执掌朝廷大权。

而这时荣禄为太后所倚重,他力主回京,鹿传霖、王文韶二人也赞成荣禄的主张。以后慈禧太后决意返回北京的原因,都是荣禄努力的结果。太后在太原时,关于此种大事的争论持续不断。但到九月底,太后听到流言传闻联军想派一支军队欲报山西教士被杀之仇,太后决定前往西安府,她觉得那里较为安全。朝廷决定在9月30日离开。中国人最顾全体面,所以在离开的时候,太后下一谕旨如下:

谕朕恭奉慈舆,驻跸太原,将近两旬。该省时值荒歉,千省万骑,供亿维坚,食用皆昂,民生滋果,每一念及,蹙然难安。且省城电报不通,京城往来要件,辗转每多延误,不得已 谨择于润八月初八日启跸,西幸长安云云。

9月30日,皇太后和皇帝自太原出发前往陕西,沿途供给非常完善丰富,与以前仓惶困苦的情形大不相同。在路途中听说刚毅的死讯,太后非常怜悯。刚毅是在侯马得的病,三日后就死了,督察院副都御史何可莹留后看护他。死后,太后对他的儿子

很好,他的儿子也随着扈从到西安,太后经常与他谈起他父亲的忠诚。

到达西安后,驻于督署,此署是陕甘总督到陕西巡视并驻节 的地方。后来又迁到抚署,两署都成了临时的宫廷。墙壁外都涂 上红色,外围用栅栏围住,栏外由侍卫们看守,各部及九卿都草 创建设起来,而宫廷中的一切布置,都跟北京的一样。行宫之正 殿,空而不用,偏殿则为召见人员等侯而准备的地方。正殿后有 一间房,房门以六版做成,只开两扇门,从外边可以看到里面的 宝座。室中都用黄缎装饰,朝廷典礼,在这里举行。左边又有房, 则是每日召见大臣的处所。再后就是太后的起居室和卧室,皇帝 和皇后居一小房,通于太后的卧室。偏西另有小房三间,大阿哥 住在里面。李总管则住太后之东一偏室,宫廷都是临时搭建而 成,没有在京城时的规模大。财政也非常拮据,各省进贡的物品 和金银,太后都保存起来,抚台大人岑春煊管理宫廷中的日常开 支,以免其浪费。例如,太后每日之膳食费才二百两,与在北京时 相比,才不过其十分之一。一天,太后和岑氏谈起这件事情,说: "现在我们节省多了。"岑氏回答说:"此数仍可节省,以裕国用。" 太后的菜单,由太监掌管,每日选择一百种。这时南方所进贡的 燕窝等贵重物品非常多,太后大大地赏赐他们。太后不再喜欢吃 那些鸡鸭鱼肉,只有皇帝仍像在路上一样吃蔬菜。太后下达诏 令,每顿饭食只准六道菜,不得过多。太后喜欢喝牛奶,在西安宫 廷附近养了六头奶牛,每月以值二百金的草料喂养这些奶牛。太 后身体非常好,就是有点消化不良,太后认为这是天气变幻及在 路途中劳累的原因。有时不能安睡,就让人按摩,有几个太监,擅 长此道。在西安府的宫廷里安顿下来以后,她仍命令演戏,跟在 京城时一样。但她非常牵挂议和的进展情况,命令只要有电报 到,马上进呈御览。太后听说有人亵渎颐和园,非常忧愤。后来一 个姓孙的太监来说,宫廷中的宝座被扔到湖里去,外国士兵画淫



秽之画于太后的卧室,更加震怒。这个孙太监是留在京城看守的。待到听说和议已经签订,并于9月7日登报公布,太后才放下心来。条约签订以后,太后就下诏定期于9月7日回京。这道诏令是1901年7月,即光绪二十七年,以皇帝的名义所下的诏书,其内容如下:

上年七月以来,仓卒播迁,朕侍慈禧端佑康颐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暂驻关中,瞬将经岁,眷怀宗社,时切疚心。今和局已定,左经谕令内务府大臣扫除宫阙,亟欲即日回銮,惟现在时令已交仲夏,天气炎热,圣母高年,理宜卫摄起居,以昭颐养,万难于溽暑之际,跋涉长途,自应俟节候稍凉启跸。兹择于七月十九日朕恭奉慈舆由河南直录一带回京,著各该衙门先期敬谨预备。将此通谕一体成知,俾慰天下臣民之望。

有一个贯公爷,也是义和团臭名昭著的首领之一,是庄亲王的幼弟,带领家眷随着朝廷来到西安。太后知道他必然向她求情以免死,就故意不见他。这个人全家就在西安落魄,朝中官员没有一个人愿意帮助他,最后在一个衙门当差,而他的妻子年轻貌美,被卖为奴。很显然太后这时非常后悔自己纵容并相信义和团的愚蠢行为,所有帮助义和团的首领们,或被杀或自尽。太后听说以后,有一次说:"这些王公大臣,都是在先夸口之人,因他们是朝廷亲属,我听他们的话,说洋人万不能胜中国,我们真是大错。他们愚暗,险些亡国。我所可惜的,只赵舒翘一人。"

太后由京往西安以及从西安返回北京途中,看到沿途农民贫穷困苦的状况非常怜悯,捐献了大量灾银给陕西,表现出对于穷困人民的深切同情,并告诉皇帝说:"前在宫中,不知小民之苦也。"

在西安府停留期间,皇帝经常参与国家大事,较在北京时自

由。但太后每与皇帝谈论国事,或询问皇帝的意见如何时,皇帝仍 然不敢表达自己的意见,而且皇帝的性情很不稳定,所以朝中大 臣都禀承太后旨意去决定。只有一件大事,太后批准了皇帝的请 求,就是让帝师孙家鼐进入军机处。这个人曾在1900年,即光绪二 十六年,立大阿哥时,辞去职务,因为孙氏认为这无疑是要谋废皇 帝。随后因为义和团叛乱,孙氏仍然留在京城,家中被掳掠一空, 他也险些被杀,侥幸荣禄救了他。同时,鹿传霖也进入军机处。当 围攻外国使馆的时候,他担任江苏巡抚,带领三千人北上京城。尚 未到达京城,听说洋兵已经占领京城,就干脆解散军队,到自己的 家乡直隶住了几天,然后就前往太原。太后召见他,甚为高兴,由 是进入军机处,直至其去世为止,没有出军机处。这个人的性情, 与中国其他高级官员相同,对于国家大事的意见,始终如一,毫无 改变,义和团之前及之后没有什么区别。鹿氏在江苏巡抚任上,带 兵北上,这件事情也非常有趣,由此可见中国各省之疆吏享有自 由行动的大权,可谓之半独立国。所有封疆大吏中意志强毅的,都 可以独断专行。例如当时的两江两广两湖之总督,竟然敢大胆违 抗太后之旨意,订立东南互保之约,他们的下属官员,也可以独行 己意。只要是以为自己意见正确的,都可实行。当时有一个官员到 西安进贡,回到苏州后,写信给京城中的一个朋友详细描述了流 亡朝廷的生活。这篇文章在当时都是可信的,但不敢有公开出版 的意图,对于朝廷及其所作所为,有所揭露,完全与官方文献中的 风格不同:

太后仍独揽大权,无论巨细,躬自裁夺。最信任者,为荣禄、鹿传霖,岑抚现已失势。朝议颇主回銮,予见太后精力强健,虽寿已六十有四,而望去不过四十许人。皇帝貌甚郁郁,近日稍好。大阿哥年十五,肥胖粗野,状类伧荒,喜穿武装,常出外观剧,故予得见之。戴一金边毡帽,内穿皮衣,

1 2 2

外罩红色军服,如夺标者。与戏子流氓熟识,颇工马术,亦 善音乐,如台上鼓板稍错,即离席大骂,或自己上台代之。 种种怪状劣迹,有时为太后所闻,则重加鞭责。近与侍奉太 后之宫女有私,太后知之,大怒,因此吃亏不小。常同李莲 英在外浪游,予友高某曾论文曰:"彼以候补皇帝之资格、 恐不久成为废太子矣。"此语甚为隽妙,且极确实。彼从不 读书,所好者皆下流之事,形容粗暴。不堪入耳。今述一事, 十月十八日彼等同其弟、其叔及义和拳首领澜公,带领一 群太监,至城隍庙内戏场看戏。太监恃其势力,欲占最佳之 座位,因此与甘勇致起争端。甘勇蛮横,太监及其余之小 官,均被打,戏场纷乱。由此一事,即可想见不堪之状,又可 因以见太监之势力。太监既被打,即思报复之计,借事在岑 抚处,诋毁开戏园之主人,乃将各戏园一并封闭,并将园主 枷号示众。抚台出示,言太后因陕省荒歉,国家多事,不当 演戏娱乐,并各茶馆亦皆封之,人人均知系太监之力也。其 后内务府大臣继禄,又求总管太监李莲英,请太后降谕,重 令各戏园开演。其所出之告示,言:"现已得雪,大有丰年之 兆,戏院准予重开。"太后万寿之数日,岑抚提议欲举行庆 典,仍照往例进呈贡物。溥侗反对,言:"国势危急至此、宗 庙陵寝,皆在外兵之手,老佛爷何心更做万寿?"乃寝其议。 岑抚虽有强项之名,大言不惧,其实与李莲英甚为联络,有 人言其近与奏事处之太监结为盟兄弟。因此之故,乃得尚 书,赏在紫禁城内乘坐肩舆也。董福祥已回甘肃,其部下之 兵,归谭提督统带。此人在回匪扰乱之时,曾著有战功者。 老佛爷希望战胜洋人之心,似仍未绝,夏震武上奏,保荐一 蛮子,请太后重加任用,谓如不能战胜联军,愿以全家作保 云云。

第二十一章 义和团首领之死

中国的官员据说都是个人主义者,无联合起来的能力和做事情的英勇,加之缺乏爱国之心这一最鲜明的特点,也是一种官场哲学和制度所造成的结果,甚至在危急时刻,也表现出畏缩不前的特质。当然也有一大特长,就是当他们听说朝廷赐予他们死罪,也全都安然接受,从容就死。辛丑议和,以处置义和团首领为例,观看他们死时的情形,也可证明中国人特殊的儒家道德之性情。中国政府之所以能够维持长久而坚固的统治而不动摇,全赖此维系,这就是儒家的忠君思想。

尽管外国列强一再要求杀戮义和团首领及帮助义和团的人,太后自然不愿意屈服,因为太后当时也同情义和团运动。只是后来与大臣们拖延并商议,知道如果不同意此项条件,则和谈无成。她不得已于1901年2月,即光绪二十七年,下诏定了几个人的罪。这几个人都是太后认为"首倡排外之人",谕旨由荣禄起草。其实我们都知道当初太后一手主持,而今为了保护自己平安,而赐这几个人死罪,读了这些谕旨,不能不让人深有感触。即使这样,太后仍不愿意答应列强的所有要求,希望通过进一步谈判,达成妥协,想救端亲王、澜国公和赵舒翘三人性命。下面是以皇帝名义颁布的谕旨,内容如下:



庆亲王奕劻

状,至今痛心疾首,悲愤交深。是诸王大臣等信邪纵匪,上危宗社,下祸黎元,自问当得何罪?前经两降谕旨,尚觉法轻情重,不足蔽辜,应再分别等差,加以惩处。已革庄亲王载勋,纵容拳匪,围攻使馆,擅出违约告示,又轻信匪官,枉杀多命,实属愚暴冥顽。著赐令自尽,派署左都御史葛宝华前往监视。已革端郡王载漪,倡率诸王贝勒,轻信拳匪,妄言主战,致肇端,罪实难辞。降调辅国公载澜,随同载勋妄出违约告示,咎亦应得,着革去爵职。惟念俱属懿亲,特予加恩,均着发往新疆,永远监禁。先行派员已革巡抚毓贤,前在山东巡抚任内,妄信拳匪邪术,至京为之揄扬,以致诸王大臣受其煽惑。及在山西巡抚任,复戕害教士教民多命,尤属昏谬凶残,罪魁祸首。前已遣发新疆,计行抵甘肃,着传旨即行正法,并派按察使何福坤监视行刑。前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刚毅,袒庇拳匪,酿成巨祸,并曾出违约告示,本应置之重典,惟现已病故,着

追夺原官,即行革职。革职留任甘肃提督董福祥,统兵入卫,纪律不严,又不谙交涉,率意卤莽。虽围攻使馆,系由该革王等指使,究难辞咎。本应重惩,姑念在甘肃素著劳绩,回汉悦服,格外从宽,着即行革职。降调督察院左渡御史英年,于载勋擅出违约告示,曾经阻止,情尚可原,惟未能力争,究难辞咎,著加恩革职,定为斩监候罪名。革职留任刑部尚书赵舒恕,平日尚无嫉视外交之意,前查办拳匪,亦无庇纵之词,惟究属草率贻误,著加恩定为斩监候罪名。英年、赵舒翘两人,均着先行在陕西省监禁。大学士徐桐,降调前四川总督李秉衡,均已殉难身故。惟贻人口实,均着革职,并将恤典撤销。经此次降旨以后,凡我友邦当共谅拳匪肇祸,实由祸首激迫而成,决非朝廷本意。朕惩办祸首诸人,并无轻纵,即天下臣民亦晓然于此案之关系重大也。

这道诏令下了以后,并没有能满足外国使臣之心,尤其是对于端亲王和澜国公的处置不当。一星期以后太后又下一谕,定二人为监禁候决之罪,其后减为发往新疆,永不赦回。刚毅已死,则判处开棺戮尸之罪。这些刑罚,都是中国人认为最严重的刑罚。赵舒翘、英年二人,则赐自尽。军机大臣启秀和徐桐的一个儿子,在京城被处决。

其后又答应了列强的请求,奖赏并恢复了五个人的原来官职,此五人都是在义和团叛乱之时上折谏阻的人。看太后谕旨中的话,显然都是出于不得已,欲改正原先的判处,就不得不推诿于其他原因,以保全自己的"面子"。谕旨如下:

谕本年五月间拳匪倡乱,势日邸张,朝廷以剿抚两难, 迭次召见臣工,以期折衷一是。乃兵部尚书徐用仪、户部尚 书立山、吏部左侍郎许景澄、内阁学士联元、太常寺卿袁 昶,经朕一再垂询,词意俱涉两可。而首祸诸臣遂乘机诬



陷,交章参劾,以致身罹重辟。惟念徐用仪等宣力有年,平 日办理交涉事件,亦能和衷,尚著劳勋,应即加恩徐用仪、 立山、许景澄、联元、袁昶均着开复原官,该部知道。

赵舒翘本为军机大臣,并且为太后所宠爱,对于此人太后始 终欲保护他免受惩罚。先是被定以永远监禁之罪,囚于西安的府 署监狱,并允许家属可以探视。监禁前一天,太后对人说:"我不 信赵舒翘亦主张拳匪,惟贻误国事,匿不上闻,乃彼之罪耳。"有 人将此话报告给赵氏,赵听说后非常高兴,认为自己可以免死。 后来过了几天,传言列强坚持一定要定赵死罪,这在西安城引起 了极大震动,因为赵氏乃西安本地人。城中士绅联合三百人上书 军机处,请赦免赵氏死罪,军机处也不敢向太后请援,刑部尚书 仅在上书后面,表达了不公平的意思。新年之际,传言更为厉害, 那天太后召见军机处,从6点到12点不能决定是否能对赵免于 死罪的处罚。城中鼓楼一带挤满了人群,他们威胁说只要判处赵 死刑他们就要抢法场。军机处大臣们害怕发生动乱,请求太后赐 赵氏自杀,慈禧勉强同意了。次日下午一点,太后下了谕旨,定于 下午五时复命。巡抚岑氏受命到监狱中宣布谕旨。赵默然听完, 问:"难道没有别的谕旨吗?"这时赵夫人插话说:"没有指望了, 让我们一块死罢。"然后便给他一些毒药,赵只取了一点吞下去, 但是直到下午三点钟,毫无动静,精神如常,纵谈身后之事,与其 家人商议,丧事如何办理,赵氏深深挂念他死后,他的高龄母亲 无人侍奉。旁边拥挤了许多人,都是他的朋友及同僚,岑巡抚先 是不允许看视,以后又允许,来的人非常多。赵对大家说:"我到 如此地步,皆受刚毅之累。"岑抚观察到他声音雄壮清晰,毫无死 状,遂命令给他吞食鸦片。赵服鸦片后,到五点钟,仍然没有什么 效果。岑氏又命他服砒霜,赵服后,滚地呻吟,抱怨非常疼痛,请 命人摩擦其胸脯。赵氏体质极强,心志坚定,仍希望赦旨能够下

来,到了夜晚十一点钟,仍无死的迹象。岑抚非常焦灼,害怕太后问为何延迟。岑曰:"五点钟我要复命,此人不肯死,怎样办法?"他下属请用厚纸浸烧酒中,塞其喉管,即致闷死。岑氏遂照办,结果换了五次纸才气绝。赵始终不相信太后竟然要他死,所以不愿意多吃鸦片,宁肯忍受痛苦而拖延时间等待赦免。

之后为庄亲王之死。庄王带二妾及儿子到山西南部蒲州,居 住在官署里,等待着太后对他的发落。钦差葛宝华奉命捧旨而往, 命他自杀,此时为早晨。地方官放炮迎接他,庄王闻炮声,非常愤 怒,心知其为凶信。对从人说:"这个时间放炮作什么?"从人回答 说:"到了一位钦差大人。"庄王又问说:"他是为我来的么?"从人 回答说:"不是的,从这里过,到别处办事。"钦差进来以后,庄王向 他打听朝中的事情,葛氏简单地回答了他。谈了几句话,葛氏退 出,查看房屋,见房子后面有一座古庙,就选择了一空房,让其在 这里自杀,在无顶的椽子上,系了一根绳子。这一切准备妥当,命 府县带兵弹压,又去见庄王,对他说有上谕请王爷跪接。庄王挺直 身子说:"要的是我的脑袋吗?"葛不回答。庄王跪下,听完上谕,庄 王说:"赐我自尽,我早知道,他们不得我死,不能甘心。恐怕我们 老佛爷,也不能长久。"说完,请钦差允许他与家人告别,葛答应了 他的请求。这时候他的妾与儿子已经知道了一切,进入屋里。庄王 对他的儿子说:"你须记得,以后尽力做事,报效国家是汝的本分。 不要忘了,无论怎样,只要与国家有益,总不要叫洋人夺祖宗留遗 我们的锦绣江山。"(庄王是太祖之后代)他的儿子听了以后,泣不 成声,他的妾因为恐惧而晕倒。庄王毫不动情,问:"死的地方在哪 里?"钦差回答说:"王爷愿意到背后空屋里来吗?"庄王跟着钦差 向前走,看见屋中悬挂一丝绳,对葛氏说:"钦差大人预备得真齐 全,可赞。"说完,就以绳子套头,几分钟便气绝了。

其三为英年之死。英年是胆小的人,先奉命被监禁在西安, 与家人告别,那一夜大哭,对其从人骂庆亲王不设法救他。第二 日即元旦,人都有事,没有注意去看他,他就终日哭泣,到了半夜哭声忽然终止。天亮,他的下人看见他卧在地上,满脸污泥,已经半死。大概是因为吞泥,而造成哽咽气闭,这时赐其自尽的谕旨尚未下。于是英年之死,压了四十八分钟没有发布,到了时刻,岑抚才把此事报告给太后。

其四为毓贤之戮。命将毓贤执行死刑的谕旨下的时候,他已 开始动身前往发配的地方,带着疾病而去。听到谕旨以后,面无 人色,与以前在山西巡抚任上凶狂的表现判若两人。死前一天, 他的病非常危急,到刑场的时候,需让人搀扶着。兰州一绅士想 送一辞别之酒席,毓贤辞谢,写了一对联回送,感谢他的盛意。绅 士又于刑场挂一红绸表示对他的尊敬。到了下午,街上贴有告 白,是百姓联名上书,请赦免毓贤。但毓贤自知无用,乃写一书, 叙述自己的所作所为,其中说死乃非常光荣的事情,他乃是为忠 节而死,劝百姓不必干涉。又亲笔写两轴,作为他死后之遗笔,流 传于后世,今录之于下:

人臣殉国,妻妾殉夫,孰言为人不当如是耶?所悲者, 老母年垂九十,幼女甫七龄,无人事养,为人子者,何地自 容。皇上所命,臣下理当遵行,予前杀人,今予被杀,夫复何 言?所咎者,予位至封疆,经历三省,未为国家立功,涓滴无 补,有负朝廷厚恩耳。

又一纸写道:

人臣负罪当诛,予此时心无他念,唯思一死足以为荣。①

① 毓贤此等夸张之辞,亦非尽属虚妄。其为人虽极残酷,但操守非常廉洁,声名甚好,死后贫无一钱,竟无一新衣足备殓时之用。至今山西人犹感念之,谓此人能保护山西省不使外人侵人,且建祠祭祀他。其后因恐外人有言,乃毁之。

深愿速死,免受监牢之罪。太后之恩极重,予无以报,但诚心冀望朝臣中,设法挽回国运,解除太后之忧。

第二天午后一点钟,毓贤身首异处,观看的人都叹息不已。

其五为启秀之死。启秀与徐承煜一同被杀于北京菜市口,时间在1901年2月的某一天早晨,即光绪二十七年。也有几个外国人观看。启秀听完正法的命令后,只问说:"是谁的命令?"有人回答说:"有上谕来,自西安来。"启秀说:"是太后的旨意,不是洋人的意思,我死而无怨。"启秀在之前的几个月,曾被日本兵捉去,庆幸的是庆亲王救了他,他说他母亲得了重病,因此才得以逃脱。他的母亲不久以后就死了,庆亲王劝启秀自尽,并说如果这时候死岂不是忠孝两全,但启秀不听他的话,由此招致了某些谴责。

义和团首领有的已经被处死,有的被流放边疆,列强的愤怒也被平息下去。慈禧太后逐渐认识到将来的政策不能拘泥于旧法,必须进行调和和改革,所以于1901年2月13日颁布诏令如下:

本年夏间拳匪衅起,凭恃城社,挟制朝廷。当时所颁谕旨,首祸诸人竟于事机纷扰之际,乘间矫擅,非出朝廷之意。所有不得已之苦衷,微言宣示,中外臣民,谅能默喻。现已将首祸诸人分别严惩,着内阁将五月二十四日以后,七月二十日以前谕旨汇呈,听候查明,将矫擅妄传各谕旨,提出消除,以重纶音而昭信史。

为了获得国民的尊敬,慈禧承认自己所犯的过错。又下了一道诏书,描述了朝廷在 1900 年朝廷的危机情形及自己与皇帝逃亡时所蒙受之苦,并承认自己的错误,承诺以后要进行改革。效法中国历史上的例子,这个诏令非常重要。

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公历 1901 年 2 月 13 日)罪己诏:

去年夏间拳匪构乱,开衅友邦,朕奉慈驾西巡,京师云

扰, 迭命庆亲王奕劻、大学士李鸿章, 作为全权大臣, 与各 国议和。既有悔祸之机,宜颁自责之诏,朝廷一切委曲难言 之苦衷,不能为尔天下臣民明谕之。此次拳教之祸,不知者 咸疑国家纵庇匪徒,激成大变,殊不知五六月间屡诏剿拳 保教,而乱民悍族,迫人于无可如何,既苦禁谕之俱穷,复 愤存亡之莫保。迨至七月二十一日之变,朕与皇太后誓欲 同殉社稷,以上谢九庙之灵。乃当哀痛昏瞀之际,经王大臣 等数人勉强扶掖而出,于枪林炮雨中,仓皇西狩。是慈躬惊 险,宗社阽危,阛阓成墟,衣冠成壑,莫非拳匪所致,朝廷其 尚庇护耶?夫拳匪之乱,与信拳匪之作乱,均非无因而起。 各国在中国传教,由来已久,民教争讼,地方官时有所偏。 畏事者袒教虐民,活名者庇民伤教,官无持平办法,民教之 怨,愈结愈深。拳匪乘机浸成大衅,由平日办理不善,以致 一朝猝发,不可遏抑,是则地方官之咎也。涞涿拳匪,既焚 堂毁路,急派直隶练军弹压,乃练军所至,漫无纪律,戕虐 良民。而拳匪专持仇教之说,不扰乡里,以致百姓皆畏兵而 爱匪,匪势由此大炽,匪党亦由聚愈多,此则将领之咎也。 该匪妖言邪说,煽诱愚人,王公大臣中或少年任性,或迂谬 无知,平时嫉外洋之强,而不知自量。惑于妖妄,诧为神奇, 于是各邸习拳矣。或资拳以粮,或赠拳以械,三数人倡之于 上,千万人和之于下。朕与皇太后方力持严拿首要,解散胁 从之仪。特命刚毅前往谕禁,乃竟不能解散,而数万乱民, 胆敢红巾露刃,充斥都城,焚掠教堂,围攻使馆,我皇太后 垂帘训政将四十年, 朕躬仰承慈诲, 夙夕睦邻保教, 何等怀 柔。而况天下断无杀人放火之义民,国家岂有倚匪败盟之 政体!当此之时,首祸诸人叫嚣隳突,匪党纷扰,患在肘腋。 朕奉慈圣既有法不及众之忧,寝成尾大不掉之势。兴言及 此,流涕何追,此则首祸王大臣之罪也。然当使馆被围之



际,屡次谕令总理衙门大臣,前往禁止攻击,并至各馆会晤慰问。乃因枪炮互施,竟至无人敢往,纷纭扰攘,莫可究诘。设使火轰水灌,岂能一律保全?所以不敢竟成巨祸者,实由朝廷极力维持。是以酒果冰瓜,联翩致送,无非朕躬仰体慈怀,惟我与国,应识此衷。今兹议约,不侵我主权,不割我土地,念列邦之见谅,疾蒙愚之无知,事后追思,渐愤交集。惟各国既定和约,自不致强人所难,着奕劻、李鸿章于订立约章时,婉商力辩,持以理而感以怀。各大国信义为重,当视我力之所能及,以期其议之必可行,此该全权大臣所当竭忠尽智者也。

当京师扰乱之时,曾谕令各疆臣固守封圻,不令同时 开衅。东南所以明订约章,极力保护者,悉由遵奉谕旨,不 欲失和之意。故列邦商务得以保全,而东南疆臣亦藉以自 固。惟各省平时,无不以自强为辞,究之临时张皇,一无可 恃,又不悉朝廷事处万难,但执一 偏之辞,责难君父。试思 乘舆出走,风鹤惊心,昌平宣化间,朕侍皇太后素衣将敝, 豆粥难求,困苦饥寒,不如氓庶,不知为人臣者,亦尝念及 忧辱之义否?总之臣民有罪,罪在朕躬。朕为此言,并非追 既往之愆尤,实欲做将来之玩泄。

近二十年来,每有一次衅端,必申一悉诰诚,卧薪尝胆,徒托空言,理财自强,几成习套,敷衍公事如故,欺饰朝廷如故。大小臣工,清夜自思,即无拳匪之变,我中国能自强耶?夫无事且难支持,今又构此奇变,益贫益弱,不待智者而知。尔诸臣受国厚恩,当于屯险之中,竭其忠贞之力。综核财赋,固宜亟偿洋款,仍当深恤民难,保荐人才,不当专取才华,而当内观心术,其大要无过去私心,破积习两言。大臣不存私心,则用人必公;破除积习,则办事着实。惟公与实,乃理财治兵之根本,亦即天心国脉之转机。应即遵

照初十日谕旨,妥速议奏,实力举行,此则中外各大臣所当国尔忘家,正已率属者也。朕受皇太后鞠劳训养,垂三十年,一旦颠危至此,仰思宗庙之震惊,北望京师之残毁,士大夫之流离者数千家,兵民之死伤者数十万,自责不暇,何忍责人。所以谆谆诰谕者,则以振作之与因循,为兴替所由判。固邦交,保疆土,举贤才,开言路,已屡次剀切申谕。中外各大臣其各懔遵训诰,激发忠忱。深念殷忧启圣之意,忽忘尽瘁鞠躬之谊,朕与皇太后有厚望焉。将此通谕知之。

这道诏令是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所发布的,即是太后承认列强在北京签订议和条款时的大概情况。自这时起到六月,太后一直处于恐惧之中。此时尚不如宫中舒服,荣禄和南方的督抚们又不断进谏。太后非常希望早日回到北京,而且大有急不可耐之状。此时还有一件非常棘手的难事,就是端亲王的儿子大阿哥如何处置。太后深知只要这个义和团首领的儿子一日在皇位继承人的位子上,就不能与列强保持友好的关系。再说大阿哥成为将来的皇帝,肯定不会让其父亲长久呆在被流放的地方,而端亲王被赦免回来,列强肯定不允许。但是大阿哥已被正式定为皇位继承人,这件事情不能轻易被搁置起来,这就使得老佛爷对这件事情颇为犹豫。

大阿哥品行极坏,慈禧太后虽然立了他,却非常后悔。而且大阿哥常于人前表现出野蛮而使太后蒙羞的举止,这种情况已经不止一次了。即使在太后面前,也全然不守规矩,任意而行,毫不自知其身份,于是太后决定去除他的继承人身份而不后悔。太后下谕说他的父亲端亲王,使国家处于危险境地,得罪于列祖列宗,永远不能洗刷。太后为了保护自己与大阿哥的体面,就说按照此时的形势,大阿哥不能保有皇位继承人的位置,他也曾经禀请太后收回成命,并已批准了他的请求。大阿哥已经被废了,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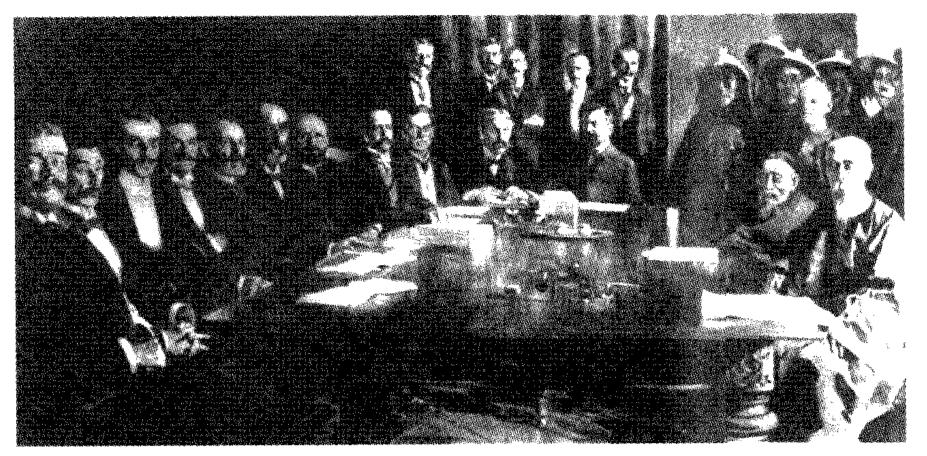


All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

后想让他与宫廷永远断绝关系,就赐给他最低一级的爵位,过年时的礼节,一概停止。太后认为这样处理,就可以断绝其与宫廷的关系,于是他的后代再也不能升职。他所得到的,是最低一级的爵位,既没有职位,也没有薪俸,终身不过是一个贫穷的人。在北京南城的污秽之地,常看见其踪影,喝得烂醉如泥而且浑身肮脏,以赌博为生。他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长得帅气,而且说一些荒唐的大话而已。这样的人,如果不是命运不好,以及列强反对的缘故,说不定今日已成为皇帝了。太后废除了大阿哥,又下谕旨关于承继同治皇帝一事,暂时搁置,等到有合适的继承人再做决定。太后在外流亡,对自己以前做过的事非常后悔,希望返回北京,恢复原状。但北京刚发生事情不久,太后知道外国人不能忘记。

1901年6月,即光绪二十七年,和议条款签订,到9月7日,各外交代表正式签字。所签订的各项条约,又成为将来无数困难问题的根源。在西安的时候,她深居幽宫就已经非常悔恨,而且还有疑惧之心。返回京城的路途中(从1901年10月20日到1902年1月6日),她想着如何示以恩荣的技术来笼络外国人。至于那些京城中的官僚,看到和议大局已定,危险也没有了,又恢复到了往日嘻乐的状态和自己的无比优越感之中。从各个方面,可以看到这种现象,到后来修订商约的时候更可以显现出来,对于那些研究这些事情的英国人来说尤其是这样,此人便是英国驻京代表。他说:"此类人毫不讲道理,若恐惧之,则事事屈服矣。"

今天讲一件事,是中国特派谢罪大臣到德国的事情,可以见中国官场骄傲之情形。这个特派员是皇帝的弟弟醇亲王。就因为这件事,中国与德国的邦交几乎破裂。因为当时议和的第一项条款,就载明中国派醇亲王到柏林就德国大使克林德被杀一事向德皇道歉。1901年7月2日,醇亲王自北京起程,奉命向德国皇



《辛丑条约》的签订,左为11国代表,右起坐者为清政府代表庆亲王奕劻、李鸿章

帝表示中国政府为此不安的意思。等到了柏林,德皇对于这件事情的礼节,醇亲王认为与所要求的不相符合。德国政府迟疑多日,最终迫于中国向来在外交上推延忍耐之手段,不得不做出让步。下面的电报内容,就是醇亲王在德国,于9月26日致与议和全权大使庆亲王及李鸿章的:

前接啸枢电,相机因应,并示折中,仰见周密,欣有遵依。十四德皇停止礼节后,遣来朝车提督礼官俱未撤回,察其动静,似有挽回之机。因与荫昌、李希德等再四筹维,命荫昌用德文信致赓音泰,婉商外部。以跪礼我国万难应允,于德既无所取,更与两国体面大有相关。作为出自沣意,恳请德王宽免。一面又驻巴在尔艾领事面商,或将此意由沣备函,径达外部,让其先为代通消息。复于十八日晚面命吕使赶回德京,设法接办。十九号吕回后,节啸电,亦即转电吕,命其遵示,再与外部切商。旋于廿申据艾领事来称,顷召,命其遵示,再与外部切商。旋于廿申据艾领事来称,顷召外部电,命询王爷何时起身,以速为宜,我皇必见,跪礼已免,递书只带荫昌一人,余在别殿侍侯等语。当晚复接吕回电云,德皇六号出巡。现据外部大司员云,王爷前来,德王必见,事有转机云云。据以上各情,事已挽回,但为时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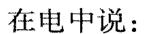
迫。洋未敢稍涉拘泥,赶即于十一钟时令该国来接,各官备车前往。二十一号三时到坡思丹,德皇又遣朝车并头等提督接洋等均至旧皇宫居住,供应优渥,随商定次日进见,并送故德后花圈礼节。二十二日已刻亲至故德后墓如礼,十二时复遣朝车提督迎至新行宫,沣随带荫昌进见内殿,递书宣读颂词,张冀六人在外殿侍立。礼成,德皇遣马队送归旧行宫。两时德皇亲来答拜,意极殷勤,坐谈良久,并命备舟车游览哈芳湖孔雀岛。二十三号早看操,午后仍至新行宫进见,德皇并留多在柏林举止,看各厂院,又面属前赴丹西,会晤亨利亲王,看其水师,洋未便拂命。现拟见德后后,即赴柏林,另住客寓。所有一切,均赖国家鸿福,俱臻妥协,堪慰宸念,祈代表。

太后对醇亲王此行之结果非常满意并表示嘉奖。在中国政府的眼中,以为获得了外交胜利。中国外交之胜利非常容易,实则此只是表面的虚荣,中国已经大败。因为中国做事野蛮,杀德国之使节,是为谢罪而去的,但是看以上电文,显然在中国和朝廷的支持下,代表一个友好的民族,似与此行目的不合。

第二十三章 朝廷回京

慈禧太后的心理状态,自出京以后,以及后来在西安行宫期间,显得非常犹豫不定。她的行为尤其是在义和团危机时刻和围攻大使馆期间更加变幻莫测。这部分可归因于太后年事已高,部分由于她相信术士的荒唐之辞而受其影响,所以凡是在危机时候,她十分相信这些荒唐之言。我们在其他地方已经谈到她对此种迷信的话非常迷信,其影响显而易见。对于迷信的影响,我们从由西安回到北京一路上的小事更可以看出。

荣禄在西安,李鸿章在北京,当时对太后都很有影响,他们两人都一再要求太后回北京。但是知道和议条款已经安排妥当,义和团首领的罪行都已得到应有的惩罚,起初她的心境一直处于疑惧状态,这从她命令从太原府速往西安可以看出。李鸿章自从义和团叛乱一开始,就认为太后使政府帮助义和团攻击外国使馆实在是愚蠢的政策。以李鸿章对太后的影响,使得太后也认为非常愚蠢。在最危急的时刻(1900年7月12日),太后意识到外国军队必然不断地击败义和团和中国军队,于是就任命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并命令他速由广东北上,因为此时急需能熟悉外交事务的人。太后甚至命令他由上海到天津,可借一俄国轮船前往。李鸿章的回奏由袁世凯代为转呈。其外表词句,看起来非常尊敬,而内中所含之意,则说此次之大祸,太后应该受到责备。他





仰蒙倚任优隆, 曷胜感悚。惟念前在北洋二十余年, 经营诸务, 粗有就绪, 今一旦败坏, 扫地尽矣。奉命于危难之中, 深惧无可措手, 万难再当巨任。

他还说:

上海无俄国轮船,现在战事未止,彼国即有船,亦必不借,其后则请恕不能速行之罪。言英国使臣曾请彼,须俟外交使臣平安送至天津后,始可动身,不知现在能安送外使臣至津否?又言俟体气稍复,即由陆北上云云。

太后朱批,只有两三句话,内容如下:

李鸿章电悉。现在事机甚紧,着仍遵前旨迅速北来,毋再拖延。

李鸿章尽管得到此等特电,仍然留在上海不想立刻出发。实际上他早已成竹在胸,外表似有事待商议,实际上是在观望围攻使馆之结果。李鸿章在上海时,英国泰晤士报报馆通讯记者曾于7月23日访问他,他声明如果太后没有认识到此前自己的错误,改变对待盛怒的列强的政策,他不会北上就任。到七月底,听说太后想要出京,李鸿章又加紧上了一道奏折,这道奏折非常著名,希望朝廷开诚布公,立即改变政策。此奏到达北京,太后还没有出京,看到这道奏折可以见李鸿章的为人,足以彰显其勇气和卓识。他二十年来作为大清帝国最为重要的高级官员一直得到全世界的称颂:

自古制夷之法,莫如洞悉虏情,衡量彼己。自道光中叶 以来,外患渐深,至于今日,危迫极其矣。咸丰十年,英法联 军入都,毁圆明园。文宗出走,崩于热河。后世子孙,固当永 记于心,不忘报复。凡我臣民,亦宜同怀敌忾者也。自此以 后,法并安南,日攘朝鲜,属地渐失。各海口亦为列强所据, 德占胶州,俄占旅顺、大连,英占威海、九龙,法占广湾,奇 辱极耻,岂堪忍受?臣受朝廷厚恩,若能于垂暮之年,得睹 我国战胜列强,一雪前耻,其为快乐,夫何待言?不幸旷观 时势,唯见忧患之日深,积弱之军,实不堪战。若不量力而 轻于一试,恐数千年文物之邦,从此已矣。以卵敌石,岂能 幸免?即以近事言之,聚数万之兵,以攻天津租界,洋兵之 为守者,不过二三千人。然十日以来,外兵伤亡者仅数百 人,而我兵已死二万余人矣。又以京中之事言之,使馆非设 防之地,公使非主兵之人,而董军围攻已及一月,死伤数 千,曾不能克。现八国联军,已将来华,携带大炮无算,不知 中国何以御之。但有十万洋兵,即得京师易如反掌。皇太后 皇上即欲避往热河,而今日尚无胜保之其人,足以阻洋兵 之追袭者。若俟至彼时,乃欲议和,恐今日之势,且非甲午 之比。盖其时日本之伊藤, 犹愿接待中国议和之使。若今日 任用拳匪,围攻使馆,犯列强之众怒,朝廷将于王公大臣之 中,简派何人,以与列强开议耶?以宗庙社稷为孤注之一 掷,臣思及此,深为寒心。若圣明在上,如拳匪之妖术,早已 剿灭无遗,岂任其披猖为祸,一至于此?历览前史,汉之亡, 非以张角黄巾乎?宋之削,非以信任妖敌,倚以御敌乎?臣 年已八十,死期将至,受四朝之厚恩,若知其危而不言,死 后何以见列祖列宗于地下?故敢贡其赣直,请皇太后皇上, 立将妖人正法,罢黜信任邪匪之大臣,安送外国公使至联 军大营。臣奉谕速即北上,虽病体支离,仍力疾冒暑颛行。



但臣读寄谕,似皇太后皇上仍无诚心议和之意,朝政仍在 跋扈奸臣之手,犹信拳匪为忠义之民,不胜忧虑。臣现无一 兵一饷,若冒昧北上,唯死于乱兵妖民,而于国毫无所益。 故仍驻上海,拟先筹一卫队,措足饷项,并探察列强情形, 随机应付。一俟办有头绪,即当兼程北上云云。

李鸿章这道直言劝谏的奏折可能对太后有所影响。8月19日和20日太后在怀来所下的谕旨,乃首次对外宣布,在谕旨中已经明白说此后要采取调和之政策,以为日后返回北京之本。而且太后还有先见之明,早知道联军中互相猜忌,而且不免有争端,返回北京也容易成功。

8月19日所下的谕旨,说义和团进攻使馆,全是由于教民和非教民之间平日结下冤仇,所以导致这次叛乱。还说列强的进兵,其主要目的在于剿灭义和团叛乱,看其行事并不在侵略中国,但是不顾友谊,是最令人悲伤的事情。她还在谕旨中说中国政府在叛乱危急时刻,费尽苦心,想尽方法,以保护外国人在北京的生命财产。但是列强没有对她回报以好意,使她始料不及。若不是外交使团由往日之阅历,深知中国的内部情况,就绝对不相信这些话会出自于聪明智慧的太后之口。但太后这道谕旨并不是完全与事实不合,大概在同时俄国也有类似的文书,为中国政府所宽恕,就如同太后所采取的政策一样。

在上次谕旨之后,太后命令荣禄、徐桐、崇绮等留在北京为 议和全权大臣,但太后认为,在他们战胜的时候,与外国军官交 涉很难形成最后双方都满意的条款,所以可以容后再酌量,或 者径直通电各国外交部,或者与上海总领事商议,或许有和平 的希望。太后为一最聪明之人,知道在北京这个地方,这时很难 进行谈判,如果能径直通电各国外交部,或者上海领事,自然比 较容易遮掩,不像那些刚从北京逃出来的外国人。 第二天,太后又下了一道谕旨,也是以皇帝名义下的,语气与以前大不相同,朝廷自己承认错误,请求人民怜悯,里面也含有劝勉之意。谕中云:

涤虑洗心, 匡予不逮, 朕虽不德, 庶几不远而复, 天心之悔祸可期矣。

观其全文,极为诚恳,自认国中所受之祸,皆因为朝廷不善处置之过错。又训示百官,说叛乱发生的根源,都是因为内外百官酣嬉怠惰,不知振作。这些痼习,应该马上除去。在上谕中自述朝廷之责任,如知人不明,皆朕一人之罪。小民何辜。遭此涂炭,朕怎么能逃脱这些责备呢?朕为天下之主,不能为民捍患,即身殉社稷,亦复何所顾惜?敬念圣母春秋已高,岂敢有亏孝养。

改革政策的诏令,已经明确向天下宣布。她又召见京外官员立刻来到宫廷,以便立即实行改革的政策。她又嘉奖长江一带督抚能够维持东南,自觉遵守条约,至于对教民则重申保护之约。谕旨中屡次提到庆亲王等所上奏的议和情况、列强的态度,这些都足以获得和平的希望。九月初,各省督抚联名上奏,请皇太后和皇上返回北京。如果当时联军以暴虐手段来抵抗太后的话,则不会有这样的请求。当九月初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各省的总督巡抚及高级官员们联合上奏,催促立刻回京。关于都城之事,议论非常多,时起争执。他们联合上的奏折由袁世凯起草,交给刘坤一,由刘坤一再转电各省。奏折中认为义和团首领对国家的祸害非常严重,但所幸今天和议已开,困难已过,皇太后皇帝当应该立即宣布回京,以安定民心。又说我们这些大臣们听说朝廷由太原往西安,并说采取这样的措施是不明智也甚为不便的,他们对此实在感到悲痛。其奏折内容如下:



11.

窃自拳匪肇乱,构衅列邦,京师相继失陷,辽东亦多失 守,以致宗社震惊,乘舆播迁。薄海臣民,仓皇失措,莫不谓 拳匪酿祸,贻误国家。疾首痛心,同切忧惧。迨叠奉明诏,车 驾暂幸太原,议及亲贵,仰见我皇太后皇上昔者之苦衷。今 者之明晰,虽外人尚未满意,有待调停,而天下士庶,莫不 钦仰感动,鼓舞欢欣,方冀畿辅廓清,指日回銮,上慰九庙 在天之灵,下遂亿兆苍生之望。日昨恭读电传本月初六日 谕旨,现定闰八月初把启銮,西幸长安等因,钦此。臣等私 忧过虑,诚有不得不具陈于我皇太后皇上之前者。伏查自 古国家多难之时,亦有迁都之举,然必须敌人不能悬军深 入,即深入亦不能持久,我始能立国图存。今日联军谋坚势 众,实与古来不同。况陕西自宋元明至同治以来,屡次兵 火,商稀民瘠,古称天府,今非雄都。又与新疆、甘肃为邻, 新疆逼迫强俄,甘肃尤为回薮,内讧外侮,在在可虞,较之 京师素云完善。即就目下言之,各国方以新胜之师,谋合图 进,我能往,彼亦能往,不畏数万里之海,岂畏数千里之陆? 恐山川之险,未可凭恃,即偏安之局,不可幸成。且京师根 本重地,四方所拱极而朝宗者也。宗庙宫阙,列祖列宗之神 灵所式凭者也。二百余年,基业固矣。一旦弃之,不特失臣 民之望,亦非圣心之所安。前闻各国请退兵回銮,不占土 地,无论所请果否出于至诚,正可藉或銮之说,以速其撤兵 之议。躺西幸愈远,拂各国之请,阻就款之忧,万一激变宗 旨,洋兵不撤,京畿从此沦胥矣。辽东不复,陵寝从此鼎革 矣。一国变计,各国争先,外而沿江沿海,处处侵占;内而奸 佞生心,纷纷扰乱,瓜分之势成,糜烂之祸亟矣。人心愈摇, 饷源愈竭,运道愈梗,而朝廷徒局促偏安。为闭关自守计, 夫以偏僻凋敝之秦陇,供万乘百官之资粮,久将不给。以屡 次挫失之弱兵,抗合纵连横之强国,势必难支,存亡关键、

实在于此。臣等万死,奚足补救,伏乞皇太后皇上追念列祖 列宗创垂之艰难,俯念满洲八旗生齿之蕃衍,外顺各国迎 驾之请,内慰臣庶恋阙之心,拟请睿裁,收回幸陕成命。倘 若乘舆已发,驻陕伊迩,势难折回,亦乞明降谕旨,以告天 下。具言此次幸陕,亦系暂计,俟畿辅稍定,即行回銮。并简 派王大臣致祭宗庙,恭谒诸陵,示天下以不忘宗庙陵寝之 重,断无终不回銮之理。一面饬令全权大臣婉告各国使臣, 果真退兵,示以必返,庶足定人心而安大局。又奏接使俄大 臣杨儒电述外部之言曰,势必大举西向,恐未成咸阳之宫, 又将税兰州之驾等语。臣等闻各国议论,大率皆同,今日幸 陕之举,议者必以秦中远隔海口,有黄海潼关之阻限,其险 隘可守,敌来较难,拒敌较易。不知古今兵事,实有不同,八 国环攻,与一国构兵,又不同。今日战斗,须凭枪力,守险须 凭炮力,潼关同州等处之黄河,仅宽四五里,愈上愈狭。外 国陆路行营快炮七生的口径者,及八九生的口径用马拖运 者,可击七八里,新式长田鸡炮可隔山遥击七八里,中国皆 无之,仅凭土炮小洋炮,岂能守关守河?各省枪少弹缺,自 造无多,假使洋兵深入中原,运道必然梗阻,不过数战,弹 子即罄,虽有忠义军民,徒手亦难击敌。盖一国则深入难, 八国则接济易,此陕省拒敌之难也。又查外洋通例,凡系有 和约之国,必驻公使,若其国不能位公使驻者,即不视为与 国。一立和约,即使迁都陕西,各国肯允,已必遣公使,来陕 驻扎。经此次变故以后,使馆必留洋兵保守,距海愈远,洋 兵愈多。且山西、河南、直隶必至于节节皆驻重兵。是无论 迁都何处,必有使馆洋兵,徒使中原数千里皆为洋兵盘踞, 此陕省建都之难也。总之迁都之计,全在平日经营,若战败 以后,敌人必不许我矣。守险远海,亦拒敌之一策,若海口 既已属人,内地素无守具,则险者失其险矣。各国并力,各 省纷扰,彼有接济不便,我无持久之力,腹背受敌,跋前疐后,则远者失其远矣。此须俟事定以后,从容筹之。遇一国生衅之时,必先结援数国,移跸陪都,军械充足,炮台周密,再行开战,然非所论于此时也。以上各情,恐议者或未详考,臣愚见所及,不得不据实上陈,以备朝廷裁夺。

在回銮之事没有决定之前,太后急欲知道列强对于她权位 的意见,在得到各位大臣的保证,并确信列强不致干涉后,就对 以前所抱持的疑问全部放下。当时保守顽固的官员们都预言太 后必定不愿意再回到洋兵亵渎先祖的京师。然而,太后虽然本性 非常迷信,仍是极有主张的女人,如果不是自己的政权处于危险 之中,一般是尊重那些人的意见的,例如像张之洞急切地希望她 在中国中部建立都城,那主要是表面的问题。在确保她的尊严和 地位以后,她非常愿意回到京城。当和议在进行的时候,她渐渐 明白列强所以互相嫉妒的原因,回京之后,不但没有祸患,而且 可以得到响应,便下定决心为早日回京作准备。每天都由全权大 使庆亲王报告和议进展情况,一直到和议全部完成。太后非常 高兴,只等着道路修理完毕,立刻回京。每年夏天大雨过后,行 路都会有很大的阻碍。在动身之前,先要预备行装,又要检点收 拾各省所进献的贡物。她又得到最好的消息说,宫中所储藏的 宝物,没有被联军所掠取,太后回京的心情非常急迫,恐怕太监 们窃取这些宝物。

8月24日(公历1901年10月20日)太后长长的队伍从巡抚衙门开始启程,后面随从的人员非常多。太后先在城外小庙里拜祭战神,王朝的保护神(补充一点,也可能是义和团的守护神)。由此北行,每天大约行二十五英里,在河南府稍事休息以后,向开封进发,在开封为太后过六十六岁大寿,在那里又停留了几星期。此次回京,沿途所做的供应和安排,都非常舒适和方

143

便,与以前仓惶出走的时候真是天渊之别。

在开封停留的时候,和约已经在北京签署。在她离开开封的时候,也就是9月底,李鸿章去世了。李鸿章在外交方面颇为能干,所知颇多,为太后及大清所立功勋非常大。太后虽然对他的才能非常赞赏,但从未加以特别之优待,总不任命他为军机大臣,以不懂他的口音为由,然而死后给予他的殊荣为王朝以来汉人所没有的待遇。除了在各省其曾经建功之地,允许建立专门的祠堂外,还在京城建立一座祠堂。

因中日战争及所造成的灾难性的结果,慈禧太后对他有所责备,但是光绪帝想急着让他辞去直隶总督,太后却并不认为应该这样,由此可以知太后见识。和约签订以后,太后赠李氏以殊荣,并同时下谕旨,奖励庆亲王和袁世凯等,因为这些人都赞成议和并签订条款。她尤其赞扬荣禄的忠诚,荣禄乃"最先劝太后剿灭拳匪者也",他除了在军机处主持工作之外,又是保护使馆最有力的人。

在开封演戏,进行了一系列的盛大庆祝生日之后,朝廷离开 开封,开始向北京进发。在临走的前一天晚上,有知府满洲人名 叫文悌的^①请太后不要回京,说洋人性情难测,会捉住太后而供 游戏展览。太后严厉地斥责了他。

过黄河时,天气晴朗,太后祭祀河神,地方官造一龙舟,太后及妃嫔等乘船而过,由此北行。沿途最可注意的是,凡是有外国人恰巧观看,太后对他们都格外优待。在没有到达北京以前,太后下了一道谕旨,凡是有欧洲人观看的,一概不必阻止。尽管太后有这样一道谕旨,外交使团仍按照以前的惯例下令禁止他们国家的人参观。一切表明,事实上,太后想以一切办法极力调和列强,使中外感情重归于好,以便获得列强的友谊。

① 1898 年曾为言官,光绪帝以其守旧而罢黜,政变后,太后又将他官复原职。



在经过直隶边界时,太后发一上谕,说皇帝入宫,应该接见各国使臣,并说要在正殿接见。这项条款在《辛丑条约》中不见记载,而是出于朝廷特别的优待,又声称太后非常想亲自接见外国使臣夫人,因为以前之间的交谊非常好。在这里,我们又一次注意到了其以古典形式所形成的完备的计谋,就是"对付强大的夷狄的方式"。

1902年1月6日正午,宫廷乘特别火车,抵达近京南部之 站,当时设立有极大的篷,在站旁,装饰非常华美,中有金漆宝 座,祭坛用品,以及各种贵重的瓷器,以准备接待太后皇上之 用。京城中有高级官员数百人,在此地等候,另外准备有一个特 别的地方,款待外国人。远远望去有三十余节车厢靠近车站,由 车中一窗,得见太后圣容,才看清楚周围的情况。在太后旁边坐 的是皇后皇妃及总管太监李莲英。所有高级官员看见太后到,都 跪接于地。内务府大臣继禄大呼让外国人脱帽,第一个下车的是 李莲英,去检点随带各省的贡物,箱包堆积如山,都是从西安带 来的。接着皇帝也下来,显得有点紧张,看了看太后,赶忙上了轿 子,匆匆而行,并不见向百官说句话或者打一个手势。太后立于 车端之平台上, 听太后说:"这里有许多外国人", 略举其手以答 礼。庆亲王赶忙过去请安,王文韶在后面紧紧跟随,王氏是继李 鸿章之后为议和全权大臣。他们二人请太后上轿,太后说:"不 忙。"她立在众人之间,与旁边的人说话,精神矍铄,不像是一位 年老的人。总管李莲英过来,以箱件清单呈上,太后细细看过,满 意地交给李。

一切完毕,太后答应了直隶总督袁世凯的请求,命他带领铁路洋总管来见。太后向他表示感谢,感谢他一路照料。太后上轿子,她的轿子较皇帝之轿更大、更佳。轿旁有一太监随行,指点沿途景物,请太后观看,若见了外国人,他就禀告。有一人曾听到太监喊道:"老佛爷,快看那个洋鬼子。"太后微笑,并殷勤地点头。

过京城的南城,直至前门入内城,那个地方矗立着一座寺庙,供奉的是满洲的保护神。一大群外国人在墙上聚观。俯视院内,看见太后下了轿进入庙中,跪在神前,有道士数人主持仪式。太后起身,抬眼看见外国人,俯首而笑,上了轿子进入大内,到宁寿宫。大约下午两点钟,太后命令太监掘出以前所藏的金银财宝来看,并没有移动,太后非常高兴。

为了与外国人处理好关系,也为了帝国的公众舆论,太后下一谕旨赠珍妃以身后之荣。此妃即 1900 年宫廷出走的时候,奉太后之命,被推于井中者。在诏谕中,太后称赞她德性节烈。因其不能相随,遂自尽以死,不愿看见京城被攻破,宗庙深受侮辱。赐以封号,升位一级,大家都认为这是应该的。大概中国人以为人虽然死了,但是灵魂不散,仍有知觉,珍妃生时,触怒太后等事,认为无关紧要,而死后则必须对其优厚对待,以安慰其灵魂。

许多欧洲人仍然在火车站目送太后离开车站。后走者为皇后妃嫔等,坐黄轿子,又有次一等者坐绿轿子,沿以黄边者,其宫妃则坐官车,每二人坐一车,总共大约有九十人。安排上轿时,非常喧闹嘈杂,其中年长者数人,口齿最为清利。离开以后,太监及官员等,则照料随带的行李。其中有动用之物件,以及各省所进贡的东西,则由军机处照管,但此事进行了好几个小时,还没有办完。最后由荣禄带领,也各上轿子进城而去。荣禄现在看起来颇为疲惫,走的时候有两个人搀扶着。从正定府到保定府,再到北京,朝廷乘火车回北京,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下面所描述的旅程是由伦敦《泰晤士报》1902 年 3 月所刊登的,其中所记述的,可以看出太后人之精神和性格,日理万机,国事繁忙之际,而同时又非常关心家务银钱、运输等杂事,这充分说明她与寻常人的不同之处,记载的内容读起来非常有趣:

十二月三十一号之早,全宫到正定府,有一大马队护



送,随从官员太监等极多,行李箱件等,皆以车载之。有眼 见者,云有三千乘之多,太监约共三百人,尚有厨夫跟役 等,人数既多,安插供给极难。且城内外凡有客店之佳者, 皆为大官所占,大官复带有从人,皆由北京来迎接太后者 也。全宫住正定府三日,此三日之内,其杂乱之情形,非笔 墨所能述。每屋隅皆堆以箱笼等物件,太监仆从坐而围之。 天气极冷,当西历正月一号,寒暑表在冰点两度下,旅行之 人,冷极而叹,至于流涕。中下级官员,不得宿处,不得已, 于车站左近,寻一栖身之处,以度此数日。站旁有一团未受 训练之兵队,次夜火起于行宫附近之马房,虽即扑灭,未受 大伤,然已饱受虚惊矣。当时管理毫不得法,未出大事,乃 其幸耳。奉有正月三号启行之宣布,各色人等,闻之知释重 负。观于当时之情形,大可表示东方大国之尊荣威势。由黄 河岸旁,以至正定府车站,约二百五十英里,跟随皇驾之骡 轿舆马等,接连不断。使人观之,如见司各特所纪,欧洲中 古时代,赛会建醮,仆仆于道之情状。每一王公,其驺从自 三十至一百人不等,皆行于北方冻裂不平之路,装货之车, 如川流之不息,呻吟轧轧于冬季短日之中。

至日落,则由兵队执炬前引,寒夜凛凛,颛行夜宿。但太后皇帝妃嫔总管太监等,则所行之路不同,路平如矢。由西安起,沿路皆以发光之泥铺平,极其绵软,步行无声。不独无一石子,切皇驾到时,另有一班平道之夫,以毛帚刷地,令其更细而平。每隔十英里,有一极佳之休息处,皆先期预备无缺。据一承办此事者言,铺路之费,每八码约需墨洋五十元,只一英里需一千镑也,盖其泥有取于极远之地者。中国道路,平时本极污秽,此则不过为其临时滥费之一端而已。既定于正月三号启程,太后又择上午九点半钟开车。以太后之高年,而此等细事,尚亲身为之,不肯稍为含

糊,太后非常之性情,观于此亦可得其一斑。此其所以能执权当国四十年,于家常细务,运输琐事,皆不肯忽略,必亲身为之从容瑕豫,毫无迫蹙,实为非常之才,不可测度者也。其时特别车,已由此国铁路公司及盛宣怀预备停妥,定于九点半钟开行,以遵太后之命令。皇后妃嫔等早七钟到车站,皇帝亦先太后而到,及太后到时,皇帝率领余人跪接,此时离开车尚有二钟。太后监查诸办事员安排发货等事,行李包件,堆积如山。又召见文武大员于台上,洋员杰多第亦召见,接以温言,奖其安排诸事,均甚舒适,又以宫廷行李紧要,嘱其小心照料。货车开后,太后心始放下,然言明到保定府,尚须检查一次,不欲使行李车先期到京也。凡此诸事,可见妇女一种普通之天性,虽太后亦同之,尤令人回思内外诸臣之忠实也。

台上景致,极为有趣。中国向来宫廷秘密,一举一动,皆深藏而无人知,此次则大不同。沿路以来,及此次上车之地,皆不设禁例,任人参观,可以随意行动。袁世凯之兵,约一千人,为太后卫队,皇太后召见大员时,其从人皆退下。凡西人之往各省督抚州县衙门者,必永留其景象于心而不忘,今日之景象,尤为新奇,自各方面观之,尤将刻于西人之心而不能忘也。若自本地之人观之,则其视宫廷妃嫔,以及太监侍从人等,仿佛若初看外国人,现一种稀奇新颖之观念也。瑾贵妃年纪甚轻,神气活泼,面带欢容,观者咸注意之。装束极华丽,脂粉甚浓,于列车中往来经过,凡关于火车之事,莫不注视,与宫眷等讲话,声音清脆。此次宫廷乘坐火车,与将来中国铁路事业之发达,颇有关系。凡宫眷所戴珠宝极多,皇后所戴则尤佳。皆吸雪茄以代烟卷(想指早烟),此亦可为将来发达之预兆。太后召见大员,约一刻余钟,皇帝侍立太后身旁,静默无声,偶尔发言,足以表见

1. . 1.3

其聪睿。而面貌则有懈怠之色,皇后相貌亦好,然吾侪欧人观之,则觉脂粉太多,反掩其美,亦如皇帝面观忧闷之色, 其视周围诸物,皆无兴致所穿衣服颜色均静雅。依限九点 半钟开行之特别车,载宫廷往北京者,一车头带二十一辆 列车,其次序如下:装货车九辆,又有载仆役骡轿等之车; 其次为铁路办事人之车。次头等车十二辆,坐王公大臣,次 即皇帝之特别车,又次坐荣禄、袁世凯、宋庆、鹿传霖、岑春 煊及内务府诸人,又次即太后之特别车,又次为皇后妃嫔 等之特别车,又次等车二辆,坐侍以太监等,又头等车一辆,坐总管李莲英,最后为杰多第事务车。

当时铁路总理为盛宣怀,其办此特别车,费殊不轻。皇太后皇上皇后之车,皆以华丽新奇之黄缎装饰之,各有宝座睡榻军机厅等。各妃嫔车皆备有极厚之帘幕,其思想可谓周到。但妃嫔等皆愿眺观景物,故此等帘幕,亦不大用之也。车行时,太后之车,恒为聚会之处,太后与皇上及李总管谈话最多。太后之性情仪表,允为人中之主,盖为天赋。惟颇有迷信,钦天监虽至此时,亦不能素餐,即如到京时辰,亦奉命择定正月七号下午二钟,大吉,太后极信其言,遂通知杰多第预定到京之时辰。太后又特嘱数次,必于所定之时辰到北京永定门,极为紧要。总工程师言欲彼时到京,必须于保定府七钟开行,但太后主意已定,亦不嫌动身之早。

六时,刚强之老太后,已到车站。霜气极重,沙土飞扬,兵执炬以导舆夫,盖其时天尚未亮也。阅者试闭目思之,即可见当时寒凛严厉之情形矣。此时太后又注意其辎重,最末次之行李车,仅先专车二十分钟开行。太后于此等运输之事,皆欲亲身检查,车务诸员,遂愈重其责任,不得不小心以从事。在保定忽有一事,可藉以觇知太后特别车与皇帝特别车之间,

人数甚多,颇觉拥挤不舒,遂与铁路办事人商议,加挂一辆头等车。太后见之,问何故加挂此车,诸人答复,太后不许,于是诸大臣遂不得不勉强仍挤于一车之内矣。太后又亲至其车内一观,问诸人安适否?言办得甚妥。

上午十一点三十分到丰台,芦汉路线于此处与京津路 线接轨,由英兵守之。太后到时,甚为欣喜,然仍以到京时 刻为念,时以己之表对铁路之钟。杰多第于此地辞太后,太 后奖其办理妥当,第一次坐火车,极为满意。言日后再乘 之。又言芦汉通车行正式开车礼时,当亲临观之,赏洋五千 元,以酬铁路执事华洋诸人之劳,奖杰多第以双龙宝星。由 丰台至北京前门之铁路,由英国管理。占者言太后当于马 家堡下车,且可遵祖宗遗制。故日中太后即下车,坐轿由永 定门进城,一路极其繁华。欧洲之人,皆颂其尊荣。唯有一 日本访事,谓此景不过如彼国乡间演戏剧将开戏前之情形 耳。皇帝每先太后而行,以便恭接,乃向例如此。进城正合 太后预定之吉时,于是太后遂重进北京城矣。蒙尘于外,盖 已十八月之久,当其仓皇出走之时,殊狼狈不堪回首也。观 于北京之近情,乃谕旨中自责之言,可见聪明当国之太后, 其择术之不误。又有一事不可不记者,则盛宣怀所办太后 之卧车中,其卧床乃一欧式之榻,且有鸦片烟具。

朝廷回到北京大约一星期左右,依照条约规定接见列强使臣于大殿。太后仍像往常一样坐殿上大宝座内,皇帝之宝座稍低,随后又接见公使夫人等。公使领袖夫人带领上殿,向太后作祝辞,欢迎太后重回美丽之京城,文辞非常和睦。由此可见太后调和列强的政策取得了很好的效果。1900年使馆之危险,此时已被全然忘记。各国使臣,又恢复了往日的态度,彼此相忌相制相争,以求得中国的欢心。



太后得公使夫人的祝辞,答辞也非常和悦。她又以极为诚恳的态度解释说宫廷发生的革命使得她不得不离京出走,但由此给外国使馆所造成的不便和痛苦感到遗憾,希望能够重修于好。公使夫人离开后对太后之谦卑和蔼非常满意,见太后招待非常殷勤,都非常高兴,由此可以看出太后联络邦交的手段。从此以后公使夫人经常入宫接见,这只不过是第一次罢了。所以太后经常与荣禄谈到,古经传中有对待夷狄之法,非常珍贵,只须以谦下之礼操纵,这样以前的所有事情都可以被人忘怀,从而得到他们的原谅。

自此次觐见之后,京城的生活又恢复了往日的情形,联军留守于北京的,时间久了也就习惯了,百姓流离于外的,渐渐恢复了生计,贸易仍然像往常一样,于是列强与中国之间的交谊重新延续下去。而各国外交互相嫉妒诡谲之技,又像以前一样互相实施,正因为他们彼此互相牵制,所以中国才得以保其均衡的状况。

这个时候中国朝廷背后的权力全操纵在荣禄之手,直到他死后为止。但各国公使不知道 1900 年荣禄竭力维持外国使团的实际情况,对他仍然持怀疑态度,对所有的事情多有猜忌,认为荣禄也属于当时应该受到惩罚的对象,其实当时所得到的报告都不确实。所以荣禄当时第一次正式拜会各公使馆时,对他的招待非常冷淡,使他的心情极为不好。有一次他曾对外交团中的一人说:"庚子年我以全力保护使馆,此事唯天知之,毫不欺心。"这个人是荣禄最先认识的一个人,与他颇有交情,但是他这番话大家都不信。荣禄看到外国使团对他非常不公平,心里非常愤懑,恳请太后辞去军机大臣之职,但太后知道他被人误会,下一旨奖励并安慰他,以此可以知朝廷对他深为信任。其谕旨如下:

大学士荣禄奏沥陈下情,恳请开去各项重要差使一折。该大学士公忠体国,谨慎小心,久为朝廷所信任。上年

拳匪之变,众口纷呶,该大学士独能坚持定见,匡扶大局, 厥功甚伟。今虽时事粗定,而元气大伤,除弊更新,百端待 理。正当同心戮力,共济艰难,宫廷振厉不遑,孜孜求治。该 大学士受恩深重,更何忍置身事外?独使宵旰忧劳,揆诸鞠 躬尽瘁之义,于心安乎?所请着不准行。

太后在去世之前,居住在北京的外国人有两次机会,得以瞻仰太后之仪表。太后当时曾短期旅行,乘火车回到北京。太后温和之面容,善于交际之印象,都成为一时评论的对象。第一次即第二年春季,太后往东陵回京,仍像以前那样在前门祭祀,她与碰到的宫廷中的贵妇人轻松地谈话。出了庙以后,她命太监取望远镜,太后拿来望见城上的人,是她曾经会过的外国人,便以手巾招呼,一边对一外国使臣之女问好。王公大臣等看见太后对于外国人,过于谦卑,心里便非常愤怒。当时的满洲贵族,虽然经过庚子之变,仍然不能改变其尊贵的态度,仍然把外国人看作蛮夷。这种思想,至今也没有去除。当时满洲贵族非常愤怒,怂恿继禄请太后上轿,太后不动,明显对这种违反礼仪的行为表示不满。皇帝则容颜沉郁,面有忧虑,毫无喜色,好像根本不把外国人放在眼里。

第二次为太后于 1903 年 4 月,也就是太后的忠臣荣禄死后的第四天往西陵回京。此次太后情绪低落,慢慢下车,不像往日那么活泼愉快。她的弟弟桂祥于车台迎接她。太后仅说了两句话,对他说:"你害了荣禄,举荐那个无用的郎中。"说罢上轿而去。太后看见几个外国妇人在保定府之行宫,说保定教案之事,与自己没有关系,不应该担负责任。凡是外国人来拜见的,无论太后说了什么话,只要看到她的仪表之尊严和态度之诚恳,自然心悦诚服,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太后回到京城以后,下了一道谕旨,详细地叙述了事实,这也是太后一贯的性情,所有



臣民看了以后,莫不倾服。此谕旨劝勉臣民,以一致之忠心,帮助太后改革庶政,除旧布新,励精图治。其中叙述自己西巡时与皇帝所受难以忘记的艰辛,内中有言:

兹者乘舆而返,匕凶依然,钦懔之余,弥增悚惧,惩前毖后,惟有恐惧修省,庶几克笃前烈,以儆迓天庥。若复徼幸图存,宴安逸豫,尚安有兴邦之一日?此虽时局粗定,而畿辅黎庶,屡遭蹂躏,仅有孑遗。秦晋一带,时苦旱灾,东南则江皖数省,皆被水患。悯念吾民,创痍满目,值此国用空虚,筹款迫切,何一非万姓脂膏,断不忍厚敛繁征,剥消元气,自应薄于自奉,一切当以崇俭为先。除坛庙各处要工已饬核实估修外,其余可省及应裁之处,皆应力杜虚靡。

第二十四章 慈禧之新政

经过1900年的庚子之变,怀着对她自己在流亡中以及回到京城所受困苦的憎恨和恐惧,恍然对于国家致弱的根源,不得不改变政策,以图补救。前面已记太后曾以朝廷决计实行新政的谕旨布告天下,这时候太后才知道旧法的弊端,也是国家衰弱的原因。太后此后的政策,实际上是1898年光绪帝奋发而想实行的事情。与当时不同的是,太后从外表上从不肯违背其以前说过的话,而内心里则极其谨慎,以中庸之策不使趋于极端,调和新旧而实行,且同时又集权于中央,不使各省呈分裂之状。

太后第一次改变政策的意思,是在1901年1月8日表示的。当时是在西安的行宫,她以皇帝的名义下了谕旨。这道谕旨的起草是在荣禄的帮助下进行的,有时不免有重复,但从中可见太后的睿智和才识。国内士大夫对太后的这道谕旨欢呼雀跃,即使如南方各地向来反对太后的,看到这道谕旨也莫不同声欣喜。中国报纸认为这是中国历史上所仅有的事情。此谕措辞之中含有二义。一以使中国人知道朝廷变法的决心,次则表示中国在世界的地位。她言辞非常伟大,说话美妙,可以平服国内各党之心。于是太后的声誉传播于四方,青年党人更为兴奋。看了这个谕旨,可知太后已经改变了自己闭关自守的主张,而此主张则是中国数千年来所奉行的主旨。以改革而言,全与历代祖宗之法制相



反,也不是各亲贵及太后的本意。所以这项革新的事业,如果不是经过1900年的困苦磨炼,是不可能的。太后重新回到残破的京城,以年逾花甲之高龄,担任这种艰巨的政府重任,那种勇气和气魄确实令人钦佩。正是对统治的热心,以及对陷入耻辱中的民族的同情使她不能退缩,所以她勇敢地承认以前的错误并答应为了未来,她要以新的更好的方法来治理国家。

当然,根据以往的经验,许多民众甚至包括外国人都怀疑她究竟是否出于自己的真诚?但是当回到京城以后,一些处于高位之上的官员看到这个自信的女人很明显对改革非常热心积极,因为她不断地颁布新的政策,实施给那些很不情愿的皇族们,她赢得了许多老百姓的欢迎;尤其是南方,也回心转意,他们曾因为 1898 年老佛爷猛压维新党人而深怀恶感,这时也大有爱戴老佛爷之心。由此直到她宾天为止,她的那些真心不愿信任改革的顾问和高级官员们,通过她的言行和举止都可以明白她对改革的诚意,而决然无误。

太后从义和团运动所付出的高昂代价吸取了教训,而付诸于实践,但时时念念不忘义和团之首领,直到最终她都赞颂他们的忠诚勇敢以及驱逐外国人的英勇行为。虽然这样,但经过庚子年所受之苦,也知道那些人的所为,最终是没有希望的。时世所逼,使得太后知道中国将来,如果没有到国富兵强之日,排外之举动必须压制。于是太后果断宣布变法自强,这在中国历史上十分罕见。如果以 1898 年皇帝变法,想骤然行革新之政,必致国内发生猛烈的争论和内乱。太后对国家形势的掌握非常明确,所下的变革谕旨至为有力,使国人深为叹服,即使最守旧的孔教之士,也没有不同的意见。即使孔圣复生当今之世,见周围时局之情形,恐怕也不能不因时制宜。下面是她诏书中的内容,非常有趣:

世有万祀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穷变通久, 见于大易,损益可知,著于《论语》。盖不易者,三纲五常,昭 然若日星照世。而可变者,令甲令乙,不妨如琴瑟之改弦、 伊古以来,代有兴革。当我朝列祖列宗因时立制,屡有异 同,入关以后,已殊沈阳之时,嘉庆道光以来,渐变雍正乾 隆之旧,大抵法积则弊,法弊则更,惟归于强国利民而已。 自播迁以后,皇太后宵旰焦劳,朕尤痛自刻责,深念近数十 年积弊相仍,因循粉饰,以致酿成大衅。现在议和,一切政 事,尤须切实整顿,以期渐致富强。懿训以为取外国之长, 乃可去中国之短,惩前事之失,乃可作后事之师。自丁戌以 远,伪辨纵横,妄分新旧。康逆之祸,埭更甚于红巾,迄今海 外逋逃,尚以富有贵为等票,诱人谋逆,更藉保皇保种之奸 谋,为离间宫廷之计,殊不知康逆之讲新法,乃乱法也,非 变法也。该逆等乘朕躬不豫,潜谋不轨,朕吁恳皇太后训 政,乃得救朕于濒危,而锄奸于一旦,实则翦除叛逆,皇太 后何尝不许更新?损益科条,朕何尝概行除旧?酌中以御, 择善而从,母子一心,臣民共睹。今者恭承慈命,一意振兴, 严祛新旧之名,浑融中外之迹。中国之弱,在于习气太深, 文法太密,庸俗之吏多,豪杰之士少。文法者,庸人藉为藏 身之固,而胥吏视为牟利之符。公私以文牍相往来,而毫无 实际;人才以资格相限制,而日见消磨;误国家者在一私 字,祸天下者在一例字。晚近之学西法者,语言文字、制造 器械而已,此西艺之皮毛,而非西学之本源也。居上宽,临 下简,言必信,行必果,服往圣之遗训,即西人富强之始基。 中国不此之务,徒学其一言一话,一技一能,而佐以赡徇情 面,肥利身家之积习,舍其本源而不学,学其皮毛而又不 精,天下安得富强耶?总之法令不更,痼习不破,欲求振作, 须议更张。着军机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出使各国,大臣、各

省督抚,各就现在情弊参酌中西政治,举凡朝章国政、吏治 民生、学校科学、军制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如何而国 势始兴,如何而人才始盛,如何而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备始 精,各举所知,各抒己见。通限两个月内,悉条议以闻,再行 上禀慈馍,斟酌尽善,切实施行。至西幸太原,下诏求言,封 章屡见。而今之言者,率出两途,一则袭报馆之文章,一则 拘书生之浅见,指其病,未究其根,尚囿于偏私不化;睹其 利,未睹其害,悉归于窒碍难行。新进讲富强,往往自迷始 末, 迂儒谈正学, 又往往不达事情。尔中外臣工当鉴斯二 者,酌中发论,通变达权,务极精微,以便甄择。特是有治 法,尤贵有治人,苟无其法,弊政何从而补救?苟失其人,徒 法不能以自行。使不分别,人有百短,人有一长,以拘牵文 义为守经,以奉行故事为合例,举宜兴宜革之事,皆潜废于 无形,群旅进旅退之员,遂酿成不治之病。欲去此弊,慎始 尤在慎终;欲竟其功,实心更宜实力。是又宜改弦更张,以 去积弊,简任贤能,上下交做者也。朕与皇太后久蓄于中, 物穷则变,转弱为强,全系于斯。倘再蹈因循敷衍之故辙, 空言塞责,遇事偷安,宪典具在,决不宽贷。将此通谕知之。

通过这道谕旨可以看出,她以皇帝的名义责备维新党人 1898年的改革及其作为。无论如何,太后确信改革的必要性,因 为这是大势所趋。因为太后是极有权力的女人,从不肯示弱于 人,使得维新党得到崇高的声誉。太后所要实行的新政,大半就 是康有为等人在戊戌年所主张的措施。但是太后为了顾全体面, 要使民众知道太后此时所实行的变法维新,实根本不同于以前, 而且更胜于前。太后宣布新政,凡是带有戊戌年之痕迹的,都不 明说,因为当年所实行的新政,太后曾以严厉的手段镇压下去。 所有太后所做的事情,都想使得愚蠢的人们知道太后今日的作 为,并不是康有为等乱徒之所为。然而太后所提议实行的新政, 实在与以前康有为等人所实行的没有什么不同。所以真不同的 只是此次变法,太后是施行者,前次是反对者而已。

回顾太后回到京城后六年中所实行的政治,确实是出于诚心改革,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她对于外国人的感情,则不能相信比以前好一点。太后经历了义和团运动的兴起与衰亡,以及北京沦陷,所以她铭刻不忘国家的衰弱和危亡。太后这时候深知西方物质文明的力量是巨大的,中国之经学不足以推翻它。中国要想自立于诸国之中,她必须效仿日本变法自强,整顿军队和国防,此举非取西法不可。太后知道关键在于行动。她与其周围的那些满洲亲贵不同,那些亲贵昏庸无能,悉听气数之自然,而不知自振。

太后最初掌握大权的时候,周围的形势相对简单,除皇族权利之外,只要采取谨慎的手段,操纵各省的士绅,而这些士绅是中国人文的脊梁。至于满洲贵族骄傲自尊的特性,虽然不明事理,却也有自己的特长,可以为太后所依靠。她对于外交则尤其小心谨慎,努力维护其尊贵和威严,这是太后的名誉,及中国百姓之仰慕所在。然而经过1900年的义和团变乱,形势大不一样,她的威望也不免动摇。太后想证明自己是无辜的,不得不对当时的事作出声明,不是由她主使的,是由义和团首领假借命令所为。虽然这样做,影响了她的威望,但为时势所迫,不得不这样做。太后今后所要办的事情,是非常不容易的。

1901年在西安时所颁布的谕旨,全国士绅认为这一诏书的颁布,可以使天下的面目大为改观。而官场中的人,因为积习渐久,大多不太重视,认为这不过是偶尔的宣言,仍像往常一样以旧法行事,不肯改变。在这些人心目中,太后不过是以此遮掩外国人的耳目,即使敷衍推延,一定也不会触怒太后。因此,虽然太后临终发布一道极为诚恳的遗诏,仍然有多数官员认为太后所



实行的新政,并非出于真心。这些人都是一些顽固守旧的人,或怀有私利之心的人。但我看这六年当中无论是官方或者私人的记载,实在没有一件事情,能说明太后不是出于诚心改革,并非如那些官场中所持偏私之见。太后回到北京以后,曾经下了一道谕旨,足以证明太后的信念发生了变化,其谕旨如下:

自经播越,一载于兹,幸赖社稷之灵,还京有日,卧薪 尝胆,无时可忘。推积弱所由来,恨振兴之不早。近者特社 政务处,集思广益,博采群言,逐渐施行。择西法之善者,不 难舌己从人,除中法之弊者,统归实事求是。数月以来,兴 革各事,业已降旨饬行,惟其中或条目繁重,须待考求,或 事属创举,须再斟酌,回銮以后,尤宜分别缓急,锐意图成。 兹据政务处大臣荣禄等面奏,变法一事,关系甚重,请重申 告讦,示天下以朝廷立意坚定,志在必行,并饬政务处以时 督催,务使中外同心合力,期于必成。用是特颁懿旨,严加 责成。尔中外臣工须知国势至此,断非苟且补苴,所能挽回 厄运。惟有变法自强,为国家安危之命脉,即中国民生之转 机。予与皇帝为宗庙计,为臣民计,舍此更无他策。尔诸臣 受恩深重,务当将应行变通兴革诸事,力任其难,破除积 习,以期补救时艰。昨据刘坤一、张之洞会奏,整顿中法以 行西法各条,其中可行者,即着按照所陈,随时设法,择要 举办。各省疆吏,亦应一律通等待,切实举行。大要不外言 归于实,用得其人。予与皇帝宵旰焦劳,母子一心,力图兴 复。大小臣工,其各实力奉行,以称予意。将此通谕旨知之。

慈禧太后不仅认识到了西方世界物质力量的巨大优越性,而且深信人民所得到的巨大智识和政治力量等都是由教育和交通手段不断创造出来的。她也从这种力量中看出满洲人腐败无

能的状况迟早逃脱不了劣败的命运,这一切都能在太后的谕旨中看到。这样的危险使得慈禧太后认识到其直接威胁到满洲人在中国的统治。太后还认识到凡满洲人所享有的一切特权,自开国以来通过武力和机遇所取得的特权,现在都成为不合时代的东西,不久的将来必然陷于危险和困难的境地。如果想要避免这种状况,除了融合外,没有别的办法。王朝的建立者定下了保持满洲人纯粹性的制度,只不过就是禁止满汉结婚。但是这种法律在南方不断地遭到破坏,而在北方尤其盛行,认为这样可以保护其贵族阶级,而维持其门第。但太后今天逐渐认识到要想保全中国的主权,必须以汉族文化融合于满族,而不能与前者分离。所以1902年,太后回到北京以后,就下了一道著名的诏书,允许满汉通婚。其谕旨内容如下:

我朝深仁厚泽,沦浃寰区,满汉臣民,朝廷从无歧视。惟旧例不通婚姻,原因入关之初,风俗语言,或多未喻。是以着为禁令。今则风同道一,已历二百余年,自应俯顺人情,开除此禁。所有满汉官民人等,着准其彼此结婚,毋庸拘泥。至汉人妇女率多缠足,由来已久,有伤造物之和。嗣后缙绅之家,务当婉切劝导,使之家喻户晓,以期渐除积习。断不准官吏胥役藉词禁令,扰累民间。如遇选秀女年份,由八旗挑取,不得采及汉人,免蹈前明弊政,以示限制而恤下情。将此通谕知之。

她没有明确揭示出这个问题即如果允许汉族大家族的女儿被选入宫中,则反对王朝的事情必然发生。这是祖宗努尔哈赤所定下的规矩,永远遵守,不能变更。努尔哈赤律令就是"无满太监,无汉妃嫔也"。

太后又在她的第二道诏书中直接谴责皇族近亲的昏庸无



知,下谕旨命令亲贵送子弟出洋留学,以充实其知识。凡是自十 五岁到二十五岁之间身体强健者,选择出洋,政府补贴其经费, 此是关于满洲人方面的事情。关于全国教育问题,她认为是中国 所有困难的根源,她也注意到这一点,如果中国旧日考试八股之 制不废除,则一切新政都会受到阻碍。太后与袁世凯、张之洞商 量了许久,经过仔细慎重的考虑。她决定废除所有的传统考试制 度,不管是主要科目还是分支科目,如果与西学无关的,都没有 多大实用价值。古代考试制度皆围绕着一个中心命题,二百年来 都是以理想的文章为特点,沉迷于考取理想的官员,只要把它作 为官员考试的课程中的一部分,无疑胜过一切教育方式。太后在 谕旨中沉痛地指出,中国的大学早在两千五百年前周武王之世 便存在,那时名曰庠序,学校制度与今日外国大学没有什么不 同。她最后还说最近的考试制度,开始实行于明代,大约在公元 1390年。最后于 1904年在袁世凯的创议和张之洞的赞成下,她 下令停止科举考试,以后官员的任命都要由学堂毕业,这成为唯 一被认可的门径。她又发现留学于日本的学生,人数非常多,大 多数都成为政府不希望的革命党,所以以后她命令当派遣学生 留学欧美。

紧接着她又下了其他几个具有重大意义的诏令。其中最重要的是用十年的时间彻底禁绝鸦片贸易,这道诏令得到了公众的热心赞成,产生了意料不到的效果,足见中国尊重人道,发奋图强。这件事情与其他改革行政的事情,恰成鲜明的对比,一则极有成果,一则毫无成绩。行政方面的改革,因为官场被动的抵制,导致旧日的弊端、永遭唾骂的东西置于新政的名义之下。当时所创立的新部,被外国人尊为真正进步的是邮传部,实则这个部自从建立以后已经成为腐败的话柄,被国人视为效率极低和浪费的笑料。

在处理教育问题的时候,老佛爷将她的注意力集中到最近

一些进步官员的意见。这些意见经常在奏折中提到,就是从名义上要废除所谓帝国司法制度中非常盛行的滥用刑罚的问题。她认识到如果中国能够获得西方列强同意废除治外法权的话,她必须制定并强制推行新的刑律,以与西方各文明国的刑律相类似。她关于此事的上谕,虽然外表看非常精彩,但其实与她这一时期关于其他改革的诏令相比,好像缺乏某些自信。因为这一时期的改革诏令,与那些关于废除鸦片和教育改革问题相比是完全不同的。其原则与她以前的观念和实际形成了明显的对比,客观地说,其结果是尽管起草的法律条文甚多,但收效甚微甚至没有效果。观各省州县衙门之野蛮情形,即可知道。太后下诏说以后刑法以斩首为极刑,其他刑罚如凌迟、枭首等残酷的刑罚,一概停止。鞭笞、墨刑以及连坐等刑罚,都应该停止。太后发现这些刑罚都开始于明代,连同其他汉俗被清朝承用,实在不是出于她的本心。

最后太后见南方舆论都无错误,而且其趋势越来越嚣张,所以太后第一步先派遣五大臣在载泽的带领下出游西方各国,学习它们的各种制度,以为引入立宪政府之准备。等到诸大臣回国,就于1905年秋下达了一道有名的谕旨,决意实行宪政,其期限之迟速,则视国内情况而定,在于全国官员和人民的勤奋进行。这是朝廷立论以吸引中国民心。此谕可谓煌煌大文。内容如下:

我朝自开国以来,列圣相承,谟烈昭垂,无不因时损益,著为宪典。现在各国交通,政治法度,皆有彼此相因之势。而我国政令,积久相仍,日入阽危,受患迫切,非广求智识,更订法制,上无以承祖宗缔造之心,下无慰臣庶平治之望。是以前简派大臣,分赴各国,考查政治。现载泽等回国陈奉,深以国势不振,实由于上下相暌,内外隔阂,官不知所以保民,民不知所以卫国。而各国之所以富强者,实由于

实行宪法,取决公论,军民一体,呼吸相通,博采众长,明定政体。以及筹备财政,经画政务,无不公之于黎庶。又在各国相师,变通尽利,政通民和,有由来矣。时处今日,唯有及时详晰甄核,仿行宪政,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以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但目前规制未备,民智未开,若操切从事,徒饰空文,何以对国民而昭大信?故廓清积弊,明定责祸,必从官制入手。亟应先将官制分别议定,次第更张,并将各项法律,详慎厘订,而又广兴教育,清厘财政,整顿武备,普设巡警,使绅民明悉国政,以预备立宪基础。着内外臣工切实振兴,力求成效。俟数年后,规模粗具,查看情形,参用各国成法,妥议立宪实行期限,再行宣布天下,视分上、参用各国成法,妥议立宪实行期限,再行宣布天下,视步之迟速,定期限之远近。着各省将军督抚晓谕士庶人等,发惯为学,各明忠君爱国主义,合群进化之理,勿以私见害公益,勿以小愤败大谋。尊崇秩序,保守和平,以预备立宪国民之资格,有厚望焉。



派往欧洲考察宪政的"五大臣"及随员

太后主持这些包罗万象的根本的改革计划,必然招致强烈的反对和批评。那些批评的人都是一些保守旧制的人。在北京,虽然没有人敢公开反对,但暗中则隐然抵抗,官场中以其惯用的伎俩,仍顽固地坚持痼习不肯改变。然而无论实行何种新政,全靠最后的施行,这些人暗中抵抗,所以改革收不到良好的效果。如果不是太后以坚强的毅力,得到全国的爱戴,那么那些满洲人必将肆无忌惮地反对新法。这些人都非常了解太后,害怕太后盛怒之威,所以变法之事,全都由太后以特别的地位及非常的权力,使中国成为预备立宪国。当时政府的宪政,建立在效法日本的基础之上,因此有理由相信,许多保守的满洲人并不重视。

尽管朝廷已宣布立宪,但南方舆论,如香港、上海等地的报 纸仍然信口雌黄,公然指责太后的新政,指责她的政策一贯对于 欧洲人太过奴颜婢膝。这些人痛诋太后,都是因为他们没有太后 阳刚之才智,无太后勇于承认困难的勇气,对她当时所遇到的实 际困难全然不顾,而且在许多情况下都是充满着对满洲人的愤 恨。他们攻击其不可胜数的弊端和陋习。各口岸之报纸,则甚至 怀疑太后往日排外之动机和在排外暴乱中蓄意谋划的作用,如 果不是敌意的话,通常也不抱以同情之心。在这两种情况下知道 太后作为妇人是缺乏男子气概和活力的。这些批评家,像大多数 凡人一样,没有认识到太后也是兼具善恶之人,也有聪明才智, 也有自己的过失,她也不得不随着周围之形势而转移,本质上又 有性情易变之妇人特质。但是无论如何,慈禧太后偏偏又是天生 帝王,第一等之政治家。下面所录是当时刊载于上海一家报纸上 的文章,可以看出中国少年党所表现出来的排满倾向和顽固而 盲目的爱国心。一个批评家,以太后接待外国使团作为他文章的 娱乐话题,他写道:

宴会之事,必为宾主相得者,若彼此互怀疑忌,则何事



į ligi

此虚礼乎!中国人若有献媚于外人者,人皆笑之。若夫居最尊之位,如皇太后者,亦委曲结欢于外国公使夫人,有时下等之商人,亦一律款待,可谓自轻之至矣。宫中特备洋餐,款待外宾,客去之时,固皆极口称谢,然一至次日,则各使又至外部,百端要挟矣。故欲免外人之强盛,卑礼盛筵,丝毫无用,外人之视之,亦如庚子年送酒瓜之事等耳,徒为国体之羞。忆前俄待李鸿章极优,太后亦因以得财贿,今太后之心,忆犹有此希冀乎?

还有人评论说,太后采取西法,不知道是否出于诚心诚意?太后厚待使臣,不知道是不是表面的一种伪装?太后虽然每天讲西法,讲友善,而实际上早有深谋,以为将来采取报复的手段。然后他又说:"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在她的一生中,她应该不会改变习惯并形成完全不同于她教育和禀性的风格。"当然那些外国人也不会扪心自问:她是否对那些抢劫她宫廷并逼迫她交出她最信任的官员并将他们执行死刑时,她对这些外国人怀抱的真是一种爱心呢?

这位作者很难相信太后有暗图第二次义和团之事,他坦率地承认自己也被搞糊涂了。他在文章中还说:"太后今日之政策,专务聚敛,敛财之心,重于为国之心,其最大之宗旨,即欲娱乐其暮年而已。"

然而,太后不管外界的评论如何,她对自己的才智有极强的自信心,继续按部就班地执行维护未来帝国安全的计划。一点也不感到意外,即使有一天她克服了自己强烈的个性,但是本国人对她的强烈偏见和保守主义仍然不可能消除。在她宾天之时,许多古代制度的壁垒仍然存在,如太监的权力和有组织的贪污腐化问题仍然没有受到批评和根本触及。如果忠实地执行这些制度的话,濒于危险之中的帝国之舟就像在风狂浪猛之中,碰击着礁石,难以平安达到彼岸。

第二十五章 荣禄遗折

荣禄的死是令太后最伤心的事情。在太后的一生中,凡是遇到危急的时刻或者重大的事情,无不有赖于荣禄的帮助,所以太后得这个忠诚的追随者的东西实在很多。太后在保定行宫听说荣禄死了以后,下了一道诏令,对他的忠诚之心和睿智多有赞扬。自从他任职以来,以至供职于内务府,出为将军总督,入为军机大臣,在这些任上,他都立下了汗马功劳。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他在庚子叛乱之时,尽力于国事,保护外国使团,传达中外友谊,维持局面的功劳非常大。太后恩赐他陀罗经被,以表示对忠臣的表彰;又命令恭亲王带领侍卫十人,前往致祭,谥以文忠,并赏赐他的儿子以优等世袭的职位。根据以前的惯例如果没有立下战功,又不是皇室宗支,是不能得到此种特优待遇的。又将其入名人祀贤良祠,赏银三千两用来置办丧事。荣禄的遗折,未曾发表于外,只有太后亲近的侍者说,太后阅读过他的遗折,极为感动,又下了一道诏令如下:

略谓已故大学士荣禄,当国步艰难之候,身任军纪领首,竭忠尽智,深谋远略,当为中外所共知。朝廷以该大学士为国家一日不可少之臣,深资倚重。两月以前,因病呈请开缺,不得已给假调理,孰意医药罔效,竟尔长逝。批阅遗



折,具见忧国之深,谋虑之切,惓惓一心,皆为国计民馍,追念前勋,不觉陨涕。所有身后恤典,前已从重颁给,兹特再赐祭席一桌。派员前往祭奠,平生事迹,宣付国史馆立传,在任一切处分,均予开复,以示朝廷笃念荩臣之意云云。

荣禄死时,年六十七岁(1903年4月11日),如果不是在义和团运动期间遭受的苦难和精神压力,他可能会活得更长一点,能更多地为清朝服务。荣禄死后,清朝后来执掌权力的都是腐败的满洲贵族(荣禄是满洲贵族中唯一有资格胜任军机处领袖的人选)。他在错综复杂的宫廷斗争中一直到最后都立于不败之地。

荣禄基本上是一个中间立场的人,一生努力维持太后所持 之均衡手段。如果他还活着,可以有把握地说,他必然不会赞成 慈禧太后仓促实行不能消化的宪政。他提出反对意见,老佛爷也 许不会再坚持自己的主张。在没有回到北京之前,他一再要求太 后于谕旨中明白宣示,改革旧制,实行新政,以保全中国为上策。 但他颇有点像日本之伊藤,所有的事情都主张谨慎行事,后来的 事实证明他这样做是十分明智的。

下面将未出版的荣禄遗折翻译出来,从中可见荣禄与慈禧、皇帝当时之间的关系。但有些缺乏令人满意的权威证据的事情也可以在他的遗折中找到:

军机大臣文华殿大学士奴才荣禄,病处危笃,恐今生不能仰答天恩,谨跪上遗折,恭请圣鉴事。窃奴才以驽下之才,受恩深重,原冀上天假以余年,力图报称。追思奴才起身侍卫,咸丰十年,国势岌岌,内则奸臣蓄谋不轨,外则英法联军,占据在京师,宗庙震惊,宫驾出狩,驻跸热河,奴才备位侍从。文宗显皇帝圣躬不豫,渐至弥留,奴才乘间进言于皇太后,发觉郑怡二王之阴谋。及圣驾宾天,奸王僭称摄

政,图谋不轨,皇太后身处危险之中,有非臣下所忍言者。 幸上天佑助,皇太后沉机默运,宗社危而复安。自此之后, 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叛乱消除,升平复睹,奴才蒙恩生任 内务府大臣。当穆宗毅皇帝宾天之际,皇太后亲命奴才迎 请皇上入宫,以社稷重大之事,付之奴才。受命惶悚感激, 曷可言喻?奴才虽竭尽心力,岂能仰报于万一耶?其后受任 步军统领,触犯圣怒,七年之中,闭门思罪。皇上亲政,复蒙 慈恩出任西安都统,既而仍复原职。光绪二十四年,皇太后 皇上鉴于国势之强,决意采行新法,以图自强。皇上召见奴 才,蒙恩简任直隶总督,命以破除积习,励行新政。孰意康 有为藉口变法,心怀逆谋,致为新政之阻。皇上误信奸人夸 诞之辞,一时之间,偶亏孝道,亲笔书谕,言变法之事,为皇 太后所阻。由谓皇太后干预国政,恐危国家。对于奴才,数 动天威,几罹斧钺之铢。奴才密见皇太后,陈述康党逆谋, 沆太后立允奴才等所请,再出垂帘,以迅雷之威,破灭奸 党。光绪二十六年,诸王大臣昏愚无识,尊信拳匪,蒙蔽朝 廷,虽以皇太后之圣明,而不免为其所动。直至宗庙沦陷, 社稷阽危,竟以国家之重,轻狗妖术。奴才屡次皇太后睿识 独断,不蒙信纳,数奉申斥,忧惧无术,四十日中,静候严 罚。然皇太后仍时时召奴才垂询,虽圣意未能全回,而得稍 事补救。各国公使,不致全体遇害,故事过之后,时荷天语 感谢。自西回銮之初,即将肇祸之王公大臣,分别定罪,渐 次改革庶政,不事急激,期臻实效,两年以来,改革已不少 矣。圣驾回京,如日再中,东西各国,亦均感皇太后之仁慈。 奴才自去年以来,旧病时发,勉强支撑,两月之前,请假开 缺。蒙皇太后时派内侍慰问,赏赐人参,传谕安心调理,病 痊即行销假,恩意叠沛。无奈奴才命数将尽,病久未痊,近 复咳嗽喘逆,呼吸短促,至今以濒垂绝之候,一息尚存。唯



愿皇太后皇上励精图治,续行新政,使中国转弱为强,与东西各国并峙。奴才在军机之日,见朝廷用人,时有人地不宜者,此乃中国致弱之源。奴才以为改革之根本,尤在精选地方官吏,及顾恤民力,培养元气之二端。皇太后皇上深居九重之中,闾阎疾苦,难以尽知。拟请仿行康熙乾隆两朝出巡之故事,巡行各省,周知民情。奴才方寸已乱,不能再有所陈,但冀我皇太后皇上声名愈隆,得达奴才宿愿,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谨将此遗折,交奴才嗣子桂良呈请代递。临死语多纰谬,伏祈圣鉴赦宥。奴才荣禄跪上。

1908年的夏季,慈禧太后通常精力充沛的身体呈现出无力 的衰象,这件事情曾经被记录在遗诏内,从与皇帝同时得病来看, 这其中与皇帝最后死亡必有重要的关系。因为皇帝最后归天的情 形以及得病的原因,外间难以获知。这件事与其他各种秘密的事 情,都埋藏在李莲英和其他亲信之人心中,即使北京的满汉高级 官员,也彼此意见分歧。关于太后及她不幸的侄子皇帝随后之死, 世人各持一说,互相矛盾。然而要考察其中的真相,也并不是没有 线索可寻。最终的结论是日处危险之境地的皇帝,有朝一日大权 独揽,必然对李莲英极为不利,这是必然的。因此当时在颐和园中 秘密策划之事,或者还有不为慈禧太后所知的事情是完全可能 的。太后之所以不知道,是因为当时那些人都以为太后必将先皇 帝而死,故不得不周密布置,这是东方历史中常有的情形。这是据 当时直接目击者的情形来看,或者通过推理,但要搜求其中的确 定证据,处处与事实相吻合,是极不容易的事情。下面关于慈禧太 后临终的日子的叙述是两位官员的看法,其中一人是满洲官员, 另一位是汉人官员。他们两个当时都在朝,所说证言和结论大概 可与当时中国报纸所记载的相吻合。这些报纸中所刊载的内容, 都是从官场中传出来的。我们自然接受,然而我们对于慈禧太后 的看法却因为他们的意见而更加怀疑起来。同时死亡可能是出于



1.4

天然之巧合,但是在许多持同情态度的评论者看来,听说太后最亲信的侍从看到皇帝死亡之后报告给太后,太后闻讯以后,不但不悲愁,反而感到非常安心。

这年早在秋季以前,皇帝便得了重病,以至于到了通常祭祀大典的时候,皇帝也没有办法亲自参加祭祀。皇帝和太后连一点力气都没有了。所以太后给人的印象是她活不久了,这成为外间评论的对象,曾经记得传谕,命令以特别乳媪抚育醇亲王的儿子。醇亲王的儿子生于1906年2月。人们都默然遵守太后的谕旨,即以醇亲王的儿子继任光绪之大统。这道诏书的宣布,实迫于形势,不得不作出这样的决定。其实太后很不想这样做,因为有以前的经历,她常常不免事后悔恨。而且根据祖宗法制的规定,不是在皇帝病危的时候不立嗣子,这是最严格的家法。太后于1900年立大阿哥,全然背弃了家法。

有很多证据证明太后非常迷信,她又记起了以前吴可读在尸谏以前说的话,无疑使她后悔不应该违背祖制,立光绪皇帝。最近几年,她不止一次要消除吴可读的阴影,鉴于公众舆论,她不得不赐吴以荣典,慰其忠魂。在她统治的晚年,中国频受法国、日本和联军之羞辱,她常常感到悔恨,以为触天之怒,以至降灾害于己身。1888年天神庙被雷电所击而烧毁,接着紫禁城的大门着火被毁,她都把这些事件视为天神对她的行为不满的征兆。皇帝随后于 1898年与康有为及其密友的阴谋成为她眼中上天的判决。所以不难推定当义和团首领在太后面前盛称其法术能尽灭洋人,太后获得了希望,便觉又得到了神的支持,可以弥补自己过去的错误,于是就立端亲王儿子为大阿哥,以继承大统。虽然这一举动又违背了祖宗家法,但太后仍冒险这样做,希望将来更有无上之尊荣。太后之下,就是端亲王,乃上天所降以征灭仇敌洋人,而救自己的国家于水火之中。太后承认以前所犯的错误,以之为对其名誉极大的伤害,于是就孤注一掷地去恢复。后

来由西安回到北京,知道最后自己的冒险举动,与以前的所作所 为犯的是同一错误,于是她就改变自己的意向,而毅然实行新 政。这些新政,本来是太后原来极力反对的,今天既然明白以前 的错误,即命令立即施行,又革除了大阿哥的嗣位。于是太后与 义和团首领的关系全部断绝。凡是以前所下谕旨偏助义和团首 领的,一概抹去,毫不疑虑顾惜。这样做的结果是以醇亲王的儿 子入继大统,使得皇族幼支的地位更加巩固。这种继嗣继统的问 题非常复杂,连汉人也聚讼纷纭,莫衷一是。1908年10月,有人 提议如《泰晤士报》记者莫礼逊当时曾说,如果立幼主溥伦接替 光绪之位,以延续家族继承之序,这当然能够吸引全帝国正统文 人学者的注意,以平息那个抗议的御史吴可读灵魂的悲痛,而且 要比太后采取的继承办法有效得多。莫礼逊博士当时认为,如果 横立幼主,则必须经长久之摄政,于国家有极大之危险。太后以 五十年当国之威灵,镇压一切,一旦甍逝,幼君在上,前途十余年 中,国家大权必须寄于监国之手,而监国则向来处于皇族长支势 力之下。太后很清楚立醇亲王幼子以后的情形,所以这种大事一 直推延着,久未决定,直到太后临终的时候,才公布谕旨。临终 时,因为事情紧迫,乃决定宣布此件大事。最终,她面临着必须决 定王朝的大事,心中承受着两件事情的重压。第一件是答应了荣 禄的请求,第二件是对庆亲王的厌恶,因为庆亲王极力推荐溥伦 继承皇位。而且皇后(慈禧太后的侄女)在她之前奉伺太后这么 久,太后想让她安享尊荣,以补偿她的辛劳,这也是自然的情理。

1907年冬到次年春,太后仍像往常一样健康,到了4月,太后仍然到颐和园去避暑,因天气炎热,就病倒了,到了秋季,便得了轻微的痢疾。结果对已届七十岁的妇人来说,形容渐改其旧日的容光焕发。此外她也没有什么大病,精神仍然很好,言语如常,仍每日操劳国政。太后常常自己说她能高寿,如她非常羡慕的英国维多利亚女皇。有一个道士,太后经常召见他,这个人在太后



面前,颇得信任,他曾预言太后一定能高寿,比以前的太后都要 高寿,但他的话一点也不灵验。太后死的时候,其寿命实际上比 以前的三位太后的寿命都要短。1908年,活佛达赖喇嘛将于秋 季来京晋见,太后听说,非常高兴。总管李莲英请太后取消此事, 言相传若活佛与皇帝同居一城必有一人死亡(李之此言,盖为 其私。以活佛来京,则迷信者必众,于己大不利)。太后说皇帝的 病,已知道必不能痊愈,活佛来京与否,没有关系。到7月,太后 召几个医生入宫,诊断皇上的病,这几名医生都是在外国学医毕 业的。这时皇帝气息微弱,身体日渐消瘦,医生说皇帝得了肾炎, 他们所开的药方,都比较疏略而不精细,皆为礼制所约束的结 果。但是他们都确认皇帝心脉非常弱。这时南方报馆的记者,直 言这种诊病的事情不过是掩人耳目,太后得了重病,皇帝的命也 快完了。观察当时京城中的议论,有人说太后经常劝皇帝振作精 神,命皇帝仔细选择大臣,所有的事情都仍像以前一样,有谕旨 必让皇帝阅读。当维新党人王照由外国回来自首投案时,太后问 皇帝如何处置,这个人是太后以前想要杀的人。太后说:"我本意 想饶他性命,但想听听你的意见,我深晓得,你极恨康有为等人, 所以我怕你一定要将他斩首。"皇帝思考了很久,说请赦免。太后 此时知道皇帝已无反对太后之心。

皇帝的病情十分严重,所以太后命令太监,以后皇帝向太后请安时,不可以让皇帝在外边久等,又命令在皇帝参加军机处的会议时,免除皇帝跪地迎送的礼节。有一个满洲官员曾看到一件事情。有一天一个御史上了一道奏折,奏中说:"现在的流言多不实之言,例如,现在我知道自己真正病了,但都否认我有任何事情。"太后插话说:"谁竟敢这样放肆地说话,当治以死罪。"皇帝说:"自觉体气虚弱,太后万寿之期将到,恐怕不能叩贺。"太后听后,同情地对皇帝说:"你保养身体要紧,我望你病好,比叩头重大得多。"帝跪地叩谢太后说这些体贴的话,跪的时候疾病复发,

庆亲王说让御医屈水秋进来诊断。这个人曾留学于欧洲,应该被召进来,但是一直未曾召入。第二天召见这些医生进宫,但是这些医生,都墨守中国的古法。皇帝说:"我心里怔忡不安。"有一名医生名叫吕用宾,回答说:"现在皇上之病,未见十分要紧,请皇上安心。"这时太后已经病了,外间谣言四起,太后见外间言论激烈,谓与宪政有关,所以决定立刻进行,不再延缓。8月1日下谕,宣布立宪期为九年,一切仿照日本当年之宪政,中国的宪政精神都是仿照日本施行。同时皇帝又谕各部厉行新政,其内容如下:

朕奉皇太后懿旨。宪政编查馆资政院王大臣奕劻溥伦 等会奏,进呈宪法议院选举各纲要,暨议院未开以前逐年 应行筹备事宜一折。现值国势积弱,事变纷乘,非朝野同 心,不足以图存立;非纪纲肃整,不足以保治安;非官民交 勉,互相匡正,不足以促进步,而收实效。该王大臣等所拟 宪法暨议院选举各纲要,条理详密,权限分明,兼采列邦之 良规,无违中国之礼教。要不外乎前次迭降明谕,大权统于 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之宗旨,将来编纂宪法,既议院选举各 法,即以此作为准则,所有权限,悉应固守,勿得稍有侵越。 其宪法未颁议院未开以前,悉遵现行制度,静候朝廷次第 筹办,如期施行。至单开应行筹备事宜,均属立宪国应有之 要政,必须秉公认真,次第推行。着该馆院将此项清单,附 于此次所降谕旨之后,刊印誉黄,呈请盖用御宝,分发在京 各衙门,在外各督抚府尹司到道,敬谨悬挂堂上。即责成内 外臣工,遵照单开各节,依限举办,每届六个月,将筹办成 绩,罗列奏闻,并咨报宪政编查馆查核。各部院领袖堂官, 各省督抚及府尹,遇有交替,后任人员,应会同前任,将前 任办理情形,详细奏明,以期各有考试,免涉诿卸。凡各部 及外省同办事宜,部臣本有纠察外省之责,应严定电旨,分 别奏闻,并奏该馆院王大臣奏设专科,切实考核。在京言路诸臣,亦当留心察访,倘有逾限不办,或阳奉阴违,或有名天实,均得指名据实纠参,定按溺职例议处。该王大臣等若敢扶同讳饰,贻误国事,朝廷亦决不宽假。当此危急存亡心 秋,内外臣工,同受国恩,均当警觉沉迷,破除积习。如沓、人民应行练,已复尚有天良?该馆院王大臣休戚相关,任寄自治教育各事宜,在京由该管衙门,在外由喝督抚,督饬各属时唯办,勿任耽延。至开设议院,应以逐年筹备事宜,一律效为期。自本年起,务在第九年内,将各项筹备事宜,一律为齐,届时即行颁布钦定宪法,并颁布召集议院之诏。凡我臣民,皆应淬励精神,赞成郅治。如有不靖之徒,附会名义,藉端构煽,或躁妄生事,紊乱秩序,朝廷唯有执法惩儆,藉端构煽,或躁妄生事,紊乱秩序,朝廷唯有执法惩儆,帮端构煽,或躁妄生事,紊乱秩序,朝廷唯有执法惩儆,不能任其妨害治安。总期国势日臻巩固,民生永保升平,上慰宗庙社稷之灵,下答薄海臣民之望。将此通谕知之。

9月,直隶总督袁世凯五十大寿,太后仍然住在颐和园。老佛爷赏给她最信任的大臣袁世凯非常多贵重的礼物。京城中几乎所有的高级官员都参加了袁世凯的生日庆祝仪式,无人不送寿礼。醇亲王(现任的摄政王)为了不想参加袁世凯的生日仪式,所以申请离开了一段时间,他没有给袁世凯送任何礼物。在生日仪式期间发生了一件重要的意外事件,本来送礼的朋友的名字都写在参加生日宴会的名册上,并悬挂在墙上,这种方式格外引人注目。其中一幅上面写着以下的内容:8月5日戊申年(这是发生戊戌政变的日期,当时袁世凯向荣禄告密,引起皇帝被废退);另一幅上面写着:"皇帝能活上万岁,也许你阁下也能活上万岁。"

万岁意味着十个千岁,并不是皇帝之下的任何民众都能活到这个年龄,这些上面写着的话的内在含义是对袁世凯想称皇

帝的阴谋的指控。很明显一些敌人送的名册提醒在十年前袁世 凯就背叛了君主,这些对联(匾额)可能是被袁世凯自己的人装 作看不见或者粗心大意地挂在墙上。四个月以后,直隶总督得了 病,这次事件才被人想起一定与醇亲王在生日宴会那天没有参 加有着密切的关系。

9月,达赖喇嘛到达北京,礼制之间,有所争论,所以久未召见。其后议定,达赖喇嘛向帝叩头,帝起立,请其坐于旁边藤榻。这种仪式勉强地被接受了,只是在经过很久的争论之后,达赖喇嘛认为叩头有损他的尊严。达赖喇嘛带来许多贡品,本希望太后能够待以殊礼,所以非常失望。10月,太后召见,太后希望他为自己祈祷长寿。外国使臣10月也在颐和园内进见一次。是月20日,两宫冬天由颐和园回西苑。此是太后最后一次行程,太后像往常一样乘舟由颐和园到西苑,并一路往万寿寺去。有一条人工运河把颐和园和西苑连接起来,万寿寺则坐落于这条河的岸上。可以看到当她离开颐和园的时候,她盯着高耸出西苑的高墙看,一直看到万寿山上,一直向远处极目远眺。她转向坐在她脚边的 瑾妃说,皇帝病重,我们去后,恐怕一时不能到这里来了。

太后之舟,满刻龙凤形图案,太后坐在藤椅内,宫眷五六人 及太监数人围侍。到了万寿寺,太后下舟,两太监搀扶着太后入 轿,照例上香于寺院中。太后死后,从人回忆此次上香,有一预 兆,其所上之香,最后一根未燃。太后出庙时,命僧众日日祈祷, 为太后祝寿,因为她的万寿之期将要到了。

在离开了万寿寺以后,她和那些等待着的宫眷到植物园和动物园,就在西直门外。到了门口,她一再要求从轿子中下来,徒步在园子里转一周。她对以前从未看到过的各种珍禽极感兴趣,并说此后要常来游玩。她问了看园子的人许多问题,特别对狮子感兴趣,旅途中她对一切都表现出浓厚的兴趣。问园长各兽所来之地(园长为内务府一满洲人),园长不能对,侍从者皆失笑。太



后对他说:"你于动物学,似不甚懂。"她又从这个垂头丧气的官员转向其中一个看守者戏谑发问。大太监李莲英随行,颇以为苦,请太后歇息,不要把他累得半死。但太后怀着恶意必欲转行一周,令彼蹶竭跟随,以为乐。此次非正式的游玩,真是一个不同于一般的场合。看到这幅画面不由得使英国人想起他们坚强的女王对名园的鉴赏,在那里很少看到其他的人,因为这样会令园长和动物感到不安。有看见当时太后游园情形的,均认为这是她许多年中最兴高采烈的一次。太后记性极好,说端方从欧洲回来,送太后两头大象,此外还有它兽数种,太后因为宫中无处喂养,乃创议办万牲园,这是万牲园发起的原因。这两头象由两个德国人看管时,经常向总理回报动物的月粮不足,但总理不听他们的话,两头象于是就被饿死了。看管的外国人,乃得到其合同未满的俸金回国。这件事情,太后非常不高兴,曾经提到过这件事情。又说看这些禽兽,都喂养得很好,非常满意,只有看管老虎的人,受到严重的斥责。

回到西苑以后,11月3日为她七十二岁寿辰准备的一切都已 妥当。城内的主要街道装饰一新,宫内还准备了特别的戏剧演出, 演戏五天。又有一特别礼节,为以前寿辰时所没有的,就是达赖喇 嘛的晋见之礼。达赖喇嘛带领下面的一群僧人向她叩头。皇帝病 重,不能在预定时间参加礼仪,在仪鸾殿叩祝,乃派一亲王代行。 此礼是最重大的礼仪,皇帝竟不能亲自到场,可见皇帝的病情十 分严重。不然的话,这样重大的典礼,皇帝勉强能来,决不会派人 代表。后于大殿特赐达赖喇嘛之宴会,皇帝又不能亲自到,于是皇 帝病象更为明显。达赖喇嘛跪于殿外,以迎接圣驾,本非情愿,乃 被迫而出此下策,而皇帝又不到,则非常生气。万寿那一天的早晨 八点钟,皇帝离开瀛台到大殿,形容消瘦,颜色枯槁,太后看见后 非常怜悯,命太监搀扶着他上轿。其后太后特下一谕,盛赞达赖喇 嘛之忠诚,命令其速回西藏,宣布朝廷德意,恪遵国家命令等等。

太后于下午,同妃嫔、福晋、太监等改穿古衣,太后扮观音,其 余人则扮龙女、善男、童子等,游于湖中,太后极为高兴。不幸到了 晚上着凉,吃乳酪苹果等食物过多,所以又病倒了,在夏季病了很 长时间。第二天她照常处理国事,批阅了多份奏折。到了11月5 日,太后皇帝都不能上殿召见军机。达赖喇嘛听说太后病,呈上佛 像一尊,说当即送往太后陵寝。此时由庆亲王监督,修理陵寝将要 完工(庆亲王继荣禄为陵寝大臣)。达赖喇嘛催将此佛像送往太后 万年吉地,以镇压不祥,则圣寿当更为增高。太后听说后,非常高 兴,第二天仍上殿,像往常一样召见大臣,并命庆亲王速将佛像送 往陵寝(皇陵在北京东,九十英里,其地广阔,装饰精美,都是中国 最好的建筑。共有宫殿四重,第四重之后,有高大之丘陵,名为宝 城,其下即大陵宫),请安置。庆亲王闻太后所命,迟疑不决,上奏 说太后皇上现在都有病,似难离京。太后说:"这两天我不见得就 会死,我现在已感觉到好多了,无论怎样,你照我的话办就是了。" 11月9日,皇太后和皇帝出席军机处会议,特别召见直隶提学使, 直隶提学使请训示。太后颇有怨言说,近来学生之思想,趋于革命 者日多,命提学使设法监视他们的政治活动。

召见后,太后命医生四人来为皇帝诊断疾病,这四名医生都是从各省举荐来北京的。这天下午皇帝旧病复发,甚为严重,从此皇帝再也没有离开寝宫。第二天早上皇帝派人到太后宫中请安,太后也在宫内,未曾上殿。御医报告说,皇太后和皇上的病情都不太好,请内务府大臣另派高医来代其职。军机处特派一个人往陵寝请庆亲王速回,因为只有庆亲王才能直接决定重大事情。

庆亲王闻讯,日夜兼程,到13号晨8点钟才赶到北京,并立即入宫。见太后病势已经转好,精神舒快,只有皇帝病情渐沉,终日昏睡,清醒时很少。皇帝有时心中明白,就派皇后往禀,说恐怕不能长侍太后,请太后选一嗣子,不可再缓。这些话确实是出自皇帝内心,抑或是有人授意,而最终是为皇帝所委派的事情,则很难说。



庆亲王到达北京,就立即召见诸大臣于仪鸾殿。太后坐上宝座,显然身体虚弱,然而以太后坚毅之性,勉自镇定,说话仍如往日,声音洪亮,坚强不改寻常,见者皆惊。有人叙述当日会议,全由太后一人主持,当时参加会议的有庆亲王、醇亲王、军机大臣袁世凯、张之洞、鹿传霖、世续等。

太后宣布说现在是时候了,必须按照皇帝即位时之上谕,为同治皇帝立嗣,我的主意已定,但想跟你们商量,看你们的意见。庆亲王、袁世凯主张立溥伦或者恭亲王,并说溥伦尤其适合,因为他是从道光皇帝长支传下来的。醇亲王似亦同意此议。其余诸人,则主张立醇亲王之子。

太后听完诸人议后,说她以前将荣禄之女配与醇亲王为福晋,即定意所生长子,立为嗣君,以为荣禄一生忠诚之报。荣禄在庚子年防护使馆,极力维持,乃使国家不亡,故今年三月,又加殊恩于荣禄之妻。今既立醇亲王之子,就封醇亲王为监国摄政王,这个职位在 1861 年曾由当时共同摄政的两宫太后授予恭亲王。

听到这个决定后,醇亲王从座位上起身,向皇太后连续叩头,并表达了自己不堪重用之深情。袁世凯一再主张立溥伦,因为按照他的意见这样可以继续原来的长子继承制的世袭,很明显他充分意识到醇亲王是他的死敌。老佛爷转身愤怒地斥责他。太后说:"你认为我老了,老糊涂了,但是你应当明白,我决定了的事情,是没有人能阻止的。在关键时刻,一个年幼的君主无疑对国家来说是危险的根源,但是不要忘记,我会站在这儿指导并支持醇亲王。"然后她转向其他军机大臣,继续说:"以我的名义,草拟两道谕旨,第一道任命醇亲王为摄政王;第二道,下谕命将醇亲王之子溥仪人宫抚养,并命庆亲王将此谕说与皇帝知道。"

这时皇帝尚清醒,听庆亲王说了太后的意思后说:"立一长君,岂不更好?但不必疑惑,太后主意不错。"后又听说以醇亲王为监国摄政王,皇帝非常喜悦。此时是下午三点钟,又过了两小

时,幼主遂入宫,由醇亲王送来。第二天七点钟,御医说帝鼻煽动,胃中隆起,都不是好兆头。当天晚上,皇帝已经知道自己的病不会好了,遂写其遗诏,但含糊几乎不可读。里面开头有下面几句非常重要的话:

我们都是醇亲王的第二个儿子,太后选择我们继承皇位。她总是经常恨我们,我过去十年悲惨的日子都是袁世凯一人造成,另一个人(第二个名字非常模糊),我希望有一天袁世凯会被立刻枭首。

此诏在皇后手中,初甚秘密。通过皇帝的遗言可以看出,皇帝在晚年由于恐惧并非恻隐之心而持调和的态度。

这时朝廷又降一道谕旨,说皇帝病危,着各省再寻良医,速派进京。在谕旨中详细叙述皇帝的病情,这些话是否尽实,则不得而知。见到这道谕旨,大家都不在意,因为这些都是大家预见到的事情。下午三点钟,太后到瀛台,看皇帝的疾病。帝已昏迷不醒,其后稍明,侍者为皇帝穿寿服,按照礼制,皇帝必须穿上以崩。若崩后再穿,则以为不祥。帝不愿穿,到了五点钟,遂崩,太后、皇后、妃嫔二人、太监数人在侧。太后未俟穿龙袍礼毕,即回宫,传谕降帝遗诏,并颁布新帝登基之诏。今将遗诏录下:

朕自冲龄践祚,寅绍丕基,念时势只之艰难,折衷中外之治法。辑和民教,广设学堂,整顿军政,振兴工商,修订法律,预备立宪,期与薄海臣庶,共享升平……以摄政王载沣之子入承大统,钦承付托,忧勤惕厉,永固邦基。尔京外文武臣工,其精白乃心,破除积习,恪遵前次谕旨,各按逐年筹备事宜,切实办理。庶几九年以后,颁布立宪,克终朕未竟之志,在天之灵,藉稍慰焉。

太后此时神气安和,旁人见之,都非常吃惊。她又以新皇帝的名义颁布了一道诏书,称述大行皇帝之德,并对太后安置皇位的仁爱之心表示景仰。这个时候,追忆光绪统治初年,因为未为同治皇帝立嗣,吴可读曾以尸谏,抗议皇位继承之不合法,致使同治帝的幽灵游荡,无人献祭,今新帝已继与同治帝为嗣,实现了太后当年的诺言。然而如果不筹一兼顾之法,则光绪帝又将如同治帝之无嗣,士大夫必然又起而争论,或有人像吴可读那样前赴后继,也并不是不可能的。太后于是出为新见,创为兼祧之举,虽于前无征,所以不这样就不足以两全,故这是因情以制礼。今录其谕如下:

前因穆宗皇帝未有储贰,曾于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三 日降旨,大行皇帝龙驭上宾,亦未有储贰,不得已以摄政王 载沣之子溥仪,承继穆宗毅皇帝为嗣,兼承大行皇帝之祧。

那些凡是对中国宫廷礼仪之纷扰错杂较为熟悉的人,对于皇太后所选定的简便方法而前代应该早已有所行之法,然而竟没有实现,不知会有何感受?如果没有太后坚定、老练、坚毅的手段来做这件事情,则士大夫只是拘守章句,能作出最终的决定而不存在争论吗?即使作出也不能不存在疑议。后来太后又降一谕,将国事托付给摄政王,如果有重要的事情,则仍禀承太后的旨意而行。这道诏书可以说使监国只不过担负了一个虚名,而太后仍然执掌着大权,这个虚名一直到新帝长大,太后归天以后才被摘去。此时太后仍然希望自己能够高寿,自她的丈夫咸丰死后,可以永远执掌政权。其谕中有曰:"监国摄政王,禀承予之训示,处理国事。"通过这句话,若太后仍在,则监国摄政王必不能专断国事,也不过是像不幸的光绪帝那样挂个虚名而已。

第二十七章 慈禧之死及安葬

11月14日,太后终日处理大事,度过了兴奋的一天,虽然非常辛苦,但身体健康状况仍甚佳。第二天早晨仍于六时起床,召见军机大臣并与皇后、监国摄政王及其福晋即荣禄之女谈话多时,下一谕尊太后为太皇太后,尊皇后为太后。当时还在筹划庆祝尊号之礼制,并定监国授职之礼。到中午时分,太后正在吃饭的时候,忽然晕倒,为时很久。等到醒时,诊断是因为前几日疲劳困乏,以致旧病复发,病根是因为夏季得了痢疾太久,元气大伤的缘故。太后自知所剩时日不多,遂紧急召见皇后、监国摄政王、军机大臣等,降以下之谕旨吩咐死后各事,从容清晰,仍像往常办理国事一样。诏曰:

奉太皇太后懿旨,昨已降谕,以醇亲王为监国摄政王, 禀承予之训示,处理国事。现予病势危急,自知不起,此后 国事,即完全交付监国摄政王,若有重要之事,必须禀询皇 太后者,即由监国摄政王禀询裁夺。

凡是熟悉宫廷太后一生历史的,看到上谕,都知道最后几句话至为重要。她的意思想给新太后及叶赫那拉氏以机会,遇有要事时,得以参与,如此方法则维持本族永久之权势,而巩固其所



占之地位。假若监国摄政王及其余的人有仇视的举动,则新太后 可本此谕旨说话。从端方因在慈禧陵上有失敬于新太后之事,就 立即被撤去直隶总督任可以看出监国摄政王之不易做,因为新 太后时时用其特权,树立自己的权威。太后降了前录的谕旨以 后,病情愈加沉重,命草遗诏。军机大臣草拟遗诏进呈,太后阅 后,改定数处,又加入几句,即遗诏中不得不再行训政之语。太后 向诸人说加此数句的意思,认为太后垂帘数次,不知者或以为贪 权,实则迫于时势,不得不这样做。遗诏最后部分,回念五十年来 云云,也是太后所加,意思是认为回望一生,无悔恨的事情。遗诏 定了以后,太后向侍从的人说了永别的话,听者无不伤心。太后 神志清醒时,虽弥留仍接续谈话,态度安闲,像平常一样。后渐昏 沉,侍者都认为太后的时日已尽。忽又清醒,所以临终前的数分 钟,还没有断绝希望。太后执掌中国五十年之大权,而其最后一 句话,出人意料。她说:"以后勿再使妇人预闻国政,此与本朝家 法有违,须严加限制,尤须严防。不得令太监擅权,明末之事,可 谓殷鉴。"说罢遂死,时当下午三点钟。死的时候面向南方,大概 说中国人认为君主临终,必须面南。有看到的人,说太后死的时 候,口张而不闭,这是说其灵魂不愿离开其体魄。于是此威权盖 世之太后,遂去世了。她死的时候,也很像生前一样,具有兴奋勇 厉之态,太后实是一个不可测度的人。既而小殓,连同皇帝的遗 体,同时由西苑移于禁中,到了紫禁城,分殡于殿内,沿途各处跪 满了人。今将太后的遗诏,五十年中最后的诏书,录于下:

予以薄德,只承文宗显皇帝册命,备位宫闱,迨穆宗毅皇帝冲年嗣统,适当寇乱未平,讨伐方殷之际,时则发捻交江,回苗俶扰,海疆多故,民生凋敝,满目疮痍。予与孝征显皇后遗谟,策励内外臣工,暨各路统兵大臣,指授机谊,勤求治理,任贤纳谏,救灾恤民,遂得仰承天床,削平大难,转

危为安。及穆宗毅皇帝即世,今大行皇帝入嗣大统,时事愈艰,民生愈固,内忧外患,纷至沓来,不得不再行训政。前年宣布预备立宪诏书,本年颁示预备立宪年限,万几待理,心力俱殚,幸予气体素强,尚可支持。不期本年夏秋以来,时有不适,政务殷繁,无从静摄,眠食失宜,迁延日久,精力渐惫,犹未敢一日暇逸。本月二十一日,复遭大行皇帝之丧,悲从中来,不能自克,以致病势增剧,遂致弥留。回念五十年来,忧患迭经,兢业之心,无时或释。今举行新政,渐有端倪,嗣皇帝方在冲龄,正资启迪,摄政王及内外诸臣,尚其协心翊赞,固我邦基。嗣皇帝以国事为重,尤宜勉节哀思,孜孜典学,他日光大前谟,有厚望焉。丧服二十七日除,布告天下,咸使闻知。

太后之徽号,共二十二字,生前已有十六字,后六字乃崩后追谥者。其第一字孝,为诸后之所同;第二字钦,故在国史上,称为孝钦显皇后。太后谥号之隆,中国自有历史以来,罕有匹敌者。去世以后,国民思念,世皆加以称颂,无以复加。金棺先殡于宁寿殿,后移煤山,以俟择期奉安山陵。大丧之日,哀戚尊敬之礼,异乎寻常,臣民一致,皆认为太后已崩,国家遂失去所恃。自崩后以至奉安,一年之间,祭祀之隆,从无中断。其年7月中旬,以纸扎成一大舟,约长百五十尺,置紫禁城外,近煤山之地。舟上扎有侍从太监仆妇及一切器用设备,亦有宝座,其旁环跪身穿礼服之官员,一如平日召见臣工之状。监国摄政王以皇帝之名,祭于舟前,祭后举火焚之。至奉安前一二日,所焚纸扎成人物驮马器用等,不可胜计,皆以为太后冥中之用者。此后所录奉安之情形,是1909年11月27日《泰晤士报》所刊登:

11月5日之晨,五钟时,乃钦天监选定大行皇太后金



棺,由宫中奉安于东陵之日,一切情形,与前西方五月大行 皇帝奉安之礼略同,唯军机更多,装饰更美,警吏亦更整 齐,故其景象尤为阔大。然有一欠缺之点,即大行皇帝奉安 之日,天气晴朗,此次则浓云密布,甚为寒冷,加以稽迟之 久,观者颇觉不耐。金棺初以八十四人抬之,此乃过城门时 最多之数,出城则加为一百二十人。前行者为监国摄政王, 及诸王贝勒、军机大臣等,后为骑兵一队,再后为骆驼等。 驼载帐篷及行宫用具,由京往陵,须行四日,以备晚间支 帐,为金棺暂安之处也。又后为伞队,皆庚子年由西安回銮 时,百姓恭送者,安葬后则皆烧之。又后为喇嘛,最后为銮 仪卫一队,执祭器佛幡旗帜等。全队中有三乘极其华丽之 舆,罩以黄丝之帘,一切装饰,均为龙凤花样。有二乘与太 后平时所乘者相同,此亦备在陵上焚烧者。统观全队,炫耀 威严之景,使人印于心而不忘。自中国言之,唯唐之武后, 或能与此比耳。史载武后葬时,有侍从数百人殉葬于陵内, 今则无其事也。警察之布置,颇见才能,观者均为赞叹。梓 官经由之路,家家闭户,军队布列皆满,以防意外之事,纪 律严整,无喧哗紊乱之象,沙路平坦,全队向东陵进发。

东陵者,离京约九十英里,四面松柏葱郁,后为坐山。 先由荣禄经理陵工,共费银八百万两,与定陵相反,定陵即 咸丰帝陵寝也。西为慈安太后陵,东为咸丰帝中宫皇后之 陵,中宫崩于帝登位之前,后乃追谥。慈禧一生,极以其万 年吉地为念,时往观之,询问极详。1897年,陵工告毕,太后 嫌其柱不大,曾命换之,荣禄死后,庆亲王继其事,经办陵 上雕刻装饰等工,其工程之伟大,可想见也。奉安既毕,行 辞别礼,石门遂闭,而慈禧一生之事,于是毕矣。中国风俗, 丧礼之隆俭,费用之丰啬,关于逝者之威严,与其后人之体 面。今以皇帝丧费,与太后丧费比较之,皇帝丧费,不过四

十五万七千九百四十两二钱三分六厘,而太后之丧费,则 在一百二十五万至一百五十万之间。当时传言监国摄政王 欲剔除浮费,则那拉族不悦,乃罢。太后之大丧,为国人之 所重视,毫无疑义,盖太后实中国五十年来群众爱戴之君 主也。太后神主,由东陵回京,入太庙时,其礼制亦极隆重。 西人观之,皆印于其心,由此可以见中国崇祀祖先之意也。 神主之式,为木制,上加以漆,以满汉文字书之。先置于陵 上,石门既闭,则神灵遂附于木主,故事之与在生时同。由 陵回京时,敬奉于华丽之黄缎轿内,后面送着极众,夜间则 歇于特备之帐幕。所行之路,名曰神路,有军队扫令极净, 常人不得行之。既近京城,监国摄政王率领各王公大臣跪 接,市中歇业,肃静无声。过禁城正门,以入太庙,敬安于九 祖三十五后之列。未入之先,将同治帝后神主暂撤。盖木主 入庙,须先向祖宗叩首,而父母之木主,不能向子媳叩首 也。此礼由人代行,太后神主入庙,系由监国摄政王代宣统 行之,每木主皆三跪九叩首,共约四百拜。已安位,又敬迎 同治帝后木主还庙,向戏禧木主叩首。慈禧之木主,与慈安 相近,于是大丧之礼,乃告终矣。太后虽崩,而其神灵仍监 临于其子孙臣民之上。室国情迁,太后之过失,渐渐遗忘, 但仍留其奇才伟业于世,动后人之景仰而已。



第二十八章 结论

柯勒律治说:"凡是大而无当的话,都不是公平的。"法国的哲学家说:"只有真正的智者才不会过于苛责别人。"要理解慈禧太后的生平和个性,必须先排除我们的种族偏见,努力理解太后周围的形势和传统。《观察》杂志曾经发表令人深思的见解说:"太后之身世,及其治国之理,行事之法,皆与西人之思想迥异。故观太后之历史者,当依太后之规则以论之,不可以吾等之规则绳之也。"如果以彼之国家的公众舆论测试和积累的一系列证据言之,慈禧太后作为一位统治者必然永载中国之史册,这个女人具有着男子般勇气而又超过一般男子的智力。

那些在京师任职的高级官员,也偶尔有关于太后的记录,甚至京师中还有大量的日记和档案资料,这些都可以作为慈禧的资料,其中还不乏有亲身经历的,但是都没有有趣及有价值的著述在中国出版。从官方和正统的观点看来,对慈禧太后的传记做真实性的记录是亵渎行为。在欧洲人保护下的通商口岸如香港,有广东作家所做的关于太后个性的短篇传记,观点有所偏颇,而且内容也同官书一样无趣。有曾登于新加坡之报纸,而后又重印的。书名为《中国内部之危险》,署名文庆,是一个假托之名,实际上是康党之所为。这部作品对慈禧太后极尽讥笑怒骂之能事,目的在于鼓吹排满,想让列强不许太后回到北京。此人之西方学

问,颇有点像印度之书贾,以太后比于瑟思、塞米拉米斯、凯瑟 琳・德・米奇、麦塞林那、芙维亚和朱利亚・阿哥利庇那,又引 但丁和罗塞蒂之言来支持他的观点。在肆口诬蔑之中,夹杂一些 真实的事情,使人觉得他的论述正确,实则毫无价值可言。其对 于太后所处地位和实际困难都不设身处地地去思考,所以其论 断,决不足为据。至于那些欧洲人称述太后的,如使馆夫人及其 友人所言,也不可以相信。这些人虽亲眼看到太后,但她们所见 到的,只是朝廷接见外宾时表面的现象。她们见太后仪表之动 人,接待之和蔼,所以不知不觉中为其笼罩,因为太后最擅长此 道。如果按照中国的体制,允许欧洲政客、外交家及有名之人来 参观国家,并允许接见,太后必然会以这种态度来对待。这是出 于天生的能力,她的魅力非常大,使人一见便受到感化。受限于 外国人所接触的是她女性化的社交关系,所以她展现给人的往 往是女性的高雅和温和的一面。凡是和太后有所交往的人从北 京的宫廷返回来以后无不大加赞扬,甚至对经历过围攻使馆之 苦的那些人来说仍念念不忘,这是什么原因呢?根据几件事情来 看,这种效果在《辛丑条约》中就能很明显地表现出来。我们从 《景善日记》中,可以知道太后的性情,因为这个人有机会长年观 察太后,从各方面相印证,可以知道他的记载属实。太后的性格, 虽然变化很快并且难以测度,她的学问知识,也有不足,虽然她 贪恋权势,而且易暴怒并善报复,但也并不像托名文庆所记述 的,像一头野蛮的怪物。

平心论之,太后是一个非常活泼的妇人,志气极强,好大喜功。处于东方的社会,因为她所处的地位,所信仰的教理,只不过是要遵守其族类及阶级风俗习惯而已。《景善日记》中记载:"太后春秋已高,心乐和平。予深知太后之性情,平日极为温蔼,好书画,喜戏剧,但有时发怒,则甚为可怕。"太后一生,能让国人敬畏,而其所信奉的,更不必说了。好大喜功,老而不衰,志意强固,

不随境遇而变。总之,一句话,即使那些凶猛的义和团首领也畏惧她的出现。慈禧作为女性,在二十四岁的时候就成为事实上的统治者,没有多少机遇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和激情。她所处的宫廷环境一开始就是充满诡计和专制的习性。受宫廷传统的熏染,人们的生命无足轻重,权力争夺残酷无情,阴谋和污秽的行为正在视统治者的弱点而动,怎么能让她深处如此之宫廷而免除这些暗藏的少数族的手段呢?

我们论太后,要知道太后所处之时势和地位,还要考虑这个妇人所处的环境和所受的教育。自与风流放荡的皇帝结婚后,她以后的生活就处在金碧辉煌的宫禁,整日面对那些繁文缛节,钩心斗角以及人为的罪恶。早在与欧洲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之初,北京的朝廷与欧洲中世纪的宫廷极为相似,虽然其后失败数次,且有外力侵入,也没有改变其旧有的传统。

最近有一个研究欧洲中世纪历史的著名历史学家,认为北京之宫廷与欧洲 14 世纪非常相似。他说:宫廷之情形,乃曲折而幽深者,幼稚而愚拙者,极其快乐而忽酿悲剧者,转变极速而不可测度者。然其中罪恶虽烦,亦自有其清白纯洁之处,凡一问题之起,大抵皆以赤子诚实之心,与成人阴险之谋,参杂而成之。

慈禧做事毫无掩饰,因为她深知自己所处的地位。威猛之中有仁慈,当她高兴的时候,充满着天真之气,更觉得和蔼可亲,这是她的特性。东方的君主,如果没有威猛之性,则不能奋发有为。这个国家只要进入官场,要想求事功,便置身于恩怨之场,容易进入难以预料的危险之境地,这已成为常规。慈禧手段虽然毒辣,也不能认为她就是以暴虐杀人为事,凡是定人之死罪,必然是这个人妨碍了太后所要做的事情,都是因为热心于权势的心念所造成的。愤恨外国人骄横地干预中国的国事,就毫不犹豫,将全国所有的外国人诛杀。当皇帝爱妃,偶有冒犯,她即毫不顾恤,立刻赐死。自古专制君主所实行的酷刑,堪与奇弗罗伦塔和

2111

伊丽莎白相比。

慈禧自从执政开始就不依靠别人,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她也很少向宫廷中的官员求助。那些腐朽的传统学者不是沉迷于鸦片就是相信命运。其亲贵宗室,则又暗无所知,趋炎附势,不能自立。只有慈禧一人,当国家衰弱之时,是一日也不能缺的,如果说是出自国家的典律,没有人敢违抗,这是不足为怪的事情。慈禧太具有普通妇女的性格,爱快乐,喜欢繁华,又有聚敛的嗜好。太后又像其他专制君主一样,非常迷信,拘束于礼节,敬事鬼神,所以让僧道等人为她主持。她所具有的个性,也非常复杂。之所以她能够掌握无上的大权,受到国人的敬畏,是因为第一她具有刚明勇毅之性,而以她纯实无欺的性格和她指挥的才能为第二。这两个特点,就是她统驭国家的本色。

太后之固执本性,当事情变得危急时刻,尤其可以显现出来。当义和团叛乱时,危机千钧一发时刻,而太后仍不改变其一贯态度,景善实亲见其坚定不屈,就好像没有发生任何事情一样。当时虽勇健之男子处于当时的情况之下,也不能镇定自若,而太后还在以画竹自娱,或者命令停止进攻使馆,以躲避喧嚣,而游于湖中。我们试想,当太后在宫中将义和团首领斥退时,其临危的情景将会怎样呢?等到她出走的那天早晨,太后说话的安闲冷静,预备出游的样子,一点也不表现出惊慌的样子。

太后非常有自知之明,居于这样的高位,一言一行,关系全国。现在我们举一件事情就可以证明,当时美国的使节曾经举荐一名画师,名叫密斯卡尔,为太后画一幅油画,前往圣路易赛会参加比赛。画完后,准备由外务部将此像送往美国,太后把这件事情看得非常重要,其礼节就像太后亲自去送一样。特别造了一条轻便铁路,专为此事而用,其像用黄缎华盖罩着,恭敬地捧着,太后又特别命令不准用轿子抬,因为那样子看着不太吉祥。此像出宫之前,皇帝对之跪送,又经过城中到铁路轨道,人们都跪下,

好像太后亲自在场一样。这件事情在欧洲人看来是不可能的事情。但要想了解其中的环境和视角,必须返观古训,才知多是时代的风俗。太后出言拙钝,有人如果想阿谀奉承,就立刻被看出来了,她内心对此十分憎恶。凡是太后所信任的人,都是坚毅不屈的人,如荣禄、曾国藩、左宗棠等,俱为秉性坚强刚毅、言语迟钝、敢于直言的人。凡是那些以阿谀奉承谋求恩宠的人,太后非常轻视。今举一件极为有趣的事情,可以看出太后的性情。有一次殿试卷请呈,太后批阅之后,下了一道谕旨说:

朕奉慈安皇太后慈禧皇太后懿旨。本年庶吉士散馆,经派出阅卷大臣尚书朱凤标等,将各试卷公同阅看,拟定等第名次,开单进呈。于各卷考列前后,尚属公允,惟万青藜所阅,拟取一等一名严辰一卷,诗赋文理,尚属明顺。而其赋体,全篇牵引本朝故实,作意铺张,词意多未著题,甚至过事颂扬,有女中尧舜等巨。国家取士,本明试以言之义,总宜崇实黜华,用觇品学,翰林散馆,将以选授清华之职,试用诗赋,尤应当敷陈。若如严辰所作,不求实际,专事揄扬,于人品学术,颇有关系,此风断不可长。严辰着改为一等末名,即将原拟一等二名之王珊,作为一等一名,其余以次递推。嗣后各项考试,派出考官及阅卷大臣等,务当悉心讲求切实,毋事虚浮,以期拨取真才,用副敦实学之至意。

太后用人,不太存满汉之见。太后政权之所以根深蒂固,并且受到国人的敬畏,确实得自于她用人公平,这也是她成功的秘诀。凡是内外官吏,无论满汉,太后都能一视同仁,不偏用满族人。太后深知汉人之聪明才智实在满族人之上,如果想要保存满族人的权势,必须先得汉人之心。凡是满族人犯法的,以及1900年义和团乱党,即使是宗室亲属,都以最公平的刑罚进行惩处。

如果满人中有为公众舆论所不满意的,也不姑息纵容。我们现在 举一个例子。1863年的时候,有太后宠任之将官名叫胜保,在英 法联军进犯北京的战役中,亲临战阵,有阻止联军进犯热河之 功,深得太后之宠任,赐以特殊的荣誉。至 1863 年,太后发现了 其一个非常跋扈的举动,是汉人督师中所不常见的。他力请给一 个降匪一个重要职务,太后深知此事危险,没有答应他的请求, 并将不能允许的原因讲明。而胜保胆敢压太后之谕旨,而给降匪 一个重要职务。此后这个降匪果如太后所料,俟机反叛,杀掉官 员,陷落城镇,造成巨大的灾祸。太后命令将胜保带上刑具押往 京城,交刑部审问。在所列的罪款之中,胜保自认随营携带妇女, 这是中国法律之中最为重大的罪刑,其余一概不承认,态度骄 横,索人对质。太后下了一道非常严厉的谕旨,宣布胜保之罪,本 当即予斩决,但是念在他从前的战绩,从宽发落,让他自尽,由此 可以看出太后执法刚正不阿。我前面已经提及,太后非常迷信, 我们如果回想一下中世纪巫术时代,则太后这种心情,也没有什 么可奇怪的。这些迷信,太后从小就印象非常深刻而不能除掉, 但是她对异教常存不高兴,但也常常予以宽容,在日常生活中, 也常常听占星术士的话而做事。执掌国权的第一年,太后以同治 帝之名,下了一道上谕。我们看到这道诏书,恍然有巴比伦时代 的思想。谕中言:

7月15日夜,众星向西南而流,10月以后,彗星两见于北方,疫疠盛行,灾异叠见,恐惧殊深。奉母后皇太后圣母皇太后懿旨,上天示异,皆因政事有关,冤抑未伸之故。内外臣工,其各尽直言,指陈阙失,做戒修省,以挽天意等等。

在前章我们已经详细叙述,太后由西安回到北京时,命令钦 天监慎重选一最吉日抵达北京。太后这种迷信,也像拿破仑的性



Eliver.

情,深信无形之中,有一种巨大的力量,其智慧远出人类之上,万事必须顺着它才能进行。当形势危急时刻,她向神寻求保佑的观念很重,经常向祖宗默祷,认为祖宗威灵昭鉴在上。但有时事关太后的权势,她又不顾得罪神灵,而公然去做,但事后又虔诚地奉祀,以祈求赦免。其中最大的一件事,就是同治帝死的时候,她不顾祖宗的继承之家法,而选立光绪。对此,太后也知道自己的错误,违反了汉人的公论。

她在选择自己的万年吉地的时候,非常慎重,工程在进行的同时,也常常掺杂迷信的意见。1873年,同治帝恭送两太后到东陵,选择吉地两块,都是山水回环,形势非常好。选定以后,驱逐一切不祥,前后礼节,非常繁多,又选择一最吉之日动工。其后工程的进行,以及一切装饰,太后时时注意,直到她归天。其建筑等事,都必须符合太后之年庚,因为此事关系重大,乃命荣禄亲自掌管。荣禄得到这个差事,大为满人所嫉妒,因为办理陵墓工程,可以发大财,一直是最好的差事。万年吉地之形势,难以详述。慈安之陵,向北移十五尺二寸,向西移四尺半寸;慈禧的陵墓,则向北移七尺四寸,向东移八寸,这是其方向。太后非常自信,从来不畏惧。太后年不过二十七岁的时候,就降下一道严谕,以训诫军机大臣,痛除旧弊,勉励自新。其谕有曰:

为人臣者,亦当延揽人才,但不可培植党羽。其后太后 示意御史参劾恭亲王时,又降谕引孔子的话说:居之无倦, 行之以忠,所宜服膺无失云云。

太后这些谕旨,文词非常美妙,常以训诫之语,导引下属官吏。但是也有人怀疑她的这些话只不过是一些嘴边话而已,尤其是在这些抄件中更能说明她的这种态度。正如我们所知道的,《泰晤士报》的驻北京记者称她为"女孩子般的狂热",因为她一

定要获得外国公使荣格夫人的喜爱。

虽然外间都知道庚子之役,实际上是由太后主持并且造成百姓的负担非常严重,但是也没有人以此对太后抱以怨言,即使有也不敢。此种举动虽然非常愚蠢但也非常勇敢,不惜以国家为筹码而孤注一掷,但下层百姓的舆论,都称赞太后驱逐洋人的主意非常好。只有这样的计划,将外国佬驱逐到海洋里,才足以称得上中国的君主,如果失败了,那是天意,以后终有大胜的时候,足以显示太后的伟大与才智。对于太后不满的地方,是因为在回到北京以后,对洋人太过亲密。

作为太后的百姓,并未见过太后的面,只是通过不断地道听途说知道老佛爷非常有勇气,心地善良、光明磊落。如果看见太后忽然暴怒,也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如果人有怒气,郁而不发,则会伤身体。淳朴的直隶百姓更留有余地,不乏幽默感地认为君主的尊严能产生暴怒,这正是女性的易变性所决定的:对于他们来说,她是伟大的统治者和可爱的孩子。这种观念也不能说它错误,中国百姓离君主遥远,平日对于残暴之官吏施用种种非刑,已经司空见惯而不觉得奇怪,所以对太后的行为也不放在心上,所以我们会说,她的行为不比英国在 15 世纪末对伯爵所处的绞刑更残酷。

当时太后坐轿子往东陵时,著者有一日得见太后之面。太后在齐化门外东岳庙内吃早餐,吃完餐后坐轿子往通州,许多百姓跪于路旁,风动帘开,太后在轿中睡着。朴实的乡民,见而大乐,都说:"老佛爷睡着了。本来老佛爷的事多,实是真命天子,我们有福气,看见老佛爷,真正快活。"国民之心理,都认为太后超然于评论之外,且在法律之上,认为法律者,施之于群下者也。太后曾经下了一道严厉的谕旨,禁止非刑,但还没有等到一礼拜之后,就命令将维新党人沈荩立毙杖下(1904年7月)。其后当预备庆祝其七十寿辰时,她拒绝了皇帝要给她上尊号的请求,连同



酬礼一起一并辞谢,因为她没有心思举行欢庆,"想到我满洲的民众所受之苦就禁不住悲伤,这主要是因为日本和俄国军队所造成的巨大破坏。我的希望是,"她补充说,"我们的政府能够共同合作创造一个仁慈的政府,以使我们的人民能安享生活,创造一个舒适的环境。这就是对我七十大寿的最好纪念。"无疑沈荩的影响被平息了。

太后之报复手段,非常猛辣。看《景善日记》可知,即使其最 信任的奴仆,当太后发怒之时,也知道应该远远避开。如果不能 逃开,则只有恐惧,不要触怒太后,因为一触怒太后,就不要指望 她能原谅。但如果确实能忠于太后,而尽其职分,而太后也能赏 识他,并永远记在心中。这就像俄国之加于邻,从不忘记人之好 处也。诽谤太后的人,只有南方的维新党,这是由于他们持排满 主义。此自中日战后而渐渐忘记,自戊戌政变后而大盛,尤其以 广东为最。这一班维新少年,诽谤几乎无所止,视太后为一野蛮 之怪物,以其浮躁奸险之心,发为议论,肆口而谈,毫无忌惮。这 些随意谩骂的话,我们也不甚重视,这只不过是人类普通情形所 必有的现象,不足为怪。不仅仅广东是这样,其他南方各省的言 论,也有走极端者。大概今日维新思想,日益发达,则满洲政权, 将堕落矣。在广东人中又传播一种捕风捉影之词,在街谈巷议 中,大抵都是满洲朝廷的隐秘之事。例如,1898年在广东流行的 时论最能描绘广东人在街上对清王朝的态度。当时的流行语,翻 译如下:

"有三个人们要对满清问的问题:

对于祖先的法制,慈禧太后究竟忠诚地执行了吗?

慈禧太后究竟信什么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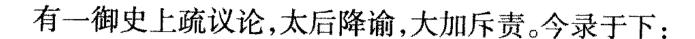
满清的公主会嫁什么样的丈夫?"

第一个问题是对慈禧太后生身父母的怀疑。第二个问题指的是新年对神的献牲,与闪米特人的神比较近似,这是粗俗的广

东人对慈禧太后的咒骂。最后一个问题指的是广东人眼中的满洲人的内婚制(因为即使汉人也不赞成同姓之间的婚姻),认为是非法的和不道德的。

不过这只是一地之言论,不久也就渐渐消失了。如上海报纸中,执排满主义者,言论虽然激烈,但大都是青年学生嚣张之大言,力量相对比较弱小。谈到粤匪之乱,则认为太后相信曾国藩,所以能够平定叛乱。论及戊戌政变之事,则认为幸得太后转旋,以免于激进改革之危险;又认为同治初年载垣等的逆谋,若不是太后,则国事不堪问矣。又说当今之时势,如果没有太后以镇定之,则其危险尤其不可思议。

太后在宫中的日常情况,有密斯卡尔的画像给予了详细的 描摹。描写宫廷中的礼制,及其游乐的情形,非常有趣,这是讲宫 廷事情的第一本书。太后对国事忧虑挂念非常心切,也是出于自 己至诚的目的(与英国女王维多利亚相似,太后也对她极力称 赞)。在处理国事的余暇,太后尤其喜爱文学书画,又好游乐,酷 爱观剧,每亲自改正戏曲。御史们经常上疏谏之者,而太后并不采 纳,即使在西安行宫也时时观看戏剧。中年以后,则胸怀旷逸,以 怡乐为主要事情。她起居定时,最爱颐和园,喜欢其湖山花木之 胜。她非不得已,不入内城,因为在颐和园较为疏放,不像宫中礼 制之严。她常乘小艇游于湖中,与所宠爱之福晋宫妃等谈笑为乐。 尤喜荣禄亡妻,及皇室福晋数人,闲述往事,以为消遣。其性耽文 学,深于历史,所以尤其能得到国内士大夫的尊敬。读书取其大 意,不拘文字,每日必有几个小时,让熟练的太监,朗诵古今书籍 以听之。虽笃守旧义,而不悦新学,然深以教育为重。晚年见时势 变迁,所以她的思想也有所改变。庚子之后,与戊戌年所行,大为 相反。然亦知太后戊戌年所以反对皇帝变法者,实由于康党之密 谋,而造成的。1900年太后信任义和团,驱逐洋人,也是出于内心 的愤怒,非尽出于本心。1876年北京开设同文馆,教授西文西学,



朝廷开设同文馆,使士子学习天文算术,并非视为技艺之末,如能用心学习,其用甚大,但当仍以经术为本。所以使兼习西法者,以西洋算法,更为精密耳,何致背弃圣道,如该御史所语耶?

太后初垂帘时,因越法滥费的事情,御史多有上疏者,指示 太监之罪恶,及其势力之渐盛,尤其以 1862 年到 1869 年之间, 言者最多。盖当时太监之放肆,使国库支应不给,不得不更向各 省索取。虽然太后未能实纳其谏,仍下谕褒奖,说朝廷亦同有此 意,以期压服外间的舆论。1869年,同治帝大婚时,军机处以各 省经大乱之后,地方凋敝,生计未复,请宫中免增费用。太后下谕 说:每念我民疾苦,深为悯恻,寝馈难安云云。须知宫廷之用以及 修理陵寝之费等,大半皆入于太监官吏之私囊。无论军机处之陈 述如何严厉,而此种习惯,已牢不可破,大家都认为这是必然的 事情。太后并不是不知道这种情况,但不得不任用,而且太后也 不免从中得到好处。太后接见各国公使夫人等,也常常问某物价 如何,其后则告知李莲英,以显示出她已经洞察他们的浮冒。太 后虽爱繁华,而也具有一定的节俭品性,到暮年更加谨慎吝啬。 中国宫廷之用度,每年无一定之数,大概视年岁之丰歉,及时局 之安危而呈。太后性爱蓄积,遂致埋藏巨额之金银于宫内,其他 各种用物,也蓄积得非常多。至宾天之后,听说她的私人财富,如 果加上金银器物而计,共约十六兆斯特零。此是根据内廷当差之 大员所述,其数未必十分确实。但外间共知庚子年,两宫西幸时, 守寿宫所藏之金银(此金银乃是 1861 年查抄肃顺家产所得的), 约银六十兆两(即八兆斯特零)。而在太原西安时所收于各省者, 当也不下于此数,或者比这更多。太后到死而容色不衰,面无皱

纹,尚如年轻时候。她也如普通妇女一样,非常喜爱修饰,每日时间费在妆台者很久,而尤其对自己的头发格外重视。庚子年出走时,她不得已而改汉装,每当提到这,深以为恨。太后体质健康,兴致很好,不同于寻常。自己认为每日凌晨即起,而且起居有节,常吃牛乳所致。太后所吃的牛乳,是凝结成的奶酪,饮食有常度,食量很好。晚年虽吸食鸦片,但必在正事做完以后,把它作为消遣之具。每日下午,必小睡一钟。太后也深知鸦片的危害,很想禁绝。1906年十一月所下禁烟之谕旨内,对于过六十岁吸烟的人,则宽恕之。盖推己及人,以鸦片足为老年消遣娱乐之品,而且可以鼓起精神。

以上所述,足以略知太后的为人及其一生的事业。她之所以 能够独得天下,好像有一种奇妙不可思议之禀赋,使人一见而自 然倾倒,如具有魔力使然。这种禀赋,独立于道德文明之外,而具 有非常势力,使大多数人群俯伏于这种势力之下,不能抵抗。太 后就具备这种天生的优势,而加上温良活泼的美德,遂能够得臣 下之敬畏,即以道德之正论的人,也出自于不自觉。这种非常奇 异之势力,其中于人,如磁石之具有吸引力般,也是自古英雄掌 握大权、驾驭一世的秘密。太后因此而掌握无上的大权,宰御地 球上三分之一之人口,达半个世纪之久。欧洲人以其西方道德, 评论太后一生奇变不可测度的事迹,常常以残暴而讥笑她。我并 不认为这种议论非常荒谬,也不想以此来减太后之罪,但是觉得 太后的为人,不能以寻常道德观来解释和看待,如果以此为论, 就得不到对太后真正的评价。慈禧太后为了自己的权势,不惜以 极为残忍的手段对付政敌,其残暴是可以理解的。不独乎此,就 是英国近代,因为争夺国家权力的原因,其杀人的手段,也很难 说就是仁道的。伊丽莎白和玛丽·斯图尔特的时代,为了保持皇 室的尊严,以拥护基督教的原因,也不惜以断人肢体达到自己的 目的。而伊丽莎白和玛丽·斯图尔特,难道不是我们欧洲人所称



为温和和善良的妇人吗?而在她们执掌国家大权的时候,尚且也是这样,则慈禧的所作所为,有什么可奇怪的呢?太后得病的时候,也像平常的性情一样,常常怀着兴奋,耐不住疾病的折磨。她得的疾病,大概开始于回到北京的时候,很久也没有痊愈,但是太后之心,不曾有一点松懈。直到临终的时候,还是希望国家强盛。新政之昌明,对于自己来说,对于国家的前途来说,都焕然一新。她临终的时候,在幽冥之中,也好像有威严灿烂的世界,像她生前一样,把自己的死看作好像起身游于东湖之中。弥留之际,不得已而与人世辞别,与其一生的事业告别,从容撒手离开尘寰,与英国女王迥然不同。于是这个非常的太后,结束了她的一生,而浩然自信其命运到此为止。

附录:张之洞、左宗棠、 孙家鼐和端方的简介

张之洞

慈禧太后与张之洞的关系从不密切,但是她对张之洞辉煌的文学风格和丰富的古典知识非常尊敬。这个官员的生涯充分说明了文笔在中国的力量。其首次被注意是在1879年他对于同治帝葬礼仪式进行批评的奏折上。他后来的仕途发展



张之洞

是由于他在奏折中抨击满洲大使崇厚于 1880 年将伊犁割让给俄国。这时张之洞还是一个贫穷的学者,靠为一个富有的御史编辑奏折而勉强谋生。由于他的父亲(道台)在贵州将他抚养长大,他的官话讲得非常糟糕。通过仔细的研究,靠着自己非凡的记忆力和对历史研究和批评方面的天生才能,他早年成为对国朝先例和历史记录所有问题公认的权威,因此使得他的文笔在诸如官衔草拟、帝国碑刻和类似的文献上大展其长。然而,慈禧从来没有给予这位学者应有的关注,她认为这个杰出的学者天生是一个机会主义者,他的观点很少能得到她的信认。她对他的评价



 $\sum_{j=1}^{N-1} \gamma_j$

不止一次得到了验证,那就是他不断改变自己的观点以迎合朝中党派政治的紧急需要。这一点确实值得注意,因为关于他的这种性格,他的同僚们都深有同感。他本应该志得意满地担任政府中的高官,他成功的一生,其中的许多事实已经被荣禄和李鸿章所解释。尽管他们对他非常厌恶,但是不能否认他作为一个学者所取得的成就。

为了阐述他的历史知识和方法,回想一下他在奏折中反对与俄国签订《里瓦几亚条约》的主要特点还是非常有趣的。因为这个条约是崇厚在慈禧太后的授意下签订的。伊犁由中国赔偿俄国五百万卢布收回,俄国作为交换获得了库尔迪亚,并有权在新疆和甘肃边界建筑领事馆。俄国货物可以在中国的新疆自由出入,还可以开辟一条新的经陕西西安通向中国中部的贸易路线。当时这个条约的条款是非常有名的,直接激起了反对满洲大使的暴风雨般的愤怒的批评:慈禧立刻命令将崇厚撤职,因为他竟然无视她的训示。整个事件都是由军机处处理的,而且受到太后的委派并与醇亲王和各部进行协商。张之洞当时只是学部的一名下级官员,而这件事情使张之洞成为注意的焦点。他决定听取别人对他冗长的奏折提出意见。意见的结果是,曾国藩的儿子被派往俄国,协商签订一个新的条约,在这个新的条约中,张之洞所反对的条款被最终放弃了。崇厚认为自己是幸运的,因为俄国代表他的立场进行外交干涉,他也能够侥幸获得了一条性命。

张之洞著名的奏折是他头脑想象的产物,表现了学者的幼稚和天真。如果一开始就宣布《里瓦几亚条约》是合理的话,整个中国都要被迫向俄国军队开放,而且俄国的商队和商人就要进入中国(因为这个条约允许商人携带火器或火枪),俄国退还伊犁在当时对中国是没有什么价值的,因为俄国仍然可以保持在战略上的主动权。张之洞催促中国可以抵制这个条约而不会对自己有什么危险,这里有几个原因:第一是因为俄国的特权和条

录

约在中国不受欢迎,由此会激起中国人的尚武精神;第二,未来 清帝国的安全要采取正确而合理的措施。他认为为了表示君主 对此条约的不快,崇厚应该毫不犹豫地被斩首,所以应该正式宣 布崇厚所签订的协议无效。耆英就是一个很好的先例,他也是在 相似的情况下被咸丰帝赐予自尽。

至于俄国在这件事情上的地位,他认为中国已经受到了全世界的轻视,所以中国很容易受到胁迫。俄国驻北京大使大声宣布他将愿意降旗投降,但这只不过是一种欺骗,如果真的希望他离开,早就应该让他走了。中国然后应该向各列强提交照会抗议俄国的行动,这个照会将会被整个文明世界所宣布。俄国被与土耳其的战争所削弱,君主的生命也受到威胁。所以他认为俄国不可能成功地发动对中国的战争。

俄国与伊犁相邻的区位最终会使中国丧失新疆的领土。而 现在中国还没有接管伊犁,条约还没有被其君主所批准,因此俄 国没有坚持其条款的很好理由,但是如果俄国想迫使中国屈服 或者进行战争,那就需要王朝在三个方向加强防卫,这三个方向 是新疆、吉林和天津。新疆则有左宗棠胜利之师,这支军队在几 年的战役之后镇压了叛乱,一旦俄国进犯,他一定能设法对付俄 军。至于满洲离俄国的本土太远,俄国不可能有取胜的把握,只 要俄国建立据点就可仰仗东三省坚强的本地人将之驱逐出去, 不消几个月将能证明俄国必然失败。至于从海上对中国入侵,俄 国的海军与其他列强的海军不能相比,只要李鸿章给陆军、海军 配备大量的武器装备就足以对付,现在该是我们做这些事情的 时候了。如果在这关键时刻李鸿章证明不能应付形势,那么他将 永远成为无用的废物。皇上应该要求他做好战争的准备,他应该 以最新的法国炮来装备军队。如果能打胜,奖赏给他一个公爵爵 位,如果战败,以他的头颅作为惩罚。不执行条约还将省下一大 笔钱,用这笔钱还能够装备大量军队。



俄国在新疆的计划,如果继续这样下去的话,不仅威胁中国,更重要的将威胁英国的利益。如果李鸿章能劝说英国外交部说英国的利益和中国的利益是一致的,英国政府还能不立刻给予中国以支持吗?而且中国拥有几个著名的将领,要将他们立即召进京城,命令他们在北京与满洲之间的各地分别指挥军队。该是中国的荣誉晓谕于天下并重建的时候了。他在结束的时候说:

我并不仅仅是在发空洞的议论,请求太后抱着国家背 水一战的决心,但是危机每天都在逼近:欧洲在干涉我们 的统治权,而日本有瓜分我国家领土之危险。如果我们屈 服于俄国的专断行动,其他列强将会群起效仿俄国的行 动,迟早会迫使我们起来拿起武器自卫。因此,目前,我们 要马上决定战役,我们有胜利的机会,即使我们在新疆遭 受失败,俄国的阴谋也不可能得逞,因为俄国根本没有侵 入长城之内、或者进入甘肃边界的希望。因此,即使胜利, 俄国也会更加困窘。如果我们持续抵抗几年,左宗棠也年 龄大了,可能指挥不成军队,而李鸿章也还能支持几年。我 们会被俄国从各个方向包围,我们勇气虽然尚佳,但却无 能为力。最好我们今天就与俄国在纵深的边界上战斗,也 比等待在北京大门前战斗要好,到那时后悔已晚。我们迟 早是要战斗的,在任何情况下,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收回 伊犁。不管怎么说,崇厚都应被斩首。这不仅仅是我个人的 私见,而是我们国家的大臣一致的决定。各省团结起来为 战争作准备,所有的百姓都会以最好的勇气参加战斗。外 交部要明确宣布并坚持我们的权利,最后的决定权应由太 后一人最后作出,我们需要她制定出坚定一致的政策。

尽管这种天真之见,完全不顾外交事务,尽管荒谬地竟然要

录

整个国家的军事力量动员起来,从一个纯粹理论性的学者立场 来说就应该受到批评,但是这道奏折对宫廷的看法和影响非同 小可。慈禧太后要求其作者要就国家事务的重要方面与外交部 协商,这确是一次震惊的事件。张之洞被提升为副大臣,在一年 内连任山西巡抚,在那里又因为忠实地抨击吸食鸦片及罂粟种 植而闻名。在他的一生中,安然地深居于衙门之中,以前朝的历 史为借鉴而判断对外政策问题。总之,张之洞总是纸上谈兵。在 1884年宣布与法国的战争时他又大显身手,成为两广总督(他 对虚张声势的李秉衡的军事天才深信不疑,即使当这个臭名昭 著的反动家伙因为义和团的希望破灭而最后被处死,他也还没 对他死心)。当法国的军队被中国的军队在谅山击败,他也没有 在中国近代史上得到特别的声望。因为对战争的结果兴高采烈, 所以他又上了一道奏折强烈要求乘胜追击在中国和河内边境的 法国军队。当他的主张被否决以后,他愤恨地又上了一道奏折抗 议,在公众舆论中影响甚大。他谴责中国在丢失安南的情况下随 后签订了和议。他永远不能原谅他的竞争对手和反对者李鸿章, 是他导致了最后这样的结局。

他在 1898 年政变中的作用最能说明他的机会主义。他最初 在决定性的一年里从武昌派出了三十名"进步人士"受到皇帝的 器重,这些人中就有梁启超,是康有为的主要同僚和追随者。为 了表示对总督的支持非常满意,皇帝召见他到北京,运动向新的 方向开始发展,皇帝希望能得到他更多的支持,因为他的意见对 于慈禧太后来说非常有影响。要说张之洞多大程度上影响到北 京执行了什么样的路线,或者说他的出现对阻止皇帝计划的流 产会有多大影响都是不可能的,但幸运的是,他只是到了上海, 朝廷降旨让他回到湖北去解决刚刚出现的比较麻烦的教案。在 此之后,朝廷很快将翁同龢解职,而任命荣禄到天津出任直隶总 督,表明危机临近而反对党掌握了主动,因此他便按照自己的意



17

见行事,预见到慈禧太后会马上走到前台成为满洲保守派的领导者。在这关节点上他写作并出版了他关于教育的著名论文,在本省的权限范围内打算反驳广泛传播的革命册子中的观点。他的论文,与其说风格优美,而不如说以议论见长,给人印象颇深,对中国读者思想的影响是强调学问中的一切才智,包括要尽可能采用欧洲的物质和艺术,同时又要对外国人保持疏远。

1900年在两江总督刘坤一和李鸿章的急切要求下,他同意 联合上奏弹劾端亲王,电报在这些总督之间互相交换,以决定文 件应该采取何种形式为好。首先,他已经援引历史先例的合理性 来予以证明,所以他拒绝对皇帝的被废立提出反对的理由。他甚 至说吴可读十二年前的自杀,已经证明太后在选择王朝皇位上 的合理性。他决定在两江总督任上阻止在长江流域的任何省里 有类似于义和团起义的发生,但是他又对在自己的职位上没有 执行慈禧太后的排外谕旨感到不安,于是他以自己的杰出才能 在武昌将两位著名的改革家杀头以表示自己对朝廷的忠诚。他 在文件中对端亲王采取弹劾感到犹豫不决,因为他想到端亲王 也许最终会成为胜利者,他又是皇位继承人的父亲,想到他会对 他进行报复时又不禁害怕,因此他打电报给在上海的李鸿章,请 求将他的签名从电报中去掉。李鸿章对他的玩笑感到非常好笑, 马上把签有张之洞姓名的奏折,立即发电报通知他说已经照办, 并问他是否愿意再发一封电报给太后取消他自己的签名?张之 洞一连几天都非常不高兴(当义和团最后护送的时候才有所放 心)。有一卷名册被送到他那里时,他的心情一点也没有高兴起 来。上面写的内容翻译如下:

充满爱国心,但缺乏实际的才干。

作为笨拙的行政管理者,却在设计宏伟的蓝图上非常有名。

录

在张之洞死之前,对其评价毁誉不一。所有帝国内学者对他的印象就是:他们一致抨击他在行政管理的无能。因为他自始至终都是一个非常自信的天真狂,在日俄战争结束以后,两国签订《朴茨茅斯和约》后,他提出没有什么比服从皇权之外更重要的了。在紧要关头,慈禧太后电报征求各省高级权威官员对未来国家政策的建议。他打电报提出了五点建议作为答复,第一与日本签订协议派 20 万日本军队到满洲,以防俄国进攻中国的领土,要求日本应在库伦驻防。这是 1905 年 7 月他作为最杰出的文学政治家的观念,但他的政敌中不乏有人承认他的政治观点受日本财阀的影响。不管他的观点形成的原因是什么,在他死之前,他有理由应该彻底改变这些观点。

左宗棠

中国人把曾国藩,太平天国叛乱的征服者看作中国近代史上的杰出军事领导人。他们把左宗棠看作镇压叛乱的英雄,其光荣仅次于曾氏。这两个人都是湖南人(事实是这个省的人给帝国其他地区的人的影响是好战凶猛),这两人都拥有无与伦比的领导和组织才能,尤其是培养人们在文学的追求上也很出名。这两个人以诚实、勇敢和公平而受人爱戴。

左氏于 1812 年生于一个有九个儿子的贫穷家庭里。他在二十岁的时候获得了省级廪生的资格,从那以后,他好像放弃了文学上的活动,因为他从来没有通过京城的考试。但这并不妨碍慈禧太后任用他,在经过了胜利的战役以后,他被提拔到军机处,只有像他那样通过省级考试的人才能获得这一殊荣。三年来他成为曾国藩反对太平军的得力干将,并于 1863 年成为福建巡抚。1868 年他被任命为清帝国镇压叛乱的总指挥,这场战役持

续了几年,直到1878年初才获得了喘息的机会。他在西部和西北部所取得的胜利性进展是在湖北的汉江开始的。因此在平定了西安的叛乱后,经过陕西和甘肃,他在力量最为强大的城市肃州府驻扎。肃州就在甘肃西北边界。围攻这个地方将近三年,他的军队军火供应不上,他被迫等待他的副手从上海的德国公司购买枪炮。枪炮迟迟不见官员们送来,左氏被迫让士兵进行农垦,以供应军队所需的粮食。

肃州控制在叛乱者手里十年。到了1873年10月,据有人说帝国主义者要支持进行阴谋袭击。这时,左宗棠对待叛乱者的态度才变得残酷无情,他对此地进行大规模毁灭性的打击,不加区别地在广袤的乡村地区屠杀男人、妇女和儿童。湘军大规模的屠杀和背信弃义的残暴行为非常恐怖,在边界指挥俄国军队的霍夫曼将军认为劝说他是自己的职责,他愤怒地抗议左氏对非战斗人员不加区别地杀戮。霍夫曼将军间接地提到屠杀行为是在攻占马那斯城后进行的(1876年11月),但是类似的残暴行为在肃州、哈密和其他重要地方都曾犯过。在哈密地区所有人口被屠杀。有人亲眼目睹悲惨的场景,从陕西西安一直到甘肃,据记载说在那些被毁的城市中几乎无一妇女活着,一个人纵马几天也看不到一个人,对于这一地区残酷屠杀的记忆至今还没有从经过那场灾祸的人心中被抹去。左氏不止一次说他要将叛乱的种子斩草除根。

中国人从没有在他的行为中发现有任何可受谴责的东西。作为热爱和平的中国人,他们从几个世纪可怕的经历中知道在这些发生过叛乱的地方根本不可能有什么人道主义,在中国只不过是一种苦苦为生活而挣扎的状态,最适合生存下来的就是意味着对不适合生存的绝灭。左氏从与太平军叛乱的残酷战争中首先吸取了教训,对于任何一个方面的问题都没有现成的答案。他会严酷地说:"如果我不毁灭他们,如果我留下祸根,他们

//-## //-

录

也可能毁灭我们。"

在他个人生活中,充满着亲切和友善,还有一种淳朴之感。他个子不高,身体结实,两眼炯炯有神并不时发出会心的笑声。他比较冷静和节俭,在各方面都实践着古人的传统美德:他是一个严格遵守纪律的人,对士兵非常热爱。在从西安到嘉峪关,即长城一边的帝国的整个漫长的官道上,总共有三十六天的行程,他在沿路都种植上了树,以此绿色的屏障来纪念被军队所毁坏的红色路线。一个欧洲人在哈密看到他每天下午习惯在总督的花园里散步,身边总是陪伴着一大群官员和将军,这时他总是数着他种植的西瓜并细说着他最喜欢的花的美丽。他的大总管要去值班,说了一句话就走开了。

为了消灭叛乱,他非常关注人民的生活,并在兰州府建立了一个大的羊毛工厂,他希望在西北各省建立繁荣的工业。他强烈反对鸦片种植,几年里彻底镇压了黄河河谷地带的鸦片种植活动。在他的军队里第一次犯罪吸食鸦片的将被割去一只耳朵,第二次就要被处死。

雅库布·贝哥,叛乱的最后一个首领希望彻底破灭,在 1877年5月死去。左宗棠胜利之后,在莎车、喀什噶尔、和阗 (1878年1月)夺取了叛军的战利品,最终镇压了起义。在战役的最后阶段,他在哈密所拥有的湘军达到了四万人,而喀什噶尔刘将军率领下的有两万人。其中一位将军是董福祥,他所率领的甘军,1900年在北京成为残忍的部队。在攻占和阗以后他的军队以凶猛而著称。左氏坚定地认为他的湘军是世界上最好战的军队,在 1879年他急切利用这支部队与俄国进行决战,他夸下海口说他只用 20万湘军就可以很容易地向彼得堡进军,而且洗刷崇厚所签订的《里瓦几亚条约》所造成的耻辱。幸运的是,他的爱国野心传到了慈禧太后的耳朵里,太后并不希望制造麻烦,召他火速进京,并赐予他荣誉和嘉奖。

他是一个淳朴的军人,适应了军营中的艰苦生活。他很少了解其他国家的事情,不过他承认他非常钦佩俾斯麦,因为他是胜利的征服者,通过战争得到了大量赔款,这是胜利的价值所在。 左氏自己的军队习惯了在混乱的战争中那种特殊的生活。他极端鄙视财富,但是喜欢允许他的士兵抢劫。

当他得胜回师北京,他听说在他进入京城之前宫廷中的权贵希望他付四万两过门费。左氏干脆拒绝了。他说:"是皇帝派我来的,所以我就来了,但是我不会付钱的。如果他想看我,他要么免费,要么自己付过门费。"他等了五天,没有受罚就进去了。后来,慈禧太后送给他一万两银子作为礼物,他把这些钱分给了手下的士兵和穷人。

孙家鼐

这位官员,在他的乡人眼中因为是光绪帝的老师而闻名,也是传统官员中比较坚定的保守派,不过也是一个正直和善的人。他的性格和观点可以加以概括为:一个汉人的性格比夷人的一万句话更重要。会汉语一个人便会想要做军机大臣;懂得夷语,他便会立志成为他人的口舌。

在最后几年里他深感国家状况堪忧,尤其是太后和皇帝之间关系紧张。他追溯与日本战争的不幸起因时,从来没有停止过对他的同僚翁同龢的谴责。正是翁同龢劝说皇帝下了一道圣旨而宣战的,他把这称之为狂人的行为。然而,翁同龢在朝廷中并不是一个认为中国可以在陆地上和海上轻易对付日本的军事力量的人。在当时的朝廷中众所周知,皇帝也并不是不知道有几个外国人在中国的政府中担任重要的职位,包括海关总监赫德。皇帝认为中国实际上别无选择,由于日本高层的行为和侮辱性的态度只有宣布战争。除了名誉之外,即使他知道慈禧太后反对战

录

争的主张,或许皇帝一点也不反对以他的权威来采取措施,皇帝已经不可避免地干涉太后六十周年的生日庆典,当时太后住在颐和园的宫中。中国宣布了战争以后,形势急转直下,她不仅抱怨皇帝而且也抱怨皇帝身边的人,这关键的措施是在她不知情的情况下作出的,但这只不过是挽回面子,可以确定地说她一直告诉所有的人一切都已准备停当,她也希望,很容易就能阻止皇帝所发的诏令,派遣中国军队到牙山。孙家鼐在此次事件后睿智的声誉不断增加,随后翁同龢颜面扫尽而被撤职以后,孙家鼐站出来转而支持太后。然而他对不幸的皇帝的支持从未动摇过。

1898 年他倾向于改革,但是他完全不赞成康有为那种利己主义的个性,因此他建议皇帝尽可能地征求军机大臣以下的官员的意见比较合适,任何高级官员都不适合承担这个责任。当事情进入危机阶段,他建议皇帝让康有为到上海组织官报计划。孙家鼐是一个热爱和平而且谨慎的人,他希望能为康有为的爱国活动找到一条出路,而使满洲人的安静不受打扰。后来在政变之后,当一切恢复先前的惯例时,他却固守己见,对于加诸皇帝身上的苛刻的对待和羞辱进行抨击。据说他在一次召见的场合完全垮掉了,他以眼泪恳求太后不要让他的心受到反对皇帝陛下的毒害,但是没有效果。

1900年当选皇位继承人的时候,他像许多其他人一样,把这看作对皇帝死亡的判决。他大胆上奏反对这一举动,后来在军机处的一次会议上他对此大加批评。但后来证明他的抗议是无效的,他辞去了自己所有的职务,但是仍退居京城,静观事态的发展。在义和团危机开始之时,他通过御史上奏抨击徐桐的反动,他把徐氏描绘成"叛徒的朋友",如果对他进一步施于信任的话,他能将整个国家毁灭。他的整个一生都表现出来了坚信事实的勇气,他以中国官员的普通标准来作出判断,他是那种以中国学者和儒家哲学的最高信条与自己的私人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



的刚毅之人。他夸口说他从不雇佣秘书,他亲自动手写信和奏折。

对他性格最好的说明如下:一天他坐在自己那辆破旧的马车上,沿着回家的街道奔驰着,当他的车夫和一个名叫赵公的御史一起撞翻的时候,警察赶忙过来询问,并叫来管理街道的法官,但得知这辆车属于军机大臣孙家鼐的时候,他们就让驾车的车夫走了。御史对此表示愤愤不平,就给他写了一张便条,上写着:"军机大臣颇重名声,但也不能不顾御史的权力。"他收到这张纸条,马上穿上官服徒步走到御史家里,像仆人一样屈服,说:"国家为拥有你这样有道德的御史而可喜可贺。"赵公,也并不是不宽宏大量,他转身向军机大臣的住处走,打算也称赞一番,但孙家鼐拒绝让他再作出任何道歉。

端方

1898年端方担任工部里的低级官员,因为其朋友荣禄的提携很快得到提升。在满洲人中,他的看法颇为进步和开明。

1900年,他担任陕西巡抚。随着义和团运动的扩大和暴力行为的加重,荣禄害怕这会导致端方作出对他们敌对的行为。端方听从了荣禄的意见,便宜行事。尽管在政变发生的时候,他敏锐地将自己和那些改革家划清了界限,并且写了一些古典文章赞扬忠孝,但是通常大家认为他在字里行间隐含着对不服从老佛爷的谴责,他从来不喜欢皇帝的任何表示支持的礼遇,也不接受对他的友谊,这一点深得太后的喜爱。

端方的私人生活中,与他的治理一样,总是随着国家的情况的变化而使自己适应时代的需要,他是满洲人中将自己的儿子送到国外接受教育的人之一。起初他是同情康有为和其改革的追随者,但是因为他们反对清王朝的性质而退了出来,他当然不

赞成反对王朝。

1900年7月在担任陕西巡抚期间,他意识到义和团运动的成功必然产生危险和严峻的形势,因此他向全省发出了两道倡议书,在这些书信里他急切地警告人们不要采取暴力的行动。这些文件无疑显示他想挽救国内孤立无援的外国传教士和其他外国人生命的手段。在书信的第一段出现了古怪的一段,在谴责义和团之后,他写道:

义和团之信仰无甚新奇,嘉庆年间信奉此道者皆被枭首,时至今日采取如此排外卫国之手段,但是我们不期望回到过去。在接受其好意之时,我不禁想问,相信这些超自然的力量和刀枪不入岂不愚钝?难道我们相信那些横卧在北京到大海之间的尸体都是义和团伪造的,而相信幸存者才代表着真正的宗教信念?

回民叛乱和那些太平军造反者与义和团有着同样的命运,他向人民提出忠告,只有真正阻止屠杀外国人,才能保持爱国的声誉。所以端方身处那罪恶的时代,想想他在最困难的地位上所作出的好事是非常值得的。他的倡议书如下:

我从不怀疑你们陕西人勇毅而爱国,但我在此场合要求你们要为国家的神圣而战。我知道你们如果加入义和团,是出于爱国的动机。我只想让你们明白,然而侵略我们省城的外国军队才是我们的敌人,而不是那些居住在国内的传教士。如果朝廷命令你们拿起武器保卫国家,那么我作为巡抚,会义不容辞地担当起光荣的重任。但是你们自己去屠杀那些手无寸铁、毫无防卫能力的传教士,你们在为一种屠杀的欲望所驱使,在你们的行为中毫无高尚可

附

录

言,你们的邻居会鄙视你们,你们必然会受到法律的惩罚。

此时此刻我们帝国各省的军队都在京城云集。上天的复仇之剑正指向入侵者。也就是说,在此时指望你们这些人的如此效忠多么愚蠢荒唐。你们的责任就是安静地待在家里,各司己业。保护人民乃官员之天职,你们尽可以依赖于我来做这些事情。至于去年太后所颁谕旨,命令组织民军训练,这只不过是鼓励地方自卫。

稍后巡抚提到了太后的谕旨(起初太后的目的犹豫不定), 在其中提到《春秋》中对待外国使节的圣道,他引这条强调许多 外国传教士与中国人和睦相处的事实。他进一步提出在遭受饥 荒的时候,陕西地区的难民,和许多溃兵,都越过省界。因为害怕 这些乱民组织对外国人的进攻,他一再劝说人民不要违背神圣 的待客之道。这个省开始感觉到持续干旱所造成的结果已经使 陕西遭受了如此严重的灾难,而下层人民的迷信把这场灾难归 因于上天的愤怒,这一切都使他们铤而走险加入义和团。端方进 一步要使他们翻然醒悟。

他说:"如果雨水还没有降临到你们干涸的田野里,如果干旱的魔怪威胁着,使你们烦恼,但要相信那是因为你们误入歧途,为流言所迷惑,作出了暴力的行为。现在以和平的方式忏悔,雨水自然就会降临。看看直隶和山东所造成的破坏,所以我提醒你们要以他们的命运为戒。难道我们都不是大清王朝同样的民众,难道我们都不是国家的臣民吗?如果我们本省偶然被敌人所侵略,你们当然要献出生命甚至财产来驱逐之,因为这是出于单纯的爱国。但是,如果,仅仅是出于疯狂,你们就动手屠杀几个无助的外国人,这既不明智,也对国家无益,只能重新给朝廷带来困难。从目前的状况看,你们自己的良知要谴责你们的不光彩的行为,以后你们必然为此受到惩罚。你们这些陕西人,文明开化

录

之人,具有很高的原则性,怎么能做出如此低级的事情呢?据我了解在你们这些罪恶的人中,是出于对外国人和西方基督教徒的敌意,以及外国人的骄横而去屠杀的。但本省的几个基督教堂除了提供一些可怜的战利品外,可以预言那些开始洗劫的人,接下来便是抢掠那些富人。放火焚烧外国人的教堂,火苗会蔓延到你们自己的房屋上,许多无辜的人会遭受与基督教徒同样的命运。那些屠杀者会带着自己的战利品逃跑,而愚蠢的旁观者会遭受惩罚。众所周知,每一个反洋教的冲突必然会给那些愚蠢而无知的人们带来痛苦和灾难,这难道不是令人痛心的事情吗?对此我既不赞扬也不责备。我的目的就是拯救你们陕西人,给你们乞求的和平,避免人们遭受可怕的毁灭和破坏。"

端方曾于 1905 年被派往外国的驻外使节,受到好几任外国君主赐予的荣誉和嘉奖。在他的私人生活中,以最不注重繁文缛节而闻名。他是一个亲切和善的人,这给他的生活增添了活泼的色彩,他还喜欢机械上的发明创造,并喜欢开玩笑。他在 1910 年担任两江总督的时候,在南京举行了国际博览会。作为直隶总督,他在 1909 年 11 月负责安排慈禧太后的葬礼,一周以后举行的仪式上他被控告对老佛爷不敬。对他的指控是他允许下属官员对葬礼进行拍照,甚至竟敢用一些树木围绕在神圣的陵墓周围作为电报柱。因为犯有这些罪行他被立即撤职,以后他就回家闲居。这些控告也许是真的,但一般的常识都知道这与其说是与对太后的不敬有关,不如说在宫廷政治中他的失宠才是真正的原因,因为他是摄政王的被保护人,他的被撤除表明了叶赫那拉家族的胜利,因为就当时情况来说,对他的打击就是要表明对光绪皇帝的弟弟的不断增强的权力的反对。

外国人眼中的大清王朝

亲历晚清四十五年 【英】李提摩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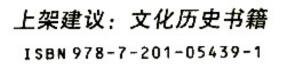
李鸿章传

【英】濮兰德

1793乾隆英使觐见记 【英】马戛尔尼

儒教与近代中国(即将出版)【英】庄士敦

策划编辑:张献忠 责任编辑:高威麟 装帧设计:汤 磊 版式设计: 丁桂发





定价: 30.00元